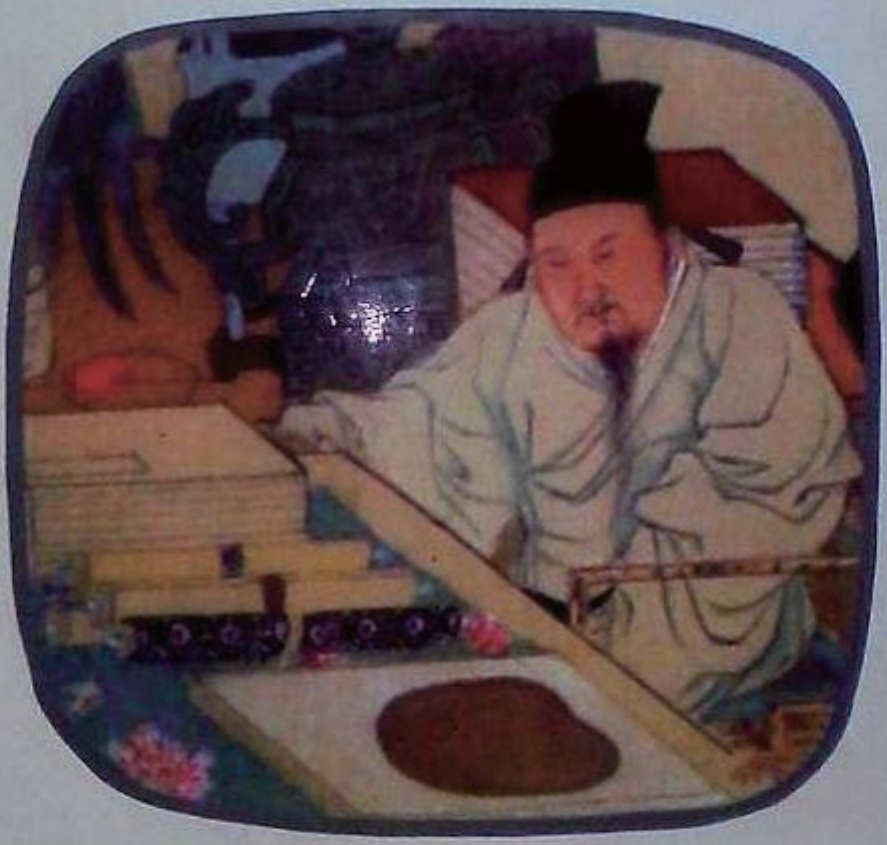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一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出 版 说 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厥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译注者简介

冯嘉芳　女，1931年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53～1962年任教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1962年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任《俄华详解词典》编辑，外语室负责人，编辑《国外语文学动态》。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室工作，任副主任、主任，主编《世界宗教资料》。1990年被评为编审。个人编著、译作早年偏重于语言教学及国外语言学研究，后期主要侧重于国外宗教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近一、二年来试图对中国民族文化、宗教及语言三者之相互关系作一些寻根性的探索，参加本书的今译也是围绕此目的的一种尝试。

刘凤翥　字潜龙。男，河北省盐山县王朴村人，1934年11月7日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教授、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毕业后留所工作至今。三十年来专攻辽金史，对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解读，颇受国内外人士的重视。与人合著有《契丹小字研究》，并在大陆和港、台及日本、美国等地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刘美崧　男，1936年8月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至新疆科学分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70年代调回内地，先在原籍萍乡市银行、图书馆工作；后在江西师院与湘潭师专历史系任教员、讲师。1985年调入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任民族史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研究员、硕士导师。著有《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合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合著《中南民族关系史》；并发表论文近50篇。

杨耐思　男，1930年1月20日生于湖南省临湘市聂市镇。1951～1955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大学本科，1956～1960年在中国科学院读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学研究和编辑工作。现任研究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原音韵音系》、《蒙古字韵校本》（合著）、《近代汉语音论》等，并发表有关音韵、方言、近代汉语、八思巴字等学术论文60篇。1986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写。1985年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证书。本人名字已收入英国剑桥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李锡厚　男，1938年11月31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期在边远地区作中学教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隋唐宋辽金元研究室副主任。出版过《耶律阿保机传》，发表过《论辽朝的政治体制》、《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等论文。

林金树　男，一九六四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史”以后，从事明史研究。现任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试论明光宗朱常洛》以及合著《中华文明史·明代卷》、《天启皇帝大传》、百卷本《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的经济史》等。目前正从事明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

唐耕耦　男，上海市南汇县人，1927年生。1950年，上海师范学校毕业。1950～1956年，历任工农业余学校教员、校长等职。195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5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6年调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先后任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著有：《中国史稿》第三、第四册（合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至第五辑，及《唐代均田制的性质》、《敦煌便物历初探》等。

葛亮　男，江苏省泗阳县人，1936年10月31日生。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大中学校教书三十二年。现任天津教育学院教授。论著有《辨“褒”“隐”——〈老子〉研究》、《孔子仁学和当代国际社会》、《“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刍议》等论文。

韦祖辉　男，1934年生。江苏省金坛县人。1960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

谢国桢先生助手，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明清史及明文化史研究。主要论著有：《浙东义军抗清运动与鲁监国兴亡》、《朱舜水思想剖析》、《朱舜水与德川时代惺窝学派分化》、《豹房与明武宗》、《〈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献疑》、《“夺和尚”和“隆武入粤”》、《隐元与日本黄檗宗》。另有合著《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合译《中国历代清官传》。

孙悦春　男，1938年生于河北省南皮县。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年至1984年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该校“学报”担任教学和编辑工作。1984年至今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著有《战国策集解》、《元曲释词补正》，以及敦煌变文语言研究，元杂剧、散曲研究等论文多篇。

朱玲玲　女，1940年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参加由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卷）工作。著有《中国地图五千年》一书，及《先秦时期地图》、《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坊里制度的演变》、《明代对运河的治理》等论文。现正从事《中国地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张乃烈　男，1928年生于江苏常熟。195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现任副研究员。长期担任《自然辩证

法研究通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刊物编辑，并从事生物学哲学问题研究工作。著有《基因发现的逻辑》及论文《生物进化思想的发展》、《试论魏斯曼种质论的假设方法》、《基因突变——一种特殊的质变形式》多篇。翻译有《实验医学研究守论》（合译）等。

何士龙　男，1929年11月生，湖南邵东人。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年秋毕业，分配到北京俄语学院中国语文教研室工作。1957年调中南民族学院，曾任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本人从事元明清文学教学和科研多年，发表过《明清长篇小说艺术之民族特色刍议》、《手挥五弦　目送飞鸿——〈红楼梦〉“注彼而写此论”》、《宋江论》等论文三十余篇。著有《红楼梦语言美鉴赏》、《水浒赏析》等。现为湖北省《水浒》研究会常务理事、《三国演义》学会理事、新红学研究会理事。《国际传记词典》（英国剑桥传记中心，1993～1994年，第二十三版）有本人小传。

陈绍棣　男，河南人，1940年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以及文物考古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华文明史》第三卷；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宫殿史》、《中国礼仪全书》。并发表过论文数十篇。现正从事春秋战国社会生活史和秦汉经济史的研究。

麦梅翘　女，1926年生于广东台山县。1947年入中山大学语言系学习，1953年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参加过《中国语文》语文短评栏的审稿及《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后长期从事古代汉语研究。曾任副研究员。参与过《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的撰写；编著有《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合作）、《文言虚词浅释》（合作）、《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合作）等书。

贺友龄　男，1950年生于天津，原籍浙江。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十载，后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萧璋先生研习训诂学。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分配至国际政治学院（今改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任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著述有《大学》（今译）、《孟子散文》（合作）、《简明古籍整理辞典》（合作）、《传统语言学辞典》（合作）等，论文有《也谈“禽”与“禽兽”》、《古注简介——章句》、《“是”字小诂》、《“为”字小诂》、《试析〈孟子〉的逻辑运用》、《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等。

曹翠云　女，1928年元月生于湖南省沅江市三码头乡。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教育系，1951年冬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黔东苗语。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副教授。1985年以来，先后已带三批硕士研究生。1994年被收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个人专著有：《大学古文诗词选译》、《古文诗词选译》。与人合著有：《民族语文研究》、《民族语文论丛》、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苗瑶语方言辞汇集》、《苗汉辞典》、《苗族文化志》、《苗汉语比较研究》等。

彭卫　男，1959年生于西安。1984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硕士。1985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任副研究员及《中国史研究》副主编。专著有：《历史学的视野》、《汉代婚姻形态》等四本，并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目　录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序 ……张政烺(1)
经史百家杂钞序例 ……曾国藩(5)
译注说明 ……杨升南(8)

卷一　论著之属
书·洪范 ……(1)
孟子·齐恒晋文之事章……(14)
孟子·养气章……(25)
孟子·神农之言章……(36)
孟子·好辩章……(46)
孟子·离娄之明章……(52)
孟子·鱼我所欲也章……(56)
孟子·舜发于畎亩章……(59)
孟子·孔子在陈章……(61)
庄子·逍遥游篇……(66)
庄子·养生主篇……(81)
庄子·骈拇篇……(89)
庄子·马蹄篇……(99)
庄子·胠箧篇 ……(106)

庄子·达生篇 ……(117)
庄子·山木篇 ……(141)
庄子·外物篇 ……(161)
庄子·秋水篇 ……(178)
荀子·荣辱篇 ……(206)
荀子·议兵篇 ……(226)
韩非子·说难篇 ……(258)
贾　谊　过秦论上 ……(268)
贾　谊　过秦论中 ……(279)
贾　谊　过秦论下 ……(287)

卷二　论著之属二

班　彪　王命论 ……(295)
陆　机　辩亡论上 ……(305)
陆　机　辩亡论下 ……(318)
李　康　运命论 ……(328)
江　统　徙戎论 ……(346)
韩　愈　原道 ……(357)
韩　愈　原性 ……(368)
韩　愈　原毁 ……(373)
韩　愈　伯夷颂 ……(378)
韩　愈　伯麟解 ……(381)
韩　愈　杂说四首 ……(384)
韩　愈　改葬服议 ……(390)
韩　愈　争臣论 ……(396)
韩　愈　师说 ……(405)
柳宗元　封建论 ……(409)
柳宗元　桐叶封弟辩 ……(424)

欧阳修　本论 ……(427)
欧阳修　朋党论 ……(436)
周惇颐　通书 ……(441)
张　载　西铭 ……(470)
张　载　东铭 ……(476)
司马光　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478)
苏　洵　易论 ……(485)
苏　洵　书论 ……(492)
苏　洵　诗论 ……(498)
苏　洵　乐论 ……(503)
苏　洵　谏论二首 ……(508)
苏　洵　辨奸论 ……(521)
苏　轼　鲁隐公论 ……(527)
苏　轼　战国任侠论 ……(533)
苏　轼　韩非论 ……(542)

卷三　词赋之属上编一

诗·七月 ……(548)
诗·东山 ……(555)
诗·六月 ……(560)
诗·采芑 ……(564)
诗·车攻 ……(568)
诗·吉日 ……(572)
诗·节南山 ……(574)
诗·正月 ……(580)
诗·绵 ……(588)
诗·皇矣 ……(593)
诗·崧高 ……(601)

诗·烝民 ……(606)
荀子·赋篇 ……(612)
屈　原　离骚 ……(625)
屈　原　九歌 ……(673)
屈　原　九章 ……(710)
屈　原　卜居 ……(796)
屈　原　远游 ……(802)
宋　玉　九辩 ……(823)
贾　谊　鹏鸟赋 ……(854)
贾　谊　惜誓 ……(861)
枚　乘　七发 ……(867)
东方朔　答客难 ……(889)
司马相如　子虚赋 ……(898)
司马相如　上林赋 ……(913)
司马相如　大人赋 ……(941)
司马相如　长门赋 ……(950)
司马相如　封禅文 ……(957)

卷四　词赋之属上编二

扬　雄　羽猎赋 ……(970)
扬　雄　长杨赋 ……(988)
扬　雄　甘泉赋……(1001)
扬　雄　河东赋……(1015)
扬　雄　反离骚……(1021)
扬　雄　解嘲……(1031)
扬　雄　解难……(1044)
班　固　两都赋……(1050)
班　固　幽通赋……(1125)

班　固　答宾戏……(1143)
张　衡　两京赋……(1155)
张　衡　思玄赋……(1255)
王　粲　登楼赋……(1289)
刘　伶　酒德颂……(1293)

卷五　词赋之属上编三

左　思　三都赋……(1297)
潘　岳　西征赋……(1405)
潘　岳　秋兴赋……(1451)
潘　岳　笙赋……(1458)
陶　潜　归去来辞……(1467)
鲍　照　芜城赋……(1472)
庾　信　哀江南赋……(1478)
韩　愈　送穷文……(1528)
韩　愈　进学解……(1534)
欧阳修　秋声赋……(1541)
苏　轼　前后赤壁赋……(1545)

卷六　词赋之属下编一

诗·闷宫……(1557)
诗·长发……(1567)
诗·抑……(1572)
诗·宾之初筵……(1581)
诗·敬之……(1587)
诗·小毖……(1588)
左传·虞箴……(1589)
李　斯　峄山刻石……(1591)

李　斯　泰山刻石……(1596)
李　斯　琅邪台刻石……(1600)
李　斯　之罘刻石……(1607)
李　斯　竭石刻石……(1610)
李　斯　会稽刻石……(1613)
汉书·安世房中歌……(1619)
汉书·郊祀歌……(1630)
汉书·叙传……(1648)
扬　雄　十二州箴……(1749)
扬　雄　赵充国颂……(1769)
扬　雄　酒箴……(1771)
班　固　封燕然山铭……(1773)
班　固　高祖泗水亭碑铭……(1777)
班　固　十八侯铭……(1780)
张　衡　绶笥铭……(1788)
崔　骃　官箴三首……(1791)
崔　瑗　座右铭……(1798)
巩　玮　光武济阳宫碑……(1800)
王　升　石门颂……(1806)
蔡　邕　祖德颂……(1811)
蔡　邕　京兆樊惠渠颂……(1815)
史　岑　出师颂……(1821)
高　彪　送第五永为督军御史箴……(1825)
崔　琦　外戚篇……(1828)
士孙瑞　剑铭……(1833)
士孙瑞　汉镜铭……(1835)

卷七　词赋之属下编二

曹　植　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1838)
陆　机　汉高祖功臣颂……(1847)
陆　云　荣启期赞……(1881)
张　华　女史箴……(1887)
张　载　剑阁铭……(1895)
嵇　康　太师箴……(1900)
潘　尼　乘舆箴……(1909)
潘　尼　释奠颂……(1923)
挚　虞　太康颂……(1938)
挚　虞　尚书令箴……(1945)
郭　璞　山海经图赞……(1947)
夏侯湛　东方朔画赞……(1976)
袁　宏　三国名臣序赞……(1984)
孙　绰　聘士徐君墓颂……(2016)
陶　潜　读史述……(2020)
傅　玄　拟金人铭作口铭……(2027)
裴子野　女史箴……(2029)
卞　兰　座右铭……(2032)
王　褒　皇太子铭……(2034)
高　允　征士颂……(2039)
元　结　中兴颂……(2065)
韩　愈　五箴……(2069)
韩　愈　后汉三贤赞……(2075)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赞……(2079)
柳宗元　平淮夷雅……(2084)
程　子　四箴……(2093)
范　浚　心箴……(2098)

朱　熹　六先生画象赞……(2100)

卷八　序跋之属一

易·乾文言……(2106)
易·坤文言……(2117)
易·上系七爻……(2120)
易·下系十一爻……(2126)
礼记·冠义……(2133)
司马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2137)
司马迁　史记六国年表序……(2144)
司马迁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2150)
司与迁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2154)
司马迁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2159)
司马迁　史记建元以来诸者年表序……(2163)
太史公自序……(2165)
班　固　汉书艺文志……(2228)
班　固　汉书诸侯王表序……(2379)
班　固　汉书货殖传序……(2390)
班　固　汉书西域传赞……(2397)
班　固　汉书叙传……(2403)

卷九　序跋之属二

刘　向　战国策序……(2425)
许　慎　说文序……(2434)
五百四十部目后叙……(2448)
范　晔　后汉书宦者传序……(2456)
韩　愈　张中丞传后序……(2465)
韩　愈　读仪礼……(2474)

韩　愈　读荀子……(2475)
韩　愈　赠郑尚书序……(2478)
韩　愈　送李愿归盘谷序……(2484)
韩　愈　送王秀才埙序……(2489)
柳宗元　论语辨二首……(2492)
柳宗元　辨列子……(2497)
柳宗元　辨文子……(2501)
柳宗元　辨鬼谷子……(2503)
柳宗元　辨晏子春秋……(2505)
柳宗元　辨鹖冠子……(2508)
欧阳修　唐书艺文志序……(2510)
欧阳修　五代史伶官传序……(2515)
欧阳修　五代史一行传序……(2519)
欧阳修　五代史宦者传序……(2523)
欧阳修　苏氏文集序……(2528)
欧阳修　释惟俨文集序……(2534)
欧阳修　释秘演诗集序……(2538)
欧阳修　集古录跋尾十首……(2542)
欧阳修　集古录目序……(2560)
欧阳修　送徐无党南归序……(2565)
曾　巩　先大夫集后序……(2569)
曾　巩　徐干中论目录序……(2576)
曾　巩　战国策目录序……(2581)
曾　巩　新序目录序……(2587)
曾　巩　列女传目录序……(2591)
王安石　周礼义序……(2599)
王安石　诗义序……(2604)
王安石　书义序……(2609)

马端临　文献通考序……(2611)

卷十　诏令之属

书·甘誓……(2696)
书·汤誓……(2698)
书·牧誓……(2700)
书·吕刑……(2704)
书·文侯之命……(2718)
书·费誓……(2722)
书·秦誓……(2726)
左传·王子朝告诸侯之辞……(2730)
秦始皇　初并天下议帝号令……(2736)
汉高帝　求贤诏……(2740)
汉文帝　赐南越王赵佗书……(2743)
汉文帝　除诽谤法诏……(2748)
汉文帝　除肉刑诏……(2750)
汉文帝　增祀无祈诏……(2752)
汉文帝　民食不足求言诏……(2754)
汉文帝　遗匈奴书……(2756)
汉文帝　策问贤良文学……(2762)
汉景帝　令二千石修职诏……(2766)
汉景帝　议不举孝廉者罪诏……(2768)
汉武帝　报李广诏……(2771)
汉武帝　封齐王策……(2773)
汉武帝　封燕王策……(2775)
汉武帝　封广陵王策……(2777)
汉武帝　策问贤良文学……(2778)
汉昭帝　赐燕刺王旦玺书……(2781)

汉宣帝　令二千石察官属诏……(2783)
汉元帝　议封甘延寿等诏……(2785)
司马相如　谕巴蜀檄……(2788)
司马相如　难蜀父老……(2794)
王　尊　敕椽功曹教……(2803)
汉光武帝　赐窦融玺书……(2805)
汉光武帝　报臧宫马武诏……(2810)
班　彪　拟答北匈奴诏……(2814)
汉明帝　即位昭……(2819)
汉明帝　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诏……(2825)
汉明帝　辟雍行养老礼诏……(2830)
汉明帝　申明科禁诏……(2834)
汉明帝　塞汴渠诏……(2836)
汉章帝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诏……(2841)
汉章帝　禘祭诏……(2845)
汉章帝　诏三公……(2848)
汉和帝　恤民诏……(2851)
马　援　诫兄子书……(2854)
郑　玄　戒子书……(2858)
蜀汉后主　策丞相诸葛亮诏……(2865)
诸葛亮　与群下教……(2873)
陈　琳　为袁绍檄豫州……(2875)
陈　琳　檄吴将校部曲文……(2894)
魏明帝　赐彭城王据玺书……(2916)
曹　植　下国中令……(2919)
钟　会　檄蜀文……(2922)
孙　楚　为石苞与孙皓书……(2931)
傅　亮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2945)

宋文帝　诫江夏王荆州刺史义恭书……(2950)
陆　贽　拟奉天改元大赦制……(2954)
陆　贽　拟议减盐价诏……(2972)
韩　愈　进士策问十三首……(2976)
韩　愈　祭鳄鱼文……(2992)
欧阳修　拟制九篇……(2996)
曾　巩　拟制四篇……(3007)

卷十一　奏议之属一

书·无逸……(3013)
左传·季文子谏纳莒仆之辞……(3020)
左传·魏绛谏伐戎之辞……(3029)
左传·郤缺谏狄晋之辞……(3036)
李　斯　谏逐客书……(3041)
贾　谊　陈政事疏……(3050)
贾　谊　论积贮疏……(3092)
贾　谊　请封建子弟疏……(3096)
贾　谊　谏封淮南四子疏……(3101)
贾　谊　谏放民私铸疏……(3103)
贾　山　至言……(3109)
晁　错　言兵事书……(3124)
晁　错　论贵粟疏……(3133)
晁　错　论守边备塞书……(3141)
晁　错　论募民徙塞下书……(3148)
邹　阳　谏吴王书……(3153)
邹　阳　狱中上梁王书……(3160)
司马相如　谏猎书……(3173)
严　安　言世务书……(3176)

主父偃　论伐匈奴书……(3184)
淮南王安　谏伐闽越书……(3190)
董仲舒　对贤良第一……(3203)
董仲舒　对贤良第二……(3221)
董仲舒　对策良第三……(3234)

卷十二　奏议之属二

路温舒　尚德缓刑书……(3251)
贾损之　罢珠厓对……(3258)
赵充国　陈兵利害书……(3266)
赵充国　屯田奏三首……(3271)
刘　向　条灾异封事……(3282)
刘　向　论甘延寿等疏……(3299)
刘　向　论起昌陵疏……(3304)
刘　向　谏外家封事……(3315)
匡　衡　上政治得失疏……(3323)
匡　衡　论治性正家疏……(3331)
匡　衡　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3336)
贾　让　治河议……(3342)
扬　雄　谏不许单于朝书……(3351)
刘　歆　毁庙议……(3361)
樊　准　兴修儒学疏……(3369)
刘　陶　上桓帝书……(3376)
刘　陶　改铸大钱议……(3385)
诸葛亮　出师表……(3392)
高堂隆　谏明帝疏……(3398)
刘　琨　劝进表……(3409)
江　式　文学源流表……(3424)

陆　贽　论两河及淮西利害论……(3437)
陆　贽　奉天请教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3458)

卷十三　奏议之属三

陆　贽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3487)
韩　愈　禘祫议……(3501)
韩　愈　论佛骨表……(3508)
欧阳修　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3516)
苏　轼　上皇帝书……(3524)
苏　轼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3582)
苏　轼　徐州上皇帝书……(3599)
王安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3620)

卷十四　书牍之属一

左传·郑子家与赵宣子书……(3672)
左传·吕相绝秦之辞……(3676)
左传·叔向诒子产书……(3685)
乐　毅　报燕惠王书……(3689)
鲁仲连　遗燕将书……(3697)
司马迁　报任安书……(3706)
杨　恽　报孙会宗书……(3726)
王　生　遗盖宽饶书……(3733)
刘　歆　移让太常博士书……(3735)
马　援　与杨广书……(3744)
朱　浮　与彭宠书……(3752)
冯　衍　奏记邓禹……(3757)
李　固　与黄琼书……(3765)
孔　融　论盛孝章书……(3768)

阮　瑀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3772)
王　粲　为刘荆州与袁谭书……(3785)
魏文帝　与朝歌令吴质书……(3791)
魏文帝　与吴质书……(3795)
曹　植　与吴季重书……(3803)
曹　植　与杨德祖书……(3808)
吴　质　答魏太子笺……(3816)
吴　质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3821)
吴　质　答东阿王书……(3826)
杨　修　答临淄侯笺……(3832)
薛　综　与诸葛恪书……(3838)
高　崧　为会稽王昱与桓温书……(3841)
王羲之　与会稽王笺……(3844)
王羲之　遗殷浩书……(3850)
王羲之　报殷浩书……(3855)
王羲之　与尚书仆射谢安书……(3857)
王羲之　诫谢万书……(3862)
王羲之　与吏部郎谢万书……(3864)
卢　谌　赠刘琨书……(3867)
刘　琨　答卢谌书……(3888)
丘　迟　与陈伯之书……(3900)

卷十五　书牍之属二

韩　愈　与孟尚书书……(3909)
韩　愈　与鄂州柳中丞书……(3917)
韩　愈　再与鄂州柳中丞书……(3921)
韩　愈　与崔群书……(3926)
韩　愈　答崔立之书……(3933)

韩　愈　答吕毅山人书……(3941)
韩　愈　答李翊书……(3945)
韩　愈　答刘正夫书……(3951)
韩　愈　答尉迟生书……(3955)
韩　愈　与冯宿论文书……(3958)
韩　愈　答窦秀才书……(3962)
韩　愈　与卫中行书……(3965)
韩　愈　与孟东野书……(3969)
韩　愈　答刘秀才论史书……(3973)
韩　愈　上兵部李侍郎书……(3979)
柳宗元　寄京兆许孟容书……(3984)
柳宗元　与萧翰林俛书……(3999)
柳宗元　与李翰林建书……(4006)
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4012)
柳宗元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4020)
李　翱　答独孤舍人书……(4023)
李　翱　答王载言书……(4027)
欧阳修　与尹师鲁书……(4040)
曾　巩　谢杜相公书……(4046)
苏　洵　上韩枢密书……(4050)
苏　洵　上欧阳内翰书……(4062)
苏　轼　答李廌书……(4071)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4077)
王安石　答韶州张殿丞书……(4082)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4087)

卷十六　哀祭之属

书·金縢册祝之辞……(4092)

诗·黄鸟……(4094)
春秋·卫太子蒯聵祷神之辞……(4097)
宋　玉　招魂……(4099)
景　差　大招……(4130)
贾　谊　吊屈原赋……(4150)
汉武帝　悼李夫人赋……(4155)
司马相如　哀二世赋……(4159)
匡　衡　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文……(4161)
匡　衡　告谢毁庙文……(4164)
张　衡　大司农鲍德诔……(4168)
蔡　邕　拟迁都告庙文……(4173)
汉昭烈帝　成都即位告天文……(4176)
曹　植　王仲宣诔……(4180)
潘　岳　世祖武皇帝诔……(4192)
潘　岳　杨荆州诔……(4198)
潘　岳　杨仲武诔……(4207)
潘　岳　夏侯常侍诔……(4213)
潘　岳　马汧督诔……(4221)
潘　岳　哀水逝文……(4233)
潘　岳　金鹿哀辞……(4237)
陆　机　吊魏武帝文……(4239)
陶　潜　自祭文……(4254)
陶　潜　祭从弟敬远文……(4258)
颜延之　陶征士诔……(4263)
颜延之　阳给事诔……(4279)
颜延之　祭屈原文……(4289)
谢惠连　祭古冢文……(4292)
王僧达　祭颜光禄文……(4298)

齐高祖　即位告天文……(4302)
陆　贽　拟告谢昊天上帝册文……(4307)
陆　贽　拟告谢代宗庙文……(4310)
韩　愈　祭田横墓文……(4313)
韩　愈　祭张员外文……(4315)
韩　愈　祭柳子厚文……(4324)
韩　愈　祭孤申叔哀辞……(4327)
韩　愈　欧阳生哀辞……(4329)
韩　愈　祭十二郎文……(4336)
韩　愈　祭郑夫人文……(4345)
韩　愈　吊武侍御所画佛文……(4351)
韩　愈　祭穆员外文……(4354)
韩　愈　祭郴州李使君文……(4358)
韩　愈　祭马仆射文……(4364)
韩　愈　祭张给事文……(4369)
韩　愈　祭女挈女文……(4373)
韩　愈　祭薛助教文……(4376)
韩　愈　祭虞部张员外文……(4378)
李　翱　祭韩侍郎文……(4381)
欧阳修　祭资政范公文……(4385)
欧阳修　祭尹师鲁文……(4388)
欧阳修　祭石曼卿文……(4391)
欧阳修　祭苏子美文……(4393)
欧阳修　祭梅圣愈文……(4396)
苏　轼　祭欧阳文忠公文……(4398)
苏　轼　标柳子玉文……(4401)
苏　辙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4405)
王安石　祭范颖州文……(4409)

王安石　祭欧阳文忠公文……(4415)
王安石　祭丁元珍学士文……(4420)
王安石　祭王回深甫文……(4422)
王安石　祭高师雄主簿文……(4423)
王安石　祭曾博士易占文……(4425)
王安石　祭李省副文……(4427)
王安石　祭周几道文……(4429)
王安石　祭束向原道文……(4431)
王安石　祭张安国检正文……(4433)

卷十七　传志之属上编一

史记·项羽本纪……(4436)
史记·萧相国世家……(4503)
史记·曹相国世家……(4517)
史记·五宗世家……(4533)
史记·伯夷列传……(455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4560)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4573)
史记·田单列传……(4603)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4611)
史记·魏公子列传……(4637)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4656)

卷十八　传志之属上编二

史记·刺客列传……(4675)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4715)
史记·游侠列传……(4747)
汉书·霍光传……(4766)

汉书·李广苏建传……(4811)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4871)

卷十九 传志之属上编三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4948)
汉书·萧望之传……(4993)
后汉书·班超传……(5038)
后汉书·臧洪传……(5071)
三国志·王粲传……(5090)
三国志·诸葛亮传……(5102)

卷二十 传志之属下编一

蔡 邕 郭有道碑……(5145)
蔡 邕 陈太丘碑……(5151)
蔡 邕 胡公碑铭……(5159)
蔡 邕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5169)
蔡 邕 杨公碑……(5176)
蔡 邕 汉太尉杨公碑……(5182)
蔡 邕 朱公叔坟前石碑……(5187)
蔡 邕 贞节先生范史云碑……(5191)
蔡 邕 袁满来墓碑……(5197)
韩 愈 曹成王碑……(5200)
韩 愈 贞曜先生墓志铭……(5214)
韩 愈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5221)
韩 愈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5227)
韩 愈 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5235)
韩 愈 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5242)
韩 愈 河南令张君墓志铭……(5260)

韩　愈　柳子厚墓志铭……(5267)
韩　愈　清边郡王杨燕奇碑……(5277)
韩　愈　唐故相权公墓碑……(5284)
韩　愈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5296)
韩　愈　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5300)
韩　愈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5308)
韩　愈　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5314)
韩　愈　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墓志铭……(5320)
韩　愈　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5328)
韩　愈　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5336)
韩　愈　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5343)
韩　愈　李元宾墓铭……(5348)
韩　愈　施先生墓铭……(5350)
韩　愈　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5355)
韩　愈　扶风郡夫人墓志铭……(5360)
韩　愈　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君夫人墓志铭……(5364)
韩　愈　女挈圹铭……(5368)
韩　愈　赠太傅董公行状……(5371)
韩　愈　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5392)
韩　愈　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5396)
韩　愈　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5406)
韩　愈　毛颖传……(5411)
柳宗元　襄阳丞赵君墓志铭……(5419)

卷二十一　传志之属下编二

欧阳修　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5426)
欧阳修　胡先生墓表……(5440)
欧阳修　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5445)

欧阳修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5450)
欧阳修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5459)
欧阳修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5465)
欧阳修　尹师鲁墓志铭……(5470)
欧阳修　梅圣俞墓志铭……(5476)
欧阳修　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5483)
欧阳修　石曼卿墓表……(5489)
欧阳修　泷冈阡表……(5496)
王安石　泰州南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5503)
王安石　王深父墓志铭……(5507)
王安石　建安章君墓志铭……(5512)
王安石　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5516)
王安石　临川王君墓志铭……(5523)
王安石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5527)
王安石　金溪吴君墓志铭……(5534)
王安石　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5537)
王安石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5541)
王安石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5550)
王安石　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5556)
归有光　归府君墓志铭……(5560)
归有光　寒花葬志……(5567)
归有光　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5569)
归有光　先妣事略……(5587)
归有光　归氏二孝子传……(5592)
归有光　陶节妇传……(5596)

卷二十二　叙记之属一

书·金縢……(5601)

书·顾命……(5607)
左传·齐鲁长勺之战……(5620)
左传·秦晋韩之战……(5624)
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5640)
左传·晋楚城濮之战……(5657)
左传·秦晋崤之战……(5682)
左传·晋楚邲之战……(5692)
左传·齐晋鞌之战……(5725)
左传·晋楚鄢陵之战……(5742)
左传·晋入齐平阴之战……(5762)
左传·宋之盟……(5771)
左传·晋魏舒败无终之战……(5788)
左传·叔孙穆子之难……(5790)
左传·楚灵王乾谿之难……(5801)
左传·吴楚鸡父之战……(5821)
左传·鲁昭公乾侯之难……(5825)
左传·吴楚柏举之战……(5861)
左传·晋郑铁之战……(5878)
左传·齐鲁清之战……(5886)
左传·白公之难……(5892)

卷二十三　叙记之属二

通鉴·赤壁之战……(5902)
通鉴·曹爽之难……(5917)
通鉴·诸葛恪之难……(5936)
通鉴·谢玄肥水破秦之战……(5949)
通鉴·剂裕伐南燕之役……(5963)
通鉴·韦睿救钟离之役……(5978)

通鉴·高欢沙苑之战……(5985)
通鉴·宇文泰北邙之战……(5994)
通鉴·韦孝宽之守玉壁……(6004)
通鉴·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6010)
通鉴·裴度李愬平蔡之役……(6023)
韩　愈　平淮西碑……(6055)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属一

书·禹贡……(6071)
周礼·大司乐……(6093)
周礼·大司马……(6101)
周礼·职方氏……(6117)
周礼·大司寇……(6124)
仪礼·士冠礼……(6134)
仪礼·士相见礼……(6156)
仪礼·觐礼……(6166)
礼记·祭法……(6177)
礼记·投壶……(6187)
史记·天官书……(6194)
史记·封禅书……(6263)
史记·平淮书……(6340)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属二

汉书·地理志……(6384)
唐书·兵志……(6457)
欧阳修　五代史职方考……(6521)
曾　巩　越州赵公救灾记……(6563)
曾　巩　序越州鉴湖图……(6569)

卷二十六　杂记之属

礼记·深衣……(6583)
周礼·梓人……(6587)
周礼·匠人……(6594)
周礼·轮人……(6603)
周礼·舆人……(6613)
周礼·轿人……(6615)
周礼·弓人……(6621)
周礼·矢人……(6637)
汉修西岳庙记……(6640)
蔡　邕　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6648)
王延寿　桐柏庙碑……(6652)
王　粲　荆州文学记……(6658)
晋造戾陵遏记……(6662)
韩　愈　蓝田县丞厅壁记……(6669)
韩　愈　郓州溪堂诗并序……(6673)
韩　愈　画记……(6682)
韩　愈　南海神庙碑……(6687)
韩　愈　汴州东西水门记……(6696)
韩　愈　处州孔子庙碑……(6699)
韩　愈　衢州徐偃王庙碑……(6703)
韩　愈　柳州罗池庙碑……(6711)
韩　愈　袁氏先庙碑……(6717)
韩　愈　乌氏庙碑……(6725)
韩　愈　新修滕王阁记……(6733)
韩　愈　科斗书后记……(6738)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6742)
柳宗元　钴鉧潭记……(6746)

柳宗元　钴鉧潭西小丘记……(6749)
柳宗元　游黄溪记……(6753)
柳宗元　永州万石亭记……(6759)
柳宗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6764)
柳宗元　袁家渴记……(6768)
柳宗元　石渠记……(6772)
柳宗元　石涧记……(6775)
柳宗元　小石城山记……(6777)
柳宗元　柳州东亭记……(6781)
柳宗元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6784)
柳宗元　零陵三亭记……(6790)
柳宗元　序饮……(6796)
柳宗元　序棋……(6800)
范仲淹　岳阳楼记……(6804)
欧阳修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6810)
欧阳修　岘山亭记……(6815)
欧阳修　丰乐亭记……(6819)
曾　巩　宜黄县学记……(6823)
曾　巩　筠州学记……(6830)
曾　巩　徐孺子祠堂记……(6837)
曾　巩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6842)
曾　巩　齐州二堂记……(6849)
曾　巩　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6854)
王安石　慈溪县学记……(6858)
王安石　芝阁记……(6864)
王安石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6868)
王安石　游褒禅山记……(6872)
苏　洵　张益州画像记……(6877)

苏　轼　表忠观碑……(6885)
苏　轼　超然台记……(6896)
苏　轼　石钟山记……(6902)
苏　辙　武昌九曲亭记……(6908)
归有光　项脊轩记……(6913)
姚　鼐　仪郑堂记……(6919)

附:篇目索引……(6925)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序

一

《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大型、全面、内容丰富的古文选读本。

这部书是曾国藩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编选,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即在他死后第四年刊刻于世的。全书选录文章共六百七十二篇,有具体署名的作者一百四十三位。选文的时间从先秦到清代,文体既有散文又有诗赋,总计达十一种之多。所选文章,多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精当,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各种文体兼备,故可作为研读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及古代典章文物制度方面的基础读物。这个古文选本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曾被作为私塾和书院的读本,影响较大。

对于这个选本的编选,曾国藩在《序例》中说,是在姚鼐《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取舍、扩充而成的。姚氏的《古文辞类纂》共分十三类,曾书减为十一类。两书相同的文类有:一论著,二词赋,三序跋,四诏令,五奏议,六书牍,七哀祭,八传志,九杂记等九类。删去姚书中的"赠序"类,将姚氏的"赞颂"、"箴铭"两类附入"词赋"的下编,"碑志"类附入"传志"的下编,新增加"典志"、"叙记"两类。这样就在形式上与姚书有所不同。当然,正如曾氏所言,两书在体例上还是"大体不甚相远"的。

曾、姚两书的不同,主要在选材内容上。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姚

氏选本不取经、史传及子方面的文章，故取材的时限上断自战国，从《战国策》以下开始选取；曾氏则大量增入经、史、子、传方面的文章，且“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六经”是我国古代典籍中存留下来最早的古书，每类文体从六经始，就能使读者了解各种文体的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这样，曾氏选本，不但是各种文体的示范读物，还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资料，以供研究者参考。二是在选材内容上，姚氏注重文体的艺术形式，要使读者在研读，模习古文的同时，得到艺术美的享受；曾氏则使文章与政事结合，让读者在研读、模习古文的同时，了解历史上治乱兴革的治道和忠孝友悌的人伦关系，以便为当时的政治所用。

两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由于两人所处社会地位不同的缘故。姚氏虽一度官为刑部郎中、记名御史，但很快就卸任从教，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达四十年。曾氏一生则主要在官宦场中，所以他极注意有关治道、学术思想及典章文物制度方面文章的选录，目的是“经世致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经史百家杂钞》所选录的文章，从文章体裁和思想性、实用性上，都要优于以往同类性质的古文选读本。研读这些文章，不但能了解古代各种文体的源流，了解古代文物典章制度，还能从大量的史传和诸子的经历、政论中，深深地感到古代知识分子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忧患意识，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古人的这种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正是我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时代所需要的。所以，对这部选本，不应以曾国藩在政治上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而加以贬斥。贵州人民出版社把它列为首批五十种加以全译的古籍之一，推荐给广大读者，是很有眼光的。

二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在这些典籍中，蕴蓄着无法估量的宝藏。它们是中国人民智慧与理想的精华，象征着中华文明的精深博大，也给予我们今天的中国

人以荣誉和信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绝不能离开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的，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语言是时代性极强的一种人们交际的工具。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习惯用语，我国存留下来的这些古代典籍，形成的时代上下相差三千年。每一种古书，在它完成的时代大都是用当时大众化语言写成的，由于时代的变迁，在今天来读它，就觉得佶屈聱牙，十分难懂，读来不知所云。我们首先要读懂这些古代典籍，才谈得上继承，才谈得上利用，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必须有专门家对这些古籍加以整理。

整理古籍，在校刊、标点、注释的基础上，对全文加以今译，难度应该说是很大的。古人用语简略，中国文字又往往是一字多义，一字多用，很难准确把握作者的原意，所以早就有人说“诗无达诂”的话，说明古籍注译的难度。今译的工作，要求译文作到信、达、雅，我们认为不简单，它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它要求注译者不但有较好的古文素养，而且还要求具备多方面的知识。

随着社会分工门类的加细，生活节律的加快，要坐下来慢慢地研读古代典籍原著，除少数专门家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活跃在工农商界的人们，他们想认识、了解、学习、继承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会因遇到语言、文字上的隔阂而却步。因此把一些重要的古籍加以今注今译，以供最大多数人利用，已是时代的需要。

对古籍的今译工作，不自近代始，历代都有人作。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工作更普遍地开展起来，受到读者的喜爱，每出一种，每版的印量都相当大，少则几千册，多达几万、几十万册。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全译》和《唐诗三百首全译》，已印到二十五万册，仍供不应求。可见今注今译古籍，是社会的需要。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的需要，提供精神食粮，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

三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所选文章时代跨度大、内容丰富、文体多种多

样。其中有相当部分的选文，很少、甚至没有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像魏晋时期的文章，前人很少有加以注释的，就更不要说有可供参考的译文了。书中选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赋，这些赋，有的虽有一些注释，却无人进行过今译的工作，这大概是赋难于今译的缘故。本书中对魏晋时期文章的注释和对汉魏时赋的今译，可以说是第一次尝试。

由于本书的工作量大，我们约请了二十八位同志参加注译工作。他们中有二十一位同志是具有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高级学术职称的，其余几位也是硕士、博士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多年教学工作的老师，都是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从所服务的单位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警官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天津教育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参加注译的同志，对所承担的任务都十分认真负责，有时为了介绍一位作者，撰写一篇文章的题解，注释一个字词，翻译一个句子，竟查阅大量材料，反复推敲词义，细细品味文意。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这部五百多万字的巨帙，顺利完稿，呈献给读者。

学问如积薪，后人总是在前人基础上前进的。本书在注译时，充分参考了前人的有关成果，限于全书的体例，未能一一注出，在这里说明并请谅解。

全书的筹划、组织工作，由杨升南同志任劳，王贵民同志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审校。他们的辛劳，使得本书能顺利完稿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方家常先生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本书的出版他也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

张政烺

1994年10月27日

北京　永安南里八楼101号

经史百家杂钞序例

曾国藩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认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湘乡曾国藩识。

著述门三类

论著类　著作之无韵者。经如《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

词赋类　著作之有韵者。经如《诗》之《赋》、《颂》，《书》之“五

子作歌”皆是；后世曰赋、曰辞、曰骚、曰七、曰设论、曰符命、曰颂、曰赞、曰箴、曰铭、曰歌皆是。

序跋类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经如《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昏义》皆是；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

告语门四类

诏令类　上告下者。经如《甘誓》、《汤誓》、《牧誓》等，《大诰》、《康诰》、《酒诰》等皆是；后世曰诰、曰诏、曰谕、曰令、曰教、曰敕、曰玺书、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议类　下告上者。经如《皋陶谟》、《无逸》、《召诰》，及《左传》季文子、魏绛等谏君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疏、曰议、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弹章、曰笺、曰对策皆是。

书牍类　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

哀祭类　人告于鬼神者。经如《诗》之《黄鸟》、《二子乘舟》，《书》之《武成》、《金縢》祝辞，《左传》荀偃、赵简告辞皆是；后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辞、曰诔、曰告祭、曰祝文、曰愿文、曰招魂皆是。

记载门四类

传志类　所以记人者。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铭、曰行状、曰家传、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谱皆是。

叙记类　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后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见。

典志类　所以记政典者。经如《周礼》、《仪礼》全书，《礼记》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锜章”皆是；《史记》

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书也;后世古文如《赵公救灾记》是,然不多见。

杂记类　所以记杂事者。经台《礼记·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光绪二年丙子秋传忠书局刊

译注说明

一、此《经史百家杂钞全译》本，以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曾文正公全集·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校刊本为底本，并以各篇所出原书较好的版本加以校订。李校本与原书文字有出入者，原文仍依李校本，在注中加以说明，译文则据新的校正。如李斯《谏逐客书》："蜀之丹青不为采"、"捐民以益仇"之"蜀之"、"捐"字，根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应为"西蜀"、"损"字之误。注释"蜀之：《史记》作"西蜀"，当是。""捐：《史记》作"损"，当从。"译文为："西蜀丹青也不能用来作为彩色"。"损失自己的人以增加仇敌的力量"。

二、李校本偶有脱字、漏刻字者，原文不增补而在注中加以说明。如韩愈《平淮西碑》"今相里门夜开"，"为之以收余惫"，《韩昌黎集》此二句为："今相从嬉，里门夜开"，"为之择人，以收余惫"。"从嬉"、"择人"李校脱刻，在注中加以说明，译文则按注释中出校今译。

三、凡古体、繁体、异体字，一律改为今体、简体、正体字。通假字仍如其旧，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四、凡难读字，在注释中标注汉语拼音和直音，如虡（jù 句）、罟（gǔ 古）等。一字同一义有两个读音的，同时将两个读音标出，如鯈（tiáo 条，又读yóu 由），尨（máng 忙，又读méng 盟）等。

五、原文中作者有自注的，自注文用五号仿宋字体排印，以示区别，不作今译。

六、曾国藩及他人对原文标题及正文加注的，用五号楷体排印，不作今译。曾氏归有段意的文字，仍置于所加段之后用五号楷体排印，亦不作今译。

七、为阅读方便，采用分段注译。分段尽量保持段落与内容的完整。

八、注释为求精当、准确、简明，一般不作繁细考证。原文有多种解释者，择善而从，不罗列各家之说。凡采前人成说，均予以注明。

九、译文用现代语直译，少数难以直译之处，酌情加以意译。

十、每篇文章的注译者置于该文之后，以示文责自负之意。

十一、原书前目录与文前标题不符者，以文前标题为准。

十二、书后附全书篇目索引，以便检索。篇目索引按作者或书的时代先后为序排列。

十三、古文全译，须对全书一字一句加以注释翻译而不能跳过，本为不易之事，加之本书所选文章时间跨度大，文体复杂，作者人数多，其中不少文章又没有前人研究成果可吸收，注译的难度就更大。虽有本书主编、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的具体指导，但限于译注者个人的水平，其中错误之处仍会不少，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杨升南

1994年11月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一

论著之属一

书·洪范

【题解】

《书》是《尚书》的早期名称(本书中凡标《书》名者,皆指《尚书》,下同)。《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称《书》为《尚书》始于汉代,是指上古的书。《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国君的文告和君臣间的谈话记录,经史官汇编成册,就成为《书》。《尚书》大约在先秦时就已经有了固定的本子,在先秦典籍《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常提到《尚书》的内容或引用《尚书》中的某篇文句。

今存《尚书》共有五十八篇,按朝代编辑,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其中有三十三篇是汉代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有二十五篇是后人伪作。《尚书》所包含的时代上自尧,下至春秋,《秦誓》一篇作于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是时代最晚的一篇。

"洪"义为"大";"范",模子,此义为法。洪范就是大法。相传大禹治水,上帝赐给《洛书》(《洛书》相传就是本篇"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六十五字)以治理天下。历代相传,周灭商,周武王向商贵族箕子询问治国的方略。箕子依据《洛书》,详细阐述了九种治国的大法,这就是《洪范》。根据《尚书序》说《洪范》作于西周初年周武王时,但历代学者多有歧议,有的认为作于

战国初年，有的认为作于秦统一前。《洪范》是研究先秦政治、哲学和文化的重要文献，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学者的重视。

【原文】

惟十有三祀①，王访于箕子②。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③，相协厥居④，我不知其彝伦攸叙⑤。"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⑥，汩陈其五行⑦。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⑧，彝伦攸斁⑨。鲧则殛死⑩，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⑪，彝伦攸叙。

【注释】

①惟：发语词，无义。 有：通"又"，用在整数与奇零数之间。 祀：年。《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十三祀，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二年。

②王：指周武王。 访：拜访，访问。 箕子：人名。商王帝乙的儿子，商纣王的叔父。

③阴：荫，覆。 骘（zhì 至）：定，安定。阴骘就是荫庇保护。

④相：使。 协：和。 厥：其。

⑤彝伦：常理。 攸：所，所以。 叙：次序，这里可解为制定。

⑥鲧（gǔn 滚）：人名。相传为禹的父亲。 堙（yīn 因）：堵塞。

⑦汩（gǔ 古）：乱。 陈：列次。 五行：指木、火、土、金、水等。五种被人利用的物质。行义为用，《尚书大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战国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的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因素。鲧堵塞洪水，使其不流，违反水性，故称"汩陈五行"。

⑧帝：上帝，天。 畀（bì 必）：给，给予。 洪：大。 范：法。 畴：类，种。九畴即下文初一至次九的九类。

⑨攸：乃，由是。此"攸"与下"彝伦攸叙"之攸义同。 斁（dù 杜）：败坏。

⑩殛（jí 及）：杀死。

⑪锡：即赐，古书中两字通用，给予。

【译文】

在十三年，周武王去拜访箕子。武王说道："唉！箕子，上天庇护着下界民众，使他们和睦地居处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帝那治国的常理是怎样安排得如此井然有序的。"

箕子就回答说："我听说在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种治国的大法给他，国家的常理因此遭致败坏，上帝就把鲧诛杀了。禹继鲧而兴起，上天就赐给禹九种大法，禹按照上帝所规定的常理，施行得井然有序。

【原文】

初一曰五行①，次二曰敬用五事②，次三曰农用八政③，次四曰协用五纪④，次五曰建用皇极⑤，次六曰乂用三德⑥，次七曰明用稽疑⑦，次八曰念用庶征⑧，次九曰向用五福⑨，威用六极⑩ 。

【注释】

①初一：第一，开始。

②次：第。下同。　敬：谨。　五事：五件事，详后文。

③农：努力。《广雅·释诂》："农，勉也。"　八政：八种政事职官，此指八种政事。

④协：调和。　五纪：五种纪时的技术。

⑤皇：君王。　极：法则。

⑥乂（yì 义）：治理。　三德：三种统治方法。

⑦明：明白，通晓。　稽：读为卟（bǔ 卜），即卜以决疑。

⑧念：思虑，顾虑。　用：于。　庶：众，多。　征：征兆。

⑨向：读为飨（xiǎng 响），劝飨。

⑩威：罚。　六极：六种灾患。

【译文】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谨慎地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勤奋地施行八种政务。第四是调和好五种记时之术。第五是建立君主至上的法则。第六是用三种方式治理民众。第七是明白地使用卜筮考察疑难。第八是经常思虑到各种迹象征兆。第九是用五种幸福和六种灾祸来劝诫臣民。

【原文】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①，火曰炎上②，木曰曲直③，金曰从革④，土爰稼穑⑤。润下作咸⑥，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注释】

①润：湿。 润下：润下指水，省略了主语。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与此句法同。

②炎：焚烧。

③曲直：可曲可直。

④从革：顺从人意变革。

⑤爰：与上几句“曰”字同。 稼：播种。 穑（sè 色）：收割、收藏农作物。

⑥作：则，就。

【译文】

一、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向下浸润，火往上燃烧，木可使曲可使直，金属可顺从人意改变形状，土壤可种植收获谷物。向下浸润致卤味道就咸，往上燃烧致焦，味道就苦，可弯曲可伸直的木，味道就酸，顺从人意改变形状的金属，味道就辣，土壤中种植、收获的百谷，味道就甘甜。

【原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1]，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2]。恭作肃[3]，从作乂，明作哲[4]，聪作谋[5]，睿作圣。

【注释】

①从：顺从。

②睿（rui 瑞）：通达。

③作：则，就。下同。

④明：兼听。　哲：智。

⑤谋：谋虑。

【译文】

二、君主自身的五件事是：一是态度，二是语言，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容貌要恭敬，语言要和顺，观察要明晰，听闻要广远，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就能严肃，语言顺从就能治理事务，观察明晰就有智慧，听闻广远就能善于谋断，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原文】

“三、八政[1]：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注释】

①八政：指八种政务官员。郑玄说。

【译文】

三、八种政务职官，一是主管民众食品的职官，二是主管财货的职官，三是主管祭祀的职官，四是主管工程及手工业的职

官，五是主管教育及民众户籍的职官，六是主管清除盗贼的职官，七是主管宾客的职官，八是主管军队的职官。

【原文】

“四、五纪①：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②，五曰历数③。

【注释】

①五纪：五种纪时的方法。古时统治者要“授民时”，以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故注重天象与时令的调和。

②星：二十八宿。 辰：十二辰。《孔传》：“二十八宿迭见以叙节气，十二辰以纪日月所会。”

③历数：指太阳月亮运行周天的度数。周天$365\frac{1}{4}$度，太阳每天行一度，月亮每天行$17\frac{7}{19}$度。制定历法要计算太阳月亮运行周天的度数，方能定朔日和闰月，调和四季。

【译文】

四、五种纪时的方式：一是年，二是月数，三是日数，四是观察星辰，五是推算日月运行周天的度数。

【原文】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①，敛时五福②，用敷锡厥庶民③，惟时厥庶民于汝极④。锡汝保极⑤。凡厥庶民，无有淫朋⑥，人无有比德⑦，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⑧，汝则念之⑨。不协于极，不罹于咎⑩，皇则受之⑪。而康而色⑫，曰：“予攸好德⑬”，汝则锡之福，时人

斯其惟皇之极[14]。无虐茕独而畏高明[15]。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16]，而邦其昌。凡厥正人[17]，既富方谷[18]，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19]，时人斯其辜[20]。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21]。无偏无陂[22]，遵王之义[23]；无有作好[24]，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25]；无党无偏，王道平平[26]；无反无侧[27]，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28]。曰[29]：皇极之敷言[30]，是彝是训[31]，于帝其训[32]。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释】

①皇建：君主建立君权。　极：法则。

②敛：聚合、结合。　时：是，这。

③敷：普遍。

④于汝极：取法于你的法则。

⑤保：保护。

⑥淫朋：邪党。

⑦人：这里指官吏。　比：阿附。　德：行为。

⑧猷：谋略。

⑨念：注意。

⑩协：合。　罹(lí离)：陷，遭逢。　咎：罪恶。

⑪受：容纳。

⑫而康而色：上“而”字与“能”义同，下“而”字与“其”义同。康，和悦。色，面色，颜色。即能和悦他的面色。

⑬攸：语中助语。　好：爱好。

⑭时人：是人，此人。　斯：乃，就。

⑮茕(qióng穷)：孤。　独：单。　茕独：指孤单无依靠的人。

⑯羞：即循，顺。　羞其行：即使顺其行，谓不加阻拦。

⑰正人：官吏。正，长官。

⑱方：常，经常。 谷：俸禄。

⑲家：这里指国家。

⑳辜：罪。

㉑作：作为，行为。 汝用咎：使你受其咎。咎，罪过。

㉒无：勿，不要。下同。 陂（pō 坡）：颇，不正。

㉓遵：循。 义：法。

㉔好（hào 号）：私心偏爱。 有：或者。下同。

㉕荡荡：宽广。

㉖平平：平易。

㉗反：反复。 侧：倾斜，倾倒。

㉘会：聚合，指领导。 归：归附。

㉙曰：称作，叫做。

㉚敷言：大言，至言。

㉛彝：法。 训：教导。

㉜训：顺从。下“训”字义同。

【译文】

五、君主的统治法则：君主要建立起君权至上的原则。结合五种幸福，用来普遍地施给民众，那时民众就会尊重你的法则，并和你共同保护法则。民众不得有邪恶的帮派，官吏不得有偏袒私党的行为，只知有君主的法则。凡是民众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应经常注意他们。若有人行为不合于法度，但还不至于陷入罪恶，你就要宽容他们。若有人能和颜悦色地说道：“我爱好美德”，你就应赐给他幸福，这种人就会只知遵守你的法则。不要欺负孤苦无依靠的人，要尊重有才德的人。假若官员有才能有作为，就要让他发挥，这样你的国家就会昌盛。凡是官员，既然给了他丰厚的俸禄，你不能使他们对国家有所贡献，这人就有罪过。对于那些品德不好的人，你即使赐给他幸福，他的作为也将

给你招来灾祸。不要偏邪不正，要遵守君主制定的法则；不要私心偏爱，要遵守君主规定的道理；不要为非作歹，要遵循君主指示的道路。不要营私结党，君主的道路才能宽广；不要结党营私，君主的道路才能平坦；不要反复偏邪，君主的道路才能正直。要会合到君主的法则下，归依到君主的法则下。这就叫做君主统治法则的至理名言。用以作为常法，用以教导臣民，就是对上帝旨意的顺从。凡是民众，对以上陈述的法则，若是顺从而履行，就可亲近天子盛德的光华。所以说：天子作为臣民的父母，顺天应人地做就是天下的君主。

【原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①。平康正直②，强弗友刚克③，燮友柔克④。沉潜刚克⑤，高明柔克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⑦。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⑧，民用僭忒⑨。

【注释】

①刚：强硬。　克：攻克，致胜。此义为过度。　柔：温和。

②平：正。　康：和。

③友：亲附。

④燮（xiè 写）：和顺。

⑤沉潜：抑制之意。

⑥高明：推崇之意。

⑦辟：君主。　玉食：美食。

⑧侧：倾斜。　颇：偏。　僻：邪，不正。

⑨僭：越轨。　忒（tè 特）：作恶。

【译文】

六、三种德性。一是正直，二是刚强过度，三是柔顺过度。平正中和就是正直，倔强而不亲近人就是刚强过度，和顺而不坚强，就是柔顺过度。作为君王要抑制过分刚强而不亲附的人，要推崇柔顺和善的人。只有君王才有造福于人的权力，只有君王才有施加刑罚于人的权力，只有君王才有权享受美食。官员无权赐幸福给人、惩罚人和享受美食。官员若有赐幸福给人、惩罚人和享受美食的权，那就会危害你的王室，给你的国家带来凶险。官员们因而偏邪不正，百姓就会越轨作乱。

【原文】

“七、稽疑①：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②。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③，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④。立时人作卜筮⑤。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⑥，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⑦，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⑧；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⑨。

【注释】

①稽：《说文》作卟，即卜，占卜。

②卜筮（shi 世）：用龟甲或兽骨（牛肩胛骨）占吉凶称为卜，用蓍（shi 师）草茎占吉凶称作筮。

③霁（ji 剂）：雨雪后转晴。 驿：一作“圛”，上升时的云半有半无的样

子。　克：相侵犯状态。　贞：内卦。　悔：外卦。

④忒衍：推演。

⑤时人：是人，此人，指掌卜筮的人。

⑥则：假若。

⑦逢：大；兴盛。

⑧逆：不顺从。　内：国内。　外：指国外。

⑨作：动作，行动。

【译文】

七、占卜疑惑：选择并确定善于从事龟卜和蓍筮的官员，并使他们用龟甲和蓍草占卦。龟的兆纹有的像雨，有的像雨后的云气，有的像雾，有的像若有若无的云，有的像阴阳之气互相攻击，卦象有内卦、有外卦。龟兆象和筮卦象共有七种，五种是龟卜，二种是占筮，卜筮者根据各种兆象推衍而变化，以判定吉凶。这些官员进行卜筮时，如果三个人占卜，就要听从两个人的说法。假如你有重大的疑难不决，首先自己要想一想，然后再与卿士商量，然后再与民众商量，最后才用卜筮决断，若你赞成，龟卜赞成，筮卦赞成，卿士赞成，民众赞成，这就是大同，你的身子就会安康强健，子孙兴旺，十分吉利。若你赞成，龟卜赞成，筮卦赞成，卿士反对，民众反对，还是吉利。若卿士赞成，龟卜赞成，筮卦赞成，你自己反对，民众反对，也是吉利。若民众赞成，龟卜赞成，筮卦赞成，你自己反对，卿士反对，也吉利。若你赞成，龟卜赞成，筮卦反对，卿士反对，民众反对，做内事就吉利，办外事就有凶险。若龟卜和筮卦都不与人的意见相同，那么不作事就吉利，作事就有凶险。

【原文】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②]，各以其叙[③]，庶草蕃庑[④]。一极备[⑤]，凶；一极无，

凶。曰休征[6]：曰肃，时雨若[7]；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8]，恒雨若；曰僭[9]，恒旸若；曰豫[10]，恒燠若；曰急[11]，恒寒若；曰蒙[12]，恒风若。曰王省惟岁[13]，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14]，百谷用成[15]，乂用明，俊民用章[16]，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17]，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18]。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19]。

【注释】

①旸（yáng 阳）：天晴。 燠（yù 喻）：暖和。

②时：指适时、按时。此指一年之各时期。 五者：指雨、旸、燠、寒、风。来备：齐来，都来。

③叙：次序。

④蕃：茂盛。 庑：丰盛。

⑤一：指五者中之一。 极备：过多。

⑥休：美，善。

⑦时雨：及时雨。 若：像。

⑧狂：狂妄。

⑨僭：差错。

⑩豫：逸乐。

⑪急：严急。

⑫蒙：昏暗。

⑬省：视察。

⑭易：变易，改变。

⑮用：因。

⑯俊民：有才能的人。 章：显明。

⑰微：不明；俊民不被重用。

⑱星有好(hào 浩)风,星有好(hào 浩)雨:古人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

⑲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经过箕星就多风,遇毕星就多雨。

【译文】

八、各种征兆:下雨、晴天、温暖、寒冷、刮风。这五种天气一年中都全有,假若它们各根据应当发生的次序发生,草木就茂盛。若其中一项过多,就是凶年;一项过少,也是凶年。好的征兆是:君主严肃恭敬,就像下及时雨;君主政治清明,就像太阳及时普照;君主明知,就像气候准时温暖;君主有谋略,就像气候准时转冷;君主圣明,就像定时吹来的和风。坏的征兆是:君主狂妄,就像久雨不止;君主有差错,就像久旱不雨;君主图享乐,就像酷热不退;君主严酷急切,就像经常寒风凛冽;君主昏庸愚昧,就像经常风尘蔽天。君主好比岁,高级官员好比月,普通官员好比日,年、月、日和四时关系没有发生变乱,百谷因而成熟,政治因而修明,杰出人才因而显达,国家因而平平安安。假若日、月、年和四时发生错乱,百谷因而不能成熟,政治因而昏暗不明,杰出人才因而被埋没,国家因而不得安宁。民众就像星星,有的星星爱好风,有的星星爱好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会有冬季和夏季。若月亮行道失常而遇到喜好风雨的星星,就会引起刮风下雨。

【原文】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①,五曰考终命②。六极:一曰凶、短、折③,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注释】

①攸:读作xiū(修),通"由",遵循。

②考:老。　考终命:老而寿终。

③凶:横死。　折:夭折。

【译文】

九、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安宁，四是遵循美德，五是长寿而善终。六种困厄：一是短命，二是生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邪恶，六是懦弱。

杨升南　译注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孟　轲

【作者】

孟子（约公元前30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常以“孔尼之徒”自居，有“亚圣”之称。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滕、宋、魏、鲁等国，一度为齐宣王的客卿。宣扬“仁政”，主张省刑薄赋，恢复井田制，使民有恒产，让百姓安居乐业。提出民贵君轻之说，对暴君进行诛伐。他的学说具有“民本”的进步性。但他又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偏见学说，“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万物备于我”的唯心主义理论。他的主张不为统治者采用，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辑为《孟子》一书，共十一篇，现存七篇。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篇。文中记述孟子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齐宣王想仿效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功业，向孟子询问齐恒、晋文的事迹。孟子假装不知道，而向他进说实行王道的主张，提出“保民而王”的方针。孟子利用齐宣王不忍见牛被杀以衅鼓而易之以羊的故事，表扬他具有忍的同情心，从而激励齐宣王施惠于百姓。对齐宣王欲凭武力征服邻国，使秦国、楚国顺从，称霸中国的野心，当面加以折服，批评是“缘木求鱼”。针对齐国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的困境，劝说齐宣王只有使本国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表现了孟子思想中所具人民性的进步因素。

【原文】

齐宣王问曰①：“齐桓、晋文之事②，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③，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④？”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⑤。”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齕曰⑥：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⑦。’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⑧，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⑨，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⑩。以小易大，彼恶知

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⑪，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⑫。是乃仁术也⑬，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注释】

①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王，姓田，名辟疆，齐威王之子，在位十九年（公元前319～前301年）。

②齐桓、晋文：春秋时期两位霸主。齐桓，即齐桓公，姓姜，名小白，春秋时齐国国君，在位四十三年（公元前685～前643年）。晋文，即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姓姬，名重耳，在位九年（公元前636～前628年）。

③仲尼之徒：指孔子的弟子，即儒家。

④无以：以，同“已”，即不得已。 王：王道。统一天下的方针、措施。

⑤保民：安民。 御：抵御，抵抗。

⑥胡齕（hè 河）：人名，齐宣王左右的近臣。

⑦衅（xìn 信）钟：新钟铸成后，杀牛羊等牲畜取血涂在上面，用以祭祀，称为“衅钟”。这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当国家新的器物以及宗庙开始使用时，要杀牲畜取血来祭祀它。

⑧觳觫（hú sù 胡速）：战栗，战抖。

⑨褊（biǎn 贬）：狭窄。

⑩无异：不要奇怪。

⑪隐：疼爱；可怜。

⑫无伤：不要紧。

⑬仁术：仁爱的心术。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没有 谈到过齐桓公、晋文

公称霸的事，所以在后代没有流传，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一定要我讲，就谈论用仁政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齐宣王问道：“要具有怎样的道德修养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用安抚百姓来统一天下，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得了的。”齐宣王说：“像寡人这样的人，能够安抚百姓吗？”孟子说：“可以。”齐宣王问道：“您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听到胡齕告诉我一件事：大王坐在殿上，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殿下，大王看见了问道：‘牵着牛到哪里去？’回答说：‘准备杀了用它的血涂新铸的钟。’大王便说道：‘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那哆哆嗦嗦的样子，好像是毫无罪过而被置于死地。’那人便说：‘那么就废除以血涂新铸的钟这一仪式了吗？’大王说：‘怎么能够废除呢？用羊来代替它。’不知道有没有此事？”齐宣王说：“有的。”孟子说：“凭这种心肠，就足以实行王道统一天下了。老百姓都认为大王是吝啬，我却认为这是大王的不忍心。”

齐宣王说：“对呀。竟然有这样的老百姓！齐国虽然不大，我怎么会舍不得一头牛呢？我是不忍心看到它那哆哆嗦嗦害怕的样子，就好像没有罪过而置于死地，所以用羊去顶替它。”孟子说：“大王不要责怪老百姓认为您吝啬。您用小的去顶替大的，他们哪里能够了解您的心意呢？大王如果真可怜它没有罪而被杀死，那么杀牛与杀羊的选择有什么不同呢？”齐宣王笑着说：“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我确实不是吝啬钱财才用羊去换的，难怪百姓说我吝啬了。”孟子说：“这不要紧。大王这种不忍的心态正是仁慈啊，只是因为您只见到牛没有见到羊罢了。君子对于禽兽，喜欢看到它们活着，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临死前的悲鸣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庖厨，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王说，曰[1]："《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2]'。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3]。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4]，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5]。'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6]，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7]；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8]，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9]，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0]，天下可运于掌[11]。《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12]'。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13]，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14]，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注释】

①说：同"悦"，高兴。

②《诗》：此引《诗经·小雅·巧言》。 忖度：（cǔn duó 寸夺）：揣想，推

测。

③戚戚：内心激动的情态。

④钧：三十斤为一钧。

⑤秋毫之末：细微难见的物体。秋毫有说是鸟尾的细毛，有说是禾穗上的白毛。末，尖端。

⑥功：功德。

⑦明：眼睛。

⑧形：状况。

⑨太山：即泰山。又称为东岳。在今山东省泰安县境。

⑩老吾老：尊敬自己的父母。　幼吾幼：爱护自己的儿女。

⑪运于掌：在手心里运转。比喻得天下的容易。

⑫《诗》：此指《诗经·大雅·思齐》。　刑：同"型"，示范，榜样。　寡妻：国王的正妻。　御：治理。　家邦：国家。

⑬推恩：恩惠由近而远地推广。

⑭大过人：大大地超过一般的人，即超凡出众。

【译文】

齐宣王高兴，说："《诗经》中说：'别人心想啥，我能揣到它。'您老夫子就是这样的人。我只是这样做了，回过头来想想为什么这样做，总说不出道理来。听老夫子您这一讲，我内心很有感触，这种心理竟然与王道相符合，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子说："有人对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却不能举起一根羽毛；我的眼睛足以看清秋毫的末端，却看不见一大车柴薪。'大王您会赞成他的说法吗？"齐宣王说："不。"孟子说："现在大王您的恩惠足以施于鸟兽身上，而功德却达不到老百姓身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肯用力气；一车柴薪看不见，是不肯用眼睛；百姓没有被安抚，是不肯施给恩惠。所以大王您不用仁政统一天下，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够做到。"齐宣王说："不肯做与不能做的具体表现在哪里，有什么不同？"孟子说：

“让您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去，您告诉别人说：‘我不能办到。’这是真的不能做到。替老人折根树枝，您告诉别人说：‘我不能办到。’这是不肯做，不是做不到。所以大王不行仁政统一天下，不是像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类事；大王不施行仁政统一天下，而是属于为老人折树枝这类事。尊敬自己的父母，进而推及到尊敬他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进而推及到爱护他人的子女，这样，取得天下就像在掌心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诗》中说：‘先给自己妻子做榜样，再推及到兄弟身上，更及于全国以至边疆。’就是讲的要把这样的善心推广到其他方面就行了。所以推广恩惠就足以安定天下，不推广恩惠连妻子也保不住。古人所以超凡出众，没有别的决窍，只不过善于推行他们的好行为罢了。现在大王您恩惠足以施于禽兽身上，而功德却不能达到老百姓中间，这到底是什么呢？称一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物体都是这样，人心就更需要这样。大王请您考虑吧。或者是，大王您要动员军队，使将士冒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仇怨，然后您的心里才感到痛快吗？”

【原文】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①？轻暖不足于体与②？抑为彩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③？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④，朝秦、楚⑤，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⑥。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⑦。”

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

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8]，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9]。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10]，皆欲赴诉于王[11]。其若是，孰能御之？”

【注释】

①肥甘：肥美甘甜的食物。

②轻暖：轻巧暖和的衣服。

③便嬖：国王左右亲近宠幸的人。

④辟：开辟。

⑤朝秦、楚：使秦国、楚国来朝贡。

⑥莅(lì立)：临。　莅中国：指统治全中国。　抚四夷：安抚四周的异族。夷，指边疆地区的异族部落。

⑦以若所为：凭你所做所为。若，你。　缘木：爬上树。　求鱼：捉鱼，捕鱼。

⑧邹：国名，即邾国，国土很小。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的邾城。　楚：春秋战国时南方大国。

⑨盖：同“盍”，何不，为什么不。　反其本：回头从根本上做起。

⑩疾：痛恨。

⑪诉：控告。

【译文】

齐宣王说：“不。我为什么要这样干才痛快呢？我将要追求

远大的目标。”孟子说：“大王所追求的远大目标，可以讲给我听听吗？”齐宣王笑了笑，却不吭声。孟子说：“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满足不了您的胃口吗？是因为轻柔暖和的衣服满足不了您的身躯吗？是因为艳丽的色彩满足不了您的眼睛吗？是因为美妙的音乐满足不了您的耳朵吗？是因为温顺的侍从不够您使唤吗？这些，您手下的臣子都能够充分地供给您，大王难道是为了追求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追求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所追求的远大目标便可以知道了，您是打算要扩大领土，让秦国、楚国都来朝贡，君临中国之上而安抚四周的异族。不过凭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您的欲望，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捕鱼一样。”

齐宣王说：“会有这样严重吗？”孟子说：“恐怕还要严重些。爬上树去捕鱼，虽然捕不到鱼，却没有灾祸。如果凭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达到您的欲望，费尽心机去干，还会有更大的灾祸在后头。”齐宣王说：“能够讲给我听听吗？”孟子说：“小小的邹国同强大的楚国人交战，大王您认为谁能打胜仗？”齐宣王说：“当然是楚国人胜。”孟子说：“所以说，小国本来就敌不过大国，人口少的国家本来就敌不过人口众多的国家，弱国本来就敌不过强国。中国的土地，千里见方的有九个，齐国总计不过只是九分之一。打算用这一分的力量去征服那八分的力量，这与邹国与楚国相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回过头来从根本上做起呢。现在大王您应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让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种田的人都想到您的田野上来耕种，行商坐贾都想到您的市场上来做生意，旅游的客人都想行走在您的道路上，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里来控诉。如果做到这样，谁又能抵挡得住您呢？”

【原文】

王曰："吾昏[1]，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2]，惟士为能。若民[3]，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4]，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5]。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6]，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7]。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8]。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9]，奚暇治礼义哉[10]？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11]？五亩之宅[12]，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13]，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14]，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15]，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16]。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17]，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①昏：昏乱，糊涂。

②恒产：固定的产业。　恒心：安分守己的善心。

③若民：至于民众。若，转折连词，至于。

④放辟邪侈(chǐ 耻)：放荡不守法度。

⑤罔：同"绷(网)"，坑害。　罔民：坑害百姓。

⑥制：规定。

⑦乐岁：丰收年。　凶岁：灾荒年。

⑧轻：轻易，容易。

⑨惟救死：只图保命。 赡（shàn 善）：足够，充足。

⑩奚：哪能，岂能。 暇：闲空，闲功夫。

⑪盍：何不，为何不。 本：根本。指仁政。

⑫五亩之宅：指房屋周围五亩面积为百姓一家人的宅园之地。

⑬豚：小猪。 彘：大猪。

⑭百亩之田：古时一家耕田百亩。 夺其时：妨碍他们的农时。

⑮庠序：学校。 申：反复开导，反复教育。

⑯颁白：须发花白。 负：背负。 戴：头顶。

⑰黎民：百姓。

【译文】

齐宣王说："我脑子很乱，不能达到您所设想的地步，希望夫子辅佐我实现理想，明白地开导我。我虽然不十分聪明，也不妨试一试。"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安分守己的善心，只有士才能做到。至于一般人，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安分守己的善心。如果没有安分守己的善心，便胡作妄为，越出常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就是坑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当上国君而做出坑害百姓的事呢？所以明智的国君规定给百姓的产业，一定要让他们对上足够赡养父母，对下足够抚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里丰衣足食，灾荒年不致饿死。然后诱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容易服从。现今您规定给百姓的产业，上不能够奉养父母，下不能够养育妻子儿女，好年成艰难困苦，灾荒年成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样，只顾活命还恐怕来不及，那里还有闲功夫去讲礼仪呢？大王打算要施行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上着手呢？每家给他们五亩宅园之地，让他们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服装了。鸡、狗、猪 类的家畜，不错过饲养、繁殖的时间，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吃到肉了。每家给他们一百亩土地，并且不要妨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饭了。慎重地办好学校教

育，反复开导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胡须花白的老人，便不会肩背头顶着东西在道路上奔波了。老年人个个穿丝绸衣，吃得上肉，一般百姓不挨饿不受冻，如果做到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杨升南　译注

孟子·养气章

孟　轲

【作者】

孟子，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公孙丑上》。文中记述孟子同他的弟子公孙丑谈论的话。篇中记载孟子和公孙丑谈论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气”及其与“心”“志”的关系；二是关于辨别一个人的言辞；三是关于伯夷、伊尹与孔子这些古“圣人”的德行。

【原文】

公孙丑问曰①：“夫子加齐之卿相②，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③。如此，则动心否乎④？”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⑤。”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⑥。”曰：“不动心有道乎⑦？”曰：

037129

“有。北宫黝之养勇也[8]，不肤挠[9]，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10]，若挞之于市朝[11]。不受于褐宽博[12]，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13]，若刺褐夫；无严诸侯[14]，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15]，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畏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16]，北宫黝似子夏[17]。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18]。昔者曾子谓子襄[19]，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20]：自反而不缩[21]，虽褐宽博，吾不惴焉[22]；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23]，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24]。’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25]。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6]。’”“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一则动气[27]，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28]，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注释】

①公孙丑：孟子弟子，齐国人。

②加齐之卿相：居于齐国卿相的地位。加，赵岐注：“加，犹居也。”

③霸王：成就霸业，王业。 异：奇怪。

④动心：内心激动。

⑤孟贲(bēn 奔)：人名，古代勇士，卫国人，或说是齐国人。

⑥告子：战国时人，名字事迹不详，可能受教于墨子。

⑦道：奥秘，诀窍。

⑧北宫黝（yǒu 友）：人名，齐国人，事迹不详。

⑨挠：屈服，退却。　不肤挠：即不因皮肤受伤而退却。

⑩目逃：眼睛因受伤而逃避，即眨眼。　思以一豪挫于人：他认为在别人面前受一点点挫折。一豪，一点点。豪，同“毫”。挫，挫折。

⑪市朝：集市和朝廷。

⑫受：受辱，受挫。　褐：粗毛织成的衣。　宽博：宽大。　褐宽博：即粗毛大衣。是贫贱者所穿的衣服。

⑬刺：刺杀。

⑭严：畏惧。

⑮孟施舍：人名，古时勇士。　养勇：培养勇气。

⑯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武城（今山东省费县）人，孔子学生，以孝闻名。相传《大学》是他作著，后世封建社会中尊他为“宗圣”。

⑰子夏（公元前507～?）：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一说卫国）人，孔子的学生。

⑱守约：遵守简易的原则。

⑲子襄：人名，曾子的学生。

⑳夫子：指孔子。

㉑缩：直。与横相对而言，即横直，曲直的直。　自反而不缩：即自己反问而觉得道理不直，理屈。

㉒惴（zhuì 坠）：威胁，恐吓。

㉓守气：保持盛气。

㉔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在言辞上不能取胜，不必反求助于内心。得，获胜。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在内心方面无所获得，不必求助于意气。气，感情意气。

㉕志至焉，气次焉：赵岐注：“志为至要之本，气为其次。”将志和气分为主次。清人毛奇龄说：“志之所至，气即随之而止。”把志和气解为起止的关系。两说都可通。

㉖持其志，无暴其气：坚守自己的志向，不要任凭感情意气用事。持，坚守，坚持。　暴：乱，滥用。

㉗一：专一。

㉘蹶：跌倒。 趋：奔走。

【译文】

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如果夫子您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由此而成就了霸业或王业，都不会感到惊奇。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您是不是会有所恐惧疑惑而内心激动呢？"孟子说："不，我从四十岁以后就不再有内心激动了。"公孙丑说："这样说来，您老夫子可比孟贲强多了。"孟子说："这个不难，告子内心不激动的年纪比我还小。"公孙丑问道："使内心不激动有诀窍没有呢？"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人的勇气要求是，皮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也不眨一眨，他认为受到一点点挫折，就像在集市或朝堂上被鞭子抽打一样。既不能忍受卑贱者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把刺杀大国的君主当成刺杀卑贱的平民一样；不畏惧诸侯国君，受到斥骂一定要回击。孟施舍培养人的勇气又不一样，他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强敌，跟对待容易战胜的弱敌一样。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后才出击，先考虑胜负然后才交锋，这种人在心理上就对人数众多的敌人畏惧。我怎能保证一定能打胜仗呢？能够做到不害怕就行了。'孟施舍培养勇气像曾子，北宫黝培养勇气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不知道究竟哪个好些，但是孟施舍的方式更为简明扼要。从前曾子对子襄说：'您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在孔老夫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理论：如反躬自问而觉得理屈，对方虽是很卑贱的人，我也不去威胁他；反躬自问认为我有理，纵使有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那种只保持一股无所畏惧的盛气，却不如曾子那样以理断曲直为简明扼要。"公孙丑说："我冒昧地问问您，您的内心不激动与告子的内心不激动的区别，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说："告子曾经讲过：'言辞上不能取胜，就不要求助于

内心；在心理上不能取胜，就不要去求助于意气。'其实，在心理上不能取胜，不要求助于意气，可以。在言辞上不能取胜，不要求助于内心，不可以。因为思想意志，是意气的主帅；意气，是充满浑身的力量。意志到了哪里，意气也就在哪里涣发出来。所以说：'坚守你的意志，不要滥用你的意气。'"公孙丑问道："既然说：'意志到了哪里，意气也就在哪里涣发出来。'又说：'坚守你的意志，不要滥用你的意气。'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子说："意志专一就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也会使意志动摇。犹如跌倒和奔跑，虽然只是体气上的运动，但也会造成内心的动荡。"

【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①。""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②，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③。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④，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⑤。必有事焉，而勿正⑥，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⑦，芒芒然归⑧，谓其人曰：'今日病矣⑨，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⑩。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⑪；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⑫；淫辞，知其所陷⑬；邪辞，知其所离⑭；遁辞，知其所穷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注释】

①浩然之气：盛大刚直的气。朱熹说："浩然，盛大流行之貌。"

②直养：以正直之道去培养、修炼。

③馁：泄气，没有力量。

④慊（qiè 怯）：快意，满足。

⑤以其外之：把义视作心外之物。外，指心外。

⑥正：止，停止。毛诗《终风·序笺》说："正犹止也。""而勿正"，即"而勿止"，不停止。又朱熹《集注》引《公羊传·僖公二十六年·传》："战不正胜"，云："正，预期也。"释为："此言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王夫之《孟子稗疏》谓"正"当读《婚礼》"必有正焉"之"正"，义为"征也，的也，指物以为征准使必然也。"即为预期的目标，预期的效果，亦通。

⑦闵：担心。 揠（yà 亚）：拔。

⑧芒芒然：疲惫不堪之状。

⑨病：劳累。

⑩槁：枯萎。

⑪耘：除草。

⑫诐（bì 币）辞：偏颇的言辞。诐，通"颇"，不正。 蔽：塞，滞。

⑬淫辞：放荡的言辞，过度的言辞。 陷：失当。

⑭邪辞：不合正道的言辞。 离：背离，指背离正道。

⑮遁（dùn 盾）辞：躲闪的言辞。 穷：理亏。

【译文】

公孙丑说："冒昧地请问，老夫子有什么专长？"孟子说："我善于剖析别人的言辞，我还善于修炼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道："冒昧地请教，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很难讲明白了。那一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的道义去培养而不妨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要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它，就没有力量了。它是积聚了正义才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获得的。只要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气就失去了力量。我所以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

一定要把义看作内心之物而培养它，且不要中辍停止。时刻记在心中，但也不要违背规律地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田中的禾苗不长而去把它拔高些，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对他的家人说："今天我很累了，我帮助田中的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田里去看，禾苗都枯死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很少。认为培养工作没有益处而放弃不做的人，就是种田不除草的懒汉；违反规律去帮助禾苗长高的人，就是宋国拔苗的人。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害了它。"

公孙丑问道："怎样才能算作善于剖析别人的言辞呢？"孟子回答说："偏激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所在；过头的言辞，我知道它失实的所在；邪辟的言辞，我知道不合于正道的所在；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亏的所在。这些言辞如果从心里产生出来，必然对制定政令产生危害；如果把它体现在政令上，就要危害国家的大事。假若圣人再生出来，也一定会赞同我的话的。

【原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①，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②。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③：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④，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⑤，敢问所安⑥？"曰："姑舍是⑦。"

【注释】

①宰我（公元前522～前458年）：一名宰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擅长言

辞，曾任临淄大夫。 子贡（公元前520年～?）：姓端木，名赐，孔子弟子。善于辞令，又善经商。春秋时卫国人，曾仕于鲁、卫等国。

②冉牛（公元前544年～?）：春秋时鲁国人，名耕，字伯牛，孔子弟子。以德行闻名。 闵子（公元前536～前487年）：即闵子骞，春秋时鲁国人，名损，孔子弟子。以孝行闻名。 颜渊（公元前521～前490年）：春秋时鲁国人，名回，字子渊。贫不改志，常受孔子夸赞。

③窃闻：私下听说。

④子游（公元前506年～?）：春秋时吴国人，言氏，名偃，孔子弟子。善长文学。 子张（公元前503年～?）：春秋时陈国人，颛孙氏，名师。孔子弟子。提出"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的伦理观点，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为人之道。 圣人之一体：圣人的一部分品德。圣人，此指孔子，下同。

⑤具体而微：大体近于圣人而在某些方面稍微有差异。

⑥所安：属于哪一类。

⑦姑舍是：暂时抛开这个论题。

【译文】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发道德。孔子则兼有两者所长，但他却说：'我对于言辞，不擅长。'那么，夫子您就称得上是圣人了吧？"孟子说："吓！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夫子您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只不过我学习不觉厌倦，教人不怕疲劳罢了。'子贡说：'学习不觉厌倦，这是智；教人不怕疲劳，这是仁。既仁且智，夫子您已经是圣人了。'圣人，连孔子都不敢自居。您上面说的是什么话？"公孙丑说："从前我听说过：子夏、子游、子张都各具有孔子的一部分品德，冉牛、闵子、颜渊大体近于孔子而有某些差距，请问夫子您是属于哪一种人？"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吧。"

【原文】

曰："伯夷、伊尹何如①？"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②，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③，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④，可以止则止⑤，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⑥，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⑦。乃所愿⑧，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⑨？"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⑩。"曰："然则有同与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⑫，皆能以朝诸侯⑬，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⑭，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⑮。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⑯，'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⑰，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⑱，莫之能违也⑲。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⑳？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㉑，河海之于行潦㉒，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注释】

①伯夷：人名，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让位于其弟叔齐而逃到周人中去。周武王伐纣，伯夷与叔齐两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他们以为不义就逃到首阳山隐居，不食周粟而饿死。　伊尹：商朝大臣，名伊，或说名挚，尹是商朝官名。帮助成汤灭亡夏朝后，被立为宰相。成汤死后辅佐成汤之孙大甲，因大甲初即位时不遵"汤法"，伊尹将其禁闭于桐宫，大甲改过后加以辅助，巩固了初立国的商朝。

②非其君：不是他所理想的国君。 事：事奉。

③何事非君：任何君主都可以事奉。

④仕：作官。

⑤止：停止做官，隐退。

⑥久：继续留任。 速：迅速退下来。

⑦未能有行：没有能够做到。

⑧乃：至于。 愿：愿望。

⑨班：同“列”，等同。

⑩未有孔子：没有能够比得上孔子的人。

⑪同：相同之处。

⑫君之：作为君主治理。

⑬朝诸侯：使天下诸侯来朝见。

⑭有若：人名，孔子弟子，鲁国人。

⑮污：低下，卑劣。 阿其所好：奉承所爱好的人。阿，奉承，吹捧。好，指喜好的人。

⑯尧：传说中古代贤明的帝王。陶唐氏，名放勋，又称作唐尧。晚年把帝位让给舜。 舜：传说古代贤明的帝王。有虞氏，名重华，又称为虞舜。死后把帝位让给禹。

⑰礼：礼制。 其：指各代王。 政：政治状况。

⑱等：差等，这里可解作评判、评论。

⑲违：指违离孔子的评判标准。

⑳岂惟民哉：难道只有人类有高下之分吗。民，指人类。

㉑丘垤（dié 迭）：小土堆。

㉒行潦（lǎo 老）：路旁的积水，指小溪流。

㉓出于其类，拔乎其萃：指人的品德才智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出，超出。类，同类。拔，突出。萃，聚，指相聚的人物或同类。

【译文】

公孙丑问道：“伯夷和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孟子说：“他们走的路各不相同。不是理想的国君不事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使

唤，天下太平就出来作官，天下昏乱就隐退山林，这就是伯夷的行为；什么样的国君都可以事奉，什么样的百姓都去使唤，天下太平出来作官，天下昏乱也出来作官，这就是伊尹的行为；应该做官的就做官，应该隐退的就隐退，应该继续干就继续干，应该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这就是孔子的行为。这些都是古代的圣人，我都没有能够做到。至于我自己的希望，则是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问道：“伯夷、伊尹与孔子，他们都是一样的吗？”孟子说：“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公孙丑问道：“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没有呢？”孟子说：“有。如果得到纵横一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当国君治理，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最终统一天下；如果要他们干一件不义的事，杀死一个没有罪的人，因而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会干的。这就是他们的相同处。”

公孙丑问道：“请问，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这三个人，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即使他们处在低下的环境里，也不至奉承讨好所喜爱的人。宰我说：‘凭我观察夫子，远远强于尧舜。’子贡说：‘看见一个国家的礼制，就知道它的政治状况，听到它的音乐，就知道它的德教。即使到百代以后来评论百代的君王，都不能违背孔子的评判标准。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夫子的。’有若说：‘难道只有人才有高下之分吗？麒麟对于一般走兽，凤凰对于一般飞鸟，泰山对于小土堆，江河大海对于小溪流，都属于同一类。圣人对一般百姓，也是属于同一类。但都超出了他们的同类，高出了他的群体。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

杨升南　译注

孟子·神农之言章

孟 轲

【作者】

孟子，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滕文公上》。文中记述孟子与农家学派陈相的谈话。战国时期农家学派主张统治者要同农民一道耕田而食，自己动手作饭然后治理国家，反对社会分工。孟子在同陈相的谈话中，从简单的人类日用品入手，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它是一种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对农家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但他又提出“劳心”与“劳力”的区别，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恰当地对立起来，对后世意识形态产生消极影响。

【原文】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①，自楚之滕②，踵门而告文公曰③：“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④。”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⑤。陈良之徒陈相⑥，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⑦，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8]："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9]。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10]。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11]，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12]？"曰："冠。"曰："奚冠？"曰："冠素[13]。"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14]？"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注释】

①神农之言：神农氏的学说。神农，传说中的上古人物，相传是农业和医学的发明者。制造耒、耜，教民耕作。尝百草，发现药材，给人治病。战国时期的农家学派就标榜自己奉行神农的主张。农家学派是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一个学术派别。　许行：战国时农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楚国人，有门徒数十人。农家的事迹、主张，主要见于本篇。

②滕：国名，地在今山东省滕县境。

③踵（zhǒng 肿）：脚跟，这里可解为到、登。　文公：滕文公，滕国的国君。

④廛（chán 蝉）：居住之所。一廛，一个居住之地。　氓：民，百姓，住在郊外种田的人。

⑤衣褐：穿着粗毛织成的衣服。褐，粗毛织成的衣，为贫苦人所穿。　捆履：编草鞋。　为食：以编草鞋、织草席谋生。

⑥陈良：楚国儒生。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以为即《韩非子·显学》中的"仲良氏之儒"。　陈相：陈良的弟子。

⑦耒耜：古代的两种农具。耒是歧头双齿，耜形近今日的铁锹，都用来翻土。

⑧道：说，宣传。

⑨未闻道：不懂得治国的道理。

⑩饔飧（yōng sūn 雍孙）：早餐和晚餐，此作动词用，指自己动手作饭。

⑪厉民：病民。

⑫冠：帽子，此为动词，即戴帽子。

⑬素：白绸。

⑭釜甑：炊具。釜即锅，为煮食物用。甑用来蒸食物。 爨：炊煮。 铁耕：用铁器耕田。

【译文】

有一个奉行神农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到达滕国，登门进见滕文公，说："我这个由远方来的人，听说大王在施行仁政，希望得到一处住所作为您的百姓。"滕文公于是就给了他一处住所。许行的弟子数十个人，都穿着粗毛布衣，靠编草鞋、织草席谋生。陈良的弟子陈相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耒耜从宋国到达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大王实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就是圣人了，我希望作为圣人的一个百姓。"陈相见到许行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从前所学的，而向许行学习。

陈相见到孟子，称赞许行的学说，说："滕国国君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不过，不懂得治国的道理。贤明的国君应该同老百姓一起耕种来维持生活，自己做饭吃并治理国家。现在滕国有装粮食的仓廪，存放财物的库房，这就是损害了百姓来供养自己，又怎么能称得上贤君呢？"

孟子问道："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种粮食才吃饭吧？"陈相说："是的。"孟子问道："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织布然后才做衣服穿吧？"陈相说："不是。许先生穿的是粗毛布衣。"孟子问道："许先生戴帽子吗？"陈相说："戴。"孟子问道："什么帽子？"陈相说："戴白绸帽子。"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吧？"陈相说："不是。是用粟交换来的。"孟子问道："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绸子做帽子呢？"陈相说："这样会妨害种田。"孟子问道："许先生是用釜甑烧饭，

用铁器耕种的吧?”陈相说:“是的。”孟子问道:“是许先生亲手制作的吗?”陈相说:“不是。是用粟去交换来的。”

【原文】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①;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②?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③?”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④,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⑤!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注释】

①厉:损害。　陶冶:陶工和冶铸工。

②舍:一切用品,什么东西,相当于现今方言“啥”。　宫:居所,古时对贵贱的居所都可称“宫”,与秦汉以后只有帝王居所才称“宫”不同。

③惮(dàn 但):怕,畏惧。

④大人:指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此处指在位作官的人。

⑤率天下而路:带领天下的人奔走在贫困的道路上。路,赵岐注:“羸困之路”。

【译文】

孟子说:“用粟去交换炊器、农具的人,不能说是损害了制陶匠和铁匠;制陶匠和铁匠也用他们的陶器和铁器交换粮食,难道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陶器、自己打铁,什么东西都储备在家里随时取用?为什么要闹闹嚷嚷地同各种

工匠交换？为什么许先生不怕这样麻烦？”陈相说：“各种工匠的手艺，本来不是一方面耕种，一方面同时制造器物能办得到的。”

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为什么偏偏能够与耕种同时进行呢？作官的有作官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一个人身上需要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然后才使用，这是带领天下的人奔波劳碌在贫困的道路上！所以说：‘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治理人，从事体力劳动的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供养别人，治理人的受人供养。’这是普天下共同的道理。

【原文】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①。舜使益掌火②，益烈山泽而焚之③，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④；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⑤。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⑥，树艺五谷⑦，五谷熟而民人育⑧。人之有道也⑨，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⑩，教以人伦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⑫。放勋曰⑬：‘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⑭。’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⑮。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⑯，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

‘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17]！荡荡乎，民无能名焉[18]！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19]！’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注释】

①敷治：遍治。敷，普遍。

②益：人名。　掌火：主持火事。

③烈：烧。

④九河：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古黄河从今河南省武陟县折而东北行，经浚县、内黄，至河北省到天津附近入海。据郑玄说，九条河的名称是：徒骇、太史、马颊、复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这九条河大多不能考究其详。顾颉刚说九为虚数，非实有九条河道，可备一说。　瀹（yuè 月）：疏导。　济：水名。相传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县西王屋山，故道过黄河而南，东流至今山东省入海。实为黄河在河南境内分出的一条支流，以减弱黄河水势。漯（tà 榻）：水名。一作漯川。自今河南浚县西南分黄河水东北流，经濮阳及山东范县、莘县、聊城、临邑、滨县等县境注入海。今堙。

⑤汝：水名。在今河南省南部，东流汇入淮水。　汉：水名。即今汉水。淮：淮河。　泗：水名。即泗水，在今山东省中部，源出山东省泗水县蒙山南，南流注入运河。

⑥后稷：人名。名弃，周人的始祖。

⑦树艺：种植。　五谷：稻、麦、粟、黍、豆。

⑧育：养育。

⑨人之有道：人的处事原则。

⑩契：人名。商人的始祖。　司徒：官名。主管民众事务。

⑪人伦：人类的伦理道德。

⑫亲：骨肉之亲情。　义：尊卑的礼节。　别：区别。　序：次序。　信：诚信。

⑬放勋:尧的名字。

⑭劳:慰劳。 来:安抚。 匡:启发。 直:纠正。 辅:辅助。 翼:保护。 之:代词,指百姓。 振德:赈济恩惠。振,即"赈"。

⑮皋陶(gāo yáo 高姚):人名。又称咎繇,舜时的司法官。

⑯不易:不治理,即不耕种。

⑰则:效法。

⑱无能名:不能用言语表达。

⑲不与:无关。

【译文】

"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安宁,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野草树木茂盛,鸟兽成群。五谷不收,鸟兽威胁人类的安全。兽蹄鸟迹遍布全国。尧特别为此感到担忧,便选派舜进行全面治理。舜让益主管火事,益便将山野大泽中的草木放火烧掉,鸟兽才逃跑隐藏起来。禹又疏通九条河道,治理济水、漯水,引导流入海中;挖通汝水、汉水中的阻隔,排除淮水、泗水中的淤塞,使它们流入长江。这以后中国的土地才可以耕种,百姓才有饭吃。在那个时候,禹治水八年在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口都顾不上进去看一眼,纵然是他想要亲自种地,能办得到吗?

"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割,种植五谷,五谷成熟了,百姓受到养育。人类有人类的处世原则,吃饱穿暖,居住舒服后而不加以教育,那就和禽兽差不了多少。圣人为此而感到担心,于是任命契为司徒,用做人的伦理道德教育百姓:父子之间要有骨肉的亲情,君臣间要有尊卑的礼义,夫妻之间要有内外的分别,老少之间要有长幼的礼序,朋友之间要有真挚的诚信。尧说道:'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启发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再加以救济和恩惠。'圣人这样细致周到为百姓考虑,哪里还有空闲时间去自己耕种呢?

"尧把得不到舜这样的人才而独自发愁,舜把得不到禹、皋

陶这样的人才而独自发愁。为一百亩田种得不好而独自发愁的，那是农夫。把财物分给他们称作‘惠’，教给人家作善事的道理称为‘忠’，为了天下百姓选择人才称为‘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替天下选择出贤能的人才困难。孔子说：‘伟大呀，尧这位君王！昊天广大无边，只有尧能效法它！尧的圣德多么宽广啊，人们竟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赞美他！了不起的君主啊舜！品德多么崇高呀，拥有天下好像同他无关一样不去享受，不去占有。’尧和舜治天下，难道不用心思吗？只不过是也没有用在种田上罢了。

【原文】

“吾闻用夏变夷者①，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②。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③，门人治任将归④，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⑤。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⑥，秋阳以暴之⑦，皓皓乎不可尚已⑧！’今也，南蛮鴂舌之人⑨，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⑩，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⑪，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⑫。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⑬，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

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14]，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15]，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16]，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17]，恶能治国家？”

【注释】

①用夏变夷：用中原的先进文化改变周围边地的落后习俗。夏，指中原的文化。夷，指四周异族部落。

②倍：与“背”通，背叛。下“子倍子之师”义同。

③三年：守丧三年。

④任：行李。

⑤子夏、子张、子游、有若、曾子：皆孔子的弟子，事见前《养气章》注。

⑥濯（zhuó 浊）：洗涤。

⑦秋阳：秋天的太阳。周正建子，比夏历晚两个月，周历的七月、八月、九月，正是夏历的五月、六月、七月。 暴：同“曝”，晒。

⑧皓皓（hào 浩）：白色发亮，即光亮洁白。

⑨南蛮：指许行。 鴂（jué 决）：伯劳鸟。鴂舌，指说话声似鸟叫难懂。

⑩出于幽谷，迁于乔木：飞出幽暗的山谷，筑巢于高大的树上。此两句出于《诗经·小雅·伐木》。

⑪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打败了戎狄，惩罚了荆舒。戎狄是指西方和北方异族部落国家。 荆舒：南方的异族国家。荆，即楚国。舒，居住在今安徽省境内的异族部落。此两句诗出自《诗经·鲁颂·閟宫》。

⑫贰：两样。 伪：欺诈。

⑬麻缕：麻线。 丝絮：丝棉。

⑭倍蓰（xǐ 喜）：一倍五倍。蓰，五倍。

⑮比：次。

⑯巨屦（jù 据）小屦：粗屦细屦，指质量的不同，同样大小的鞋，质料不同，价也有差异。

⑰相率而为伪：带领大家互相欺诈。

【译文】

“我只听说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去改变夷人的落后习俗，没有听说过被落后的夷人习俗改变过去。陈良，是一位楚国出生的人，他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北上到中原学习。北方的学者中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他这个人，真称得上是豪杰之士。你们兄弟跟他学习了几十年，老师刚死就背叛了他。从前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守了三年庐墓之后，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走进子贡的住处作揖告别，彼此都相对而哭，泣不成声，然后才回去。子贡又返回来，在孔子墓旁建一小屋，独自又守了三年，然后才离开。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有些像孔子，打算用事奉孔子的礼节来事奉他，要求曾子赞同。曾子说：‘不可以。就像用长江、汉水的水洗涤过，用夏天的太阳暴晒过，洁白光亮无以复加了，谁能再比得上孔子呢！’现在，许行这个南蛮子，说话像鸟叫一样怪声怪调，也来指责先王圣贤的学说，你背叛你的老师而向他学习，这同曾子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同！我听说鸟类是飞出幽暗的深谷中，筑巢在高大的树木上，没有听说离开高大的树木飞进幽暗的深谷中去的。《诗经·鲁颂·閟宫》中说：‘打击那戎狄，惩罚那荆舒。’周公都要打击的，你却去向他学习，这个改变也就够糟的了。”

陈相说：“如果实行许先生的学说，就会做到市场上的货物没有两样价格，国内人人没有欺诈行为。虽然让一个五尺高的儿童到市场上买东西，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丝绸的长短相等，价钱就一样；麻线丝棉的重量相等，价钱就一样；粮食的多少相等，价格就一样；鞋子的大小一致，价格就相同。”孟子说：“各种货物的大小质量不一致，这是自然的：或者相差一倍五倍，或者相差十倍百倍，或者相差千倍万倍。你不分品质优劣都把它们价格按数量、大小拉平，是在扰乱天下的市场。粗糙的鞋子和精细的鞋子价格一样，人们能够这样干吗？要是听从许先生的学说，就是

带领人们去互相欺诈，哪里还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杨升南　译注

孟子·好辩章

孟　轲

【作者】

孟轲，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滕文公下》。本文记述孟子回答弟子公都子关于他“好辩”的提问。在孟子的时代，最流行的学派是杨朱和墨家，成为“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儒家的学说有被淹没的危险。孟子为保卫儒家学说，而猛烈攻击杨墨学派，把他们比作禽兽，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把他清除杨墨学说影响的活动，与禹治平洪水，周公诛纣伐奄除暴，孔子作《春秋》声讨乱臣贼子的行为相等同，自己以禹、周公、孔子事业的继承人自许。

【原文】

公都子曰①：“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②。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③。《书》曰：‘洚水警

余④。'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⑤；水由地中行⑥，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禹)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⑦，坏宫室以为污池⑧，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⑨，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⑩。及纣之身⑪，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⑫，三年讨其君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⑭。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⑮！'(以上周公)

【注释】

①公都子：孟子弟子。

②民无所定：百姓无处安身。定，居处。

③下：低地。　上：高地。　营窟：焦循正义："营窟当是相连为窟穴。"

④《书》曰："洚水警余"：《书》即《尚书》，此为《尚书》逸篇中文。洚，即"洪"。

⑤菹(zū 租)：长满草的沼泽。

⑥地中：河床中。

⑦代作：更起，意为连接不断地出现。

⑧污池：深池。

⑨园囿：供养鸟兽游乐的苑囿。

⑩沛泽：大泽。

⑪纣：商代最末一位国王，名辛。以残暴荒淫著称。

⑫周公：周文王之子。姬姓，名旦。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辅助周成王，平定三监叛乱，巩固了周人的统治。　相：协助，辅佐。

⑬奄：商在东方的诸侯国，地在今山东省境内。

⑭飞廉：人名，纣臣。他书作蜚廉，善走。他的死与《史记·秦本记》所记

有异。《史记》载武王伐纣时，飞廉子恶来被杀，飞廉出使北方，返回时死于霍太山。

⑮《书》曰：以下引文是《尚书》逸篇中文。 丕：大。 显：显耀；辉煌。 谟：谋议，谋略。 承：继承。 烈：功烈。 正无缺：正确而没有缺失。

【译文】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万不得已才与人辩论的。天下自有人类以来，一时太平，一时混乱。在尧的时候，洪水横行，泛滥于中原大地。到处是蛇和龙的巢穴，百姓没有居住的地方。低地的人在树上架巢，高地的人在山上挖洞相连。《尚书》中说：'洚水在警告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去治理，禹挖通河道，让水流入大海，把蛇和龙赶到长满杂草的沼泽中去；洪水就顺着河道行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禹疏导的。危险阻塞已经清除，危害人的鸟兽也没有了，然后人们才有可能到平地上来居住。"

"尧和舜死了以后，圣人的政教逐渐衰落，残暴的君主不时出现，毁坏百姓的住宅来挖深池，百姓没有安息的地方；破坏农田来做园林，使百姓得不到衣服穿和饭吃。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一再发生，园林、深池、大的草泽沼地增多而鸟兽又出来为害。到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起来。周公辅助武王诛杀了殷纣王，又讨伐奄国。经过三年的战争灭了奄国，杀了他的国君，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灭掉五十个国家，把虎、豹、犀牛、象这些野兽赶得远远的，天下的百姓非常高兴。《尚书》中说：'多么光辉呀，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呀，武王的功烈！协助和启发我们的后世子孙，使他们都正确而没有缺失。"

【原文】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①，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②。《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③，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

“圣王不作④，诸侯放恣⑤，处士横议⑥，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⑦，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⑨，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⑩，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⑪。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⑫，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⑬，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自叙）

【注释】

①弑（shì 式）：臣杀君，子杀父之称。

②《春秋》：鲁国史书名，相传经孔子整理用以教授弟子。

③知：了解。　罪：指责。

④作：出现。

⑤放恣：放纵，没有顾忌。

⑥处士：居住在家的学士。　横议：乱发议论。

⑦杨朱：人名，古书中称他为杨子、阳生君或阳生。魏国人，战国前期哲学家。他反对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财物的保存，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也称墨子。宋国人，后长期居于鲁国。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著作《墨子》一书。

⑧公明仪：人名。

⑨饿莩（piǎo 瞟）：饿死的尸体。

⑩息：灭。 著：显露。

⑪充塞：阻塞。

⑫闲：卫护，捍卫，保卫。

⑬作于其心：指邪说从心里产生出来。作，产生，发生。

【译文】

“世上的道义逐渐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起来了。有的臣下杀死国君，有的儿子杀死父亲。孔子忧虑，著作了《春秋》一书。编写历史以褒善惩恶，本来是天子的事，而孔子却作了。所以孔子说：‘后世了解我的人，或者只是在《春秋》这部书吧？指责我的人，也或者只是《春秋》这部书吧？’”

“从那以后，贤圣的君王不再出现，诸侯横行无忌，在野的政客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致使天下的言谈议论不是属于杨朱派便属于墨翟派。杨朱派提倡只为自己，就是目无国君；墨子派提倡不分亲疏普遍的爱，就是目无父亲。目无国君，目无父亲，是禽兽才具有的行为。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堆积着，马圈中有肥马畜养着；老百姓的脸上有饥饿的颜色，郊野中躺着被饿死者的尸体，这就是率领禽兽来吃人。’杨派、墨派的学说不清除，孔子的道义就不能发扬，这就是荒谬的学说欺骗百姓，把仁义的道路堵塞住。仁义的道路被堵塞了，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不仅如此，人还会互相吃。我为此十分忧虑，所以出来捍卫先王的道义，抵制杨、墨的学说，清除淫乱的言辞，使荒谬的议论不能得逞。如果让荒谬的学说，自内心发出，就会危害事业；危害了事业，就会危害国家政治。就是圣人复活，也不会改变我说的这番话。

【原文】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①。’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②，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释】

①《诗》：此引《诗经·鲁颂·閟宫》。　膺：讨伐。　荆舒：荆，指楚国。舒，居于今安徽省境的内的部落。　承：抵挡。

②诐(bì 币)行：邪行，不正当的行为。

【译文】

“从前，禹制服了洪水从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走了猛兽，从而使百姓安宁，孔子写成了《春秋》，使叛乱的臣下和忤逆的儿子害怕。《诗经》中说：‘打击戎狄，惩罚荆舒，谁敢抗拒，’目无父亲，目无君长的人，是周公所要打击的对象。我也打算端正人心，堵塞荒谬的邪说，排斥不正当的行为，清除虚伪的言辞，来继承三位圣人的业绩，这难道说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万不得已才进行辩论的啊！能够用言辞来排除杨朱、墨翟学说的影响，也就可以称得上是圣人的门徒了。”

杨升南　译注

孟子·离娄之明章

孟 轲

【作者】

孟轲，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离娄上》。孟子在本文中论述了在治国时取法前代圣王，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①，公输子之巧②，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③；师旷之聪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⑤；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⑥，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⑦'。遵先王之法而过者⑧，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⑨，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⑩，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⑪。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以上言为政宜遵先王之法）

【注释】

①离娄：人名。相传黄帝时人，目力极强，能在百步以外看到很细微的东西。

②公输子：名般，即公输般（般又写作班、盘），鲁国人，故又称鲁班。大致生活于鲁定公或哀公时候，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巧匠，被后世建筑业工匠尊为祖师。其事见于《礼记·檀弓》、《战国策》、《墨子》等书中。

③规：圆规，画圆用。 矩：曲尺。 方圆：方形圆形图。

④师旷：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古代有名的音乐家。字子野，生活于晋平公（公元前557～前531年在位）时期。

⑤六律：指十二律中的六个阳律。十二律是中国古代的音律制度。它是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1)黄钟、(2)大吕、(3)太簇、(4)夹钟、(5)姑洗、(6)仲吕、(7)蕤宾、(8)林钟、(9)夷则、(10)南吕、(11)无射、(12)应钟。其中奇数各律(1)(3)(5)(7)(9)(11))称为“律”，又称为“阳律”；偶数各律称阴律，又称为“吕”，总称为“六律、六吕”，简称为“律吕”。用以确定音阶的高低。相传是黄帝时乐官伶伦截竹为筒，以筒的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便以此为准。 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名称。这五个音阶相当于现今音乐简谱中的1、2、3、5、6五音。

⑥徒：仅仅，只是。

⑦《诗》：此指《诗经·大雅·假乐》。 愆：失误。 率：遵循。 旧章：以往的规章。

⑧过：犯错误。

⑨准：水准器。 绳：墨线，墨绳。

⑩忍人之政：即仁政。

⑪高：筑高台。 下：挖深池。

【译文】

孟子说：“即使是离娄那样的视力，公输班那样的技巧，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规整的方形和圆形；即使是师旷那

样审音的听力，如果不使用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德行，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的国君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名声，百姓却得不到他的恩泽，而不能成为后世效法榜样，这就是没有实行先王治国之道的缘故。所以说：只有好的心肠还不能够治理国家，只有好的法律，（没有人去执行），法律自己不能行动起作用。《诗经》中说：'不要失误，不要遗忘，遵循着旧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规而犯错误的，还没有出现过。圣人既已用尽了视力，又造出圆规、曲尺、水准、绳墨这些器具，用这些器具来画方的、圆的、平的、直的等图形是永远也用不完的；圣人既已用尽了听力，又制定出六律这样的音律标准器，用六律来校正五音的方法可永久地使用；圣人既已用尽了心思治理国家，又推行仁政，故仁爱之心覆盖了天下。所以说：建筑高台要凭借丘陵，挖掘深池要借助沼泽。治理国家不遵循先王的道路，可以说他聪明吗？

【原文】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①，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②，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③。故曰：城郭不完④，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⑤，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以上言上下皆当纳于法度之中）

"《诗》曰：'天下方蹶，无然泄泄⑥。'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⑦，陈善闭邪谓之敬⑧，吾君不能谓之贼⑨。"（以上言为臣者当以道事君）

【注释】

①揆(kuí 逵)：度量，估量。

②朝：指朝廷。此指在上位作官的人。　道：道义。　度：尺码。

③幸：侥幸。

④完：坚固，牢固。

⑤辟：开垦；耕种。

⑥《诗》：即《诗经·大雅·板》。　蹶：动，振动。或释为倾覆。　泄泄：多言。或说为驰缓。

⑦责难：要求难办到的事，此指仁政。

⑧闭邪：堵住邪心。闭，关闭，堵住。邪，邪心，邪念。或说邪为异端。

⑨不能：不能为善政。指大臣放弃对国君的规谏。

【译文】

所以，只有仁者才适宜处在国家的最高位置上，如果让不仁的人处在最高的位置上，就是把他的罪恶传播到民众中去。上面的没有道德规范，下面的没有法则可遵循，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君子违背义理，小人触犯刑罚，这样的国家能够存在下去，是一种侥幸。所以说：城墙不坚固，武器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地不耕种，物资不富裕，不是国家的灾害；如果上面的人缺乏礼义，下面的人缺乏教养，兴风作乱的人兴起，国家的灭亡就不远了。

“《诗经》中说：‘上天正在震动，不要泄泄多言。’泄泄就是杂沓多语。事奉国君没有礼义，进退没有仪节，说话诋毁先王之道，这就是杂沓多语。因此说：“要求国君推行仁政的，就称之为‘恭’，向国君陈说善道而抑制邪念的，就称之为‘敬’，如果认为自己的国君不能为善政的，就称之为‘贼。’”

杨升南　译注

孟子·鱼我所欲也章

孟 轲

【作者】

孟子，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告子上》。文中孟子论述了一个人在生与死的关头应作的选择，在物质利益面前取与舍所持的态度。提出了“舍身取义”，不受不义之财的光辉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原文】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①。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以上言欲有甚于生，恶有甚于死。）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②。一箪食，一豆

羹③，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④，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⑤，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⑥，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⑦？乡为身死而不受⑧，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以上就恶有甚于死，指出人之本心。）

【注释】

①辟：同“避”。下同。

②勿丧：不失去，能够保持住。

③箪（dān 单）：竹或苇制的盛器，用以盛饭。　豆：古代食器，形似高足盘。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有盖，可盛食物或羹汤。

④嘑（hū 户）：即“呼”，不礼貌的招呼声。赵岐注：“嘑尔，犹呼尔，咄啐之貌也。”即喝斥。

⑤蹴（cù 促）：用足践踏。

⑥钟：古量单位。春秋时齐国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瓯），四区为釜，十釜为钟。田氏的“家量”则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大于公量。田氏代齐后，这种量制单位就成为齐国的量制单位，战国时魏国、秦国也用钟为量制单位。

⑦得我：即德我，感激我。

⑧乡：向来，一直。下同。

【译文】

孟子说：“鱼，是我所爱好的；熊掌也是我所爱好的。要是两样不能都得到，我就丢开鱼而选择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欢的；道义，也是我所喜欢的。要是两样不能都拥有，我就丢弃生命而选择道义。生命虽然是我所喜欢的，但所喜欢的还有超过生命的，

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虽然是我所厌恶的，但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所以有的祸难我就不躲避。如果让人们喜欢的没有超过生命，那么，凡是可以使人求得生存的手段，为什么不能使用呢？如果人们厌恶的东西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可避免祸难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干呢？然而，按照这样办就能生存，有些人却不做；按照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祸难，有些人却不干。

“由此可知，所喜欢的东西有比生命更贵重的，所厌恶的东西有比死亡更可憎恨的。并不是只有贤人才有这种想法，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只不过是贤人经常保持着罢了。一碗饭，一碗汤，得到他就能生存，得不到就会死亡。如果喝斥着给他，就是路过的人也不会接受；如果用脚踩后再给他，就是讨饭的也不屑一顾。给一万钟的俸禄，如果不问是否合于礼义就随便接受下来，这一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获得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认识我的穷苦人的感激吗？以往宁肯死也不接受的，现在为了华丽的住宅而接受了；以往宁肯死也不接受的，现在为了有妻妾的陪侍而接受了；以往宁肯死也不接受的，现在为了得到穷苦者的感激而接受了，像这些不也可以停止了吗？如果这样做了就叫做丧失了他的本性。”

杨升南　译注

孟子·舜发于畎亩章

孟　轲

【作者】

孟子，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告子下》。文中记述孟子对人才成长的论述。指出人才成长于艰苦的环境中，人才往往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正确地概括了人才成长的道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是我们民族的思想理论财富。

【原文】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①，傅说举于版筑之间②，胶鬲举于鱼盐之中③，管夷吾举于士④，孙叔敖举于海⑤，百里奚举于市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⑦，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⑧。人恒过，然后能改⑨；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⑩；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⑪。入则无法家拂士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①舜发于畎亩之中：舜兴起于田野之中。舜不被父母所喜爱，派去种田，耕于历山之中。 畎(quǎn 犬)亩：田地，田间。

②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在筑墙的人群中被拔举出来。傅说，商王武丁时的相。武丁做梦得到贤才名说，次日观所有臣子没有相像的，于是让画工画出梦中人的像，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傅险筑墙的人群中找到。武丁任命为相，使国家大治。 版筑：用两块木板相夹，中填以土，用棍杵夯实的筑墙方法。

③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胶鬲从鱼盐行业中被举用。相传胶鬲为周文王臣，贩卖鱼盐，周文王发现后被举用。

④管夷吾举于士：管仲从狱官手中释放出来被举用。管夷吾(？～公元前645年)，即管仲。春秋初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辅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后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由鲍叔牙推荐，用囚车从鲁国送回，被任命为相，使齐桓公称霸诸侯。 士：此指主管监狱刑罚的官。

⑤孙叔敖举于海：孙叔敖从海滨被举用。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本是“思期之鄙人”，思期在今河南固始县。朱熹说他曾“隐处于海”，不知所据。

⑥百里奚举于市：百里奚从交易场中被举用。百里奚，秦穆公时的贤大夫。原为虞国大夫，虞国亡时被晋国俘去，作为陪嫁奴隶送到秦国。后来逃走被楚国人抓到，秦穆公知道他有才能，用五张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换回，任命为大夫，参与国政。被称为五羖(gǔ古)大夫。

⑦拂：拂意，不如意。

⑧曾：即“增”。

⑨人恒过：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

⑩衡：横，阻塞。 作：奋起。

⑪征于色：表现在脸色上。征，内心的反映征兆。色，脸色。 喻：晓，知道，了解。

⑫入：指国内。 法家：知法度的大臣。 拂士：辅弼君主的人，即谋士。拂，读如弼(bì 闭)。

【译文】

孟子说："舜兴起于田野之中，傅说从筑墙的人群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市场中被举用，管仲从狱官的囚车中释放出来被举用，孙叔敖在偏僻的海滨被举用，百里奚从买卖市场中被举用。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给某人身上，一定要先折磨他的意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困乏他的身子，使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不能满意，以这样来震动他的心灵，磨炼他的性格，增长他的才能。一个人经常发生些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得益；心意受困扰，思绪被堵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于言谈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如果在内部没有熟知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国君的谋士，外部没有敌对国家来侵扰的忧患，这样的国家都会被灭亡。由此才能懂得忧虑患难能促使人们生存、安逸享乐会导致灭亡的道理。"

杨升南　译注

孟子·孔子在陈章

孟　轲

【作者】

孟轲，见本卷《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题解】

本篇选自《孟子·尽心下》。文中记述孟子与弟子万章谈论孔子对结交朋友的态度。孟子说孔子把人的品行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乡原四类，并

对孔子反对的“乡原”这类人的形态作了透彻的剖析。

【原文】

万章问曰①：“孔子在陈曰②：‘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③。’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④，必也狂狷乎⑤！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狷）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⑥，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⑦，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⑧，而不掩焉者也⑨。”（以上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⑩，是狷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狷）

【注释】

①万章：孟子弟子。姓万，名章。《孟子》一书中万章问难最多，《史记·孟子列传》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

②陈：国名。西周初年封舜的后裔胡公（名满）于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市）。

③吾党：我的学生。 士：监本、汲古阁本作“小子”。 狂简：志向高远而做事简约。即孔子所说的狂这类人的品行。 初：本。此句出自《论语·公冶长》。

④中道：即“中行”，指不偏不倚，一切言行合于仁义的人。这种人被孔子誉为最高品德的人。 与之：与之交往。孟子所言引自《论语·子路》。

⑤狷（juàn 卷）：指洁身自好的人。

⑥琴张：孔子弟子。或说是子张，即是颛孙师，名牢。此人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庄子·大宗师》。 曾皙：名点，曾子的父亲，孔子弟子。

牧皮：人名，孔子弟子。或认为此人即《论语·雍也》中的孟之反（马叙伦《庄子义证》），但证据不足。

⑦嘐嘐（xiāo 消）：赵岐注："志大言大者。"

⑧夷：赵岐、朱熹都释为"平"。也有人认为是语首助词，无义。　夷考：即考察。

⑨不掩：不符，不合。掩，合。

⑩不屑不洁：不屑于做坏事。不洁，不洁净的事。

【译文】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时说：'为什么不归去呢！我那些学生志大而行事粗略，有进取心而没有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这些狂士？"孟子回答说："孔子说过，不能够同具有中行的人交朋友，那一定只能同狂士和狷介之士交往了！狂士有进取精神，狷介之士则缺乏这种精神但不做非礼之事。'孔子难道不想同具有中行品德的人交往吗？因不一定能得到，所以只有求其次了。"

万章说："请问，什么样的人才称为狂士呢？"孟子回答说："像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士。"万章问道："为什么说他们是狂士呢？"孟子回答说："他们志气大，口气也大，口上总是说，'古人怎样'，'古人如何'，可是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同他们所说的不完全相吻合。

"连这种狂士也找不到，就想跟不屑做坏事的人交往，这种人就称为狷介之士，这又是不得已而找次一等的人交往了。"

【原文】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①！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

凉凉[2]？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3]，是乡原也。"（以上乡原与狂狷互说）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4]，刺之无刺也[5]，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以上乡原之可恶）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6]；恶佞[7]，恐其乱义也；恶利口[8]，恐其乱信也；恶郑声[9]，恐其乱乐也[10]；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11]。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12]。"

【注释】

①乡原：原，又作"愿"。乡，古时国都及近郊的行政区域，是贵族、国人居住地区。原，《说文》："愿，谨也。"谨小慎为。孔子所指的"乡原"是居于乡里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

②踽（jǔ举）踽凉凉：孤独寡合。朱熹注："踽踽，独行不进之貌。凉凉，薄也，不见亲厚于人也。"

③阉：通"奄"。奄人，宦官、太监。

④举：举出过错。

⑤刺：指责。

⑥莠：俗名狗尾巴草，似谷子。

⑦佞：奸诈，耍两面派。

⑧利口：夸夸其谈，说大话。

⑨郑声：郑国的音乐。孔子认为是一种淫荡的音乐。其实是当时一种轻歌曼舞类的民间乐。

⑩乐：此指典雅的音乐。

⑪反经：即“返经”。归于合乎仁道的正常上去。

⑫慝（tè 特）：邪恶，邪念。

【译文】

“孔子说：‘经过我的家门前不到我屋里来，我并不感觉遗憾的，这人就是乡原了。乡原，是破坏道德的奸贼呀！’”

万章问道：“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作乡原呢？”孟子说：“乡原批评狂士说，‘为什么志气这样高大？说话不顾行动，行动不顾说话，只会说，古人怎么样！古人如何！他们批评狷介之士说，为什么要这样孤独寡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作事就应合于潮流，大家都觉得不错就可以了。’像奄人一样取媚于世俗的人，这种人就是乡原。”

万章问道：“全乡的人都说他是谨慎的好人，他所到的地方没有不说他是谨慎的好人，孔子却认为这种人是破坏道德的奸贼，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这种人，要否定他却又找不出他的过失；要指责他，却又无可指责的地方，他只是同流合污，样子好像忠厚诚实，行为好像公正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是，他的言行却不能纳入尧舜之道的范畴中，所以说这种人是‘破坏道德的奸贼。’

“孔子曾经说过，他很‘讨厌那些样子相似而实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讨厌那狗尾巴草，怕它把禾苗搞乱了；讨厌奸诈的两面派，怕他把道义搅乱了；讨厌夸口说大话的人，怕他把诚实搞乱了；讨厌郑国的音乐，怕它把典雅的音乐搞乱了；讨厌紫色，怕它把红色搞乱了；讨厌乡原，怕它把道德搞乱了。君子使一切的事物回复到正常的道路上来就可以了。回到了正常道路，百姓就会奋起。百姓奋起，就不会有邪恶产生了。”

杨升南　译注

庄子·逍遥游篇

庄 周

【作者】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唯心主义哲学家,是道家继老子之后的重要代表。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居处陋巷,生活极贫困。政治上反对诸侯战乱和当时的社会改革,攻击儒家仁义是非观,主张消极无为,返回到上古社会过"浑沌"式生活。哲学上继承老子"道"的思想,但把它发展成为神秘的唯心主义天道观。他认为"道"是最高原则、宇宙本原,又是无形而不可感知的神秘精神,人通过自我修养(如忘却自我,"离形去知"等等)就能与道同体为一,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天人关系上提倡听命于自然,反对人对抗自然的宿命论观点。在认识论上否认事物质的规定性,把一切都看成是相对的。人的认识能力也只是相对的,真理无客观标准可言。主张"无是"、"无非",只有保持"浑沌"状态才最完美。现存《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篇"公认为庄子所作,其他为后学者所作。

【题解】

"逍遥游"是表达庄子人生观的重要论文。所谓逍遥游就是逍遥自在,"任天而游",提倡人生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从鹏鸟到列子,皆因"有所待"而做不到

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只有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达到绝对的“逍遥”境界。第二部分着重论叙“无己”的炼化。要视物皆虚幻，忘却一切，做到自身能包容万物，与万物成为一体，达到“至人”或“神人”的境界。第三部分，辩论有用和无用、大用和小用等。在庄子看来，自身应该不为物所滞，唯其于世无用，对己才有大用。这样处世，就可无拘无束，就可在“无何有之乡”遨游。

通篇文章借用寓言式文体阐发“有所待”、“无所待”和“无己”的观点。脱离现实，否定人的一切社会作用，幻想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反映了庄子所处时代一些文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哲学。

【原文】

北冥有鱼①，其名为鲲②。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③。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④，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⑤。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⑥，志怪者也⑦。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⑧，去以六月息者也⑨。”野马也⑩，尘埃也⑪，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⑫。天之苍苍，其正色邪⑬？其远而无所至极邪⑭？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⑮。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⑯，则芥为之舟⑰。

置杯焉则胶⑱，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⑲，而后乃今培风⑳；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㉑，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22]："我决起而飞[23]，枪榆枋[24]，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25]；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26]？"适莽苍者[27]，三餐而反[28]，腹犹果然[29]；适百里者，宿舂粮[30]；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31]？

小知不及大知[32]，小年不及大年[33]。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34]，蟪蛄不知春秋[35]，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36]，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37]，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38]；众人匹之[39]，不亦悲乎？

【注释】

①冥：同"溟"，海也。 北冥：即北海。北冥水深且黑，广阔无际。下文"南冥"也类此。

②鲲：庄子用来称呼大鱼之名。

③鹏：古"凤"字，庄子用来称呼大鸟之名。

④怒：奋迅。

⑤海运：海水运动。海动必有大风，鹏才能借风飞腾。

⑥齐谐：书名，一说人名。记怪异故事。

⑦志：记载。

⑧抟（tuán 团）：环绕的意思。 扶摇：旋风。

⑨息：一说停息，指鹏飞了六个月才止息。另一说气息、风。指鹏须乘六月大风才能飞去。

⑩野马：春天泽中游气成云，遥望如奔马。

⑪尘埃：飞扬的尘土。扬土叫尘，细粒叫埃。

⑫本句意为：天地间生命气息更相吹拂着，在天空中游荡。

⑬苍苍：形容天空深蓝色。 正色：真正的颜色。

⑭极：尽头，形容极远。

⑮"其视"二句：鹏鸟向下看，也不过像这样而已。则已，同"而已"。

⑯坳(ào 奥)堂:堂中低凹处。

⑰芥:小草。

⑱置:安放。

⑲斯:就。

⑳而后乃今:在这之后才……

㉑夭阏:阻挡的意思。

㉒蜩(tiáo 条):蝉。　学鸠:一作"鸢鸠",即斑鸠。

㉓决(xuè 血)起:迅速飞起来。

㉔枪:突,冲到。　榆枋:榆树及檀树。

㉕控于地:投落到地上。

㉖奚以:为何。　之:去,往。

㉗适:去到。　奔苍:指郊野景色。

㉘三餐:指一天的时间。　反:同"返"

㉙果然:形容吃得饱饱的。

㉚宿舂粮:宿指隔夜。意思是隔夜捣舂粮食。

㉛二虫:指蜩和学鸠。

㉜知:同"智"。

㉝年:寿命。小年指短寿,大年指长寿。

㉞朝菌:长于腐壤中的一种菌类,朝生暮死。　晦朔:每月头天为朔,尾天为晦。这里指早晚。

㉟蟪蛄:蝉。　春秋:一年。因春蝉夏死,夏蝉秋死,所以都不知道整年的光景。

㊱冥灵:传说中的大龟。一说大树。

㊲大椿:传说中的大椿树。

㊳彭祖:人名,传说中的人物。　乃今以久特闻:而今因活得长久所以特别出名。

㊴匹:相比。

【译文】

在苍茫无际的北海里有条鱼,名字叫鲲,鲲的庞大,真不知道有几千里。鲲转化为鸟,名字叫鹏,鹏的大背,真不知道有几千

里。奋起飞翔的时候，双翅就像遮盖天地的乌云。这只鸟随风起海浪涌动时飞往南海。所谓南海，就是所说的天池。

《齐谐》这本书，是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这本书中说："鹏鸟迁飞南海的时候，双翅拍击水面三千里，它急速回旋乘着旋转的狂飈直上高空九万里。飞行了六个月才停歇下来。"春天遥望水泽上弥漫的雾气像奔腾的野马，飞扬的尘土，都是生命发出的气息因风吹拂而在空中游荡。天空是那么湛蓝，这是它真正的本色吗？还是因为天高极远，看不到它的至远尽头处呢？高飞的大鹏往下看到的景象，也不过是这个样子。

汇聚的积水不深，就载不动大船，把一杯水倾倒在堂屋的低凹处，就能漂起用小草当作的船；而放上一只杯子就会被粘在地上，因为水浅载不动大船。风聚积的能量不够，托负鹏鸟巨大翅膀的力量也不够，鹏鸟高飞九万里，因为在它下面就是狂风，凭借这巨大的风力，背靠青天翱翔于高空，因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了，然后向南飞去。

蝉儿和斑鸠嘲笑大鹏说："我们腾的一下子就飞起来，冲到榆树檀树上，有时飞不到，落在地上就行了，为什么要高飞九万里，飞往遥远的南海呢？"到近郊野游的人，带上三餐饭就回来了，肚子还是饱饱的，要作百里之远的旅行，就得隔夜舂米准备干粮；要作千里远行，必须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这两个小虫子（蝉和斑鸠）又能知道什么呢？

智慧小的赶不上智慧大的，短命的赶不上长寿的，何以知道是这样的呢？譬如腐土上长的菌子，朝生暮死，不知道一日的长短；蝉儿不知道一年里还有春天和秋天，这就是短命。楚国南边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为春天，五百年为秋天。上古时候有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天，八千年为秋天。彭祖活了八百岁，以长寿闻名天下，大家都很羡慕，要和他比寿，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原文】

汤之问棘也是已[1]："穷发之北有冥海者[2]，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3]，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4]，绝云气[5]，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6]：'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7]，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8]。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9]。

【注释】

①汤：即商汤，又名成汤，商朝开国君主。　棘：人名，商时大夫，即夏革。

②穷发：草木不生的地方。

③修：长。

④羊角：形容旋风像羊角一般。

⑤绝：超过。

⑥斥：小沼泽。　鴳(yào 厌)：生活在小沼泽的一种小雀。

⑦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周制八尺，汉制七尺。

⑧翱(áo 敖)翔：来回地飞翔。　飞之至：形容飞得得意之极。

⑨辩：与"辨"通。辨别，区别。

【译文】

商汤与棘子的问答是这样的：在那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个浩渺的大海，就是所说的天池。那里有种鱼，躯体宽达几千里，没有谁能知道它有多长，名字叫鲲。那里有种鸟，名字叫鹏，鹏的背像座泰山，伸展开来的双翅好像遮盖天地的乌云。它急速盘旋，乘着旋转的狂飚直上九万里高空，穿越云气，背靠青天，这是为了要飞到南海去。生活在小池泽旁的鴳雀讥笑它说："它要往哪里

飞啊？我尽力飞腾起来，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草丛中飞来飞去，逍遥自在极愉快啊！而它究竟要往哪里飞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

【原文】

故夫知效一官①，行比一乡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③，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④。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⑤，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⑥，定乎内外之分⑦，辩乎荣辱之竟⑧，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⑨。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⑩，泠然善也⑪，旬有五日而后反⑫。彼于致福者⑬，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⑭。

若夫乘天地之正⑮，而御六气之辩⑯，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⑰？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⑱。

【注释】

①效：胜任。 知效一官：智力可胜任一官的职务。

②比：合。 行比一乡：行为合乎一乡群众的要求。

③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道德投合一国君主，能力可取信于一国的人。征，取信。

④宋荣子：人名，宋国姓荣的贤人，一名宋钘。

⑤举世：全社会。 不加劝：不更积极。

⑥沮：沮丧。

⑦定：确定。 内外：主观与客观，或自身与物外。

⑧竟：通“境”，境界，界限。

⑨数数(shuò 朔):汲汲的意思,或努力追求。

⑩列子:人名。战国时郑国人,姓列,名御寇。　御:驾驭。

⑪泠(líng 林):轻妙的样子。

⑫有:通"又"。　反:通"返"。

⑬致福:追求幸福。

⑭有所待:指列子虽御风而行,但仍须依赖风。"有所待"就不算得到绝对的自由。

⑮乘:遵循。　正:根本,本性。

⑯六气:古指阴、阳、风、雨、晦、明为六气。　辩:变也,变化的意思。

⑰恶(wū 乌):何。　恶乎待:还有什么要依赖的呢?

⑱无己:无我,去我顺物。　无功:不追求功名利禄。　无名:不追求名誉地位。

【译文】

故而那些才智可胜任一官之职的、品行可顺合一乡群情的、道德可投合君主要求而能力取信于一国之人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就像蝉儿、斑鸠和鹪雀一般。宋国的荣子却还窃笑他们。宋荣子这个人,举世赞誉他时不会因此更奋勉积极,举世诋毁他时也不会因此沮丧,他认定自我(内)和物外(外)的区别,辨清荣和辱的界限,不过如此而已。他对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未放在心上,不去努力追求名誉,虽然这样,他还有不足的地方。

郑国的列子乘风而行,轻快巧妙而自得,过了十五天再回来,他对于求福之事不努力追求,这样做虽然免除了步行的劳苦,然而还有所依赖。

若能遵循天地万物的真正本性,驾驭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限的宇宙之中,他还有什么要等待的呢?

所以说"至人"无我顺物,"神人"不追求功业,"圣人"不追求名声。

【原文】

尧让天下于许由[1]，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2]；其于光也，不亦难乎[3]？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4]？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5]；吾自视缺然[6]，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7]；吾将为宾乎[8]？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9]；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10]，予无所用天下为[11]！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12]！

肩吾问于连叔曰[13]："吾闻言于接舆[14]，大而无当[15]，往而不反[16]。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17]；大有径庭[18]，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19]，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20]，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21]，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22]。吾以是狂而不信也[23]。"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24]，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25]！是其言也犹时女也[26]。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27]，世蕲乎乱[28]，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29]！之人焉，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30]，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31]。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32]，孰肯以物为事[33]？"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34]，越人断发文身[35]，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水之阳[36]，窅然丧其天下焉[37]。

【注释】

①尧：古帝名，即尧帝。　许由：人名，传说中的隐士，隐于箕山。

②爝火：火炬的火。

③其于光也：它（指火炬，实则尧自比）还在燃烧发光。　不亦难乎：不是太为难它了吗？

④时雨：及时雨。　浸灌：灌溉。　泽：润泽庄稼。　劳：徒劳无益的意思。

⑤夫子：古时尊称男子。　尸：占据着席位。

⑥缺然：不配的意思。

⑦宾：从也，派生之物。

⑧我将为宾乎：难道我要做从属的东西吗？

⑨鷦鷯：鸟名，善筑巢。

⑩归休乎君：回去吧！君主。

⑪予无所用天下为：天下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啊！

⑫庖人：厨师。　不治庖：不做饭菜。　尸祝：掌祭典的人。　樽：酒器。　俎（zǔ 祖）：祭祀时盛牛羊的器皿。　樽俎：此指厨炊之事。

⑬肩吾、连叔：人名，都是传说中得道的人。

⑭接舆：人名，孔子时楚国隐士。姓陆，名通，字接舆。

⑮大而无当（dàng 档）：堂皇而不着边际。

⑯不反：收不拢来的意思。

⑰惊怖：惊讶的意思。　河汉：银河。

⑱径：门外小道为径。　庭：堂外之地为庭。　径庭：意为两者相距甚远，互不相关。

⑲藐：遥远。　姑射（yè 夜）山：山名，在传说的北海中。

⑳淖（chuò 绰）约：柔美。　处子：处女。

㉑神凝：神情凝聚专一。

㉒疵疠：病害。

㉓以是狂：以为是虚妄的狂言。

㉔瞽(gǔ 古):盲人。 文章:纹彩。此处指色彩。 观:景状。

㉕知:同“智”。

㉖时:是。 女:即汝,你。

㉗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种“至人”,这种道德,将使他和万物混同为一体。

㉘蕲(qí 其):求,期望。 乱:治理。

㉙弊弊焉:忙碌辛苦的样子。

㉚大浸:大水淹没。 稽:至,到。

㉛金石流:金石融化的意思。

㉜陶铸:烧制陶器和铸造金属器物。比喻造就人材。

㉝这句话意思是:他哪里肯把管理天下当作自己的事业呢?

㉞资:贩卖。 章甫:殷代的冠帽。

㉟断发文身:剪了头发,身上刺着花纹。

㊱四子:虚构的四个人。《经典释文》引司马相如李善注,指王倪、啮缺、被衣、许由。一说四德。 阳:这里指汾河的北岸。

㊲窅(yǎo 咬)然:深远难寻的状态。此处指尧处于精神恍惚、怅然若失的状态。 丧:丧失,遗弃。

【译文】

尧帝要把天下让给许由,他说:“太阳和月亮都出来了,火炬仍燃烧不熄,要它和日、月光亮相比,不是太为难它了吗?时令已到,及时 的雨水降下来了,却还要不停地浇灌土地,对于润泽作物来说,不是徒劳无益吗?先生如果您能掌管天下,天下必然太平,可是我还窃居着这个席位,我自觉不足以担任此位,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得很好了。而我却来代替您,难道我为了名吗?名,是实的从属物,我要做那个从属的东西吗?鹪鹩在深林里筑巢,也不过占据一枝树枝,偃鼠饮河中的水,也不过喝饱肚皮而已。您回去吧!天下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厨师即使不做饭菜,掌祭典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职责而去代替他的工作。”

肩吾问叔连说："我听过接舆的一番谈话，堂皇而不着边际，信口开河一发不可收拾。他讲的话令我惊讶，好像天际的银河见不到边。他的话与常理相违背，真是不近人情啊！"连叔说："他讲了些什么话？"肩吾说："他说：'遥远的姑射山中，有位神人居住在那里。那神人皮肤像冰雪般洁白，姿态柔美像处女般动人，不吃五谷，只吸清风饮甘露，乘着云雾，驾驭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只要他神情凝聚专一，就能使万物不遭受一点病害，使五谷年年丰登。'我认为他讲的是虚妄狂言，不可相信的。"连叔说："是啊！对盲人就无法和他共同欣赏文彩景色，对聋子就无法和他共同聆听钟鼓的声音。难道只有形骸有聋有盲吗？在人的才智上也有啊！听你刚才的一番话，知道你还是原先的你。那位神人，那样的德行，将使他包容万物而融合为一体，世人期望他出来治理天下，他怎肯辛苦忙碌去管天下的事情呢？那位神人，万物不能伤害他，洪水滔滔淹不着他，大旱使金石融化，山土烧焦，他也不感到热。他留下来的尘垢秕糠就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人物来，他哪里肯把世俗事务当作自己的事业呢？"

宋国有人到越国贩卖帽子，越国人剪短头发，全身刺着花纹，帽子对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尧治理天下的百姓，海内政治清平，若跑到遥远的姑射山，汾水北岸，参见四位得道的真人，那他会神情恍惚，忘掉自己统治的天下。

【原文】

惠子谓庄子曰①："魏王贻我大瓠之种②，我树之成而实五石③，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④。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⑤。非不呺然大也⑥，吾为其无用而掊之⑦。"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⑧。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

者[9]，世世以洴澼絖为事[10]。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11]。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12]，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13]。越有难[14]，吴王使之将[15]。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16]。能不龟手一也[17]，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18]，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19]！”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20]。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21]，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22]，立之涂[23]，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24]。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25]？卑身而伏[26]，以候敖者[27]；东西跳梁[28]，不避高下；中于机辟[29]，死于罔罟[30]。今夫斄牛[31]，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32]，广莫之野[33]，彷徨乎无为其侧[34]，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35]，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释】

①惠子：人名，宋国人惠施。曾任梁惠王相，战国时名家的代表人物。

②魏王：即梁惠王。 贻：赠送。 大瓠（hú 胡）：大葫芦。

③树：种。 石（dàn 担）：十斗为一石。

④坚：硬度。

⑤瓠落无所容：指瓢太空大，无处可容纳。

⑥呺（xiāo 消）然：巨大而中空的样子。

⑦掊（pǒu 剖上）：打破。

⑧拙：笨拙；不善。

⑨不龟手：手的皮肤不冻裂。龟，龟裂。

⑩洴澼（pīng pí 平辟）：漂洗。　絖（kuàng 况）：同“纩”，丝棉，丝絮。

⑪方：药方，单方。

⑫鬻（yù 育）技：出售技术。

⑬说（shuì 税）：游说。

⑭难：这里指兵难。越国对吴国发动兵难。

⑮使之将（jiàng 匠）：派他为将。

⑯裂地：分割土地。

⑰一也：同一，相同。

⑱大樽（zūn 尊）：樽本为古代盛酒器，此处指缚在腰上形似酒器的大浮水工具。

⑲有蓬之心：比喻被蓬草蔽塞了心窍。

⑳樗（chū 初）：臭椿树。

㉑大本：指树的主干。　拥肿：形容树干不端正，长满节瘤。　不中绳墨：不适合用绳墨取直。

㉒规矩：木工用的圆规和角尺。

㉓立之涂：立在路边。涂，通“途”。

㉔去：抛弃。这里指大家都不听庄子的那些空话。

㉕狸：野猫。　狌：黄鼠狼。

㉖卑身：低身，蹲下。

㉗敖：即“遨”，遨游。　怠傲：此处作大意讲。

㉘东西跳梁：东跳西跳。跳梁，跳跃。

㉙机辟：捕兽器械，陷阱。

㉚罔罟（gǔ 古）：捕猎用的网。

㉛犛（lí 犁）牛：即牦牛。

㉜无何有：什么也没有，虚无。

㉝广莫：辽阔广大。莫，即“漠”。

㉞彷徨：走来走去。　无为：无所事事。

㉟夭：夭折。　斤：大斧，伐木用。

【译文】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我种植后结出的葫芦有五石的容量。用它盛水浆，可是葫芦的质料虚脆不坚，不能胜任。剖开来做成瓢，又太空大，无处可容纳。这个葫芦并非不空不大，只是因为它无用而把它砸碎了。"庄子说："先生太不会使用大东西了！宋国有个善于制造使手不皲裂药物的人，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个客人听说后，请求用百金买他的药方。他把本族人聚集在一起商量说：'我们祖祖辈辈漂洗丝絮，得到的报酬不过是很少的金钱。现今有人用百金来买这个技术，就卖给他吧！'那个客人得到药方后就去游说吴王。越国发动兵难，吴王任命他为将军；冬天，率兵与越兵在水上交战，吴军大败越兵。于是吴王将土地分封给他。使手的皮肤不皲裂的药方同是一个道理，有人用它来得到封赏，有人却只能用在漂洗丝絮上，因为用法不同。如今你有五石容量的大葫芦，为什么不把它缚在腰带上当作腰舟，可以浮游于江湖之中呢？你只担忧葫芦太大无处可容纳，看来你的心就像被蓬草蔽塞着还未开窍啊！"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棵大树，人们称它为臭椿。它的树干长得不端正，都是节瘤，不适合 用绳墨取直；小枝弯弯扭扭，不适合用规矩来取材。长在路上，经过的匠人都不理它。现今你讲的那些话，就像那棵大树一样大而无用，所以遭到众人的厌弃。"庄子说："你难道没有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蹲着身子，等候那些游荡大意的小动物；它们时东时西地跳跃，不管高低，往往触到机关，死在兽网之中。再看看那耗牛，大得像天际的一幅云，它是大而有用的，可是捉不到小老鼠。你现在有了大树，却担心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栽在虚无空寂的地方，广漠无人的原野，在它旁边无所事事地盘桓，逍遥自在地躺在树下。这样大树也就永远不会遭到斧头砍伐，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侵害它。既然没有什么用处，哪里还有什么苦恼呢！"

张乃烈　译注

庄子·养生主篇

庄　周

【作者】

庄子，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本篇是庄子讲人生处世的哲学。养生主的意思是养生处世的原则。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求知是劳形累心、消耗精神之事。提出“缘督以为经”的养生纲领。就是说养生处世必须顺循自然的“中虚”之道，并以此为法本去顺应世事的变化。第二部分用厨师解剖牛来比喻养生处世之术。借用厨师用无厚度的刀子，进入牛的筋肉骨节间来回运转而宽绰有余的寓言，提倡人生处世要“无厚”，以便混迹于人间的“间”。第三部分借用寓言说明为人处世只能顺从天命，“安时而顺处”。并用薪灭而火苗永存的例子，说明养生主的宗旨在于养“神”而不是养形。本篇是庄子唯心主义人生观的代表作。

【原文】

吾生也有涯①，而知也无涯②。以有涯随无涯③，殆已④！已而为知者⑤，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⑥，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⑦，可以保身，可以全生⑧，可以养亲⑨，可以尽年⑩。

【注释】

①有涯:有限。

②知:知识。

③本句意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无限的知识。

④殆(dài代):危险。这里指疲惫不堪。

⑤已:已经如此。

⑥名:名声,名誉。

⑦缘:遵循,顺着。 督:中。这里指中虚之道。 缘督:指为人处世应该顺从自然的中道。 经:常,常法。

⑧全生:保全天性。

⑨亲:此处指精神,即"真君"

⑩年:寿命。 尽年:指享受天年。

【译文】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无限的知识,只能是疲惫不堪。虽然如此却还要不断地追求知识,那就更加危险了。做善事不必去追求名声,做坏事不可近于犯刑法,顺循自然之中道,并以它为处世的常法,就可以保全自己,保全天性,养护自己的精神,享尽天年。

【原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①,手之所触,肩之所倚②,足之所履③,膝之所碕④,砉然响然⑤,奏刀騞然⑥,莫不中音⑦,合于《桑林》之舞⑧,乃中《经首》之会⑨。

文惠君曰:"谑⑩,善哉!技盖至此乎⑪?"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⑫。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⑬,官知止而神欲行⑭。依乎天理⑮,

批大郤[16]，导大窾[17]，因其固然[18]。技经肯綮之未尝[19]，而况大軱乎[20]！良庖岁更刀[21]，割也；族庖月更刀[22]，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23]。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24]。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25]，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26]，视为止[27]，行为迟[28]，动刀甚微[29]，谋然已解[30]，如土委地[31]。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32]，善刀而藏之[33]。”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34]。”

【注释】

①庖(páo 跑)丁：厨师。　文惠君：按旧说即梁惠王。　解：宰割，分解。

②倚：靠住。

③履：踩，踏住。

④碕(yǐ 椅)：抵住。

⑤砉(huà 化)然：形容皮骨相离的声音。

⑥奏刀：进刀。　騞(huō 豁)然：分解牛体时发出的声音。

⑦中(zhòng 种)音：合乎音乐的节律。

⑧《桑林》：曲名，商汤时乐曲名。　合于《桑林》之舞：意思是庖丁解牛动作像《桑林》乐曲伴奏的舞蹈那样自如自在。

⑨《经首》：传说中尧时《咸池》乐章。　会：指音律，节奏。

⑩谑(xì 西)：同“嘻”，惊叹声音。

⑪盖：与“盍(hé 盒)”通，怎么。

⑫进乎：更进一层。

⑬神：精神，思想。

⑭官：感觉器官。

⑮天理：指牛体的天然生理结构。

⑯批：敲击。　郤(xì 细)：指牛的筋肉骨节间的空隙。

⑰导：导向。 窾（kuǎn 款）：空。指骨节的空处。

⑱因：依着。

⑲技：疑“枝”误。 枝经：指经络相连处。 肯：附骨肉。 綮（qìng 庆）：筋骨连接处。 未尝：未曾。

⑳大軱（gū 姑）：盘结骨，大骨。

㉑岁：年。

㉒族庖：指一般的厨师。

㉓新发于硎（xíng 刑）：刚从磨石上磨过。发，磨出。硎，磨刀石。

㉔恢恢：宽阔的样子。 游刃：刀口来回运转。

㉕族：筋骨交错聚结处。

㉖怵（chù 触）然：小心谨慎的样子。

㉗视为止：集中视力不看他物。

㉘行为迟：动作因此而变得缓慢。

㉙微：极轻。

㉚谑（huò 霍）：形容牛体分解时的声音。

㉛委地：堆积在地上。

㉜踌躇（chóu chú 仇除）：得意的样子。

㉝善：拭，擦。

㉞养生：养生之道。

【译文】

厨师替文惠君宰牛，手触到的、肩扛住的、脚踏着的、膝盖顶住的，劈里喀嚓地直响。刀子一进去，牛的皮肉骨骼就哗的一下子分开来了。刀的割切声莫不合乎乐曲的音节，厨师的动作符合《桑林》舞的动作，又符合《经首》的乐律节奏。

文惠君说：“啊！妙啊！你的技艺怎么精湛到这种程度呢？”厨师放下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事物的道理，已经超过一般的技术了。我开始宰牛的时候，满眼看到的都是整只牛。三年以后，似乎就不再看到整体的牛了。到现在，我是用心神去接触牛的，而不是用眼睛看着它。感觉器官的作用停滞下来了，而心神还在

进行。按照牛的天然生理结构，劈敲筋骨连接的缝隙处，把刀子导向骨节间的窍穴，顺着牛身的自然结构，就连经络连接的部位、骨肉相接的地方都碰不到，何况那大块的骨头呢？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子，他们要割切筋肉。一般的厨师每月换一把刀子，他们要用刀子砍折骨头。我如今用的刀已有十九年了，宰杀的牛已有数千头，而刀刃就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的那样新。牛骨节相连的地方是有间隙的，而我的刀刃却无厚度，以没有厚度的刀刃插入有间隙的筋骨间，真是宽绰得很，刀刃的运转就有很大的余地了。所以我的刀用了十九年而刀刃就像新磨过的那样。虽然如此，每每碰到筋骨结集的地方，我看到难以下手时，就格外小心谨慎，目光专注，行动缓慢，轻轻地操着刀子，牛体忽拉一下子全都分解开来，好像土块散积在地上。这时候我提刀站在那儿，向四周张望，觉得十分得意，把刀子擦拭干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说：“好啊！我听到厨师的这一席话，已得到养生的妙道了。”

【原文】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①：“是何人也？恶乎介也②？天与？其人与③？”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④，人之貌有与也⑤，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释】

①公文轩：人名。传说为宋国人，复姓公文，名轩。　右师：官名。这里指一个做过右师官的人。

②恶乎：怎么，何以。　介：独，此处意为独足。一说刖(yuè 月)，受刑被砍去一足。

③天与：由于天，天造成的。　其：还是。

④是：这个样子。

⑤有与：两足共行。 人之貌有与：意即凡人之貌都是两足共行。

【译文】

公文轩看见右师，惊讶地说："你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失去了一只脚，这是由于天呢？还是人为的呢？"公文轩自语："这是由于天，而不是人为的。老天爷叫他只有一只脚，因为按照常人形体是两脚共行的。所以知道这是由于天，不是人为的。"（意思是即使刑残，也要安于天命）

【原文】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①。神虽王②，不善也。

【注释】

①蕲（qí其）：祈求。 樊：樊笼，笼子。

②王（wàng旺）：通"旺"，旺盛。

【译文】

沼泽里的野鸡，走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可是它不希望被养在笼子里。因为养在笼子里虽然不必劳神寻觅饮食，而且神态丰满，但并不快乐。（不如在野外来得自由自在）

【原文】

老聃死①，秦失吊之②，三号而出③。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④，而今非也。向我入而吊焉⑤，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⑥，必

有不蘄言而言⑦，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⑧，忘其所受⑨，古者谓之遁天之刑⑩。适来⑪，夫子时也⑫；适去，夫子顺也⑬。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⑭。

【注释】

①老聃（dān 丹）：人名，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

②秦失（yì 义）：人名，老聃的朋友。

③号：号哭。

④其人：有两种解释。一为指责老聃本人。另一为指责老聃的门人弟子。

⑤向：刚才。

⑥彼其：他们，指哭者。

⑦不蘄言而言：不想吊唁而吊唁。言，假借为唁。

⑧遁天：违反天性。　倍情：违背了人之真情。倍，通“背”，违背。

⑨所受：意思是禀承了自然的本性。

⑩遁天之刑：指吊者过于哀伤就违背了天理。好像受了刑罚一样。

⑪适：偶而。

⑫时：应时，及时。

⑬顺：顺理。

⑭帝之县解：天的束缚解除了。意思是人被生死念头纠缠住，好像被倒悬着，若能看透生死，就像解脱倒悬的痛苦一般。县，同“悬”。

【译文】

老聃死了，秦失去吊唁，大哭三声就出来了。老聃的弟子问：“你不是先生的朋友吗？”秦失回答说：“是呀。”弟子又问：“那么吊唁像这个样子行吗？”秦失说：“是的。原先我以为哭他的都是有道的门人弟子，现在知道他们不是的。刚才我进去吊唁的时候，看到有的老年人哭他好像哭自己的儿子一般，有的少年哭他

好像哭自己的母亲一般。他们之所以会聚在这里痛哭，一定有人不想吊唁而也来吊唁，不想哭也来哭。这种做法，就是违反了天性，违背了人的真情，忘掉了自然赋予的本性。古时候把这种情况叫做“遁天之刑”，就是说，违背天理，纠缠于哀乐俗情，好像受到刑罚一般。（老聃）忽然来了，是你们老师应时而生，（老聃）忽然去了，是你们老师顺理而死。要安于天理和顺从自然，悲哀和欢乐的情感就不会进入心怀。古时候把这叫做上天解除了倒悬之苦。

【原文】

指穷于为薪[1]，火传也[2]，不知其尽也。

【注释】

①指：疑“脂”误。 脂穷于为薪：即以脂肪裹成的烛薪燃尽了。一说是用手指折树枝作的薪燃尽的意思。

②火传也：火种传下去。

【译文】

用脂肪裹成的烛薪燃尽了，但那火种却一直传下去，不会有尽头。

张乃烈 译注

庄子·骈拇篇

庄　周

【作者】

庄子，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骈拇”指并生的脚趾。它和手上的岐指(六指)、身上的赘瘤一样，都是人体多余的东西，作者把圣人倡导的仁义礼乐斥之为道德上的“骈拇”，因为它们违反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多余的东西。

全文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认为推行仁义礼乐就闭塞了人的自然天性，成为捞取名声的不正之法。第二部分认为天下事都各有常态，仁义不是人的固有真情，它夹在天道和本性之间，使人疑惑不解。第三部分认为用仁义号召天下是使天下动乱的祸根，君子和小人不论为什么目的而死，在其残害生命、损害本性这点上，君子和小人都是一样的。第四部分主张放任天性，顺从自然，保持人的真情。

本文体现了庄子学派反对儒家仁义观，主张无为而治，倒退到原始时代，表达了该学派消极无为的社会观和政治观。

【原文】

骈拇枝指①，出乎性哉②！而侈于德③；附赘县疣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

哉[5]，而非道德之正也[6]。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7]，淫僻于仁义之行[8]，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9]。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10]，淫文章[11]，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12]？而离朱是已[13]。多于聪者，乱五声[14]，淫六律[15]，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16]？而师旷是已[17]。枝于仁者[18]，擢德塞性以收名声[19]，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20]？而曾史是已[21]。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22]，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23]，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24]？而杨墨是已[25]。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26]。

【注释】

①骈(pián 片阳)：并。 拇：拇指或拇趾。 骈拇：意为大脚趾与第二趾并生在一起。 枝指：歧生的手指(六指)。

②性：生来就有的自然本性。

③侈(chǐ 尺)：多余。 德：所得。

④附赘(zhuì 坠)：长在身上的肿瘤或息肉。 县：同“悬”。 县疣(yóu 尤)：长在身上的疣瘤。

⑤五藏：肝、心、脾、肺、肾。藏，通“脏”。 列于五藏：指五脏与仁、义、礼、智、信相配。

⑥非道德之正：指五脏与五德相配是人为所致，并非是人纯正的道德。

⑦多方：据上下文义疑衍文。 五藏之情：人内在的本性。

⑧淫僻：偏执邪恶。

⑨聪：耳聪，听觉灵敏。 明：目明，视觉敏锐。

⑩五色：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

⑪文章：青赤相交称文，赤白相交称章。即花纹。

⑫黼黻(fǔ fú 甫孚)：古代礼服上绣的花纹。　煌煌：光彩缭乱。

⑬离朱：人名，一作离娄。传说黄帝时人，视力过人。

⑭五声：古时音符宫、商、角、徵(zhǐ 止)、羽。

⑮六律：古时用长短不同的竹筒，吹奏出高低清浊不同的十二种声音，分为阴六音与阳六音，前者称吕，后者称律。六律名称为黄钟、太簇、姑洗、蕤(ruí 锐阳)宾、无射、夹钟。

⑯大吕：六音的第一音。

⑰师旷：人名，晋平公时的乐师。

⑱枝于仁者：多生枝节在为仁义上。

⑲擢(zhuó 浊)：提拔，拔举。　塞：闭塞。一说，塞为"搴(qiān 千)"之误，也是拔取的意思。

⑳簧(huáng 黄)：吹笙敲鼓。此处作吹捧讲。　奉：遵奉，崇尚。　不及：不可能做到，不可企及。

㉑曾：指曾参，春秋时孔子的弟子。　史：指史鳅(qiū 秋)，卫灵公的大臣。两人以仁、孝闻名。

㉒累瓦结绳：古代记事方法，此处意为搜罗事例。　窜句：穿凿文字。

㉓游心：心思游荡，涉想。　坚白同异：先秦名辩思想中提出的两个争论问题。

㉔敝跬(kuǐ 傀)：分外用力的样子，费劲的样子。

㉕杨：即杨朱。宋国人，战国时思想家。主张"利己"、"轻物重生"。　墨：即墨翟。战国时思想家。主张"兼爱"、"非攻"。

㉖至正：纯正的道理和德性。

【译文】

并生的脚趾或岐生的手指是天生的吧！这对常人来说是多余的所得。附在身上或悬在肌体上的赘瘤是形体后天生长的吧！这对人的天然本性来说是多余的。使用多种方法行施仁义，把它们排比为人体的五脏，这不是道德的本意。所以说，并生的脚趾连成了无用的肉，岐生的枝指多长出了一个无用的指头。并趾和岐指对于五脏的自然本性而言，正如迷糊而又错误地推行着仁

义一般，又像是使用各种手段玩点小聪明。

所以，多生枝节在视觉上，迷乱于五色，浸淫于斑斓的纹彩，青黄相间的绣服花纹不是使人眼花缭乱吗？如离朱就是这样的人。多生枝节在听觉上，迷乱于五声，淫溺于六律，不是扰乱了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音调吗？如师旷就是这样的人。多生枝节在为仁义上，专门标榜自己的道德品格，却不管闭塞了自己的真性，还以此去沽名钓誉，难道不是要天下人崇拜那不可企及的礼法吗？如曾参、史鳅就是这样的人。多生枝节在辩论上，过分搜罗事迹，穿凿文辞，把心思专注在“坚白”、“同异”命题的辩论之中，岂不是费尽力气去赞誉无用的空话吗？如杨朱、墨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这些都是如并趾和多指一类多余的不正之道，不是天下无所偏执的纯正的道理。

【原文】

彼正正者①，不失其性命之情②。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③；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④，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⑤。意仁义其非人情乎⑥？彼仁人何其多忧也⑦？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⑧；枝于手者，齕之则啼⑨。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⑩；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⑪。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⑫？自三代以下者⑬，天下何其嚣嚣也⑭？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⑮，是削其性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⑯，是侵其德也⑰；屈折礼乐⑱，呴俞仁义⑲，

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20]，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21]，约束不以缰索[22]。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23]，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缰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24]？使天下惑也！

【注释】

①正正：据上文，疑“至正”之误。

②性命之情：意为人的本性顺从自然真情。

③合：合并，即骈。　跂：多长出的脚趾。

④凫（fú 伏）：野鸭。　胫（jīng 径）：小腿。

⑤去：抛弃，排除。

⑥意：一说“噫”，感叹声。一说，作“认为”讲。　情：人的真情。

⑦仁人：所谓行仁义的人。

⑧决：裂，拆开。

⑨齕（hé 核）：咬。

⑩蒿目：愁苦的眼光。

⑪决：抛弃。　饕（tāo 涛）：贪图。

⑫人情：人的真情。

⑬三代：夏、商、周三代。

⑭嚣嚣：喧闹不停的样子。

⑮钩：用作划弧的曲尺。　绳：用作划直线的绳墨。

⑯绳约：绳索。

⑰侵其德：破坏了事物的自然本性。

⑱屈折：恭身屈体。

⑲呴（xū 虚）俞：吹嘘。

⑳常然：正常状态。

㉑附离：将分离的东西附合在一起。

㉒缰(mò 漠)索:绳索。

㉓诱然: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

㉔奚:为什么。 游:来回活动。

【译文】

最纯正的德性,就是不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所以说结合在一起的不叫作并生,多长出的也不是多余的岐指;长的不算多余,短的不算不足。因此,野鸭的小腿虽短,设若把它续长一段,一定会使它难受;仙鹤的腿虽长,倘若把它砍断一节,一定会使它痛苦。所以说,事物的本性本来是长的就不该砍短,本来是短的就不应接长,只要顺从事物的本性,就没有什么忧患可消除的。仁义大概不是人的固有本性吧!那些行施仁义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患呢?

对于并生脚趾的人,要把它分裂开来,他必定会哭泣;对于手长岐指的人,要把它咬掉,他必定会啼叫。上面的两种情况,或者多于正常的手指,或者少于正常的脚趾,它们对人引起的忧患都是一样的。当今世上倡导仁义的仁人君子,一睁眼就忧患世人的灾难痛苦,那些不仁的小人,败坏了人的自然真情,只贪图荣华富贵。所以我认为,仁义大概不是人的固有的真情。不然的话,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为什么会那样为争名逐利而吵吵闹闹得无休止呢?

况且用曲尺、墨线、圆规和角尺来修正事物的形状,这是损害事物自然本性的事情。用绳索、胶漆把事物固定起来,这是损害了事物的天然原貌。恭身屈体去行施礼乐,对世人吹嘘和运用仁义,用来抚慰天下人的心情,这种做法是让人失去常态。天下事物都有真实的常态或本性。而所谓常态,就是指弯曲的不靠曲尺,直的不靠绳墨,圆的不靠圆规,方的不靠直尺,分离的东西不靠胶漆粘合,单个零散的东西不用绳索捆绑。天下万物都自然而

然地生长着而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生长；共同都觉得有所得而不知道它为什么能有所得。所以说自然本性古今都是一个道理，不可亏损它，违背它。那么仁义又为什么像胶漆绳索一样，连续不断地纠缠于天理本性间来回活动呢？真使天下人迷惑不解。

【原文】

夫小惑易方①，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②，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③？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④，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⑤，一也。臧与谷⑥，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⑦。问臧奚事⑧，则挟筴读书⑨；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⑩。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⑪，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⑫。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

天下尽殉也⑬：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⑭！

【注释】

①惑：迷惑，疑惑。　易：改变。

②虞：人名，即舜。舜名重华，号有虞氏。　招仁义：以仁义为号召。

挠：扰乱。

③是：这，此。

④数子：指前述四种人。

⑤以身为殉：以自己身体作牺牲品。

⑥臧：家奴。 谷：小仆人，童仆。

⑦亡：丢失。

⑧奚事：做什么。

⑨挟：手持。 筴（cè 策）：简册，书简。

⑩博塞：掷骰子一类的游戏。

⑪伯夷：人名，殷商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之一（弟为叔齐）。为反对周武王以暴力灭商，不食周粟，兄弟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下。 死名：为名声而死。

⑫盗跖（zhí 直）：人名，生卒年月不详。相传是春秋末期平民起义领袖。名跖，盗为贬词。

⑬尽殉：都为某种目的牺牲自己。

⑭恶：何必，何须。

【译文】

小的迷惑使人迷失方向，大的迷惑会改变人的自然本性。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虞舜推崇仁义而扰乱了天下以来，天下的黎民百姓莫不为仁义疲于奔命，这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了人的自然本性吗？

现在就这个问题试着来讨论一下：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人莫不都受外物的影响而改变自己本性的。小人为追逐 私利而牺牲自己，君子为追逐名声而牺牲自己，大夫为家族利益而牺牲自己，圣人则为天下事业而牺牲自己。所以，这四种人追求的事业虽然不同，名声也不一样，但他们牺牲生命，损害自己的自然本性却是相同的。家奴和僮仆，两人在一起放羊，却把羊放跑了。问家奴在干什么，家奴说是拿着简册在读书。问僮仆在干什

么，僮仆说是在掷骰子玩。他们两人干的事不一样，但丢失了羊群却是相同的。伯夷为了名声饿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财利死在东陵山上，两人死的原因虽然不一样，但他们残害自己的生命，损伤人的自然本性却是相同的。为什么一定要赞誉伯夷对而谴责盗跖错呢？

天下人都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那些为仁义而死的人，世俗之人都称颂他们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死的人，则贬斥他们为小人。然而他们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却是一样的，有的却称颂为君子，有的却指责为小人。但若就他们残害生命损伤自然本性而言，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又何必在他们之间区分什么君子和小人呢？

【原文】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①，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②；属其性于五味③，虽通如俞儿④，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⑤，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⑥。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⑦。余愧乎道德⑧，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⑨，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注释】

①属：从属，隶属。一说维系，束缚。

②臧：善，好。

③五味：指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

④俞儿：人名，传说中识味道的人。一说齐国人。

⑤其得：其所应得的东西。

⑥适：达到。

⑦是：此，这。

⑧余愧乎：自感惭愧。

⑨操：操行，品德。

【译文】

倘若人的本性为仁义所束缚，那么即使像曾参和史鰍那样通达，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善。倘若人的本性为酸、苦、甘、辛、咸五味所束缚，那么即使像辨味专家俞儿那样善辨五味，也不是我所说的善。倘若人的本性为宫、商、角、徵、羽五声所束缚，那么即使像师旷那样精通音律，也不是我所说的耳聪。倘若人的本性为青、黄、赤、白、黑五色所束缚，那么即使像离朱那样善于辨色，也不是我所说的目明。我所说的美好，不是所谓的仁义，而是顺从人的自然本性和保持人的真情罢了。我所说的耳聪，不是说要听清别人，而是要听见自己；我所说的目明，不是说要看清别人，而是要看清自己。不能看清自己而只看见他人的人，不能自己求得只能得自他人的人，就是求得他人之所得而不是自己应所得的人；就是贪图别人的安逸而不能安于自己应所享受安逸的人。贪图别人的安逸而不能安于自己应所享受的安逸，无论是盗跖还是伯夷，同样是偏执和邪恶的。我为道德的不能实行而感到惭愧，所以从好的方面说，不敢以仁义为操守；退一步说，不敢有偏执和邪恶的行为。

张乃烈　译注

庄子·马蹄篇

庄　周

【作者】

庄子，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本篇可看作《骈拇》的姊妹篇。作者把圣人制定的仁义礼乐，看成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和败坏人真情的罪恶渊源。提倡返朴归真，退回到远古时代的“至德之世”。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借用伯乐治马等例子，晓喻人们，若用各种方法人为地改变事物的常态，就是危害了事物的自然本性。第二部分称颂上古盛世，一切顺从自然；及至圣人出，制定仁义礼乐，摧毁了纯朴天性和真情。第三部分进一步阐述上古之民乐于无所束缚，圣人用仁义礼乐匡正百姓，只能摧残天性，导致永无休止的争名逐利。

文章相当突出地揭露了儒家仁义观虚伪性的一面，却主张无为而治，回到上古时代去，则是历史的倒退，不足取。

【原文】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①，翘足而陆②，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③，无所用之。及至伯乐④，曰：“我善治马。”烧之⑤，剔之⑥，刻之⑦，雒之⑧，连

之以羁𦋞⑨，编之以皂栈⑩，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⑪，整之⑫，齐之，前有橛饰之患⑬，而后有鞭策之威⑭，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⑮："我善治埴⑯，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注释】

①齕(hé 合)：咬，嚼。

②陆：与"踛(lù 路)"通，跃起，跳。

③义台：举行礼仪的高台。 路寝：古代天子诸侯治事之所，大殿正室。

④伯乐：人名，即孙阳，字伯乐，秦穆公时人，善相马，驯马。

⑤烧之：烧红铁在马身上打烙印。

⑥剔之：修翦马毛。

⑦刻之：削刻马的蹄甲。

⑧雒(luò 洛)之：雒与"络"通。给马上笼头。一说，打烙印。雒，与"烙"通。

⑨连：系上。 羁(jī 积)：带口嚼的马笼头。 𦋞(zhì 治)：即"縶(zhí 直)"，绊马脚的绳索。一说，马缰绳。

⑩皂：马槽。 栈：马棚。一作马栅栏。

⑪骤之：打马疾速快奔。

⑫整之：步伐整齐。下句"齐子"同此义。

⑬橛(jué 决)：马嚼子。 饰：马的头饰，马缨一类的东西。

⑭策：竹制马鞭。

⑮陶者：制陶工人。

⑯埴(zhí 直)：粘土。

【译文】

马儿，蹄子可以践踏霜雪，皮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饮水，自由自在，高兴时扬蹄腾跳，奔跑欢跃，这是马的天然本性，虽然筑起高台大殿，对它却派不上用场。等到出了个伯乐，他说："我善于管理马匹"。于是，就在马身上烙上印记，剪除杂毛，削刻蹄甲，戴上笼头，御着嚼子，系上绊绳，拴在槽上和厩中把它们编排分开，这样一来，马就死了十分之二三，饥了不给食，渴了不给水，还要让它们来回奔跑和急速狂奔，又训练它们行走时整齐步伐，行动一致。于是马的头前有嚼子和饰物的束缚，背后有鞭子的威胁，这样一来，马就死亡过半了。制陶的人说："我熟悉粘土的性质，精于整治粘土，做成圆的器皿一定合乎圆规，做成方的器皿一定合乎矩尺。"木匠说："我熟悉木材的性质，善于整治木器，做成弯曲东西一定合乎钩弧的要求，制成笔直的木器一定合乎墨线的正直。"但是，粘土和木材其本性难道就是为了迎合规、矩、墨线和钩弧的要求吗？然而世世代代总在说："伯乐很善于管理马，陶工和木匠善于治理粘土和木材。"这也和治理天下的人一样，犯的都是一样过错。

【原文】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①。彼民有常性②，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③。一而不党④，命曰天放⑤，故至德之世⑥，其行填填⑦，其视颠颠⑧。当是时也，山无蹊隧⑨，泽无舟梁⑩，万物群生，连属其乡⑪，禽兽成群，草木遂长⑫。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⑬，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⑭，恶乎知君子小人哉⑮，同乎无知⑯，其德不离⑰；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⑱。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躠为仁[19]，踶跂为义[20]，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21]，摘僻为礼[22]，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23]，孰为牺尊[24]！白玉不毁，孰为珪璋[25]！道德不废[26]，安取仁义！性情不离[27]，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彩[28]！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注释】

①意：意见，认为。 不然：不是这样的。

②常性：恒常之性，固有的本性。

③同德：人类共同的本性。

④党：偏爱。 一而不党：意为浑然一体无所偏爱。

⑤天放：天然放任，任其自然。

⑥至德之世：人类道德最好的时代。

⑦填填：悠闲持重的样子。

⑧颠颠：专心的样子。

⑨蹊（xī 西）：小道。 隧：隧道。

⑩梁：桥。

⑪连属：相连，混在一起。

⑫遂：随意。

⑬系羁：系着绳子牵来。

⑭族：聚集在一起。 并：共处，并存。

⑮恶乎：哪里的意思。

⑯同：同样，一说，与“蠢”通，愚蠢。 无知：不用智巧。

⑰不离：不丧失，不违背。

⑱素朴：纯朴，本色。

⑲蹩躠（biē xuē 别削）：形容走路费劲，举步艰难的样子。

⑳踶跂（zhì qǐ 至起）：竭力往上提脚跟。此处有竭尽心力的意思。

㉑澶(dàng 但)漫:纵情放肆。

㉒摘僻:屑碎,繁琐。

㉓纯朴:此处作完整讲。　残:剖开,破。

㉔牺(suō 缩)尊:刻有图案的祭祀酒器。

㉕珪(gui 规):上尖(或圆)下方的玉器。　璋:状似纵剖开的半个珪。

㉖道德:指庄子学派自然之道,人的自然本性,不指儒家的道德。

㉗性情:天性和真情。

㉘文彩:图画文彩,美丽的色彩。

【译文】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的。黎民百姓都有其固有的本性,织布缝衣,耕田有粮,这就是人间共有的本性。人们的思想行动是一致的,无所偏私。这就叫做上天给予的自由。所以说人类道德达于最好的时代,人类的行动既悠闲又稳重,纯朴无心,专一不二。处在这个时代,人们安居 乐业,无须外出,所以山上没有小径,也无须穿凿隧道;河泽中没有舟船,也不要架设桥梁。世上万物,杂处共生,居处相邻而无乡界之分;禽兽成群结队,草木繁茂,随意生长。所以禽兽不怕人,可以让人系着同游,鸟鹊的巢窝人爬上去可以随意探看。在那人类道德达于最好的时代,人类和禽兽共居,与万物相聚共存。哪里知道有什么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呢!各种物类都同样不用机巧,人类不背离原有的天性和本能,都同样没有自私的欲望,这就叫做纯朴。朴素无华就能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了。

等到出了所谓的圣人,费劲地鼓吹所谓的仁,用尽心力地提倡所谓的义,从而天下开始变得使人疑惑不解了。人们以纵逸为乐事,制定了烦琐的礼节,从此天下开始分离了。所以说,完整的木材不加工剖开,谁还能做成祭祀用的酒器呢?完整的白玉不加工雕琢,谁还能用它刻制成珪璋呢?人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呢?人们的天性和真情不被离弃,哪里用得着

礼乐呢？天然的五种色调不相调和，谁能来绘画纹彩，五种声调不相混同配合，谁能和合六律的曲调呢？

剖开原木用来作祭祀器皿的，这是木匠的罪过。败坏人的自然本性推行仁义教化的，这是圣人的罪过。

【原文】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①，怒则分背相踶②。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③，齐之以月题④，而马知介倪⑤、圉扼⑥、鸷曼⑦，诡衔⑧、窃辔⑨。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⑩，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⑪，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⑫，鼓腹而游⑬，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⑭，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⑮，而民乃始踶跂好知⑯，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注释】

①靡(mó 摩)：通“摩”，摩擦。

②踶(dì 弟)：用后脚相踢。

③衡：车辕前面的横木。 扼：叉着马颈部的木头。

④齐：装。 月题：马额头上的月形饰物。

⑤介：侧，旁。 介倪：侧目而视。

⑥圉(yín 银)：强曲。 扼：同“轭”。 圉轭：形容马强曲着脖子企图挣脱木轭。

⑦鸷(zhì 致)：抵，触。 曼：突，撞。

⑧诡衔(xián 嫌)：诡诈地想吐掉口衔的嚼子。

⑨窃辔(pèi 配)：偷偷地咬断缰绳。

⑩知：心智。 而：和，与。

⑪赫胥氏：人名，传说中上古时帝王，也称华胥氏。

⑫哺：口中咀嚼着食物。　熙：嬉戏。

⑬鼓腹：吃饱鼓着肚子。

⑭屈折：矫作，违反常情造作。　匡：匡正，端正。

⑮县：与“悬”通。　悬跂（qì 汽）：凭空倡导，悬举。

⑯好知：推崇智巧计谋。

【译文】

马儿，在陆地上生衍繁殖，吃草饮水，高兴时脖颈相交，摩擦亲热，发怒时背对而立互相抛蹶子。马的智能不过如此而已。现在给它们架上车衡和颈轭，头上套着辔头和束着整齐的饰物，那么马就会侧目而视，强曲着脖子企图挣脱掉木轭，触撞驾御者，诡诈地想吐掉嘴里衔的嚼子，偷偷地咬断缰绳。所以说，马的心智行为变得像盗贼一般，这是伯乐的罪过。上古的赫胥氏时代，黎民百姓安居在家，不知道要做点什么，外出自由自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嘴里咀嚼着食物玩耍嬉戏，吃得饱饱的鼓着肚子来回转游，老百姓能做到这样的安适。等到圣人出来，违反人之常情，矫造出乐礼用来匡正人的举止行为，还凭空倡导仁义，借以慰抚天下人的心，黎民百姓便开始争先恐后地寻求智巧计谋，竞逐私利，一发而不可终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张乃烈　译注

庄子·胠箧篇

庄 周

【作者】

庄子，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本篇中心思想与《骈拇》、《马蹄》两篇相似，进一步抨击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观，主张“绝圣弃知”，返回到上古原始时代去。

全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圣人制定的法制礼乐，最终为盗贼所窃取，圣人无非成为了为盗贼看守财物的角色而已。第二部分进一步认为仁义道德只能为窃国的诸侯或大盗所利用，主张“绝圣弃知”，彻底抛弃儒家的一切文化主张。第三部分追缅上古原始社会的无所用心和安适，对比三代以下因圣人喜好智巧仁义而使天下昏昏大乱。

本篇深刻揭露了儒家政治主张的虚伪性，批判了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黑暗面，但对社会发展前途悲观消极，号召倒退到原始社会，违背了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规律。

【原文】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1]，则必摄缄縢、固扃镭[2]；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3]；唯恐缄縢、扃镭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

谓知者[4]，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5]，耒耨之所刺[6]，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7]，所以立宗庙社稷[8]，治邑屋州闾乡曲者[9]，曷尝不法圣人哉[10]？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11]，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12]，大国不敢诛[13]，十二世有齐国[14]，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15]，比干剖[16]，苌弘胞[17]，子胥靡[18]，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19]，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20]；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21]，鲁酒薄而邯郸围[22]，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23]，纵舍盗贼[24]，而天下始治矣！

【注释】

①胠（qū 驱）：撬开。一说，从旁边开。　箧（qiè 切）：小箱子之类用器。

探囊：掏口袋。 匮（guì 柜）：柜子。 胠箧、探囊、发匮都指盗窃行为。 为守备：作防备。

②摄（shé 舍）：捆紧。 缄（jiān 笺）、縢（téng 腾）：用来捆绑东西的绳索。 固：加固。 扃（jiōng 坰）：门环、门闩之类的东西。 镺（jué 决）：箱子上安锁的纽。

③揭：举，提。 趋：快走。

④乡（xiàng 巷）：通“向”，先前。

⑤罟（gǔ 古）：鱼网。 布：撒布，分布。

⑥耒（lěi 垒）：古代农具“耒耜”上的木把，这里作“犁”讲。 耨（nòu）：古代锄草用具。 刺：插进。

⑦阖（hé 合）：总共。 竟：境。

⑧宗庙：宗族或君主祭祀祖先的庙堂。 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古代君主都要祭祀社稷，以后宗庙社稷代表建立的国家。

⑨治：治理。 邑屋：古代行政区划名称。旧注引《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四为邑。” 州闾：旧注：“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曲：边隅。

⑩曷：何不。 法：遵从，效法。

⑪田成子：人名，齐国大夫田常（即陈恒，原为陈国人，其祖先入齐，改姓田氏），成子是他死后给的称号。

⑫非：非议，否定。

⑬诛：征讨，讨伐。

⑭十二世有齐国：指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夺取政权起，传到十二代齐王建止（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

⑮龙逄（páng 庞）：人名，姓关，夏桀时贤臣，因忠谏被桀杀害。

⑯比干：人名，殷纣王叔父，因忠谏被纣王剖胸挖心。

⑰苌（cháng 长）弘：人名，周灵王时大夫。 胞（chī 齿）：裂肚掏肠。

⑱子胥：人名，即伍员，被吴王夫差所害。 靡：通“糜”，糜烂。伍子胥死后被装入皮袋内，抛到江中任其糜烂。

⑲妄意：凭空猜测。

⑳圣人之道：指儒家圣人的理论和法规。

㉑唇竭：嘴唇向上揭开。

㉒“鲁酒薄”句：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指楚宣王朝会诸侯，鲁恭公后到，带来的酒味淡，恭公自认为是周公的后代，不辞而别，楚宣王怒而兴兵伐鲁。梁惠王一直想攻打赵国，但怕楚国援赵，今楚国和鲁国交兵，梁惠王趁机出兵赵国，包围了邯郸。另一种指楚宣王朝会诸侯，鲁国与赵国都献酒，鲁酒味淡，赵酒味浓，楚王酒吏向赵国索取酒，赵国不给，酒吏私自更换了鲁酒和赵酒，楚王借故出兵包围了邯郸。以上借历史故事说明事物都有它的因果联系。

㉓掊（pǒu 抔上）：抨击，或打倒。

㉔纵舍：放走，舍弃。

【译文】

为了防备橇箱子、摸口袋、开柜子的盗贼，必须绑紧绳索，加固箱子或柜子上的插闩和锁钮。这就是世俗之人所谓巧智的作法。但是大强盗来了，背着柜子，提着箱子，挑着包囊，唯恐绳索、插闩和锁钮不牢固。然而先前所谓的智巧作法，不正是为大强盗积聚财物而准备的吗？世人所谓的圣人，有哪一个不为大强盗看守财物呢？

这是怎么知道的呢？从前齐国相邻的村邑遥遥相望，鸡啼狗吠的声音都互相听得见，猎兽捕鱼布置的范围，犁田锄地耕种的区域，方圆二千多里。总括四境之内，建立起来的宗庙社稷，都邑乡闾各级行政机构，何尝不是根据圣人教诲作出的呢？然而，田成子一旦杀了齐简公篡夺政权后，他所窃取的岂止只是一个国家，因为他打着遵循圣人的礼法制度的旗号篡权的，所以连同圣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也一并偷去了。所以说田成子虽享有盗贼的名声，却过着像尧舜那样安逸生活。小国不敢非议他，大国不敢起兵讨伐他，窃取齐国政权一直传了十二个世代，这不就是盗窃了齐国的政权和圣人典章来保护他那盗贼之身吗？

我们试加讨论一下，世人所谓有才智的人，有哪一个不为大盗积聚财物呢？

这是怎么知道的呢？从前龙逄被杀，比干遭剖胸挖心，苌弘被破肚掏肠，伍子胥赐死后抛尸江中任其腐烂。所以，即使像他们四位贤良之士仍不免身遭杀戮。因而盗跖的门徒问盗跖说："强盗也有道吗？"盗跖回答说："随便到什么地方哪有没有规矩和准则呢？譬如，能随便猜出屋中所藏东西的，称得上英明；带头闯进室内的，称得上勇敢；最后撤出屋子的，称得上义气；估计能否采行动的，称得上有才智；事后能平均分配赃物的，称得上仁爱。不具备这五项条件而能成为大盗者，普天之下是不会有的。"由此看来，善人如果不懂得圣人制定的礼制法典固然不会成功，盗跖不懂得圣人制定的礼制法典也不会行动。天下的善人毕竟只是少数，而不善的人占多数，那么圣人给天下带来的好处毕竟也只是少数，而危害天下的却居多数。所以说：嘴唇向上掀起来，牙齿就得受冻寒，鲁国恭公参加朝会带来的贡酒味道不浓，引发出赵国都城邯郸被梁惠王大兵围困的故事。圣人出世，大盗就盛行。打倒了圣人，放出盗贼，天下才可平安无事。

【原文】

夫川竭而谷虚①，丘夷而渊实②。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③。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④，则是重利盗跖也⑤。为之斗斛以量之⑥，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⑦，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⑧，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⑨，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⑩，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⑫，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⑬，斧钺之威弗能

禁[14]。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5]。彼圣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16]。

故绝圣弃知[17]，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18]，而民朴鄙[19]；掊斗折衡[20]，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21]，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22]，铄绝竽瑟[23]，塞瞽旷之耳[24]，而天下人始含其聪矣[25]；灭文章[26]，散五采[27]，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掰工倕之指[28]，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29]。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30]，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31]。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32]；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33]。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34]，而以爚乱天下者也[35]，法之所无用也[36]。

【注释】

①竭：尽，干涸。　虚：空虚。

②夷：夷平。　渊：深潭。　实：满。

③故：事故。

④重圣人：看重圣人和法典。

⑤利重盗跖：使盗跖之流得到重利。

⑥斗斛(hú 胡)：量器。十斗为一斛。

⑦权：秤砣。　衡：秤杆。

⑧符：信符，符契。一种用作凭证的东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一半，合成一体以验真伪。　玺：印章。秦朝之后专指皇帝用的印。

⑨矫(jiǎo 脚):纠正。

⑩钩:此处指不值钱的东西。

⑪是:这,此。 圣知:圣人智慧。

⑫揭诸侯:推举为诸侯之位。

⑬轩:古代一种有帷幕的前端较高的车子,供大夫以上官员乘坐。冕:古代大夫以上官员或诸侯戴的礼帽。 轩冕:这里的意思是官爵。 劝:鼓励。

⑭钺(yuè 月):形似大斧的武器。 斧钺:这里指刑罚。

⑮示:显示,展示。

⑯利器:锐利器具。 明:公开展示。

⑰绝圣弃知:抛弃聪明智慧。

⑱焚符破玺:烧毁信符,砸破印章。

⑲鄙:粗鄙,粗陋。

⑳掊(pǒu 抔上):击,敲碎。

㉑殚(dān 单):耗尽。 残:毁。

㉒擢(zhuó 浊):拔。 擢乱:搅乱。

㉓铄(shuò 朔):销毁。 竽瑟:两种古代乐器。

㉔瞽旷:人名,即师旷。

㉕含:保住。 聪:耳聪,听觉灵敏。

㉖文章:纹彩。

㉗五采:五色。

㉘掝(lì 利):折断。 工倕(chuí 垂):尧时巧匠。

㉙巧:天工之巧。

㉚攘(rǎng 壤):排斥。

㉛玄:黑色,幽暗。 玄同:混同为一。

㉜累:忧患。

㉝僻:邪僻,邪恶。

㉞外立:对外人标榜自己或炫耀自己。

㉟爚(yuè 月):炫耀;迷乱。

㊱法:圣人制定的法制,圣智之法。

【译文】

川水干涸了，山谷的流水也就空竭；山丘夷平了，深渊也就填满。圣人死了，那么大盗就不会再兴起，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圣人不死，大盗永远不会终止。即使倚重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只是对盗跖之流的大盗最有利。制造斗斛用来量物，那么就连斗斛一道偷走；制造衡秤用来称物，那么就连衡秤也一并盗走；制造信符印章用来取信于人，那么就连信符印章也一起盗走；制定仁义用来纠正天下的错误，那么连仁义也一同偷走了。这是怎么知道的呢？那些偷窃衣带上小钩一类小钱财的人被处死刑，而那些窃取国家政权的人却成了诸侯；诸侯府第之内存在着仁义。这不是盗窃了仁义和智慧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举为诸侯，盗窃仁义、斗斛、衡秤、信符、印章图谋私利的人，虽然给他们高官厚禄也不能劝止，刀斧刑罚的威严也不能禁止。这种使盗跖之流获取重利而无法禁止的情况，都是圣人的罪过啊！所以说：鱼儿不可离了深潭，治国的锐利器具不能公开向人展示。那些所谓圣人和圣智就是治国的锐利器具，是不能公开向天下人展示的。

所以说，要拒绝圣人抛弃圣智，大盗才能禁绝；掷掉玉器，击碎珍珠，小盗贼就不会发生；烧焚信符，砸碎印章，黎民百姓就会变得纯朴厚道；打碎升斗，折断秤杆，老百姓就不会发生争吵；彻底销毁天下一切圣智法典，才可以和老百姓议论是非道德。搅乱五音六律，销毁了竽瑟之类的乐器，堵塞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可保住他们原来的耳聪；消除纹彩，散去五色，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可保住他们原来的目明；毁掉钩弧墨线，扔掉圆规直尺，敲折工倕的手指头，天下人才能保持他们原有的天工之巧。所以说：真正的天工之巧看起来似乎比人为小巧来得笨拙。削除曾参、史鰍那样的所谓的忠孝品德；钳住杨朱、墨翟贯于狡辩的嘴巴；抛弃所谓的仁和义，天下人才能保持原有的道德行为，使其混同为一。倘若天下人将原本的明察隐而不露，那么天下就不

会衰败；倘若天下人保持原本的聪明使之隐而不露，那么天下就不会有忧患；倘若天下人把智慧才能隐而不露地保存好，那么天下就不会被仁义一类的说教所迷惑；倘若天下人保持他们原有的德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邪僻的行为了。像曾参、史鰍、杨朱、墨翟、师旷、工倕、离朱一类人物，都是显露并炫耀自己的德行而用来迷乱天下的人。这就是统治天下的圣人之法终究是无所用的原因。

【原文】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①，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②，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③，曰："某所有贤者④"，赢粮而趣之⑤，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⑥，则是上好知之过也⑦。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⑧，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⑨，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⑩，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⑪，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⑫，下烁山川之精⑬，中堕四时之施⑭，惴耎之虫⑮

肖翘之物⑯，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⑰，而悦夫役役之佞⑱，释夫恬淡无为⑲，而悦夫哼哼之意⑳，哼哼已乱天下矣！

【注释】

①本句例举的十二个氏，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其中轩辕氏、神农氏后来称为黄帝和炎帝。

②结绳：在有文字之前，古代用结绳来记事。

③延颈：伸长脖颈。　举踵：提起脚后跟。

④某所：某处。

⑤赢：裹带。　趣：趋向。

⑥结乎：车辙交错。

⑦上：指统治者。

⑧弩（nǔ 努）：安着机械装置的弓。　毕：带柄的捕鸟网。　弋（yì 义）：带有绳子的箭。

⑨罾（zēng 曾）：用木棍或竹竿支撑的鱼网，呈倒伞状。　笱（gǒu 狗）：捕鱼的竹笼。

⑩削格：以竹木为桩作成的捕兽器具。　罗落：捕兽罗网。　罝（jū 揭）：捕兔的网。　罘（fú 伏）：通“罦”，装有翻板的捕兽器具。

⑪知诈：智诈。　渐毒：欺诈。　颉（xié 协）：借为“黠”。　颉滑：即黠滑，狡黠奸滑。　解垢（xiè gòu 谢够）：通“邂逅”。原为不期而遇的意思，此处作诡辩的言论讲。　坚白、同异：参见本卷《骈拇篇》注。

⑫悖（bèi 贝）：搅乱。

⑬烁（shuò 朔）：消融。

⑭堕（huī 灰）：通“隳”，损坏。　施：运行，运转。

⑮惴耎（zhuì ruǎn 坠软）：虫子蠕动的样子。

⑯肖翘：空中飞翔的小虫子。

⑰种种：朴实厚道的样子。

⑱役役：机巧狡黠的样子。

⑲恬（tián 田）淡：清静无为。

⑳啍啍(tūn 吞):殷殷教诲,或不停地说教。

【译文】

你唯独不知道盛德时代的世道吗?从前在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时代,黎民百姓用结绳办法来记事,对粗疏的食品感到可口,简朴的衣服感到美观,对纯朴的习俗感到快乐,居处简陋而感到安适,相邻国家可以相互观望,鸡啼犬吠的声音相互听闻,老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像这样的时代就是真正的太平之治了。可是现今黎民百姓竟然伸长了脖颈,跷起脚后跟,说道:"某个地方有真正的圣贤人士",于是就带足了口粮,跑往那里附随人家。家里抛弃了自己的亲属,外边抛弃了主人分派的事业,竞相追随的足迹遍及诸侯国境。车轮痕迹纵横交错远在千里之外,这是统治者喜好机智的罪过。

统治者专门喜好机智而不顺从清静无为之大道,那么天下就会大乱了!何以见得呢?譬如,弓弩、捕网、弋箭等机巧的造作多了,那么就搅乱了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鱼钩、鱼饵、鱼网、鱼笼等机巧的造作多了,那么鱼儿在水里就乱了套;捕捉野兽的机械设置、罗网之类机巧的造作多了,那么野兽只会在林泽中乱窜;诡诈欺骗、狡黠奸滑的"坚白"之说和诡辩的"同异"之争,这一类权变智巧的言论多了,那么世人就被诡辩所迷惑。所以天下昏昏然发生大乱,罪过就在于爱好智巧。所以,天下人都知道企求他所不知道的事,却不知道实行他已经求得的知识,都知道非难他所认为不好的事,却不知道反对他已认为是好的事,因此天下就大乱。所以,对上扰乱了日月的光明,对下溶化了山川的精华灵气,中间破坏了四时的运转,就连蠕动的小虫,小小的飞虫都失去了它们的本性。可叹啊!追求智巧而扰乱天下到这个地步!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是这样的啊!抛弃了纯朴厚道的黎民百姓,

而喜欢那机巧黠滑的佞人；抛弃了清静无为风气而喜欢唠唠叨叨的说教，唠唠叨叨的说教已经把天下搞乱了啊！

张乃烈　译注

庄子·达生篇

庄　周

【作者】

庄周，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本文宗旨谈达生，所谓达生指通达生命，也即是养生之道。文章提出达生的方法主要在于心地宁静、纯一不二，排除种种物欲，顺从自然，适时安命，就可达到至人阶段。

全文有十三个自然段。第一段指出养生关键在于抛却世事（弃世），忘掉人生（无累），然后才能凝聚精气与天融合为一，达到养生目的。这是全文的核心思想。第二段强调养生要坚守纯和之气，本性专一，精神集中，忘掉外物，保全心志，通达大道。第三、四段借用寓言说明成功之道在于凝聚精气、排除一切外来干扰。第五段指出养生既要“养其内”，也要“养其外”，做一切事都要顺应折中，慎戒食、色失控。第六段讽刺追求利禄之徒与猪相似。第七段说明得病与失病，精神因素十分重要。第八段说明凝神专一，做到呆若木鸡，达到德行完备而无往不胜。第九段借游泳者的故事说明遇境而适、习惯成性、顺从自然的道理。第十段说明做事专心致一，不为外物所

动，达到我、物相融为一的境界。第十一段说明人若违反天性必然失败的道理。第十二段说明养生要做到忘我、忘物、安时顺处，达到最安适的境界。第十三段说明圣人忘我无为，不自持，不自得，乐天安命，那种不顺从天命、埋怨天命的人，是不能接受圣人教化的。

“达生”篇是庄子学派提出的一整套养生方法，通过“弃世”、“无累”、忘身，达到无为而适，与天道融合为一。这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宗教色彩的理论。

【原文】

达生之情者①，不务生之所无以为②；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③。养形必先之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④，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⑤，其去不能止⑥。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

夫欲免为形者⑦，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⑧，正平则与彼更生⑨，更生则几矣⑩。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⑪？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⑫。夫形全精复⑬，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⑭，散则成始⑮。形精不亏，是谓能移⑯；精而又精，反以相天⑰。

【注释】

①达：通达，明了。 生：生命。 达生：作通晓生命讲。 情：真情，情理。

②务：追求。 所无以为：无所作用。

③知：通“智”。 所无奈何：无可奈何。

④离形：离开形体，即死亡。

⑤却：推却，拒绝。

⑥去：死亡，离去。　止：阻止，留住。

⑦为形：为形体操心，谋求生计。

⑧正平：心地纯正平静。

⑨彼：指自然。　更生：更新。

⑩几：穿尽。指尽得大道的奥妙。

⑪事：世事。

⑫精不亏：精神不受亏损。

⑬精复：精神复原。

⑭体：形体。

⑮始：初始。　散则成始：指天地离散，事物解体，成为新组合的开始。

⑯能移：随天地（或自然）的变化而变化。

⑰相：有助于，辅助。

【译文】

明了生命情理的人，不会去追求对生命无所作为的东西。明了命运真情的人，不会去追求才智所无可奈何的事情。保养形体必须先要依靠充分的物质条件，但物质条件虽富绰有余而形体不能保养的情况也是有的；保全生命必须首先使生命不离开形体，但是形体不离生命却已死亡的情况也是有的。生命出于自然，它来了，你就不能拒绝，它去了，你也无法挽留住。可悲啊！世上的人以为保养好形体就足可保全生命，可是保全形体不足以真正能保存生命，因而人间的世务又何必去管它呢！虽不值得管它却又不得不管它，那么操劳世务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要想避免形体为谋生的操劳，不如抛却世务，没有世务的累赘，心地就变得纯正平和，心地纯正平和，则形体和自然一道更迭变化，和自然一道更迭变化就可尽得大道的玄妙了。世间俗务为什么值得抛弃，生涯琐事为什么值得遗忘？抛弃了俗务，形体

就不会劳累，遗忘了生涯琐事，人的精神就不会损耗。形体健全而精神复归如初，就和天合为一体。天地是世间万物生长繁衍的父母。天地结合形成物体，天地分离，形体离散却又成为新的物体的起始。形体和精神都不受亏损，这就叫做“能移”——跟随自然的更替变化而变化。如果颐养生命得法，使精神升华到更高层次，就达到返本归原与自然大道相辅相成了。

【原文】

子列子问关尹曰①：“至人潜行不窒②，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③。请问何以至于此？”

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④。居⑤，予语汝⑥。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⑦？是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⑧，夫得是而穷之者⑨，物焉得而止焉⑩！彼将处乎不淫之度⑪，而藏乎无端之纪⑫，游乎万物之所终始⑬，一其性⑭，养其气，合其德⑮，以通乎物之所造⑯。夫若是者，其天守全⑰，其神无隙⑱，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⑲，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⑳，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慑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㉒，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仇者不折镆干㉓，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㉔，是以天下平均㉕。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不开人之天㉖，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㉗。不厌其天，不忽于人㉘，民几乎以其真㉙。

【注释】

①子列子：人名。子，为古代对老师的尊称。列子，即列御寇。　关尹：人名，即关喜，字公度，为函谷关令，故称关尹。

②潜行：潜在水中行走。　窒：塞。

③万物之上：指最高的地方。　慄：害怕。

④知：通“智”。　列：一类。

⑤居：坐下来。

⑥女：通“汝”，你。

⑦至乎先：指在物之先。

⑧造：塑造。　不形：不具形体。　止：终止，停顿。　不化：无所化育，指道化育万物，而道不是万物所化育的。

⑨是：这个，此。　穷：懂，通“晓”。

⑩焉得：哪能。　止：阻止。

⑪淫：超过。　不淫之度：不超过一定的限度，恰如其分。

⑫无端：没有尽头。　无端之化：无尽头的循环变化。

⑬游：漫游。　万物之所始终：万物无始无终地由道化育，又无始无终地返归大道。

⑭一其性：心性专一。

⑮合其德：德性与大道相融合。

⑯物之所造：指造就万物的道或自然。

⑰天：天性。　全：完美，齐备。

⑱隙：泄漏，间隙。

⑲疾：这里指跌伤。

⑳全：健全，指醉者对生死不自知，心态因此得以保全。

㉑遌(è 恶)：碰到，遭受。　慑：害怕。

㉒得全于酒：从酒醉中得来的心神健全。

㉓镆干：古代著名宝剑。

㉔忮(zhì 治)：忌恨之心。　飘瓦：飘落下来的瓦片。

㉕平均：平等相待。一说，太平安宁。

㉖人之天：人的智慧才能。

㉗贼:残害。

㉘忽:疏忽。

㉙几:接近。 真:真诚的天性。

【译文】

列子问关尹说:“德行至高的人在水中潜行不会受到阻碍,跳到火里不会遭受灼伤,在最高处行走而不感到恐惧。请问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关尹说:“这是因为心中保持着纯正之气才能如此,不是靠智巧果敢这类行为所能达到的。请坐下,我来告诉你。凡是有外貌、形象、声音和颜色的东西都是物体,那么物与物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又有什么东西可居于物之先的地位?都不过是形色而已。有一种不具形体的物(即道),滞留在无所化育的境遇中,懂得天道的道理而且通晓它的奥秘的人,其他外物怎会滞留于他的心中呢!这样的人处在合乎天道的范围内,藏身于无端无序、周而复始更迭变化的混沌之中,遨游于万物生灭不已的道的化育境域里,心地纯正专一,颐养元和之气,德性不受外物分散而相互结合,从而使自己与造就万物的大道相通。如果像这样,得道者的天性就完美健全,精神凝集专一,外物又从哪里可以侵入呢?

“醉汉从车上掉下来,虽然跌伤了却摔不死。他的骨骼关节与别人一样,而遭受的伤害却和别人不同,因为他的精神完全集中,懵懵懂懂坐在车上什么也不知道,从车上掉下来也不知道,生死、恐惧全不在心里,所以跌下来碰到外物时也不感到害怕。那个人因酒醉的缘故尚能如此地保持心态专一不二,更何况从天道中忘掉外物而保全专一的心态呢?圣人置身于天道之中,所以外物都不能伤害他。复仇的人不会去折断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利剑,常怀忌恨心肠的人也不会怨恨房上飘下来击伤过他的

瓦片，所以天下安宁太平。没有攻城征战的灾乱，朝纲之内也没有杀戮的刑罚，这都是由于遵守了无心无为之道的缘故。

不去开启人的才智的应用，而是从顺应自然的情势中开启自然的天性。开启了自然的天性，就会养成良好的德性；开启了人的才智去人为理世，那么就会摧残人的生命。要不厌其烦地充分发挥自然天性，更不能忽视人为的才智之害，只有这样，黎民百姓便近于保全真情而按其天性行事了。”

【原文】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①，犹掇之也②。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③，则失者锱铢④；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⑤；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⑥。吾不反不侧⑦，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注释】

①痀偻（gōu lóu 勾娄）：驼背。　承：用杆粘取。　蜩：（tiáo 条）：知了，蝉。

②掇（duō 多）：拾。

③累：累叠。

④锱铢（zī zhū 资朱）：古代权衡重量的微量单位，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此处比喻很少。

⑤厥：通“橛”，断木。　株拘：通“株枸”，近地面根部的树墩。

⑥唯：只知。　唯蜩翼之知：只知蝉的翅膀。指为粘住蝉翅，注意力集中到蝉翅上，其他情况一概不问。

⑦反、侧:变动不已。 不反不侧:指粘蝉时思想集中,不思前虑后。

【译文】

孔子到楚国去,走出树林时,看见一个驼背老人在那里粘蝉,他的粘蝉动作就像在地上拾东西一般。

孔子说:"你粘蝉的手艺真灵巧啊!有点什么门道吗?"驼背说:"我有点门道,我经受了五、六个月的训练,在竹竿顶上叠上二个弹丸而不坠落下来,那么失败的次数就很少很少了;在竹竿顶上叠上三个弹丸而不掉下来,那么失败的次数十次中只有一次;再叠上五个弹丸而不坠落下来,这时候粘蝉就像在地上拾东西那样方便。我粘蝉时身体像树木墩子那样一动不动;我举起执竿的臂膀像枯树枝那样纹丝不动;纵然天地那么大,万物那么多,我只专心注视着蝉的翅膀,不顾前虑后,不因万物的骚扰分心转移对蝉翼的注意力,我这样做,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使用心志专一不分,做事就能聚精凝神,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驼背老人了。"

【原文】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①,津人操舟若神②。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③。若乃夫没人④,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⑤。吾问焉而不吾告⑥,敢问何谓也?"

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⑦。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⑧,恶往而不暇⑨!以瓦注者巧⑩;以钩注者惮⑪,以黄金注者殙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⑬,则重外也⑭。凡外重者内拙。"

【注释】

①济：渡。　觞深：河名，在宋国境内。

②津人：摆渡船的人。

③数：通“速”。　数能：很快就能。

④没人：指熟悉潜水之人。

⑤便：就能。也可作操作熟练讲。

⑥不吾告：即不告我。

⑦忘水：忘却自己在水中活动。

⑧万方：各种各样情况。　舍：指心中。

⑨恶往：到哪里。　暇：闲暇。

⑩注：赌注。　巧：轻巧。

⑪钩：古代衣服上的带钩及饰物。　惮：恐惧。

⑫殙（hūn 昏）：昏头昏脑，心绪迷乱。

⑬矜（jin 今）：拘谨。

⑭外：指身外之物。

【译文】

颜渊问孔子说：“我曾经在觞深这条河中渡过，渡口摆渡人驾船的技巧神妙无比。我问他说：‘驾船的技巧可以学吗？’他说：‘可以，善于游泳的人很快就学会驾船技术，若是会潜水，即使不曾见过船也会熟练地掌握驾船技巧。’我再问他驾船技巧时却不再告诉我。请问摆渡人是什么意思啊？”

孔子说：“善于游泳的人很快就学会驾船，就是说他们专心于驾船，忘却自己是在水中活动；若是一个善于潜水的人，未曾见过船而就会熟练地驾驶船，那是因为他们把深渊当成陆上的丘陵一般，他们看待船的翻倾就像看待陆地上车辆的倒退。但是无论翻船或车辆倒退，以及眼前展现的各种各样突然情况，都不能侵入他们的内心，这样，他们无论到哪里，都能闲暇自在，从容自得。用瓦片作赌注的人心无顾忌，所以赌得轻巧；用带钩饰物

作赌注的人，因其物稍贵，赌时心存恐惧；用黄金作赌注的人，则因是极贵之物，赌时心慌意乱，昏头昏脑。各类赌博其技巧都是同一个样子，为怕赌输而持谨慎态度，那便是太看重身外之物了。凡看重身外之物的人内心世界一定是笨拙的。”

【原文】

田开之见周威公①。威公曰：“吾闻祝肾学生②，吾子与祝肾游，亦何闻焉？”田开之曰：“开之操拔彗以侍门庭③，亦何闻于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让，寡人愿闻之。”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谓也？”

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④，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⑤，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⑥，无不走也⑦，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⑧，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⑨”。

仲尼曰：“无入而藏⑩，无出而阳⑪，柴立其中央⑫。三者若得，其名必极。夫畏涂者⑬，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⑭，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⑮，衽席之上⑯，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

【注释】

①田开之：人名。姓田，名开之，生平事迹不详。 周威公：东周孝王弟，桓公之子。

②祝肾：人名，生平事迹未详。 学生：学养生之道。

③操：操作，做。　拔彗(huì 会)：扫帚。

④单(shàn 善)豹：人名。鲁国隐士。

⑤共利：指单豹旨趣与一般人追求的利益不同，所以不与民共利。

⑥高门：富豪之家。　县：通“悬”。　薄：门帘。

⑦走：趋附，奔走。

⑧养其内：修养内心世界。　食其外：吃他的躯体。

⑨不鞭其后：指养生之道旨在折中，而二人养生只顾一头，未能策励自己补足缺少的一面。　鞭：鞭策，策励。

⑩无：不要。　藏：隐藏。

⑪阳：显露，张扬。

⑫柴立：像枯木一般站立。

⑬涂：通“途”，道路。

⑭盛卒徒：成群结伙。

⑮取：自取。一说最。

⑯衽(rèn 任)：卧席。　衽席之上：指色欲之事。

【译文】

田开之去见周威公，威公说：“我听说祝肾在学习养生之道，你跟祝肾一起交游，从他那儿听到点什么呢？”田开之说：“我呀，不过是拿扫把打扫门庭的人，能从先生那里听到什么呢？”威公说：“你呀，不必谦让了，我真心想听听这方面的道理，”田开之说：“听得先生说过，善于养生的人，就像放羊一般，看到落在后面的羊就用鞭子打它。”威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田开之说：“鲁国有个叫单豹的人，住在岩洞里，饮着山泉水，从不和世人争利，活到七十岁了脸色还如同婴儿那样娇嫩；不幸碰到一只饿虎，那老虎将单豹扑杀把他吃掉。鲁国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他追逐世利，对朱户垂簾的富贵之家或高门甲第，莫不趋附参谒，活到四十岁得内热病死了。单豹重在修养内德，可是老虎却吃他的躯体；张毅重在交结权势，颐养形体，可是疾

病袭击他的内心；这两个人，只顾一头，未能策励自己补足缺少的一面，未谙养生之道。

孔子说："一个人在世上不要过于深藏自己，也不要踏入世俗之中处处显扬自己，要像一段枯木那样站在出入二者之间。如果这三种情况都具备，他的名望必达于顶点。如果有一条令人畏惧的通途，走过的人十个当中就有一人被杀，那么父子兄弟之间会互相警戒，外出时必定邀集众多人员才敢走，这不是很聪明的办法吗！然而人们自身最可怕的事，莫若枕席上纵情色欲和饮食无度，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必须为此警惕戒备，这实在是大过错啊。"

【原文】

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筴①，说彘曰②："汝奚恶死？吾将三月豢汝③，十日戒，三日齐④，藉白茅⑤，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⑥，则汝为之乎？"为彘谋⑦，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牢筴之中⑧；自为谋，则苟生有轩冕之尊⑨，死于腆之楯之上⑩，聚偻之中则为之⑪。为彘谋则去之⑫，自为谋则取之，所异彘者何也？

【注释】

①祝宗人：主持祭祀的官吏。 玄端：祭祀时穿的黑色斋服及戴的冠帽。 牢：圈。 筴（zhà 炸）：栏栅。 牢筴：指猪圈。

②彘（zhì 至）：猪。

③豢：养。

④齐：通"斋"，斋戒。

⑤藉白茅：衬上白茅草。

⑥尻（kāo 考阴）：臀。 俎（zǔ 祖）：古代祭祀用来装祭品的器皿。

⑦谋：打算，设想。

⑧错：安放。

⑨轩冕：古代士大夫以上乘坐的车子和戴的帽子，指做了高官。

⑩腞楯（zhuàn shǔn 转吮）：绘有花纹的载灵车。

⑪聚偻：装有饰物的棺材。

⑫去之：抛弃，丢掉。

【译文】

掌管宗庙祭祀的官吏，穿戴了祭祀斋服和帽子来到猪圈边，对猪说："你为什么厌恶死呢？我将饲养你三个月，为你清戒十天，再给你做斋三天，垫上白茅草，把你的肩肘和臀股置在雕刻的盛祭品的俎里，你可愿意这样做吗？"如果为猪打算，应该说不如仍喂它以糟糠，养在猪圈里；如果为自己打算，希望活在世上享有高官厚禄，死后载在绘着纹彩的灵车上，装殓在盛饰的棺椁中。如果为猪打算，希望抛弃白茅草和雕刻的祭器；如果为自己打算，就想得到这些东西，这样一来与猪所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原文】

桓公田于泽①，管仲御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③？"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诶诒为病④，数日不出。

齐士有皇子告敖者⑤，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滀之气⑥，散而不反⑦，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⑧，则为病。"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⑨，灶有髻⑩，户内之烦壤⑪，雷霆处之⑫，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蜚跃之⑬；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⑭。水有罔

象[15]，丘有峷[16]，山有夔[17]，野有彷徨[18]，泽有委蛇[19]。”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20]，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21]。”

桓公瞿然而笑曰[22]：“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注释】

①桓公：人名，齐桓公。 田：打猎。

②管仲：人名，即管夷吾，齐国相， 御：驾车。

③仲父：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④诶诒（xī yí 西医）：委顿，无精神。

⑤皇子告敖：人名。复姓皇子，名告敖。

⑥忿滀（chù 处）：忿气郁积。

⑦散：旧注精魂离散不归于身。

⑧中身当心：淤积在身体中部当心处。

⑨沈：水下淤泥。 履：鬼名。

⑩髻：灶神名。

⑪烦壤：门户内积土的地方。

⑫雷霆：鬼名。

⑬倍阿鲑蛮（lóng龙）：鬼名。

⑭泆（yì 意）阳：鬼名。

⑮罔象：水神名。

⑯峷（shēn 身）：怪兽名，形状像狗，有角，身有五色纹彩。

⑰夔（kuí 葵）：见《庄子·秋水篇》注。

⑱彷徨：野外的鬼怪，如蛇，两头，有五彩。

⑲委蛇：草泽中的鬼名。

⑳毂（gǔ 古）：车轮的中心，用来套轴。

㉑殆（dài 代）：几近于。

㉒軫(zhěn 枕)然:开怀大笑的样子。

【译文】

齐桓公在草泽中打猎,管仲替他驾车,齐桓公突然见到了鬼。齐桓公握住管仲的手说:"仲父,你看见什么吗?"管仲说:"我一无所见。"齐桓公回去后委顿疲惫,生病了,一连几天不出来。

齐国有个士人名叫皇子告敖的对齐桓公说:"是你自己伤害了自己,鬼怎么能伤害你呢?"当愤懑之气郁结时,神魄离散而收不拢来,以致身体虚弱而得病。郁结的心气只上不下,就会使人生气发怒;郁结的心气只下而不上,就会使人精神疲惫而善忘;如果郁结的心气不上不下,结聚于身躯中间的心口当中,就会生病。"齐桓公说:"那么有没有鬼呢?"皇子告敖回答说:"有呀。水下沉积的烂泥里有叫履的鬼,炉灶中有叫髻的鬼,堂屋内尘土堆积处居住着名叫雷霆的鬼,东北墙角下,有叫倍阿鲑蛮的鬼在舞蹈,西北墙角下,有叫泆阳的鬼在安居。水里有叫罔象的水鬼,丘陵中有叫峷的山鬼,大山中的山鬼名叫夔,郊野的鬼名叫彷徨,草泽中有鬼名叫委蛇。"齐桓公问道:"请问委蛇的形状是怎样的?"皇子告敖回答说:"委蛇嘛,它像车轮中心套轴那么大,像车辕那么长,穿着紫色衣服,戴着红色帽子,这个鬼怪怕听雷声和车声,一听到雷声和车声双手就抱着脑袋站着不动了。看到它的人就会成为霸主。"

齐桓公听了不觉开怀大笑着说:"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鬼啊!"于是整顿好衣冠,与皇子告敖坐在一起谈天,不到一天他的病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好了。

【原文】

纪省子为王养斗鸡①。十日而问:"鸡已乎②?"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③。"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

景④。”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⑤。”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⑥，反走矣⑦。”

【注释】

①纪省子：人名。姓纪，名省子。 王：指周宣王。

②鸡已乎：鸡可以参加争斗了吗。

③虚骄：指虚浮骄傲。 恃：凭。

④应：反应。 向：通“响”。指他鸡的响声。 景：通“影”。指他鸡的影子。

⑤疾视：看得很快。

⑥异鸡：其他鸡。 应：应战。

⑦反走：掉头逃走。

【译文】

纪省子给周宣王饲养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道：“训练的鸡可以参加斗打了吗？”纪省子回答说：“还不行，这鸡目下虚浮得很，神态矜恃傲慢。”过了十天，周宣王再问鸡的情况，纪省子回答说：“还不行，这鸡听到别的鸡的叫声，或看到别的鸡的影子仍有强烈反应。”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鸡的情况，纪省子回答说：“还不行，这鸡看东西时还是那么快速，意气很盛。”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鸡的情况，纪省子回答说：“这回差不多了，这鸡听到别的鸡叫声，它自己没有什么变化了，看上去像只木鸡，它聚精凝神的德行已达到完备的地步，别的鸡没有敢于来应战的，见到它就掉头逃走了。”

【原文】

孔子观于吕梁①，县水三十仞②，流沫四十里，黿鼉鱼鳖所不能游也③。见一丈夫游之④，以为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并流而拯之⑤。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⑥。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⑦？"曰："亡⑧，吾无道。吾始乎故⑨，长乎性⑩，成乎命⑪。与齐俱入⑫，与汩偕出⑬，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⑭。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注释】

①吕梁：地名，所在地传说不一，无从考证。

②县：通"悬"。　县水：即悬水，指瀑布。　仞：古时八尺或七尺为一仞。

③鼋"(yuán 原)：鳖类的一种。　鼍(tuǒ 妥)：鳄鱼的一种。

④丈夫：古代对男子的称呼。

⑤并流：顺着水流。

⑥被发：披发。

⑦蹈水：行水，游水。　道：门道，方法。

⑧亡：没有。

⑨故：故旧。

⑩性：习而成性。

⑪命：天命，同于自然。

⑫齐：通"脐"，形容水向下漩涡如脐状。

⑬汩(gǔ 古)：水上涌的漩流。

⑭不为私：不私自恣意妄为。

【译文】

孔子观赏吕梁的风景，看到瀑布悬空而下高约三十丈，激流飞沫溅出四十里，鼋鼍鱼鳖都不能在这里游动。却见一个男子在水中游泳，大家误认为他有痛苦要寻死，赶忙叫学生顺着水流去

救他。但见那男子游了几百步才从水里钻出来，披着长发唱着歌儿游到了堤岸下。孔子跟过来问他说："我先以为你是鬼，仔细看看你却是个人，请问你，游水也有门道可寻吗？"那人回答说："没有，我也不懂得什么门道。我开始时以丘陵为故旧，长大后游于水中，习以成性，成就的取得在于顺应自然。我顺着漩涡潜入水下，跟着上涌的漩流又露出水面，顺从水流的势头而不任意妄为，这就是我游泳的方法。"孔子问："什么叫做开始是故旧，长大成习性，取得成就是顺应自然呢？"那人回答说："我出生在丘陵就安于丘陵的生活，这就是以丘陵为故旧；后来在水边长大就安于水边的生活，这就是成为习性；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而做了，这就是顺应自然本性。"

【原文】

梓庆削木为镓①，镓成，见者惊犹鬼神②。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镓，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③。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④。当是时也，无公朝⑤，其巧专而外骨消⑥。然后入山林，观天性⑦，形躯具矣⑧，然后成见镓⑨，然后加手焉⑩；不然则已⑪，则以天合天⑫，器之所以疑神者⑬，其是与⑭！"

【注释】

①梓庆：人名，梓原本为管木工的官名，此处冠于名字之前。镓（jù巨）：乐器名，形似夹钟，削木为之。一说刻木为镓，形似虎。

②惊犹鬼神：见到的人都惊异地以为非人工所为，而是由鬼神做成的。犹言神工鬼斧。

③齐：通“斋”。下同。

④輒然：木然不动。　枝：通“肢”。

⑤无公朝：忘却公务和上朝之事。

⑥骨：通“滑”，杂乱。　消：消散，排除。

⑦观天性：指观察树木的天然质地。

⑧形躯具：指选择的木质形体最适合作镓。

⑨见：通“现”，呈现。

⑩加手：动手制作。

⑪已：停止，这里指停止不做。

⑫以天合天：以匠人的天然本性与树木的天然本性相合。

⑬疑：拟似。

⑭其是与：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与，通“欤”。

【译文】

梓庆刻削木头制作乐器镓，镓做成了，见到的人莫不惊叹为神工鬼斧。鲁侯看到后问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做成的呢？”梓庆回答说：“小臣是一名工人，哪会有什么高明的技巧呢？虽然如此，我也有一点可取的。在我将要做镓的时候，从不敢耗费自己的精神元气，必定斋戒使心境清净。斋戒三日，心里不敢怀有别人会给我庆贺、赏赐、官职和俸禄等各种杂念；斋戒五日，心里不敢存有别人对我的非议、赞誉、灵巧或笨拙等思想；斋戒七日，我木然地忘却自己还有四肢和形体。在这个时候，我已忘掉了公务和朝廷，专心于工艺技巧而把外部的杂乱干扰全都排除了。然后我走进山林，观察树木的天然禀性，选择木质的形体最适合做镓的，于是眼前似乎呈现出成形的镓的形象，然后动手制作；如果找不到树木适合作镓的天然形体，我就不动手制作了。这就是以我的天然禀性融汇于木材的自然禀性之中，制造出来的乐器之所以说它是神工鬼斧，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原文】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①，进退中绳②，左右旋中规③。庄公以为文弗过也④。使之钩百而反⑤。颜阖遇之⑥，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⑦。少焉⑧，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

【注释】

①东野稷(jì记)：人名。复姓东野，名稷。 庄公：指鲁庄公。

②中绳：符合木工用绳墨划的直线。这里指车马进退走得很直。

③规：圆规。这里指车马转圈时走得很圆。

④文：编织的图纹。

⑤钩：弯形，转圈的意思。 反：通"返"，返转。

⑥颜阖：人名。姓颜，名阖。

⑦密：沉默。

⑧少焉：不久。

【译文】

有一个叫东野稷的人因善于驾车而得鲁庄公的召见，他驾的车子进退都在一条直线上，车子转圈时走得很圆。鲁庄公以为他驾车的本领就连编织成的图纹也未必赶得上。叫他驾车转上百圈再回来。颜阖正好碰上了。进去见鲁庄公说："东野稷的马就要垮了。"鲁庄公听了默不作声。过不大一会儿，马果然倒了，东野稷失败回来。鲁庄公问颜阖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颜阖说："他的马已经筋疲力尽却还要它转圈奔跑，所以说一定要垮。"

【原文】

工倕旋而盖规矩①，指以物化而不以心稽②，故其灵

台一而不桎[3]。忘足，屦之适也[4]；忘要[5]，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6]，不外从[7]，事会之适也[8]，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9]，忘适之适也。

【注释】

①工倕：人名。见《庄子·胠箧篇》注。　旋：旋转。这里用作划圈。　盖：盖过，超过。

②指以物化：手指动作随物变化。　稽：量度。

③灵台：心灵。　桎：通“窒”，受阻。

④屦：古时用麻、葛制成的鞋。

⑤要：通“腰”。

⑥不内变：心神一致，不改变内心的操守。

⑦不从外：不随便跟从外物。

⑧事会：碰到事情，遇事。

⑨本句意为：内心本来适应自然，与外物无不适之处。

【译文】

工倕用手指随意画成圆和方形，画出的图案超过用圆规和矩尺画出的，他的手指随所画的物体一同变化，而根本不用心思去度量，所以他的心灵专一而不受拘束。忘掉了脚的大小和腰的粗细，就不存在鞋子和腰带是否舒适的问题，知道忘却是非，内心则常适乐安逸；心神如一而不是变来变去，也不随便受外物的影响，这便是遇事顺心而安适。本性本来就与自然相适，也从来不觉得与外物不相适，并非故意相适，所以这叫做忘掉了安适的安适。

【原文】

有孙休者[1]，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2]：休居乡不见谓不修[3]，临难不见谓不勇[4]。然而田原不遇岁[5]，事君不遇

世⑥，宾于乡里⑦，逐于州部⑧，则胡罪乎天哉⑨？休恶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⑩，逍遥乎无事之业⑪，是谓为而不恃⑫，长而不宰⑬。今汝饰知以惊愚⑭，修身以明污⑮，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⑯。汝得全而形躯⑰，具而九窍⑱，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亦幸矣⑲，又何暇乎天之怨哉⑳！子往矣！”

孙子出，扁子入，坐有闲，仰天而叹。弟子问曰：“先生何为叹乎？”扁子曰：“向者休来，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惊而遂至于惑也㉑。”弟子曰：“不然。孙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孙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来矣，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鸟止于鲁郊㉒，鲁君说之㉓，为具太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忧悲眩视，不敢饮食。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㉔，则平陆而已矣㉕。今休，款启寡闻之民也㉖，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载鼷以车马㉗，乐鴳以钟鼓也㉘，彼又恶能无惊乎哉！”

【注释】

①孙休：人名。姓孙，名休，鲁国人。

②踵（zhǒng 肿）门：亲自上门求见。 诧（chà 岔）：惊讶。 扁庆子：人名。姓扁，字庆子，鲁国人，孙休的老师。

③不见谓：不曾听说。 修：道德修养。

④难：危难。

⑤不遇岁：未遇上好年岁。

⑥不遇世：未遇上明君时代。

⑦宾：通“摈”，抛弃。

⑧州部：州邑官吏。

⑨胡：有何。

⑩芒：通“茫”，茫然，无知。　彷徨：此处作放纵讲。

⑪无事之业：无为的境界。

⑫为而不恃：有所为，但不自恃而为。

⑬长而不宰：有所增长，但不以主宰自居。

⑭知：通“智”。　饰知：指装得自己很有才智。

⑮明污：指揭露污秽。

⑯昭昭：显露光明的意思。　揭：举着。

⑰得全：能保全。　而：你

⑱九窍：指人的九个器官，即二眼、二鼻孔、二耳、一口、二阴。

⑲夭：夭折。　蹇(jiǎn 减)：瘸脚：　比：列于，算作。

⑳暇：空闲。

㉑恐：担心。　遂至于：变得更加。

㉒鸟止于鲁郊：有只大海鸟称爰居，停留在鲁国都城东郊。

㉓说：同“悦”，喜悦。

㉔本句似有误。本书《至乐篇》有“食之鳅鲫，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译文按此义。

㉕安平陆：安置于平川原野。

㉖款：通“窾”，孔。　款启：指启开一小孔，意谓孙休是管孔之见，见识浅薄之人。

㉗鼷：小鼠。

㉘鸡(yàn 艳)：鸡雀，小雀。

【译文】

有个叫孙休的人，叩门求见扁庆子，惊叹不已地问扁庆子说：“我居住在乡里，不曾听得有人说我没有修养；危难临头时也

不曾听得有人说我不勇敢；然而我的田地连年未遇到好年成，作官做事也未遇到明君圣主，我被乡里摈弃，被州官放逐，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天呢？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命运呢？”

扁庆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圣人自身的行为吗？他们忘掉自己的肝胆，忘掉自己的耳目，茫然不觉地在尘世之外纵情游荡，逍遥自在地生活在无为无事的境界中，这就叫做不自恃而有所作为，对事业有所增进却不以主宰者自居。现今你装得很有才智的样子想惊吓大家，用自我修养的办法去显露他人的污浊，你赤裸裸地显示自己像是举着日月在行走，你得以保全你的形体还有九窍，不曾中途夭折或变成聋、瞎、跛、瘸，而且还排列在人的行列中，真是够幸运的了，又何必花时间去抱怨上天呢！你走吧！”

孙休走了，扁庆子进得堂屋内，坐了片刻，仰天叹息。他的学生问道：“先生你为何叹息啊？”扁庆子说：“刚才孙休来，我告诉他作一个圣人必须有的德行，我恐怕他会吃惊而变得更加疑惑了。”学生说：“不会啊！孙休讲的话是正确的吗？先生讲的话是不正确的吗？如果不正确就根本不能迷惑正确的；孙休讲的话是不正确的吗？先生讲的话是正确的吗？他本来就迷惑，所以到这里来请教的，又有什么罪过呢？”

扁庆子说：“不是的。从前有只鸟停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君很高兴，用杀牛宰羊的礼仪来喂请它，演奏九韶音乐使它快乐。可是弄得鸟儿忧愁悲哀，眼花缭乱，不敢吃食，不敢饮水。这叫做用养自己的办法来养鸟。若是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那么应当让它栖息在丛林深处，带它在江湖中遨游，喂以泥鳅或小鱼；放之于平地原野。现今，孙休这个人，知识浅薄，孤陋寡闻，我告诉他圣人的德行，就像用车马载一个小小的老鼠，奏着钟鼓乐曲让鹑雀高兴一样，他怎能不吃惊呢！”

张乃烈　译注

庄子·山木篇

庄　周

【作者】

庄周，见本卷《庄子·消遥游篇》。

【题解】

本篇是庄子学派倡导的处世哲学。作者感叹身居乱世，人祸为患，要想避免灾害，只有抛弃名利，毋与世争，顺从天道，消极无为才能回归大道。

全篇可分九段，第一段说明无用与有用、成材与不成材都可为患，即使居于二者之间，也不免被外物所累。只有抛弃习俗，顺从自然，回归大道，才能免于灾祸。第二段说明鲁侯的忧虑全在于为外物所累，解决办法是将国事和习俗全都抛弃，做到处世无心，听任外物变化（虚己），才能与大道相辅。第三段说明精诚专一，顺从自然就能成功的道理。第四段说明一个人要避免灾祸只有韬光退隐和抛弃功名权势。第五段说明人际不能以利相交，只有从天性出发，淡泊清静，做到顺应自然，尊重人的本性，才能长久相待。第六段说明作者生不逢时，穷困潦倒，罪在“昏上乱相”。第七段说明人的遭遇都由天道所支配，圣人身处逆境也能安然顺处，只要听顺自然，就能达到天人同一的境界。第八段说明追逐物利会忘却自身安危，丧失自己的真性。第九段说明自夸与自谦的得与失，提醒人们“忘形”的重要性。

总之，本文反映了庄子学派消极无为，安时而处顺的处世哲学，反映了庄子哲学中消极的的宿命论观点。

【原文】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①。"夫子出于山②，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③。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④？"庄子笑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⑤，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⑥，无誉无訾⑦，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⑧；一上一下，以和为量⑨，浮游乎万物之祖⑩，物物而不物于物⑪，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⑫，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⑬，尊则议⑭，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⑮！悲夫！弟子志之⑯，其唯道德之乡乎⑰！"

【注释】

①天年：一生应有的寿命。

②夫子：指庄子。

③竖子：童仆。 雁：这里指鹅。 烹：读为"享"，与"飨"通，款待，招待。

④何处：怎么办，怎么对待。

⑤似之而非：近似大道，但还不是真正的大道。

⑥乘道德：掌握着天道与至德，即顺从自然。 浮游：活动。

⑦訾（zǐ 紫）：诋毁。

⑧专为：专守某一方面或某一事。

⑨量：量度。

⑩万物之祖：即在物之先，指大道或“无”。

⑪物物：支配外物。　不物于物：不为外物所支配。

⑫传：传统习俗。

⑬挫：挫折，损伤。

⑭议：非议。一说，议读“俄”，倾覆的意思。

⑮必：必定偏执于某一方面。

⑯志：记住。

⑰乡：亦作向，归向。

【译文】

庄子在山里走着，看见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伐木人在树边休息不去砍伐。庄子问他们为什么不采伐，伐木人回答说：“这树材料不好，没有用处。”庄子便说道：“这棵树呀，正因为材质无用，才能享受应有的寿命啊。”庄子走出山后，到一个朋友家住宿，他的朋友很高兴，命童仆杀鹅款待客人。童仆问道：“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请问杀哪一只？”主人回答道：“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学生问庄子说：“昨天在山中看到的那棵树，由于材质无用得以享受天年，今天，主人的鹅却以不成材而被杀，先生你怎样看这件事呢？”庄子笑着说：要是我，就处在成材与不材之间。在成材与不材之间，好像近于大道了，但并非合乎真正的大道，因此不免还要受拖累。如果掌握了大道与自然本性，畅游于世间，那就不是这样了。这时，无论是对赞誉还是对诋毁都无所谓，一会儿像龙那样飞腾显现，一会儿像蛇那样蛰伏隐晦，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变化，绝不偏执于一个方面；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切都以中和之道来衡量，悠然自得地游乐于万物初始的境界中。自己支配着外物，却不为外物所支配，这样，怎么会被外物所连累呢？这是神农和黄帝的处世准则。若是指万物的情理和人伦传统，就不是这样了。聚合起来的会遭致分离，成功的会遭到

毁坏，清廉的会遭受挫折，尊贵的会遭到非议，有为的会遭受亏损，贤能的会遭到谋算，不肖的会受到欺负。怎么能一定要偏执于这一面或那一面呢？可悲啊！弟子们要牢记，若要免于物累，恐怕只有在大道无为之乡才是最完美的。

【原文】

市南宜僚见鲁侯①，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②；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③；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夫丰狐文豹④，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⑤，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⑥，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⑦。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⑧。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刳形去皮⑨，洒心去欲⑩，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⑪，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⑫，与而不求其报⑬，不知义之所适⑭，不知礼之所将⑮，猖狂妄行⑯，乃蹈乎大方⑰，其生可乐⑱，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⑲，与道相辅而行。"

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⑳，无留居㉑，以为君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

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

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22]，愈往而不知其所穷[23]。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故有人者累[24]，见有于人者忧[25]。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26]。方舟而济于河[27]，有虚船来触舟[28]，虽有褊心之人不怒[29]，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30]，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31]，其孰能害之！”

【注释】

①市南宜僚：人名，宜僚姓熊，居住在市南，所以称他为市南宜僚。

②修：修习。此处作继承讲。

③须臾：片刻，短暂。　按：此句有的旧本注无“离”字，原文为“无须臾居”，意思是没有片刻休息。

④封狐：皮毛丰润的大狐狸。　文：通“纹”。

⑤隐约：隐藏。

⑥胥疏：形容足迹未到的地方。

⑦罔罗机辟：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注。

⑧其皮为之灾：因其皮毛丰厚或有纹彩，遭人捕杀。

⑨刳（kū枯）：剖开挖空。　刳形：指忘却形体。　去皮：指忘却国家。

⑩洒（xǐ喜）：通“洗”。　洒心：犹洗心；忘智。

⑪南越：作者杜撰的地方。下句“建德之国”也如此。

⑫作：劳作，耕作。　藏：贮藏，此处作私藏讲。

⑬与：与人，给人。

⑭适：向往，去向。

⑮将：推行。

⑯猖狂：此处作无目的的随心活动讲。

⑰蹈：踏着。　大方：犹大道。

⑱乐：安乐。

⑲捐：捐弃，抛弃。

⑳倨（jù 巨）：傲慢。

㉑留居：指安于势位。

㉒崖：岸边。

㉓穷：穷尽，无际。

㉔有人：统治他人。 累：拖累。

㉕见有于人者：为人所统治。

㉖大莫：无有之境，虚空。莫，同“漠”。

㉗方舟：两舟相并在一起。 济：渡。

㉘虚船：无人之船。

㉙褊（biǎn 扁）心：心胸狭窄。

㉚歙（xi 西）：收敛，合拢。

㉛虚己：忘我，指无心于世事，听之任之。

【译文】

市南宜僚去见鲁侯，鲁侯脸上布满愁云，市南宜僚说：“你脸色忧愁，有什么事呀？”鲁侯说：“我学习了先王治国的道理，继承先君开创的事业，我敬重鬼神，尊崇圣贤，我躬身力行，不敢有片刻止息。即使这样也还不能避免祸患，我是为此担忧啊。”

市南宜僚说：“你消除忧患的办法太浅薄了。你知道吗，皮毛丰厚的大狐狸和纹彩斑驳的豹子，它们栖息于山林之中，潜藏在岩石山洞里，这叫静心；它们夜间活动，白天栖息，这叫警惕；虽然饥渴却仍隐藏不露，到远处足迹未至的江湖地带觅食，这叫安定；然而它们仍不能免于罗网和机关的灾害。它们有什么罪过吗？就因为受了自己皮毛的灾害啊！如今，鲁国这个国家不就是给你带来灾祸的那张皮吗？我希望你能忘却自己的身形，忘却自己的国家，洗涤你的心志，消除你的欲望，游乐于人迹不到的旷野里。在南越地方有座城邑，名叫建德之国，那里的老百姓愚

钝纯朴，少有私心和欲望，只知耕作田地，不知私自收藏，只知帮助别人而不求别人的报答；不知道怎样做才合乎义，不知道怎样做才合乎礼；他们无目的随心所欲，任意而行，却都蹈袭着大道而进。他们生时自得安乐，死后就地安葬，我唯愿你能离开国家，抛弃俗务，与大道一同相辅前进。”

鲁侯说：“那个地方路途遥远而险恶，又有江山的阻隔，我无车无船，怎么办呢？”南市宜僚说：“你去掉颜容的傲慢，不要滞留于所处的势位，这就可以作为你的车子，”鲁侯说：“那个地方道路幽暗而遥远，没有人烟，我和谁相以为邻呢？我又没有粮食，怎能到达那里呢？”

南市宜僚说：“减少你的费用，节制你的欲望，即便没有粮食，也可使你饱足。你渡过大江，飘游大海，看不到海岸边际，越往前越不知哪里是岸。送你的人都从岸边回去了，你就此离得越来越远。所以说，统治别人的人要受拖累，受人统治的人就会发愁。唐尧时代不去统治别人，也从不受人统治，我唯愿你抛弃劳累，解除忧患，独自一人与大道同游于虚无之境。两舟相并渡河，忽然有条无人的船撞来，相并的船上虽有心地狭窄之人，也不发怒；如果那条空船有一个人在上面，那么这边船上的人就会呼叫对方撑开或靠拢，呼喊一次如果听不见，再呼喊第二次，如果再听不见，就呼喊第三次，辱骂之声随即而起，原先不发火的人现在也火起来了，因为原先是空船现在却是有人的实船了。一个人如果能看透自己，无心于世事，从不与人计较，一切听任自然，自由自在地遨游于世间，那么又有谁能来伤害他呢？”

【原文】

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为钟①，为坛乎郭门之外②，三月而成上下之县③。王子庆忌见而问焉④，曰：“子何术

之设⑤?”

奢曰:“一之间⑥,无敢设也⑦。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⑧’,侗乎其无识⑨,傥乎其怠疑⑩;萃乎芒乎⑪,其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⑫,随其曲傅⑬,因其自穷⑭,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⑮,而况有大涂者手⑯!”

【注释】

①北宫奢:人名。复姓北宫,名奢,居北宫因以为姓,卫国大夫。 赋敛:征募,募集。

②坛:指祭坛。 郭:城外。

③县:通“悬”,悬挂。

④王子庆忌:人名。庆忌为周王族,故称王子庆忌,时任卫国大夫。

⑤设:设法,筹设。

⑥一之间:专心致志,抱守纯一。

⑦无敢设:不敢存有别的设想。

⑧朴:纯朴。

⑨侗(tǒng 同)乎:形容愚朴无知。

⑩傥(tǎng 躺)乎:形容心智迟纯。

⑪萃(cuì 翠):聚集。 芒:同“茫”,心中无数。

⑫强梁:蛮横。

⑬曲傅:顺随屈从。

⑭自穷:尽力而为。

⑮挫:损害。

⑯大涂:大道

【译文】

北宫奢替卫灵公征募钱财铸钟,在城外造起一座祭坛,营造三个月钟成,分挂在上下两层的钟架上。王子庆忌见到后问道:

“你用什么办法营造得这么快?”

北宫奢说:“我专心致志扑在铸造钟的事情上,不敢存有其他想法。我听说过:‘经过一番雕琢之后,又复归到原来的纯朴状态’,我专心制造钟时,变得无知无识,忘却一切,心智愚纯,狐疑思虑之事全都不放在心上。征募的财物聚在一起,心里也茫无所知,恍恍惚惚送往迎来;来的不禁止,出去的也不阻留;蛮横不肯捐助的任凭他去,顺随屈从的捐助时也随他方便,由他们自己尽力而为,所以从早到晚都在征募而丝毫也不损害他人,何况还有通达大道的人呢!”

【原文】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①。大公任往吊之曰②:“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翛翛翛翛③,而似无能,引援而飞④,迫胁而栖⑤,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⑥。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智以惊愚,修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⑦,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⑧:‘自伐者无功⑨;功成者堕⑩ 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名居⑪ ,德行而不明处⑫ ;纯纯常常⑬ ,乃比于狂⑭ ;削迹捐势⑮ ,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⑯ ,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⑰ ,食杼栗⑱ ;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注释】

①火食：生火做饭。

②大公任：有一个叫任的老人家。大公，是古代对老人的尊称。 吊：此处作慰问讲。

③翂翂（fēn 分）翐翐（zhì 至）：迟缓不能高飞的样子。

④引援：带引。

⑤迫胁：挤。

⑥绪：剩余之物。

⑦这三句见本卷《庄子·达生篇》注。

⑧大成之人：道德修养至高的人，指老子。

⑨伐：夸耀。

⑩堕（huī 灰）：通“隳”，毁坏，败。

⑪不名居：不处在被称颂的位置上。

⑫得：通“德”。 不名处：不居有德的名声。

⑬纯纯常常：既纯朴又平凡。

⑭比：似，像。

⑮削迹捐势：消除形迹，捐弃权势。

⑯责：指责。

⑰裘褐（qiú hè 求和）：粗制的皮衣和粗麻布制的衣服。

⑱杼（shù 述）：通“芧”，橡实。

【译文】

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七天不能举火做饭，大公任去慰问他，说道：“你几乎死了。”孔子说：“是呀。”大公任说：“你讨厌死吗？”孔子说：“是呀。”

大公任说：“我来谈谈不死的大道。东海有只鸟，名叫意怠。这只鸟啊，飞得又慢又低，好像没有什么能耐，跟着鸟群中的领队飞翔，挤在群鸟中间栖息；往前飞时，不敢飞到前头去，后退时不敢掉在后头；吃食时不敢抢先争食，只吃众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在群鸟行列中不遭受排斥，外人也终究不能伤害它，因此它免

于灾害。高直的树木必定先遭砍伐，水甜的井必定先用干，这都是因为有用才受到灾害的。你大概是把自己装饰得很有才智，用来惊吓众人，你修身养性为的是显示他人的污浊，你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就像手里举着太阳和月亮行走，所以不免有祸患了。从前我听得修养高超的老子说过：'自夸的人不会成功，自恃功业成就的人必定败落，自恃名声的人必定会吃亏'；又有谁能抛弃功名利禄回到众人队伍中来啊！大道流传四方而个人不居有道的名声，德行传遍世间而个人不居有德的名望；内心纯朴而又平凡，举止就像愚狂的人那样；不显露自己的形迹，抛弃权势，不求功名。不指责他人，别人也不会指责自己。至圣之人不求闻名于世，而你为什么那样喜好功名呢！"

孔子听了这番话，说道："你的话讲得真好啊！"于是他辞别了旧友故交，离开了他的学生，逃到山泽野地里去；穿着兽皮和粗麻布制作的衣服，以橡实和栗子当粮食，走进兽群中众兽不乱群，走进鸟群中众鸟不乱行。鸟兽都不讨厌他了，何况人呢！

【原文】

孔子问子桑雽曰①："吾再逐于鲁②，伐树于宋③，削迹于卫④，穷于商周⑤，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⑥。亲交益疏⑦，徒友益散，何与？"

子桑雽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⑧？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⑨，或曰：'为其布与⑩？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矣？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⑪，此以天属也⑫。'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⑬。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若醴[14]；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孔子曰：“敬闻命矣！”徐行翔佯而归[15]，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16]，其爱益加进。

异日，桑虖又曰：“舜之将死，真泠禹曰[17]：‘汝戒之哉，形莫若缘[18]，情莫若率[19]，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20]，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21]。’”

【注释】

①桑虖(hū乎)：人名。姓桑，名虖，也称桑户。生平不详。

②再：两次。孔子两次被逐事可参阅《史记·孔子世家》。

③“伐树”句：孔子到宋国游说，带领弟子在一棵大树下讲学演习礼仪，被宋国司马桓魋(tuí颓)追赶，孔子离开后，那棵大树被砍倒。

④“削迹”句：孔子到卫国游说，卫人不喜，离开时有意铲掉了孔子师徒的足迹。

⑤商：指殷商王朝后裔所在地宋国。 周：指周王朝后裔封地卫国。

⑥犯：遇着，遭到。

⑦交：旧交故友： 益：更。

⑧假：国名。一说假为“殷”字之误。下文“林回”当是假国的逃亡者。

⑨赤子：小孩。 趋：疾步快走。

⑩布：古代钱币。此处作价值讲。

⑪彼：指爱财物之人。

⑫天属：天性相关。

⑬迫：遇上。

⑭醴：甜蜜的酒。

⑮徐行：慢慢地行走。 翔佯：安闲自在地行走。

⑯挹：通“揖”，躬身拱手之礼。

⑰真泠(líng玲)：旧注作“真言”，晓示解。一说，真字当为“迺(乃)”字之误；泠，作“命”。

⑱形：形体动作，行为。　缘：顺着。

⑲率：率真。

⑳文：纹饰，装饰。

㉑固：通“故”，当然。

【译文】

孔子问桑扈说：“我在鲁国两次被逐，到宋国遭到伐树的灾祸，在卫国还被人铲除了足迹，到了商、周地方却穷困潦倒，在陈国、蔡国之间遭人包围。我遭受这么多的祸患，使亲朋故交越发疏远了，徒众友人更加离散了，这是为什么啊？”

桑扈回答说：“你难道未曾听说过假国之人逃亡的故事吗？假国灭亡之后，有个叫林回的人，抛弃了价值千金的玉璧，却背着个小孩奔逃。有人议论说：‘他是为了钱吗？小孩的价值远不如玉璧的价值；难道怕拖累吗？小孩的累赘比玉璧要大得多啊。抛弃千金之璧，背着小孩子奔逃，到底为了什么？’林回说：‘千金之璧与我仅仅是利益上的结合，而这个孩子与我却是天性相合。’以利结合的，碰上穷困灾难就相弃了，而以天性结合的，遇上穷困灾害就相互收容。相互收容与相互遗弃的差别也太远了，君子之间的交情像清水那样淡薄，小人之间的交情像甜酒那样甘饴。正因君子之间的淡泊而显得格外亲近，而小人之间的甘甜却因利害关系不能持久而断绝了，凡是无缘无故相互结合的人，也会无缘无故地分离开来。”孔子说：“我敬听你的教诲。”他便慢慢离开，安闲自在地走了回来，然后终止了讲学，扔掉了书简，弟子们不再向他躬身作揖行礼了，但是对孔子的敬爱却更加深厚了。

过了几天，桑扈又说：“舜将死的时候，告诫大禹说：‘你要警惕啊，形体的行动不如顺从事物的本性，感情的表露不如真率适中，顺应事物的本性就不会背离原则，真率适中就不会劳神困

顿。不背离原则，不劳神困顿，也就无需繁文缛节地来粉饰形体，既然无需粉饰形体，也就不必去求得外物的帮助了。”

【原文】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①，正緳系履而过魏王②。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③？”

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④，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⑤，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⑥。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⑦，危行侧视⑧，振动悼慄⑨；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⑩，处势不便⑪，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⑫，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⑬！”

【注释】

①大布：粗布。

②緳（xié 协）：鞋带。一说腰带，一说緳同絜，麻束。

③惫（bèi 备）：疲惫，困顿。

④枏：即枏（nán 南），楠树。 梓（zǐ 子）：梓树。 豫章：樟树。

⑤王长：称王称霸，妄自尊大。

⑥羿（yì 意）：人名，传说中的尧时神射手。 蓬蒙：即逢蒙，人名，羿的弟子，也是神射手。 眄睨（miǎn nì 免泥）：斜视，指轻视，瞧不起。

⑦柘（zhè 这）、棘（jí 吉）、枳（zhǐ 止）、枸（jǔ 举）：四种有刺的灌木或乔木。

⑧危行：担心害怕地行走。

⑨悼栗：因恐惧而战栗。

⑩急：紧缩。

⑪不便：不利。

⑫昏上：昏聩的君王。 乱相：乱臣。

⑬见：被。　征：证明。

【译文】

庄子穿着一件粗布衣服，上面打着补丁，整理了一束麻，系好破鞋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为何如此疲惫呀？"

庄子说："我是贫困，不是疲惫。读书人的道德不能施行于天下，这叫疲惫；衣服破旧，鞋子穿孔，这叫贫困而不是疲惫，这种情况就叫做生不逢时。大王你难道没有见过善于腾跳的猿猴吗？它们生活在高大的楠木、梓树和樟树丛林中，攀枝揽籐，安乐自得地在林中南面称王，即使像羿和蓬蒙这样的神射手也不敢轻视它们。如果它们一旦到了柘、棘、枳、枸等多刺的灌木丛中生活，那就会心惊胆战地行走，还得左顾右盼，心里因恐惧而战栗。这不是因为猴子的筋骨紧缩起来不再灵活轻柔，而是所处的环境很不方便，无法施展它们固有的本领。现今，我处在昏君和乱臣之间，要想不疲惫，怎么可能呢？从前比干被挖心，就是最好的鉴证啊！"

【原文】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①，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倚㮚氏之风②，有其具而无其数③，有其声而无宫角④，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⑤。

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⑥。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⑦，爱己而造哀也⑧，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⑨。无始而非卒也⑩，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

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⑪，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⑫，言与之偕逝之谓也⑬。为人臣者，不敢去之⑭。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

所以待天乎！”

“何谓无受人益难？”仲尼曰：“始用四达[15]，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16]。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鹬鸸[17]，目之所不宜处[18]，不给视[19]，虽落其实[20]，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21]，社稷存焉尔[22]。”

“何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也[23]，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24]。”

“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25]！”

【注释】

①孔子被围事见本卷《庄子·秋水篇》注。 穷：窘困。

②猋（biāo 标）氏之风：炎帝时的歌曲。

③具：器具，指打节拍的枯枝。 数：节拍的路数。

④宫角：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两个音阶。

⑤犁然：栗然心动，感动。

⑥端拱：恭立拱手。 还目：回过头来看。

⑦广己而造大：指推崇自己的道德并过于夸大。

⑧爱己：指过分爱护自己。 造哀：造成哀伤。

⑨天损：自然带来的损害。 人益：他人的增益。

⑩无始而非卒：没有开始和终结，既是开始也同时是终结。

⑪桎（zhì 志）：束缚。 穷桎：穷困束缚人。

⑫泄：发泄出来的。

⑬言：说的是。 偕逝：一起流逝。

⑭去：逃避，违背。

⑮始用：开始启用。

⑯命：命运。　外：外物。

⑰鹊鸲（yì ér 意而）：燕子。

⑱处：居址。

⑲不给视：不再多看一眼。

⑳实：食物。

㉑袭：进入，钻入。

㉒社稷：这里指燕子的巢窝。

㉓禅：更迭，更替。

㉔正：抱守正道。

㉕晏然：安乐。　体逝：形体消失。

【译文】

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七天不能生火做饭。他左手持着枯木，右手打击着枯枝，唱着炎帝时代的歌曲，虽有打拍子的器具却打不出唱歌的节拍路数，虽有敲击的声音却无宫、角的音阶；虽然如此，木击之声和人的歌声还是深深地感动着听者的心。

颜回恭敬地拱揖端立一旁转目注视着孔子。孔子怕他推崇自己的道德并过于夸大，为爱护自己而造成哀伤，就对他说："颜回啊，不遭受自然的灾害容易，不接受人的利禄是困难的啊。世上的事无所谓始和终，人和天本来就是同出自然。现今唱歌的人又将是谁呢？"

颜回说："请问不遭受自然灾害容易，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譬如，饥饿、干渴、寒冷、暑热，穷困潦倒得不能使人遇事通达，这些都是天地运行和万物运动发生的现象，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随着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而一起流逝的。作为臣子的人，不敢违背君主的旨意，做臣子的道理尚且如此，何况对天呢？那就更应该服从了。"

颜回又问："什么叫做不接受人的利禄是困难的？"孔子说：

“开始用你时各方面都觉得顺利，官爵俸禄滚滚而来，好像没有尽头，物质利益带来的好处原本不是我本分所应有的，只不过是我的命运和外物相顺应而已。作为君子不会去做强盗，作为贤人不会去偷窃。我若取之外来的物利不就像做小偷一样了吗？所以说：‘鸟类中最聪明的莫过于燕子，看到不合适栖息的地方就不再去看，纵然将含着的果实掉了，却因惧怕灾祸而丢弃不管。’燕子怕人，却又进入人家屋檐下居息，因为它的巢筑在那里啊。”

颜回又问：“什么叫做既是开始同时也是终结呢？”孔子说：“万物变化无穷，却不知它们谁在交替和谁被交替，哪能知道它们的终结和起始呢？既不知始终，只有抱守正道顺应自然的变化罢了。”

颜回又问：“什么叫做天与人的同一？”孔子说：“人类，是自然产生的，天，也是自然产生的，人之缺少自然的本性，这是人之本性的缺陷所造成的，圣人便是顺应自然的变化安然地终了一生。”

【原文】

庄周游乎雕陵之樊①，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②，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③。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④，目大不睹？”蹇裳躧步⑤，执弹而留之⑥。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⑦，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⑧，见利而忘其真⑨。庄周怵然曰⑩：“噫！物固相累⑪，二类相召也⑫！”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⑬。

庄周反入，三月不庭⑭？蔺且从而问之⑮，“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⑯？”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

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俗。’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17]，吾所以不庭也。”

【注释】

①雕陵：果园名，一说栗园名。　樊：通“藩”，藩篱。

②运寸：直径长一寸。

③感：触碰。　颡（sǎng 赏）：额。

④殷：长大。　逝：往。　不逝：即不能远飞。

⑤蹇裳：撩起衣裳。　躩（jué 厥）：疾行。

⑥执弹：拿着弹弓。　留：伺候，等候。

⑦翳（yì 意）：遮住。　执翳：用叶子遮住自己。

⑧从而利之：从中得利的意思。

⑨真：本性。

⑩怵然：惊觉到。

⑪相累：互相连累，指互相加害。

⑫相召：互相召引。

⑬虞人：看守园陵的人。　谇（suì 岁）：责骂。

⑭庭：通“逞”。　不逞：不快乐。

⑮蔺且：人名，庄子的弟子。

⑯顷间：最近。

⑰戮：羞辱。

【译文】

庄子在雕陵的果树林里游荡，见到一只奇异的鹊儿从南方飞来，两只翅膀有七尺长，眼睛直径长约一寸，碰着庄子的额头飞过去，停在栗子树林里。庄周说：“这是只什么鸟啊！翅膀这么大却飞不远，眼睛这么大却看不清东西。”于是撩起衣裳快步向前，拿着弹弓等候着。看见一只蝉正美孜孜地在树荫深处停息，

忘记了形体暴露的危险。有只螳螂隐蔽在叶子下面，举着臂膀捕蝉，眼看就要捉住蝉了，却忘记自己形体暴露的危险。那只异雀在后面从中取利，捕食螳螂，但它也是见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庄周心惊不安，惶恐地说："啊呀！事物本来就是因利而互相连累的，两类事物也总是因利而互相吸引的。"他丢掉了弹弓转身就走，管园子的人怀疑他偷了果子，在后面追逐责骂。

庄子回到家里，一连三天都不高兴，蔺且跟着问道："先生这几天为什么一直不高兴呢？"庄周说："我守住了外物的形体却忘掉了自身的安危，观看那混浊的水流却迷糊了清澈的深潭。况且我听得老师老聃说过：'到一个地方，就要随从那里的习俗'。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却忘记了自身形体的安危，异鹊碰触了我的头，游乐于栗子林而忘掉了自己的真性，管理栗林的人不了解我，引起了误会，追逐责骂我，所以我不高兴啊！"

【原文】

杨子之宋①，宿于逆旅②。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③，恶者贵而美者贱④。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⑤，安往而不爱哉！"

【注释】

①杨子：人名，即杨朱。

②逆旅：旅店。

③恶：丑陋。

④贵：重视，尊重。

⑤去：弃。

【译文】

杨朱到宋国去，在一家旅店里息宿，旅店主人有两个小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丑陋的那个受到宠爱而漂亮的那个遭到轻视。杨朱问是什么原因，旅店的年轻店主回答说："漂亮的那个自诩自己长得漂亮，但我却不认为她漂亮；丑陋的那个自认为丑陋，但我却不认为她丑陋。"杨朱说："弟子们，记住！品行贤良的人却不自以为有贤良品行，这种人随便到哪里，怎会不受人爱戴呢！"

张乃烈　译注

庄子·外物篇

庄　周

【作者】

庄周，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本篇文章开头用"外物"二字作篇名。文章内容较杂，主要讨论养生处世之事，倡导一切顺应自然，不强求，不矫饰，随波逐流，做到"虚己""忘言"。

全文约分九段，第一段认为外物皆无准则，凡事不必去强求，处世接物虚心相待；否则利害得失在心中斗争不已，会使精神崩溃，大道丧失。第二段说明事无大小，都要讲究实际，脱离实际唱高调，徒然无益。第三段说明

有所大成者的志趣，讥刺浅薄之士以浅薄言论来求取名声，这与大道相距太远。第四段讽刺儒家口唱仁义，行为卑鄙，不足为训。第五段批评孔子矫饰矜恃，自命不凡，是庸人所为，指出世上事都要顺应事理，去掉好名和自矜才是君子所为。第六段指出神灵及才智之士也有困窘不及之时，只有去掉矫饰，回到自然天性上来，顺从自然才是大智。第七段说明无用就是大用。第八段说明逐物弃世都是阻碍修身养性的。真知大德之人能混迹于世而不入邪，顺从大众而不失真性；只有宁静处世，心地空虚才能容物顺世，不会堵塞自然真性。第九段，倡导为人处世要淡泊虚心，反对矫饰，强求名利必遭恶果。

本篇基本思想仍是顺从天然，反对矫饰，听之任之，达到"虚己""忘言"的境界。对儒家仁义观的虚伪性虽有揭发，但仍宣扬消极无为的处世哲学，是不足取的。

【原文】

外物不可必①，故龙逢诛②，比干戮③，箕子狂④，恶来死⑤，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⑥，故伍员流于江⑦，苌弘死于蜀⑧，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⑨，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⑩，故孝己忧而曾参悲⑪。木与木相摩则然⑫，金与火相守则流⑬。阴阳错行⑭，则天地大绔⑮，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⑯，乃焚大槐。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⑰，蟄蜳不得成⑱，心若县于天地之间⑲，慰暨沉屯⑳，利害相摩，生火甚多㉑；众人焚和㉒，月固不胜火㉓，于是乎有僨然而道尽㉔。

【注释】

①必：必定。 不可必：指没有一个定则。

②龙逢：人名，见本卷《庄子·胠箧篇》注。

③比干：人名，见本卷《庄子·胠箧篇》注。

④箕子：人名，殷纣王叔。因劝谏纣王无效而装疯避祸。

⑤恶来：人名，殷纣王身边的宠臣。

⑥信：信任。

⑦伍员：人名，即伍子胥，见本卷《庄子·胠箧篇》注。

⑧苌弘：人名，见本卷《庄子·胠箧篇》注。

⑨碧：碧玉。

⑩爱：父母的慈爱。

⑪孝己：人名，殷高宗之子，遭后母虐待，忧愁而死。　曾参：人名，孔子弟子，以孝称著，但常遭父母打骂。

⑫相摩：相互摩擦。　然：即"燃"。

⑬相守：共处，在一起。　流：熔化。

⑭错行：旧注错乱不顺。

⑮绘（gāi 该）：通"骇"，惊骇。

⑯水中有火：雷雨中带着闪电。

⑰两陷：指心境陷于利害两端。

⑱螴蜳（chén dūn 尘吨）：恐惧惊惕。

⑲县：通"悬"，悬挂。

⑳慰暋（mǐn 敏）：郁闷。　沉屯：沉郁。

㉑生火：指内心焦躁，心火上升。

㉒焚和：毁了中和之气。

㉓月：比喻心境淡泊清静如月。

㉔僓（tuí 颓）：通"隤"。　隤然：即颓丧。

【译文】

外在事物的利害是非不可能有个准则，所以忠臣像龙逄遭到杀戮，比干被挖心，箕子装疯卖傻，而阿谀奸臣像恶来之流也同样遭到惩处，残暴君王桀和纣也同样灭亡。国君无不希望自己的臣子效忠于他，但臣子虽然尽忠却未必能得到君王的信任，所以伍子胥赐死后抛尸江中任其腐烂，苌弘流放到西蜀又遭剖腹

挖肠，蜀人把他的血珍藏起来，三年后变成了碧玉。当父母的无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孝顺，但子女虽然竭力尽孝却未必能得到父母的欢心，所以孝己遭继母的虐待愁苦而死，曾参遭受父母的打骂而深感悲哀。木与木互相摩擦就燃烧起来，金属与火相处久了就会溶化。阴阳运行错乱，天地就发生大变，于是雷声隆隆，霹雳交加，雨中带着闪电，霹中大槐树，使它焚烧起来。

人的内心所忧虑的，就是陷进了利与害、是与非的两端，使人左右为难无法逃避，心中忐忑不安，无法平静下来，好像把心悬在天地间，忧郁而烦闷；利与害在心中互相摩擦斗争，内心焦躁不安，致使心火上升；世俗之人计较利害得失，毁了中和之气；淡泊清静的心境阻止不住焦躁和烦恼，于是，人的精神崩溃了，丧失了人的天性和真情。

【原文】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①。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②，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③。周顾视车辙中④，有鲋鱼焉⑤。周问之曰："鲋鱼来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⑦。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⑧？"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⑨，激西江之水而迎子⑩，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⑪，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鱼之肆⑫！'"

【注释】

①监河侯：指魏文侯。

②邑金：封邑内征收来的财赋。

③中道：行途中。

④车辙：车轮辗压过的坑洼痕迹。

⑤鲋鱼：鱼名，鲫鱼。

⑥来：语气词。

⑦波臣：水族的臣子。

⑧斗升之水：比喻水量很少，一点点水。

⑨游：游说。

⑩激：引导。

⑪常与：常在一起不能分开的环境，指水。

⑫枯鱼之肆：干鱼市场。

【译文】

庄周家里很穷，所以到监河侯那里借粟米，监河侯说："行，我就要收取封邑的赋税了，待我收到后贷给你三百金，好吗？"庄周一听就火了，板着脸忿然说："昨天我来的时候，行途中听得有声音在叫我，回头看去，路上车轮辗压过的坑洼处，有条鲫鱼在叫唤，我问它：'鲫鱼，来！你在干什么呢？'鲫鱼回答说：'我是东海的水族，你总该有斗升之水来救活我吧？'我说：'行，我就到南方去游说吴越国王，引导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回去，好吗？'鲫鱼听后板着脸气忿地说：'我因失了经常生活的水，使我没有安身的地方，我若能得到斗升之水就能活命，你竟然这样说，还不如早点到干鱼市场找我吧！'"

【原文】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①，五十犗以为饵②，蹲乎会稽③，投竿东海，旦旦而钓④，期年不得鱼⑤。已而大鱼食之⑥，牵巨钩，铔没而下⑦，鹜扬而奋鬐⑧，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⑨，惮赫千里⑩。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⑪，自制河以东⑫，苍梧已北⑬，莫不厌若鱼者⑭。已

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15]，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16]，趋灌渎[17]，守鲵鲋[18]，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19]，其于大达亦远矣[20]，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21]，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22]。

【注释】

①任公子：任，国名。此指任国的公子。 缁（zī资）：黑色绳子。

②犗（jiè戒）：阉牛。此处泛指牛。

③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省。

④旦旦：天天。

⑤期（jī机）年：经年，整一年。

⑥已而：后来。

⑦陷（xiàn陷）：通“陷”。 陷没：即陷没，沉下去。

⑧鹜扬：翻腾奋动。 鬐（qí齐）：鱼脊。

⑨侔（móu牟）：如同。

⑩惮（dàn担）赫：震惊，震骇。

⑪离：剖开。 腊（xī夕）：风干，晾干。

⑫浙河：今浙江。

⑬苍梧：山名，一名九嶷山，在岭南。

⑭厌：吃饱。

⑮辁（quán拳）：浅薄。 辁才：指浅薄之人。 讽说之徒：评头品足的人。

⑯揭：举起。 累：细小的绳子。

⑰趋：奔赴。 灌渎：小水沟。

⑱鲵（ní尼）鲋：泛指小鱼。

⑲小说：一些浅薄言论。 干：求。 县：通“悬”，高。 令：名声。

⑳大达：大道。

㉑任氏之风：指任公子钓鱼的志趣，听之任之，悠然自得，绝不计较一时之得失。

㉒经于世：治理天下。

【译文】

任公子作了一只大鱼钩以粗长黑色的绳索作钓线，再用五十头牛作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鱼竿向东海投去，他天天在那里钓鱼，有整整一年没有钓到一条鱼。此后不久，有条大鱼吞食了钓饵，牵动巨大的鱼钩，大鱼带着鱼钩急速沉向海底，又转身翻腾，拱起鱼脊腾跳起来，涌起的白浪像山一样高，海水四处震荡，发出的声音如同鬼神吼叫，惊震千里之外的人。任公子得到这条鱼后把它剖开风腊起来；自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地方，黎民百姓都吃饱了鱼肉。就连以后那些才识浅薄、评头品足之辈，也都觉得惊奇，相互传告这件事。他们举着细竿小绳，在水沟小渠边来回奔走，守着那些小鱼，要想得到大鱼就难了。那些想用粉饰浅薄言论以求得高高名声的人，要想通晓大道也远了。所以，未曾听说过任公子那种听之任之、悠然自得、不计较一时得失作风的人，也不会很好地治理世务的，这之间的差距也就离得很远了。

【原文】

儒以诗礼发冢①，大儒胪传曰②："东方作矣③，事之何若④？"小儒曰："未解裙襦⑤，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⑥："青青之麦，生于陵陂⑦。生不布施⑧，死何含珠为⑨？'"

"接其鬓⑩，压其颊⑪，儒以金椎控其颐⑫，徐别其颊⑬，无伤口中珠！"

【注释】

①儒：儒生。　发：发掘。　冢（zhǒng 肿）：坟。

②胪（lú 卢）传：从上向下传话。

③东方作：指东方亮了。

④何若：怎么样了。

⑤襦:短袄。

⑥《诗》:指《诗经》中的一篇,全诗已逸失。

⑦陂(bēi 杯):坡。

⑧布施:施舍,周济。

⑨为:疑问语气词。

⑩接其鬓:控住尸体鬓发。

⑪颏(hui 汇):口,一作下巴下的胡须。

⑫儒:作"而",汝,你。 金椎:金属锤子。 颐:腮帮子。

⑬徐别:慢慢分开。 颊:面颊。

【译文】

儒生口诵诗、礼,却干着偷掘坟墓的勾当。大儒在坟上面发出话来:"东方已经发白,天要亮了,事情干得怎么样了?"小儒在下面回答说:"尸体身上的短袄和裙子还未解开,嘴里含着一颗明珠。《诗经》上说:'青油油的麦苗啊,生长在山坡之上,生前不肯把钱财来施舍,死后为何还要含明珠?'大儒说:"揪住鬓发,用力压住下巴,你用铜锤敲他的腮帮,慢慢分开他的两颊,当心别损坏了口里的那颗珠子!"

【原文】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①,遇仲尼,反以告②,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③,末偻而后耳④,视若营四海⑤,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⑥,斯为君子矣⑦。"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⑧?"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骛万世之患⑨,抑固窭邪⑩,亡其略弗及邪⑪?惠以欢为骛⑫,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⑬,相引以名⑭,相结以隐⑮。与其誉尧而非桀⑯,不如两忘而

闭其所誉⑰。反无非伤也⑱，动无非邪也⑲，圣人跨躇以兴事⑳，以每成功㉑，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㉒！”

【注释】

①老莱子：人名，楚国隐士。　出薪：打柴。

②反：通“返”，返回。

③修上：上身长。　趋：短。

④末偻：伸头拱背。　后耳：耳朵往后贴。

⑤视：目光。　营四海：经营天下。此处指目光敏锐，顾及四周。

⑥躬矜：态度矜持。　容知：面容装得很有知识。

⑦斯：那么。

⑧业：指推行仁义之事。

⑨一世之伤：指孔子推行仁义拯救一代人的痛苦和弊端。　骜（ào 傲）：同“傲”。亦作骜，奔波。

⑩窭（jù 句）：贫穷。此处指闭塞浅见。

⑪亡其：还是……。　略：智略，才智。

⑫惠：施恩惠。　欢：取悦于世。

⑬中民：平凡之人，平庸之人。

⑭相引：以名声相召引。

⑮相结：以私利相勾结。　隐：私利。

⑯非：斥责；非议。

⑰闭：不加；收起。

⑱反：违反。　无非伤：必定受到损伤。

⑲动：指心中骚动。　无非邪：心中产生邪念。

⑳跨躇：从容不迫。

㉑以：因而。　每：总是，常常。

㉒载：负载。　矜：傲，矜持。

【译文】

老莱子的学生出门去打柴，路上碰到孔子归来告诉先生说：

“那里有个人，上身长下身短，头往前倾，后背拱起，两只耳朵往后贴，眼光敏锐遍顾四周，不知他是什么人家的人。”老莱子说：“那是孔子，召他来。”孔子到后，老莱子说：“孔丘啊！去掉你那高傲矜持的态度和你面容上装得很睿智的样子，那么就是君子了。”孔子听了作个揖，然后往后退，脸色顿改，忐忑不安地问道：“我所提倡的仁义之学还能为世人所用吗？”老莱子说：“你为不忍心使一代人受痛苦，而奔波不停地带给子孙万代的祸害；究竟是你本来就是闭塞和浅见呢？还是才智短缺没有办法呢？你取悦于世人，并以此自傲，却给自己带来毕生的耻辱而不自知，这是普通人的行为罢了！这种人以虚有的名声相互招引，以私利相互勾结。所以，与其说去赞誉唐尧而非议殷桀，到不如把这两者都忘了，收起那些赞誉和非议。违反自然的本性必定会有所损伤，内心的骚动不安必定会产生邪恶，圣人总是从容处世，顺应自然之理和稳妥办事的，所以在事业上总是成功。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你总是执意去推行仁义而又自傲呢？”

【原文】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①，曰：“予自宰路之渊②，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③，渔者余且得予④。”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君曰：“渔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会朝⑤。”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箕圜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⑥。”乃刳龟⑦，七十二钻而无遗策⑧。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⑨，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

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10]，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鹈鹕[11]。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12]。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13]，与能言者处也。”

【注释】

①宋元君：宋国国君，名佐，死后谥元君。　被发：披发。　阿门：室侧的小门。

②宰路：潭名。

③清江：江名。　河伯：河神。

④余且：人名。姓余，名且。

⑤会朝：召令赴朝。

⑥以卜：用龟壳占卜。

⑦刳(kū 枯)：剖开后挖空。

⑧七十二：泛指占卜次数之多，非只七十二次。　钻：占卜时灼钻龟壳。策：算，计算。　无遗策：没有一次失算的，指每次占卦都灵验。

⑨见(xiàn 现)梦：显梦，托梦。

⑩知：通“智”。下同。

⑪鹈鹕(tí hú 提胡)：鸟名，一种专门捕食鱼类的鸟。

⑫去善：丢弃小善，即是丢弃矫饰的善行。　自善：使自己回归到自然的大善中来。

⑬石师：大师。

【译文】

宋元君半夜里梦见一个披发的人从侧门向里窥看，说道：“我来自宰路的深水潭里，是清江的使者，出使到河伯的地方，被渔夫余且捉住了。”宋元君醒后叫人占个卦，回答说“是只神龟。”宋元君又问道：“渔夫中有余且这个人吗？”左右侍卫回答说：“有。”宋元君说：“叫余且上朝来见我。”第二天，余且上朝，宋元君说：“你捕到了什么东西？”回答说：“我网到一只白龟，周围有

五尺”。宋元君说:“你把白龟献出来。”白龟送到后,宋元君想要杀掉它,又想把它养起来,心里疑惑犯难,只好用占卜来决定,卜卦说:“杀掉白龟,用龟壳来占卜一定大吉。”于是,把白龟剖开挖空,作了多次灼钻占卜,推算十分准确,没有一次不灵验的。孔子说:“神龟能托梦给元君,却避不开余且的网,它的智能可占卜多次,而且推算都十分灵验,却躲不开剖腹挖肠的灾祸。如此讲来,智慧也有窘困和局限的时候,神灵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纵然有最聪明的人,他总敌不过万人的计算。鱼儿不怕鱼网却怕鹈鹕。人们只有去掉狭隘的小智,才能明白自然的大智,去掉人为矫饰的善行,才能使自己回归到自然的大善中来。婴儿生下来后,没有高明的老师也能学会说话,就是因为婴儿和会说话的人自然相处在一起的缘故。”

【原文】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①,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②,致黄泉③,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注释】

①天:一本作“夫”。

②厕足:置足。 垫:掘。

③致:通“至”。

【译文】

惠施对庄周说:“你的言论毫无用处。”庄周说:“既然懂得无用才可和他谈论有用。大地不能说不广大了吧,而人所用得着的,不过是容纳脚踏的一小块土地而已,倘若只留下一小块放脚

的地方，将其余的土地全都挖掉直到黄泉，那么大地对人还有用处吗？”惠施说：“无用。”庄子说：“如此说来，无用的用处也就明白不过的了。”

【原文】

庄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遁之志①，决绝之行②，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③！覆坠而不反④，火驰而不顾⑤。虽相与为君臣⑥，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⑦。故曰至人不留行焉⑧。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⑨。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⑩，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⑪，顺人而不失已⑫。彼教不学⑬，承意不彼⑭。”

目彻为明⑮，耳彻为聪，鼻彻为膻⑯，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⑰，壅则哽⑱，哽而不止则跈，跈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⑲，其不殷⑳，非天之罪。天之穿之㉑，日夜无降㉒，人则顾塞其窦㉓。胞有重阆㉔，心有天游㉕。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㉖；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㉗。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㉘，亦神者不胜。

【注释】

①流遁：流荡遁隐。指追逐外物而不返。

②决绝：果决地弃绝世事。

③至知厚德：睿智大德。　任：作，做。

④覆坠：坠落，这里指坠入世事。　反：通“返”，返回。

⑤火驰：火速奔跑。

⑥相与为君臣：君与臣的相对关系。

⑦易世：世道更变。 践：通“贱”。

⑧留行：停滞。

⑨学者：泛指书呆子一类人物。 流：指风气。

⑩狶(xi 希)韦氏：传说中上古时代帝号。

⑪僻：邪僻，邪途。

⑫不失己：不丧失自己的本性。

⑬彼：指尊古非今观点。

⑭承意：顺着别人的意见。 不彼：不分辨。

⑮彻：彻通，灵通。

⑯膻：指鼻子的灵敏度，嗅觉。

⑰壅(yóng 拥)：壅塞，堵住。

⑱哽(gěng 梗)：堵塞。

⑲跈(jiàn 践)：通“捻”，乖戾，怪诞。

⑳恃：凭恃，靠。 息：气息。

㉑殷：旺盛。

㉒天之穿之：天然常理，贯通着万物的孔窍。

㉓降：停息。

㉔顾：反而。 窦：孔窍。

㉕胞：泛指肚腹。 阆(láng 郎)：空旷，空隙处。

㉖天游：自然之道游于其中。

㉗妇姑：婆媳之间。 勃谿(xi 西)：争吵。

㉘六凿：指视、听、嗅、味、触、意识六种官能。一说，指六情。 攘：排斥。

㉙善：适宜。

【译文】

庄子说：“人们若能自由自在地随心而游，那么何必不去悠哉闲哉地去游乐呢？人们若不能随心而游，那么还能悠哉闲哉地游乐吗？游荡于外物而不能回转的心志，决绝弃世的行为，唉！这不是睿智大德的人所做的呀！坠入世事而不肯回头，急如

星火地追逐外物而不顾；人们相互间纵然有君臣之间的关系，那不过是时势造成的，如果世道变更，时代转化，那么两者之间就不再分高下了。所以说至圣之人不会滞留于世俗之中的。尊古卑今是书呆子一类人物习尚的风气，拿上古狶韦氏时代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世事，又谁能不激起波动呢？唯有至圣之人才能游荡于世俗而不走入邪途，他能顺随大众而不失去自己的本性。对那种尊古卑今的说教固然不会去学它，但却也顺着他们意见而不必去与之争辩。

目光明彻叫做明，耳朵灵通叫做聪，鼻子灵敏叫做膻，嗅觉和口舌敏感叫做甘，心灵透彻叫做智，智慧贯通叫做德。大凡天道，是不能堵塞的，堵塞了必然出现哽阻，哽阻不止，引起行为失常和妄诞，妄诞失常就会引起各种祸患。大凡有知觉的物类，都靠气息的运行，如果气息不旺盛，那不是上天的过失。因为天然常理贯通着万物孔窍，日夜运行不停，只是人们自己有时反而堵塞了自己的孔窍。人的肚腹，因其空虚，所以能容纳胃脏胎儿；心地空虚，则使大道游于其中。居室如无空余之地，那么婆媳间就会争吵不休；心地如无空虚，就不能容纳大道游于其中；于是视、听、嗅、味、触知和意识这六类官能就会出现错乱而相互骚动。广阔的森林和山丘之所以适宜人类，就是因为人们平日心神劳累困顿，不能胜任局促狭隘的生活.

【原文】

德溢乎名①，名溢乎暴②，谋稽乎滋③，知出乎争④，柴生乎守⑤，官事果乎众宜⑥。春雨日时，草木怒生，铫镈于是乎始修⑦，草木之到植者过半⑧，而不知其然。

静然可以补病⑨，眦撼可以休老⑩，宁可以止遽⑪。虽然，若是，劳者之务也⑫，非佚者之所未尝过而问

焉[13]。圣人之所以诫天下[14]，神人未尝过而问焉[15]；贤人所以诫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诫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

演门有亲死者[16]，以善毁爵为官师[17]，其党人毁而死者半[18]。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汤与务光[19]，务光怒之。纪他闻之[20]，帅弟子而踆于窾水[21]；诸侯吊之[22]，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23]。

荃者所以在鱼[24]，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25]，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注释】

①溢：满出。引申为越出，超出，暴露。

②暴：暴露，外露。

③稽：来到，至。 滋（xián 闲）：急。

④争：争夺，竞争。

⑤柴：通“砦”，防守栏栅。此处作闭塞讲。 守：保守，固执。

⑥官事：官府事务。 果：成功。

⑦铫（yáo 尧）：大型锄头。 镈（nòu 耨）：锄地农器之一种。 修：修整。

⑧到植：再生。

⑨静然：沉静。 补病：养病。

⑩眦（zì 字）：眼角。 摵（miè 灭）：按摩。

⑪遽（jù 巨）：疾速。

⑫劳者：从事劳务之人。

⑬非：据文义疑衍。 佚：闲逸。

⑭诫（xiē 歇）：惊动。一说，改革。

⑮神人：即至人，得道的圣人。

⑯演门：即寅门，宋国都城的东门。

⑰毁：毁坏。这里指悲哀过度而形容消瘦。　官师：官名。

⑱党人：乡里之人。

⑲务光：人名，商时隐士。

⑳纪他：人名，商时贤人。

㉑踆（cūn 村）：通“蹲”。　窾（kuǎn 款）水：水名。

㉒吊：看望，慰问。

㉓申徒狄：人名。　踣（bó 勃）：跌仆。此处作投、跳讲。

㉔荃（quán 拳）：通“筌”，竹笱，竹篓子一类捕鱼工具。

㉕蹄：束住兔脚的网套。

【译文】

德行的显露在于名声的外扬，名声的显露在于自己的标榜；人之计谋，为应付危急而来；才智出自于斗争，闭塞不通是由于固执停滞，官事处理的成功是出于顺应大众。春天按时令下雨，草木随之暴长，锄头之类的农器开始修整，地里杂草锄掉再生的却仍有一半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其实不过是顺着时令自然生长罢了）

沉寂清心可以调养疾病，按摩眼角可以消除老态，心情安定可以平息急躁。虽然如此，这样做，乃是劳务者的事情，而闲逸之人是从不过问的；圣人去改革天下的习俗见识，神人从来不去过问；贤人去改革时代的俗见，圣人从来不去过问；君子去纠正一国之人的习俗见解，贤人从来不去过问；小人应时求利，君子也从来不去过问的。

宋国都邑东门有家死了亲人的人，因悲伤过度，消瘦得变了形，却由此加官进爵，封他为官师。乡里人也效法他，哀伤过度后却死了一半多。尧帝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因此逃走了。商汤要把天下让给务光，务光大发怒火，不肯接受。纪他听到了这件事，带领弟子隐居于窾水之边；诸侯仰慕他的清名常去看望和慰问他；过了三年，有个叫申徒狄的人因仰慕纪他的清名而投了

河。

鱼笱的作用在于捕鱼，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笱。绊兔子的套网其作用在于捕捉兔子，捕到兔子后就忘了套网。讲活的语言是用来传达思想的，了解了他人的思想，就连语言也忘了。我到哪里去能找到忘掉语言的人和他一起谈谈呢！

张乃烈　译注

庄子·秋水篇

庄　周

【作者】

庄周，见本卷《庄子·逍遥游篇》。

【题解】

本文以开头两字（秋水）作篇名。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表达了作者认识事物的相对主义观点，可分七段。第一段提出大小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对大小的认识也是相对的。第二段进一步讨论大小、多少、古今、盈虚、生死等的不确定性和无一定条件的转化。第三段进一步说明认识事物的相对性意义和认识事物本质的不易；要人们在实践上“适得其分”。第四段谈论贵贱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对贵贱、大小不必认真去辨别。第五段提出“万物齐一”、“道无始终”，主张认识要跟大道一致，一切听任自然。第六段讨论返归大道的重要和方法。第七段号召人们除却人为，返归真本，保持人的自然本性。

第二部分由六个独立寓言或故事组成。第一个寓言说明自然禀赋不能人为改变，只能顺应自然，这叫“无以人灭天”。第二个故事说明命运由天安排，一切听命于天，称之为“无以故灭命”。第三个故事述说庄子学派深奥神秘，其他学派既不能比拟，也不能窥测学习。第四和第五个故事说明庄子对权势的厌恶，反映了他的“无以得殉名”思想。最后一则故事是偷换概念的游戏。

总的看来，文章前部分作者提出“万物齐一”，把一切都看成是相对的思想，因此在认识上分割了相对和绝对，忽视了事物质的规定性和转化条件，否认认识有客观标准，反映出庄子学派典型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观点。后部分内容较复杂。与前面的主题距离较远，两者互不配套，但反映了庄子学派提倡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的思想。

【原文】

秋水时至①，百川灌河，泾流之大②，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③。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④，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⑤。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⑥。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⑦，望洋向若而叹曰⑧：“野语有之曰⑨，‘闻道百⑩，以为莫己若’者⑪，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⑫，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⑬，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⑭。”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⑮，拘于虚也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⑱，束于教也⑲。今尔出于崖涘⑳，观于大海，乃知尔丑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㉒；尾闾泄之㉓，不知何时已而不

虚[24]；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25]，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26]，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27]，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28]，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29]？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30]？号物之数谓之万[31]，人处一焉，人卒九州[32]，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33]；此其比万物也[34]，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35]？五帝之所连[36]，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37]，任士之所劳[38]，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39]，仲尼语之以为博[40]，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41]？”

【注释】

①时至：按时令而至。

②泾（jīng 京）：旧注“通”。 泾流：直通的水流。

③涘（sì 四）：河岸。 渚（zhǔ 主）：河中沙洲或小块陆地。 辩：通“辨”，分辨。

④河伯：河神。 欣然：高兴。

⑤以：认为，以为。 美：好处，美好的东西。

⑥端：尽头处。

⑦旋：转变，改变。 旋其面目：改变了沾沾自喜的面目。

⑧望洋：仰视的样子。 若：北海神。

⑨野语：俗话说，俗语。

⑩闻道百：即闻百道。意思是听得许多道理。百，形容许多。

⑪莫己若：即莫若己。意思是没有谁能比得过自己。

⑫少：不放在眼里的意思。 少仲尼之闻：对孔子的学识渊博不放在眼里。 伯夷：见本卷《庄子·骈拇篇》注。

⑬难穷：难以穷尽，形容浩渺博大。

⑭大方之家：懂得大道之人。

⑮语于海：谈论大海。

⑯拘：局限。　虚：通“墟”。地址，场所。

⑰笃（dǔ 堵）：专一。引申为限制。　笃于时：受到时间的限制。

⑱曲士：指孤陋寡闻见识短浅的人。

⑲束于教：受到所受教育的束缚。

⑳崖涘：河道两岸。

㉑丑：鄙陋。

㉒盈：盈满。

㉓尾闾：传说海水泄出的地方。

㉔已：停止。　虚：减少。

㉕过：超过，多于。

㉖自多：自夸多，自以为多。

㉗比形：寄托形体。

㉘见少：显得太少。

㉙礨（lěi 累）：堆垒的石块。　礨空：垒石的小孔。

㉚稊（tí 提）米：小米。一说，似稗的小米粒。

㉛号：称呼。

㉜卒：通“萃”。聚集在一起的意思。

㉝有的版本将此句删去。

㉞此：指单个人。

㉟豪：通“毫”。　毫末：毫毛尖端。

㊱所连：连续继承。

㊲仁人：所谓的仁义之士，此指儒家之流人物。

㊳任士：出任管理世事之人。此指墨家一类人物。

㊴为名：为了名声。

㊵以为博：以此自诩才识渊博。

㊶向：先前，从前。　自多于水：自夸水多。

【译文】

秋天水涨，按时令滚滚而来，大小河川的水都聚灌到黄河里。河面主流宽阔，使河边两岸和河中沙洲之间的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于是河伯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美好的事情都聚在自己这里。河水顺流向东而行，直抵北海，朝东望去，浩渺无边，看不见水的终端。于是河伯一改欣喜的面孔，仰望着海神若叹息地说："俗话说'听到成百条道理，就以为谁也比不上自己'，这大概就是说我了。而且我还听说有人对孔子的学识不放在眼里，还轻视伯夷的高义，起先我还不敢相信，现在我看到你浩渺广阔难以穷尽，若非我亲自来到你的门前（看到这番景象）可真的危险了，我一定会遭到道德高超之人的讥笑。

北海神若说："井底之蛙是不可以和它共同谈论海的，因为它受到生活居地的限制。夏天的虫子是不可以和它共同谈论冰雪的，因为它受到生活时令的限制。孤陋寡闻、见识浅薄的人是不可以和他共同谈论大道的，因为这种人受到教养的束缚。现在你流出了狭隘的河岸，看到了大海，知道自己的孤陋寡闻，这就可以和你谈论大道了。天下的水，最多的莫过于海了，尽天下的河川都汇归到这里，不知道何时会停止，而且永远不会溢满出来；它又从海水泄出的尾闾永不停止地排泄出去，也不知道何时会停下来，而且海水永远不会亏损；一年到头，不论春天和秋天，从不发生变化；不知道干旱，也不知道水涝。这大海的容量远远超过了江河的水流，更不能用数量来计算的。但我并不因此就觉得自满。我承受天地的恩惠，寄托形体于天地之间，又禀承阴阳二气的调和，我处在天地当中就像一块小石头或一棵小树木存在于大山一样。我自认为自己的存在实在渺小，又怎能自满自足呢？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当中，不就像湖泽中的石块和洞穴吗？再计算一下中国九州大地在浩渺的大海中，也不就像巨大粮仓中的一粒小小的米粒吗？人们称呼事物的数量多时为上万

种，而人类只是其中之一；人类生聚在九州，谷物粮食也在这里生长，舟船车辆也在这里通行。个人只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个人比之万物，不就像一根毫毛尖存在于马的身体上吗？古代五帝连续禅让的故事，三王争夺天下的事，仁人君子所忧虑的，贤良才智之士为之操劳的，都是在这渺小的天地里的事情。伯夷辞当孤竹之君就以为有了义的名声，孔子谈论这些就以为自己知识渊博，这大概也是他们的自满自足吧！不就像你先前自夸水多而沾沾自喜一样吗？”

【原文】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①，时无止②，分无常③，终始无故④。是故大知观于远近⑤，故小而不寡⑥，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⑦；故遥而不闷⑧，掇而不跂⑨，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⑩，故生而不说⑪，死而不祸⑫，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⑬，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注释】

①量：这里指体积大小。

②时无止：时间的进展无止境。

③分无常：命运得失变易无常。

④故：固定。

⑤大知：大智大慧之人。　观于远近：既看到近处，也看到远处，不局限

于一点。

⑥寡:小,少。

⑦证向:证明。 今故:即今古。

⑧遥:久远。 闷:闷倦,厌倦。

⑨掇(duō 多):旧注“短”。拾取,采取。这里表示近的意思。 跂(qì 气):通“企”,企求。

⑩坦涂:平坦大道。涂,通“途”。

⑪说(yuè 月):通“悦”,喜悦。

⑫不祸:不当作灾祸。

⑬倪:端倪,界限。

【译文】

河伯说:“那么,能不能把天地看作大而把毫毛尖端看作小呢?可以吗?”

北海神若说:“不可以,对于物体来说量是无穷的,时间的推移是无限的,命运得失变化无常,事物的终结和起因不会固定不变。所以具有大智慧的人既能看到远处也能看到近处,不局限于事物的一隅。因此,他不把小看作为少,不把大看成为多,他知道事物的量是无穷的;在证实古今的各种事例时,不因古代遥远而感到烦闷,也不因新近事例的短暂而无所企求,因为他知道时间的推进是无限的。他洞察事物的盈虚、得失都会相互转化,所以有所得而不感到欣喜,有所失而不感到忧心,因为他知道得失喜忧的分界是没有常规的。他明白生死之间没有间隔,犹如一条平坦的大道,所以不把生于世间当作快乐,也不把死亡当作祸患,因为他知道终结和开始不是固定不变的。总计人的一生,知道的知识远远赶不上他们所不知道的,人生活一生的时间更远远赶不上他们未曾在世的时间;因此,以人的有限知识和有限的生命去探求无穷的境界,心中必然迷惑而得不到任何结果。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毫毛的尖端就可用它作为最小的标准呢?又怎

么知道天地的巨大就可用它作为最大的界限呢？

【原文】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①，至大不可围②。'是信情乎③？"

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④，大之殷也⑤；故异便⑥。此势之有也⑦。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⑧；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⑨；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⑩；可以致意者⑪，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⑫，不期粗精焉⑬。是故大人之行⑭，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⑮；动不为利，不贱门隶⑯；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⑰，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⑱；为在从众⑲，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⑳，戮耻不足以为辱㉑；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㉒。闻曰：'道人不闻㉓，至德不得㉔，大人无己㉕'。约分之至也㉖。"

【注释】

①精：细微。　至精：最细微的东西。

②围：界线，范围。

③信：实在。　信情：实在的情理。

④埒（fǔ府）：这里指极大的范围。

⑤殷：盛大。

⑥便：通"辨"。　异便：分辨，辨别。

⑦势：势态。

⑧期：等待，依靠。

⑨数：数量，数字。 分：划分，分析。

⑩粗：浅薄，粗糙。

⑪意致：体会到，意识到。

⑫察致：传递到，传告。

⑬不期粗细：不必用粗浅和精细来权衡。

⑭大人：有道之士，指“至人”或“圣人”。

⑮多：称赞。

⑯门隶：守门家奴或差役。

⑰食乎力：自食其力。

⑱辟异：偏僻乖张。

⑲从众：顺从大众，随俗。

⑳劝：劝勉，勉励。

㉑戮耻：刑戮耻辱。

㉒倪：端倪。这里引申为标准，量度。

㉓道人：得道之人。 闻：名声；闻达。

㉔至德：道德修养至高的人。

㉕无己：忘却自己。

㉖约：简约。 分：分别，差别。

【译文】

河伯说：“世上议论的人都在说：‘最微小的东西无形，最庞大的东西没有范围可定’，这是真实可靠的情理吗？”

北海神若说：“从微小的角度观察巨大的东西是不可能全面和尽知的，以极大的角度观察微小的东西也不可能看清辨明。所谓精微，是小的里面最微小者；所谓“埒（庞大），是大的里面最大者；所以物之大小各有分别。这是事物势态固有的情形。所谓精微粗大，仅限于有形可据的；而小到无形可据，就不能用数量来加以分辨；大到没有范围可限定，也无法从数量上穷尽它们。可以用语言来讨论的东西是事物粗浅的表象，可以意识到的东西，才是事物内在精微的本质；语言所不能讨论的，意识所不能察觉

到的，也就不靠精微和粗浅来权衡。所以说，道德高尚者的行为，无心去害别人，但也不会赞誉仁义和加恩惠于别人；自己的行为不为谋私利，也不去作贱守门的家奴或差役；不会去争夺财物，但也不会称赞谦让的美德；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求助于人，但也不过分地提倡自食其力，也不以贪婪与腐化为卑贱；自己的行动与世俗大众不一样，但也不邪僻乖张去标新立异；自己的行为随俗从众，也不以谄媚阿谀为卑贱；世间的高官厚禄不足以勉励他，也不以刑罚羞辱为耻辱；因为他知道是与非之间没有绝对明确的分界，细微与庞大之间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听说过：'得道的人不求闻名于世，道德至高的人不求个人得失，大人则顺从自然忘却自己'，这就是将一切差别缩小到了极点。

【原文】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1]？恶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2]，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3]，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4]。以功观之[5]，因其所有而有之[6]，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7]，则功分定矣[8]。以趣观之[9]，因其所然而然之[10]，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11]，则趣操睹矣[12]。昔者尧、舜让而帝[13]，之、哙让而绝[14]，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15]。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

也。梁丽可以冲城[16]，而不可以窒穴[17]，言殊器也[18]。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19]，捕鼠不如狸猩，言殊技也[20]。鸱鸺夜撮蚤[21]，察豪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22]，言殊性也[23]。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24]？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25]，非愚则诬也[26]！帝王殊禅，三代殊继[27]。差其时逆其俗者[28]，谓之篡夫[29]；当其时顺其俗者[30]，谓之义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31]！"

【注释】

①恶至：从何来，凭什么，为什么。

②物：物体。

③这句话的意思是：因其比其他事物大就认为它大。下句仿此解。

④差数睹：差别的数量清楚可见。

⑤功：功用，功效。

⑥有：有效，有功效。

⑦这句话的意思是：东和西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但两者互以对方存在为条件，无东则无西，反之也是。

⑧功分：功效和定分。

⑨趣：与"趋"通，趋向，倾向。

⑩然：对。

⑪自然：自以为对。

⑫趣操：趋向与操守。

⑬让：禅让。 禅而帝：禅让当了帝王。

⑭之：人名，燕国宰相子之。 哙：人名，燕王哙。 燕王哙学尧禅让舜，把王位让给子之，燕国引起大乱，齐国乘机伐燕，杀哙及子之，燕国几乎亡国。

⑮白公：人名，楚平王的孙子白公胜，起兵争夺王位，兵败自杀。

⑯梁丽：丽，即“楣”，指屋栋。梁栋都是大木，可用来冲击城门。

⑰窒：堵塞。

⑱器：器具。

⑲骐骥、骅骝：骏马的称呼。

⑳技：技能，本领。

㉑鸱鸺（chī xiū 吃休）：鸟名，猫头鹰。　撮：抓捕。

㉒瞋（chēn 抻）目：睁大眼睛。

㉓性：天性，性能，禀赋。

㉔盖：通“盍”，怎么。　师是：以是为师。

㉕师治：以治为师。

㉖然且：然而还要。　语而不舍：谈论不止。

㉗殊继：继承方式不一样。

㉘差其时：不合时宜。

㉙篡夫：篡权者，篡位者。

㉚当其时：顺应时势。

㉛女：通“汝”，你。　门：门径，门庭。　小大之家：大小的根由。

【译文】

河伯说：“那么事物的外在形式和事物内在本质，依据什么来区分它的贵贱呢？依据什么来区分它的小与大呢？”

北海神若说：“从大道的角度来观看，一切事物无贵贱之分。从事物本身来看，总以为自身高贵而以他物为贱。从世俗的角度来观看，贵与贱之区分不在事物本身。从事物有所差别的角度来观看，事物的大与小都是相对的，如果顺着大的一面说它大，那么事物都是大的了；如果顺着小的一面说它小，那么事物都是小的了。天和地比之于更大的东西来说也不过像一粒小米粒，毫毛尖端比之于更小的东西来说，就像一座大山，因此事物大小差别的数量就清楚可见了。从功效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有效和无效都是相对的，从有效的方面说，因其有效，所以事物都有功效，从

无效的方面说，因其无效，所以事物都无功效。东和西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但两者互以对方存在为条件，无东则无西，反之也是，事物的功效和定分就是这样确定的。从众人的认识趋向来看，对和不对都是相对的。顺着对的一面说它对，那么事物都是对的，顺着不对的一面说它错，那么事物都是错的。尧与桀都认为自己对，实质上两者完全相反。这样，众人表现出来的趋向和操守也就看得很清楚了。从前尧舜禅让做帝王，而燕王哙把位子让给宰相子之，弄得燕国差一点灭亡，商汤和周武王通过争夺天下而取得王位，楚平王的孙子白公胜为夺取政权兵败自杀。这样看来，争夺天下和禅让帝王的礼制，唐尧和夏桀的行为，是高尚的举动还是鄙贱的行为，都有一定的时机，不能把它看成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梁栋大木可以用来冲撞城门，却不能堵塞洞穴，这是说器具的用处不同；骐骥、骅骝这类骏马一天能跑千里路程，可是要它们捕捉老鼠却比不上野猫和黄鼠狼，这是说技能不一样；猫头鹰夜间能抓住跳蚤，明察细微之物，而白天却瞪大眼睛连山丘也看不见；这是说性能不一样。所以说：怎么能自己认为是对就忽略了错误的一面，只看重治安的局面就忽视了乱的一面呢？这是因为不明察天地间的道理，不懂得万物间的实情吧了。就像只看重天而忽略了地，只看重阴而忽略了阳，这种不可以实行的道理已很明白的了。然而人们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这不是愚蠢便是搞欺骗。帝王间禅让的情况有不同，夏、商、周三代的继承方式也不一样。不合时宜、违背世俗的人就被称为篡权者，适应时势，顺从俗习的人就被称为仁义之士。安静点吧！河伯！你怎么会知晓贵贱的门径和大小的根由呢？”

【原文】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1]，吾终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2]；无拘而志[3]，与道大蹇[4]。何少何多，是谓谢施[5]；无一而行[6]，与道参差[7]。严乎若国之有君[8]，其无私德[9]，繇繇乎若祭之有社[10]，其无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11]，其无所畛域[12]。嫌怀万物，其孰承翼[13]？是谓无方[14]。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15]。年不可举[16]，时不可止；消息盈虚[17]，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18]，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19]，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20]"。

【注释】

①辞：拒绝。　受：接受。　趣：同"趋"，趋附。　舍：放弃。

②反衍：反复，转化。

③拘：拘束。　志：意志，心志。

④蹇（jiǎn 简）：阻碍，抵触。

⑤谢：代谢，更替。　施：转移。

⑥无一：执一，固定不变。

⑦参差（cēn cī 岑阴疵）：不整齐。

⑧严：俨然，庄严。

⑨私：偏心，偏私。

⑩繇繇（yóu 游）：通"悠悠"。　繇繇乎：即悠悠乎，悠然自得的样子。社：土地神。

⑪泛泛乎：广阔无边的样子。

⑫畛（zhěn 诊）域：疆界，界限。

⑬承：承受。　翼：庇护。

⑭无方：不偏执某一方。

⑮位：固守。　形：形态，状态。

⑯举：赊出，提取。

⑰盈虚：盈满和虚亏。

⑱大义之方：大道的原则和方向。

⑲骤：形容马急速奔走。

⑳自化：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

【译文】

河伯说："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又不该做些什么呢？我应该拒绝、接受、趋附和放弃吗？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北海神若说："从大道的角度来看，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都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叫做转化；不要拘束你的意志，否则会与大道相抵触。什么是少，什么是多（也没有一定标准，少的聚集为多，多的分散为少），这就叫做更替转换无常定。不要顽固地执一而行，否则会与大道发生矛盾。要像国家的君王那样端庄严肃，对谁也不偏私；要像受祭祀的土地神那样悠然自得，对谁也不会偏袒赐福。浩大广阔像天地间东、南、西、北四方那样无际，它实在没有域界；它包容着世界万物，会有谁接受专门的庇护呢？这就叫做不偏执于任何一方。万事万物本是浑然同一的，哪会有这个长那个短呢？大道的发展变化无始无终，可是万物却有生生死死，所以（对于任何事情）不可凭恃它一时已成的形态；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虚有实，从不固定于单一不变的状态。未来的岁月不能超前支取，已逝的时光不能过后挽留，万事万物总有消亡、生息、盈满、虚亏，在它终结之后又有新的开始。了解了这些就可以一同谈论大道的原则和方向，讨论万物的道理内容了。万物繁衍生长，像马儿那样疾速奔走，又像驽马驾车奔腾向前，无一事不在运动变化，无一时不在向前推移。应当去做些什么呢？又不该做些什么呢？万物必定在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

【原文】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①，达于理者必明于权②，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③。非谓其薄之也④，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⑤，谨于去就⑥，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⑦，人在外⑧，德在乎天⑨'。知天人之行⑩，本乎天，位乎得⑪，蹢躅而屈伸⑫，反要而语极⑬。"

【注释】

①达于理：通达道理。

②权：权变。

③贼：伤害。

④薄：迫近。

⑤宁：冷静，安静。

⑥谨：慎重。　去就：进退。

⑦天：天性，天然的东西。

⑧人：人为。

⑨德：道德。

⑩天人：天性与人为。

⑪位：安守。

⑫蹢躅（zhí zhú 执竹）：踯躅，进退不停的样子。

⑬反：通"返"。　要：要领。

【译文】

河伯说："既然如此，那么大道有什么可贵的呢？"

北海神若说："知晓大道的人必定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必定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不会被外来之物所伤害。道德最高

超的人，烈火不能烧灼他，大水不能溺死他，寒暑不能损害他，野兽不能侵犯他。这不是说他们故意去逼近水火、寒暑和野兽的危险而不受伤害，而是说他们能明察安危，冷静对待祸福的来临，进退都极为谨慎，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们。所以说：‘天性蕴含于内，人为表露于外，道德则体现着天性’。知晓天性与人为的运行变化，以天性为法本，安守本分而自得，进退不停，伸屈不止，这就是返归到大道的要领，并可与之谈论而达于极点的道理。”

【原文】

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①，落马首②，穿牛鼻，是为人③。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④，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注释】

①天：天性，天然禀赋。

②落：通“络”，笼住。 落马首：用马笼头笼住马首。

③人：人为

④“无以”三句：不要人为地毁灭天性，不要故意造作地伤害性命，不要为了得失地毁灭名声。

【译文】

河伯说：“什么是天性，什么是人为？”

北海神若说：“牛马生来就有四只脚，这就叫天然的禀赋，用马笼头笼住马头，给牛穿鼻孔，这就叫人为。所以说：‘不以人为的做法去毁灭天然本性，不要故意造作去损害性命，不要为了得失去毁坏名声。谨慎地守住自然本性而不丧失它，这就叫返归真

正的本性了'"。

【原文】

夔怜蚿[1]，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跨踔而行[2]，予无如矣[3]！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4]，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谓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而行，则有似也[5]。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6]，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7]，何也？"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8]，鳅我亦胜我[9]。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10]，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注释】

①夔(kuí 葵)：兽名，古代传说的独足兽，似牛而无角。怜：羡慕。蚿：虫名，马蚿，俗称百足虫。

②跨踔(chěn zhuō 臣上戳)：蹦跳着走。

③无如：无法，没有办法。

④天机：天然的机能。

⑤有似：好像有的意思。

⑥蓬蓬：风吹动的声音。

⑦似无有：全然没有足行的痕迹。

⑧指我：用手指阻挡我。

⑨鳅(qiū 秋)：通"踏"，脚踏或脚踩。

⑩蜚：吹走，刮飞。

【译文】

独足兽羡慕百足虫，百足虫羡慕无足的蛇，蛇羡慕来去无影的风，风羡慕一睁眼就能看到遥远地方的眼睛，眼睛羡慕一动就可思索万物的心灵。

独足兽对百足虫说："我用一只脚跳着走，没有那个比我更简便的了，现在你却用上万只脚行走，这究意怎么走法呢？"百足虫说："不对啊！你难道没有见过吐唾沫的人吗？他们喷出的唾沫大的像珠子，小的像雾，大小参杂掉下来的唾沫简直没法计数。现在我不过是按照本能行走，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百足虫对蛇说："我用许多脚走路反而远远不及你没有脚行走，这是为什么呢？"蛇说："这是本能使我身躯运动，怎么可以更改它呢？我哪里用得着脚啊！"蛇对风说："我行走时要拱动脊背和腰才行，看起来还是像用脚走路的样子。现今你呼呼地从北海吹过来，又呼呼地到达南海，全然没有足行的形迹，这是为什么啊！"风说："对啊！我呼呼地从北海吹到南海，可是人们用手指阻挡我时就胜过我，因为我吹不断人们的手指；人们用脚踩我时也胜过我，因为我吹不断人们的双脚。即使这样，我却能吹折高大树木，吹翻高堂大屋，这只有我能做到。所以我以众多细小的不胜为代价去求得大的胜利。为求得这种大胜，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原文】

孔子游于匡①，宋人围之数匝②，而弦歌不惙③。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④"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⑤，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⑥，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⑦，非知得也⑧；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⑨，非知失也⑩。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

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11]，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12]！吾命有所制矣[13]！”

无几何，将甲者进[14]，辞曰：“以为阳虎也[15]，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注释】

①匡：地名，位于宋、陈、卫三国之间。

②宋人：旧注当为卫人之误。　匝（zā 扎）：周，圈。孔子在匡地被人包围的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载说：孔子从鲁国去卫国，途经匡，被卫人围住。因孔子貌似阳虎，而阳虎曾侵暴匡人，故围之。

③惙（chuò 绰）：通“辍”，停止。

④娱：指弦歌娱乐。

⑤讳：忌讳，顾虑。

⑥通：通达，顺利。

⑦穷人：潦倒不得志的人。

⑧知：通“智”，智慧。

⑨通人：通达之人。

⑩知失：智力不足。

⑪兕（sì 四）：兽名，雌犀牛。

⑫处：安处，不必担心。

⑬制：受制。　有所制，由天命所支配。

⑭将：统领。　甲：指穿甲的军士。

⑮阳虎：人名，见前注②。又阳虎原为鲁国季孙氏家臣，后篡夺鲁国政权，曾带兵侵略匡地，所以匡人恨他。

【译文】

孔子周游到卫国的匡境，卫国人把他重重围住，孔子却照样

弹唱个不停。他的学生子路进去见孔子，说："先生为何如此欢乐呢？"孔子说："你过来，让我告诉你。我忌讳过穷困潦倒的日子太久了，可是始终免不了潦倒，这是命运安排的啊！我追求通达顺利的境遇也很久了，可是始终盼望不到，这是时运如此啊！在尧、舜时代，天下没有潦倒不得志的人，这并非因他们过于聪明取得的；在桀、纣时代，天下没有通达得意的人，这也并非因他们才智不足的缘故，那是时势造成的。在水里行动而不躲避蛟龙伤害的，这是渔夫的勇敢；陆上活动而不避犀牛、老虎伤害的，这是猎人的勇敢；明晃晃的刀子交错抵于前胸，把死亡看作生存的，这是壮烈之士的勇敢；知道穷困潦倒在于天命，知道通达顺利在于时来运转，面临大难而无所畏惧的人，这是圣人的勇敢。仲由（即子路）啊！你还是安处不必担心吧！我的命由天所支配，只能听天由命。"过了不久，围困孔子的部队中率领士卒的将军进来辞谢说："我们错把你当成阳虎了，所以把你围困起来，现在知道你不是阳虎，我们表示谢罪，并撤掉围困的队伍。"

【原文】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①："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②，离坚白③，然不然④，可不可⑤；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茫焉异之⑥。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⑦，敢问其方⑧。"

公子牟隐机大息⑨，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坎井之蛙乎⑩？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吾出跳梁乎井干之上⑪，入休乎缺甃之崖⑫；赴水则接腋持颐⑬，蹶泥则没足灭跗⑭；还虾、蟹与科斗⑮，莫吾能若也⑯！且夫擅一

壑之水[17]，而跨跱坎井之乐[18]，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19]，于是逡巡而却[20]，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21]；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22]。禹之时十年九潦[23]，而水弗为加溢；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24]。夫不为顷久推移[25]，不以多少进退者[26]，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坎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27]，规规然自失也[28]。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29]，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30]，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31]，是非坎井之蛙与？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32]，无南无北，奭然四解[33]，沦于不测[34]；无东无西，始于玄冥[35]，反于大通[36]。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37]，索之以辩[38]，是直用管窥天[39]，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40]？未得国能[41]，又失其故行矣[42]，直匍匐而归耳[43]。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44]，失子之业。”

公孙龙口呿而不合[45]，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46]。

【注释】

①公孙龙：人名。战国末年赵国人，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魏牟：魏国公子，故下面称公子牟。

②合同异：先秦名家提出的辩论命题。认为万物毕同于“一”，强调差异中的同一，一切相异之物都相同，即合异于同。

③离坚白：先秦名家提出的辩论命题。认为白色石头凭视觉只看到石头的白色而看不到坚硬度，凭触觉只摸到石头的坚硬度而摸不到白色，所以坚、白分离。

④然不然：先秦名家提出的辩论命题。把不对的说成对的，即以不然为然。

⑤可不可：先秦名家提出的辩论命题。仿上解。

⑥茫焉：茫茫然。

⑦喙（huì 汇）：嘴。本指鸟兽的嘴，借用于人。

⑧方：方法。

⑨隐机：靠着几子。　大息：长叹。

⑩坎井：浅井。

⑪跳梁：亦作跳踉，跳跃。　井干（hán 寒）：井栏杆。

⑫甃（zhòu宙）：砖砌的井壁。　缺甃：井壁砖块破损处。

⑬接腋：接托两腋。　持颐：托住两腮。

⑭蹶（jué 抉）泥：踩踏烂泥。　跗（fū 夫）：脚背。

⑮虾（hán 汗）：水中小红虫。　科斗：即蝌蚪。

⑯莫我能若：谁也没有像我这样快乐。

⑰擅（shàn 善）：专有，独占。　壑（hè 和）：大坑。

⑱跨跱（zhì 至）：盘据。

⑲絷（zhí 直）：绊住。

⑳逡巡：有所顾虑而徘徊。　却：退却。

㉑举：形容，称。

㉒极：量尽。

㉓潦：涝。

㉔加损：减少。

㉕顷：顷刻，短暂。

㉖多少：指水之大小。　进退：增减。

㉗适适然：惊恐的样子。

㉘规规然：茫然失措的样子。

㉙知：前一个知即“智”，才智；后一个知即“知道”。

㉚商蚷（jù 巨）：虫名，即马蚿，百足虫。

㉛适：求得。

㉜跐（cǐ 此）：踏，踩。　大（tài 太）皇：天。

㉝奭（shì 市）然：无阻碍。　四解：四面通达。

㉞沦：深沉。　不测：不可探测。

㉟玄冥：精微玄妙。

㊱大通：无不通达。

㊲规规然：这里指小里小气，或浅陋拘谨。　察：苛求，审察。

㊳索：求，寻。

㊴窥：窥测。

㊵寿陵：地名，战国时在燕国境内。　余子：少年。　邯郸：地名，战国时赵国国都。

㊶国能：指赵国国都人们行走的本领。

㊷故行：原来的本领。

㊸直：只好。　匍匐：爬行。

㊹子之故：你原有的本领。

㊺呿(qū 屈)：张口。

㊻逸：捷速。

【译文】

公孙龙问魏牟说："我少年时学习古代圣王的大道，长大之后明白仁义的行为；提出事物的同和异合而为一，把白色石头的白色与硬度分离开来。把不对的说成对，把不可的说成可；使百家知识陷于困境，使众多善辩之士词穷理曲、哑口无言；我自认为算是最通达得意的了。而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茫茫然使我感到惊讶。不知道是因为论辩赶不上他呢？还是因为我的知识比不上他？现今我没有办法再开口争论了，请教你有什么办法吗？"

魏牟紧靠着几子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仰天大笑："你难道不曾听说过浅井里的青蛙吗？它对东海里的大鳖说：'我实在快乐得很啊！我在井口栏杆上跳来跳去玩耍游戏，然后蹦到井里在井壁破损的地方休息，跳到水里水就托起我的两腋和两个腮帮，踏到烂泥里泥水淹没了我的脚背，回头看水里的那些小红虫、小

蟹和蝌蚪，它们谁也比不上我这样快乐啊！况且我还独占着一坑之水，盘踞着浅井的快乐，可算是达于极点了。先生你何不常来井里观看观看呢？'东海的大鳖左脚还未曾跨进去，右膝已给绊住了，于是迟疑了一阵子慢慢地退了出来，把大海的情况告诉青蛙说：'（大海）虽有千里的辽阔距离，还不足以称赞它的大；虽有千仞的高度，还不足以量尽它的深。大禹的时候，十年九涝，海水不因此增多，商汤的时候，八年七旱，海水也不因此降低，而且也不因时间的短暂与久远而发生变化，也不因水量的多少而使水位增减，这便是东海最大的快乐。'浅井的青蛙听了这番话后，惊惶不安，茫然失措。而今你的才智还不足以弄清是非境界，就想去洞悉庄子的言论，好像令蚊子背一座大山，驱使百足虫在河里跑一样，必定胜任不了的。况且你的才智不足以讨论极其精深奥妙的言论，只凭口舌图得一时的名利，这不就像浅井里的青蛙吗？更何况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下及地下黄泉，仰登上天，无论是南是北，四通八达毫无阻拦，幽深不可探测；无论是东是西，开始于精微玄妙的境地，返归到无所不通达的地方。你却浅陋拘谨地用狭隘的观点求察它的深奥，想用辩论来求得真义，这简直是用小竹管窥看无边的苍天，用锥子测量大地的深浅，不是显得太渺小了吗？你走吧！况且你难道未曾听过寿陵少年跑到邯郸去学走路的故事吗？他们未曾学得赵国国都人们走路的本领，就连自己原先的竞走技巧也丢失了，只好爬着回去。现今你还不走开，必定会忘掉你原有的本领，失去你原先所有的学业。"

公孙龙听了这一席话惊得张口结舌，于是捷速地逃走了。

【原文】

庄子钓于濮水①，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②，曰："愿以境内累矣③！"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④。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⑤？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⑥。"

【注释】

①濮水：水名，今河南境。

②楚王：楚威王。　使：派使，派遣。　先：先去传楚威王的旨意。

③累：劳累。这里指托以国内政事。

④笥（sì 四）：竹器。　巾笥：指装进竹器后用巾盖住。

⑤宁：宁可。

⑥曳（yè 页）尾：拖着尾巴。　涂：泥地。

【译文】

庄子在濮水之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二位大夫先去那里传达楚王的旨意，说道："楚王愿以国家大事托付代劳治理。"

庄子手持钓竿连头也不回，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去有三千多年了，楚王用竹器把它装着，用巾布覆盖好藏在宗庙里。这只神龟是情愿死后留下躯壳显示它的珍贵呢？还是情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地中爬行呢？"二位大夫说："情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地中爬行。"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仍将拖着尾巴在泥水地中生活。"

【原文】

惠子相梁①，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②："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③，搜于国中④，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鹓鸰⑤，子知之乎？夫鹓鸰，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

不食⑥，非醴泉不饮⑦。于是鸱得腐鼠⑧，鵷鸰过之，仰而视之曰："吓⑨！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注释】

①惠子：人名，惠施。曾作过梁惠王相。

②或：有人。

③恐：恐怕。

④国：国都。

⑤鵷鸰（yuān chú 渊除）：鸟名，像鸾凤一类的鸟。

⑥练实：竹米，竹食。

⑦醴泉：甘泉。

⑧鸱（chì 吃）：鸟名，鹞鹰。或谓猫头鹰。

⑨吓（hè 喝）：像声词，表示呵叱之声。

【译文】

惠子做了梁惠王的宰相，庄子跑去见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要取代你宰相这个职位啊！"于是惠子恐慌得很，在梁国国都搜查了三天三夜。

庄子前往见他，说道："南方有种鸟，名叫鵷鸰，你知道吗？鵷鸰自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一路上不遇梧桐树它不会栖息，不是竹米它不吃，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饮。有只猫头鹰抓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鵷鸰刚巧从空中飞过，猫头鹰仰起头来，惊恐地发出呵叱声："吓！如今你是不是也想用你的梁国来恫吓我呀？"

【原文】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①。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②，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

:“请循其本③。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注释】

①濠:水名,位于今安徽省。　梁:拦河堰坝。一说,桥。

②鲦(tiáo 条)鱼:鱼名,又称白条鱼。

③循:追溯,顺着。　本:指开头的话题。

【译文】

庄子与惠子两人一起在濠水的河堰上游乐。庄子说:“鲦鱼游得从容自在,这是鱼儿的快乐啊!”惠子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的快乐呢?”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但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乃是完全没有疑义的。”庄子说:“请让我们循着开始的话题来讨论。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话,就是已经知道我已知道了鱼儿的快乐才问我的。而我是在濠水的河堰上知道的!”

张乃烈　译注

荀子·荣辱篇

荀　况

【作者】

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即荀子,时人尊为“荀卿”。汉时避汉宣帝讳,称为“孙卿”。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游学于齐,曾三次担任祭酒(主持献酒祭神,位为大夫)。后到楚国,由令尹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但被谗不受信用,著书终老于此地。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批判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号为儒家实采各家之说。他发展了古代唯物论。反对天命、迷信学说,提出“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运动法则观,人们可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与孟子的“人性善”相反,提出“人性恶”。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著作三十三篇,辑为《荀子》一书(最后六篇或系门人所记)。所作散文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迭宕,其《赋篇》对汉赋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题解】

本篇是荀子对获得荣誉与受到耻辱缘故的分析。荀子认为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富人和穷人,他们的才智本是相同的,而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由各自的行为不同而产生的。人们行为的不同,又是由各自主观修养上的差别所致。由此说明后天的教育修养对人的影响。文中首先揭示了一

些自取受辱的种种表现，接着分析一些人获荣，一些人受辱是由于自己的行为所造成，是由于思虑深浅而不是才智上的差别。最后提出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欲望，使人们遵守“贵贱有等”的法则。这是荀子为刚建立不久的封建社会等级制提供的理论。

【原文】

桥泄者①，人之殃也；恭俭者，偋五兵也②。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③，非地不安也，危足无所履者，凡在言也④。巨涂则让，小涂则殆⑤，虽欲不谨，若云不使⑥。（以上以言取辱）

快快而亡者，怒也⑦；察察而残者，忮也⑧；博而穷者，訾也⑨；清之而俞浊者，口也⑩；豢之而俞瘠者，交也⑪；辩而不说者，争也⑫；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⑬；廉而不见贵者，刿也⑭；勇而不见惮者，贪也⑮；信而不见敬者，好刓行也⑯。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以上美德中亦有取辱之端）

【注释】

①桥：或作“桥”，骄傲。　泄：即“泰”，侈奢。

②偋：同“屏”，除去。　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

③薄薄：即“溥溥”，广大。　履：立足之地。

④危足：杨倞注：“危足，侧足也。”　在言：在于说话不当。

⑤巨涂：宽阔的大道。　让：俞樾说即挠攘之攘。　殆：危险。　涂：道路。

⑥若云不使：好像是有物迫使不得不如此。

⑦快快：趁其快意。

⑧察察：洁身。 残：伤残。 忮（zhì至）：忌恨。

⑨博：言词辩博。 訾（zǐ子）：毁谤。

⑩清：清高。 口：只停留在口头上。

⑪豢之：以美食刍豢供食用。 瘠：情薄。 交：杨倞注："好，交也。"好，即好利。

⑫说：即"悦"，使人悦服。 争：好与人争论，不能够细心地向人解说。

⑬直立：正直自立。 知：了解；称赞。 胜：盛气凌人。

⑭刿（guì贵）：伤。

⑮惮：畏惧，害怕。 贪：贪利：

⑯刓：同"专"，独断，专断。

【译文】

骄傲，是人的祸根；恭敬俭约，可以战胜任何刀兵。虽然有戈矛兵器，不如恭敬俭约锋利。所以赠给人为善的话，比送给他布匹绸缎还要暖和；用言语去伤害人，比用矛戟刺伤皮肤还要痛苦。因此，虽然有广大的土地却没有下脚处，不是土地不稳固，没有立足之地，是由于说话不当。路宽则吵吵攘攘争先，路窄则危险谨慎，心中虽然不愿小心谨慎，情势相迫，不得不使你小心谨慎。

趁一时快意灭亡的，是由于无端的愤怒；洁身而被人中伤的，是由于有忌恨人的心；博言善辩而辞穷的，是由于毁谤他人；清高却更加污浊的，是由于只停留在口头上；供给美食却交情更加淡薄的，是由于贪图财利；能说会道却不能使人悦服的，是由于好争论；正直独立而不被人了解的，是喜欢盛气凌人；廉洁而不被人所尊重的，是由于喜欢中伤人；勇猛而没有人畏惧的，是由于贪求不知有足；诚信而不被人所敬仰的，是由于独断专行。这些都是小人所干的，而君子所不肯做的。

【原文】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1]，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于刑戮[2]，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3]，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4]，圣王之所不畜也[5]。乳彘触虎[6]，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岂不过甚矣哉？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镉牛矢也[7]。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则不可，圣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以上好斗取辱）

【注释】

①少顷：一时。

②亲戚不免于刑戮：亲人不能避免受到杀头的刑罚。古代法律，斗殴杀人，三族被诛杀。亲戚，即亲人，指父母、兄弟、妻子。

③忧忘其身：即“下忘其身”。忧，为“夏”字之误（忧字繁体与夏字近似，故误）。夏，即“下”。下两见“忧忘其身”的“忧”字同。

④舍：赦免。

⑤不畜：不容。畜，养畜。

⑥乳彘：乳为动词，即喂小猪的母猪。下乳狗之乳，义同。　触虎：疑触

上夺一“不”字。

⑦狐父：地名。在今安徽省旧砀山县。《史记·曹相国世家》：“取砀，狐父。”《正义》引《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砀山县东南三十里。”此地出名剑。

镯（zhú 烛）：砍。 牛矢：即牛屎，牛粪。

【译文】

与人斗殴的人，是忘掉了身躯的人，是忘掉了亲人的人，是忘掉了国君的人。逞一时的愤怒，而把生命丢掉了，然而还要去干，就是忘掉了自己的身躯；家室立刻被摧残，亲人不能避免受杀头的刑罚，然而不顾还要去干，这就是忘掉了亲人；这种行为国君很厌恶，刑法上特别禁止，然而不顾，还要去干，这就是忘掉了国君 。在下忘掉自己身体，对家中忘掉亲人，对上忘掉国君的人，是刑法不可以赦免，圣王不能容忍的。喂奶的母猪不去跟老虎相斗，喂奶的母狗不远走，是不忘它们的亲子。作为一个人，对下忘掉自己身体，对家忘掉亲人，对上忘掉国君，像这样的人，曾不如猪狗。凡是斗殴的人，一定是认为自己对，而认为别人错。你自己即使真的在理，别人即使真的无理，那么你就是君子而别人是小人了，这就是以君子的身份去同小人相残害了。既然如此，还是对下忘掉自己身体，对家忘掉亲人，对上忘掉国君，岂不是太不自重了吗？像这样的人，就是所说的用狐父产的戈去砍牛粪。将会说他聪明吗？其实是最愚蠢的；将会说是有益处吗？却是再危害不过了；将会被认为是光荣吗？却是再可耻不过了；将会得到安乐吗？却是最危险不过了。人们会发生斗殴，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把他们归于是发疯的疾病吧，却是不可能，圣王还是要诛杀他；我想把他们归于禽兽吧，却是不可能，他们的躯体就像人，并且好恶与人都相同。人们会发生斗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很鄙视这种人。

【原文】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1]，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2]，不畏众强，侔侔然唯利饮食之见[3]，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4]，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5]，猛贪而戾[6]，侔侔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7]，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8]，重死持义而不挠[9]，是士君子之勇也。

鲦、鲒者[10]，浮阳之鱼也[11]，胠于沙而思水[12]，则无逮矣[13]；挂于患而欲谨[14]，则无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15]？

【注释】

①贾盗：商人强盗；强盗商人。

②辟：即“避”字。

③侔侔(móu 牟)：贪爱，贪欲。　利：据文义疑衍。

④事利：赢利的事。

⑤振：王引之说“振”为“很”字之误。很，即“狠”，凶狠。

⑥戾(lì 立)：乖张。

⑦不倾于权：不为权势所压倒。

⑧举国而与之：把整个国家都给他。　改视：不正眼相看。

⑨重死：不轻易去死。

⑩鲦(tiáo 条)：鱼名，又称白鲦。　鲒(qiáo 乔)：鱼名。王念孙说为鲛，即鲛鱼。可参考。

⑪浮阳：浮于水面晒太阳。

⑫胠(qū 区)：通“阹”，拦住，搁浅。

⑬逮：及。

⑭挂于患：遭到祸难。

⑮迂：迂腐，愚蠢。

【译文】

至于勇气，有猪狗的勇气，有强盗商人的勇气，有小人的勇气，有君子的勇气。争夺食物，没有廉耻，不问是非，不顾是死是伤，也不怕对手人多力强，贪婪地只看着面前的食物，这是猪狗的勇气；为了赢利的事，争夺财物，绝无谦让之心，横蛮而凶狠，贪得无厌而不讲信义，痴痴地唯利是图，这是强盗商人的勇气；不要命而残暴，这是小人的勇气；只看道义所在，为了维护道义，不拜倒于权势脚下，不顾利害，把整个国家给他都不正眼看一下，不随便死去但为坚守道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大夫君子的勇气。

鲦、鲋这两种鱼，喜欢浮出水面晒太阳，一旦搁浅在沙滩上才想到水中的好处，便来不及了；遭到祸难才想到要谨慎，就没有什么益了。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埋怨别人；知道命运的人，不埋怨上天。埋怨别人的人只会使自己走投无路，埋怨上天的人没有志气。错误在自己身上，却去责怪他人，难道不是很迂腐吗？

【原文】

荣辱之大分①，安危利害之常体②：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③，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④，荡悍者常危害⑤。安利者常乐易⑥，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长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注释】

①分：界线。

②常体：通常的体现，通常的表现。

③通：通达。

④材：即“朴”，谨慎。　悫（què 确）：诚实，忠厚。

⑤荡悍：放荡凶悍。

⑥乐易：快乐安全。易，安全。

【译文】

荣和辱的大界线，安全危险有利有害的通常体现大致是：把道义放在前，利益放在后的人荣耀；把利益放在前，道义搁在后的人耻辱。荣耀的人受人尊敬，故常通达；耻辱的人为人所鄙视，故常穷困。通达的人常制约别人，穷困的人经常被别人制约。这就是荣和辱的大界线。朴实忠厚的人常常安适而获利，放荡凶悍的人常常危险而受害。安适获利的人常常快乐安全，危险而受害的人常常忧虑凶险。快乐安全的人常常长寿，忧虑凶险的人常常夭折短命。这就是安全与危险、有利与有害的通常表现形式。

【原文】

夫天生烝民①，有所以取之②：志意致修③，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④，举措时⑤，听断公⑥，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⑦，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⑧；循法则度量⑨、刑辟图籍⑩，不知其义，谨守其数⑪，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⑫，是故三代虽亡⑬，法治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⑭；孝弟原悫⑮，夠录疾力⑯，以敦比

其事业而不敢怠傲[17]，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饰邪说，文奸言[18]，为倚事[19]，陶诞突盗[20]，惕悍骄暴[21]，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22]，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谨，其定取舍楛僈[23]，是其所以危也。

【注释】

①烝民：众民。

②取之：取得荣辱的道路。

③致：至，极度。 修：修炼，修养。

④法：合于法度，合于礼法。

⑤时：合于时宜。

⑥公：公正。 听断公：指断狱案公正。

⑦治：治理。

⑧田邑：古时官俸不以实物而以土地。卿大夫都有封邑，收租税供所需用。

⑨法则：规章。 度量：尺寸斗升等量器。

⑩辟：法。 图籍：地图户籍。

⑪数：术数。处理的法则。

⑫持：事奉。

⑬三代：指夏、商、周。

⑭官人百吏：官府的各种小吏。

⑮弟：友爱。 原悫：谨慎忠厚。

⑯朐（jū 拘）：同“劬（qū 渠）”，劳苦。 录：劳录，忙录。

⑰敦比：杨倞注。“敦，厚也。比，亲也。言不敢怠惰也。”王念孙说敦、比都是“治”。此从王说。

⑱饰：掩饰。 文：美化。

⑲倚事：不正当的事。

⑳陶诞：荒诞。王引之说“陶”即“谄”的借字。谄、诞双声字。谄，即“诞”。

突盗：不驯顺。

㉑惕：即“荡”。

㉒反侧：辗转不安。

㉓楛僈：粗疏不慎重。

【译文】

上天降生出民众，贵贱祸福不同，各自有取得荣辱的原因：意志十分高远，德行十分醇厚，知识谋虑十分聪明敏锐，是天子取得天下的原因；政令合于礼法，行事合于时宜，听狱断案公正，对上能遵守天子的命令，对下能爱护百姓，是诸侯取得国家的原因；意志行为端正，居官能够治理，对上能遵从上级的命令，下则能慎重保持官职，是士大夫所以取得土地封邑的原因；遵循法则丈尺升斗、刑法条款、地图户籍，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奥义，但谨慎地遵守各项制度，小心慎重不敢有所增减，父子相传以事奉王公大人，所以夏、商、周虽然相继灭亡了，它们治理国家的道理还存在，是官府中各种小吏能取得俸禄的原因；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谨慎忠厚，劳苦忙碌奋力不休，以从事所进行的职业而不敢松懈大意，是普通百姓所以得到丰衣足食、以享天年而免于遭受刑律戮辱的原因；掩饰荒谬学说，美化奸诈言论，行为古怪，荒诞不驯顺，放荡凶悍，骄横残暴，惴惴不安苟且偷生于纷乱的时期，是奸诈的人所以遇危险受侮辱遭杀头的原因。他们考虑不深，选择行事不谨慎，决定取舍粗疏，这就是他们最终危亡的根本所在。

【原文】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

难立也[1]，成则必不得其所好[2]，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3]，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4]，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5]。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6]，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7]，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8]，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9]。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10]，然而未必不危也；污慢突盗[11]，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12]，而小人道其怪。（以上言荣辱在人之自取。材性智能本同，因注错异而荣辱亦殊。）

【注释】

①虑之难知：考虑事难于周到。 行：行事。 安：顺畅。 持：操持，操守。 立：独立。

②成：最终，最后。 好：喜好。

③修正：修养端正。 治辨：治理辨别。

④隐：蔽。 不隐：指别人不能隐蔽其能。

⑤弥：更。 白：清白。此义为高洁。

⑥愿：羡慕。

⑦注错：错置。指心身放置、打算。

⑧雅：夏，指中原地区。

⑨俗习：习惯。 节异：王先谦说犹"适异"。即相应的差异。

⑩术：道路。

⑪污慢：欺慢。慢，欺诈。 突：凌突不顺。

⑫道：由。　常：正常，正当。

【译文】

人的才智性情，君子和小人都是一样的。喜好尊荣厌恶耻辱，喜好福厌恶祸，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心理。至于他们所以求得的方法，就各有不同了。小人的行为，尽力作欺骗的事，却想要人相信他，尽力作奸诈的事，却想要人亲附他，行为像禽兽，却想要人称他慈善。考虑事情难得有周到，作事难得顺畅，操守难得自立，结果一定得不到所希望的，而只能得到他讨厌的。君子的行为，自己本就信实，也想别人对自己信赖；自己本就忠诚，也想别人对自己亲近；修养端正，处事公允，也想别人称善自己。考虑事情周到，作事顺畅，操守就容易树立。结果一定得到所希望的，不会得到所厌恶的。所以君子穷困在下，他的光辉不会被人掩蔽，通达在上位，则功业卓著，身虽死而名声更高洁。小人看见后，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羡慕说："此人的智慧才气，本来就比一般人强啊！"他们不知道同自己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君子心术放置得正，小人的心术放置得不正罢了。如果仔细观察小人的智慧才能，完全有理由相信，足以行君子所作的事而有余。心术安置不当，这就像生长在越国的，即安于越国，生长在楚国的，即安于楚国，君子则安于中夏，这并不是智慧才能如此，而是心术错置、行为习惯不同产生的差异。当然，一般来讲，仁义德行，是通向安适尊荣的道路，然而，未必不会遭到危险；欺诈盗窃，是通向危险祸难的道路，然而，未必不会有侥幸获得安适尊荣。只是君子总是走正常的道路，而小人一贯走奇险的道路。

【原文】

凡人有所一同[1]：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2]，是

禹、桀之所同也。目辨黑白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3]，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4]，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5]，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6]。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7]。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8]，成乎修[9]，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10]。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11]。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12]，则无由得开内焉[13]。今是人之口腹[14]，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15]？亦呻呻而嗤[16]，乡乡而饱已矣[17]。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18]，惟菽藿糟糠之为睹[19]，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20]，则瞲然视之[21]，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无嗛于鼻[22]，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23]，以相藩饰[24]，以相安固邪[25]？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26]，几直夫刍豢稻粱之县糟糠尔哉[27]！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28]。"告之示之，靡之儇之[29]，铅之重之[30]，则夫塞者

俄且通也[31]，陋者俄且侜也[32]，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注释】

①有所一同：有一相同之处。

②不待而然：无须借助外界而如此。即生来就这样，生与具来。

③养：同“痒”。

④常：据上下文义疑衍。

⑤跖（zhí 直）：又作蹠。春秋战国之际农民起义领袖。被诬为盗跖。

⑥势：据文义疑衍。

⑦“是又”三句：据全篇文义疑衍，故不译。

⑧变故：指忧患。

⑨修：修身，修养。或说与下句的修字中，有一个字是衍文。

⑩待尽：将尽。　备：圣人的心志具备。

⑪人之生：即人之性。　师：师友。　法：礼法。

⑫得势：即得位，做官。

⑬开内：启开小人之心而纳入于善道。内，即“纳”。

⑭口腹：指只知吃饭的口腹，不知礼义，没有思想。

⑮隅积：部分和整体。

⑯呻呻（rán 然）：咀嚼貌。　噍（jiào 醮）：嚼，咬。

⑰乡乡：即芗。饱食甘美貌。

⑱刍豢：牛羊猪狗。此指肉食品。

⑲菽：豆。　藿：豆叶。

⑳俄而：转瞬间。

㉑瞲（xuè 血）：惊视貌。

㉒无：据文义疑衍。　嗛：快意。

㉓持养：保养。

㉔藩饰：藩蔽文饰。

㉕安固：安适完固。

㉖县：即“悬”，悬殊。下“县”字义同。 夫以：夫与。

㉗几直：岂但，岂止。

㉘好：喜好。 告示：教育，教导。

㉙靡之儇之：反复磨砺。靡，与“磨”同。儇，同“环”。

㉚铅之重之：抚循之重申之。铅，与“沿”同。重，再三告诫。

㉛俄：很快，转瞬。

㉜侗（xiàn现）：胸襟开阔的样子。

【译文】

人的情性都有一相同之处：饿了想吃，冷了想暖和，劳累了想休息，喜欢福利而厌恶患难，这是人生来就具有，不需借助外界影响就如此的，虽是圣贤如禹、昏暴如桀，也是相同的。眼睛能分辨颜色的黑白好坏，耳朵能分辨声音的清浊，口能分辨食物的酸咸甜苦，鼻子能分辨香臭腥臊，身体皮肤能分辨冷热疾病痛痒，这又是人生下来就具有，不须借助外界的影响才如此的，虽是贤圣如禹、昏暴如桀，也是相同的。这种相同的性情，可以成为贤圣的尧禹，也可以成为残暴的夏桀、盗跖，可以成为工匠，可以成为农夫、商贾，全在于心术的措置得当与否和习惯影响所致。成为尧、禹则经常安乐尊荣；成为桀和盗跖则经常危险耻辱；成为尧、禹则经常愉快清闲；成为工匠、商贾则终年愁苦劳累。然而一般人多成为夏桀、盗跖、农夫、商贾，却成为尧、禹者少，这是什么缘故呢？无他，是愚陋。尧、禹这样的贤圣品德，不是他们生下来就具有的。是起于患难的激发，成功于自己的修养，待到各方面修养齐全后就具备了尧、禹的品德。人的情性，本与小人相同，如果没有老师相教导；没有法令相约束，则都只会注视物质利益。人的情性，原本与小人相同，如果再遇到乱世，受乱俗所染，则是小上加小，乱上加乱。君子如果没有实施政教的势位，以临驾于众人之上，就没有手段来开导小人贪鄙之心，而使他们纳于

礼义的正道上。像今天人们的口和腹一样，哪里知道礼义，哪里知道谦让？哪里知道廉耻的一个方面以及全部的义蕴？大体也只是口中呻呻地咀嚼食物，腹内乡乡然而饱罢了。人要是没有老师没有礼法，就只有用心来校正自己的口腹了。假使有人生来就没有见过肉类及米粮这样的珍贵食品，所见到的只是豆食及糟糠，则会觉得很满足。忽然有拿着肥肉白米而来的，则惊奇地看着，说：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们去闻，鼻子觉得愉快，去品尝，口中觉得味道甘美，取了来吃，身体觉得挺舒服，就没有不丢弃豆饼糟糠而取食肥肉白米的。现今如果用先王治国的道理，用先王的仁义品德，作为共同聚居，相互扶持保养，相互警卫的法则，难道不能够使他们安全稳固吗？这与夏桀、盗跖的道路，岂止是肥肉白米与糟糠的悬殊呢！然而人们却为桀、跖者多，为先王之道者少，这是为什么呢？无他，是愚陋。愚陋，是天下人共同的忧虑，人类大的祸殃、大的危害。所以说"具有仁德的人善于教导人。"教育他们，诱导他们，磨砺他们，关怀他们，再三重申儆戒他们，那闭塞的转瞬即通达，浅陋的转瞬即豁然开朗，愚笨的转瞬即明智。如果是这样还没有效果，那么成汤、武王在上位有什么益处？夏桀、殷纣在上位有什么损伤？所以，商汤、周武王的治国之道推行，天下就从此大治；夏桀、殷纣的治国之道推行，天下就从此大乱。像这样看来，人的性情岂不是本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了吗？

【原文】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①，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②，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窖③，然而衣不敢有丝

帛；约者有筐箧之藏④，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⑤。于是又节用御欲⑥，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⑦，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⑧。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⑨。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⑩！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⑪，其功盛姚远矣⑫，非孰修为之君子⑬，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⑭，知不几者⑮，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知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铅察之而俞可好也⑯。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注释】

①不知不足：当为"不知足"。杨倞说。

②蓄：蓄养。

③刀布：货币。春秋战国时，齐国燕国等地流通钱如刀形，故名刀。赵国、魏国、韩国等地流通的钱如铲形，被称为布。 囷（qūn 群阴）窖：粮仓。囷，圆形的仓。

④约：指贵重之物。 筐箧（qiè 怯）：竹筐竹箱，皆竹编物。圆者为筐，小箱为箧。

⑤几：岂，难道。反问词。

⑥御欲：制止欲望，限制欲望。

⑦大：即"太"字，古大、太通用。

⑧屈安穷：即屈穷。安，语词，无义。

⑨操瓢囊：持着瓢囊行乞。　瘠：王念孙读为觜（zī 自），肉还未烂尽的骨殖。

⑩《诗》：《诗经》。《书》：《尚书》。《礼》：《仪礼》。《乐》：《乐书》，已亡佚。　分（fèn 奋）：情分，关系或感情。

⑪温：即"蕴"字。积藏。

⑫盛：王引之读为成。成，即"功"。　姚：与"遥"同。　功盛姚远：即功业盛大。

⑬"孰"上脱"顺"字，应依王念孙说补。　顺：谨也。　孰：精熟。　顺孰修：谨慎精诚地修养。

⑭绠：绳。

⑮知不几：知识不够。几，庶几。

⑯反：反复。　铅察：即沿察，省察，细察。

【译文】

人的心情，食想有鱼肉，穿想有锦绣，行想有车马，又想富有余财积蓄，然而终年累世不知足，这是人的常情。现今人们安排生计，已知蓄养鸡狗彘，又蓄养牛和羊，然而不敢常饮酒吃肉；囊中有余钱，仓中有余粮，然而不敢穿绸缎；箱中有贵重物品藏着，然而不敢乘车马出行。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不想享受，岂不是为着长远打算，恐怕后来难以为继吗！于是又节省费用，限制自己的欲望，继续聚集财物储藏起来。这样对自己所作的长远打算，不是很好的吗？现在那些苟且偷生知识浅陋之辈，对此却不知道。铺张浪费，只顾眼前不问日后。转瞬之间就穷困受屈。这就是此种人不免受冻挨饿，甚至手持破瓢烂袋行乞，而成为沟壑中僵尸的缘故。更何况那先王的治国方略，仁义的道统，《诗经》、《尚书》、《仪礼》、《乐书》这些大的方面呢！此乃是天下的大计，将为天下的百姓，作长久打算而保持万代不变。这种大计，流泽长久，蕴积丰厚，功业盛大，不是经过谨慎精诚修养的君子，是没

有能力知道这样深远的意义的。所以说："短绳子不能把深井中的水提上来，知识不够，不能同他讲圣人的言论。"那《诗经》、《尚书》、《仪礼》、《乐书》中蕴含的道德内容，本来就不是庸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说："君子知道其一就想知道其二，已开始就会长久继续下去，知识广博就可以通达，考虑事情可以达到周详，反复省察所谋的事而更觉得稳妥。用所学知识来治理事情则便利，用来求名誉则尊荣，用来同邻里相处则祥和，用来独处则自足。"人的快乐心意不正是在这里吗？

【原文】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①。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②，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③。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④，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⑤，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⑥，贾以察尽财⑦，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⑧，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⑨。故曰："斩而齐⑩，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⑪。"此之谓也。

【注释】

①赡：给，足。

②案：语词。 分：区别。

③贤：据王念孙说衍。 知愚：即智愚，智者愚者。

④载其事：任其事。

⑤悫：俞樾说应为"谷"字，作悫是声之误。

⑥尽田：精心于农田耕作。

⑦察：明财货多少。

⑧禄天下：以天下为俸禄。

⑨监门：看门。　御旅：迎接旅客。　抱关：守关。　击檄柝（tuò 拓）：打梆。柝，打更用的木梆。

⑩斩：刘台拱说读如“儳（chán 蝉）”。《说文》：“儳，互不齐也。”　儳而齐：即不齐而齐。下“杠而顺，不同而一”，语同。

⑪《诗》：即《诗经·商颂·长发》。　共：法。　骏：大。　蒙：即“幪”，荫庇，庇护。今本作“厖”。

【译文】

具有天子的尊贵，拥有天下的财富，这是人情所具有的共同欲望。然而要顺从人们的欲望，天下势必不能容纳，财货不能供给。所以先王为此制定礼义来加以区分，使有贵贱的等级，长幼的差异，智者愚者的区别。都使每个人有事做，所做事与本人的才能相当，然后按所做事的大小，给以相应多少厚薄不等的谷禄，这就是群居而能够协和一致的道理。所以，有仁德的人在上位，农夫就尽力耕种，商人尽力考察财货的优劣，工匠尽其技巧做器械，士大夫以上，至于王公诸侯国君，莫不用仁爱忠厚的品德，知识才能尽力职守，这就是称作至平的世界。所以有的以天下作为俸禄，而自己不觉得多，有的作看门的小吏、旅店中的管家、守关的武士、打梆的更夫，而自己不觉得少。因此说：“使不齐而达到齐，不顺而达到顺，不一致而达到一致。”这就是人伦。《诗经》中说：“将那小法、大法承受，施荫庇于下国的诸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杨升南　译注

荀子·议兵篇

荀　况

【作者】

荀况，见本卷《荀子·荣辱篇》。

【题解】

本篇是荀子关于军事的一篇文章。文中阐发了儒家以仁义为治兵之本的理论，是儒家关于军事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讨论关于治军、军将、军制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荀子回答学生陈嚣、李斯关于治军的提问。第三部分是荀子申言治国要以礼义为本，不以赏罚为先，兼并国家要以德服人，才能巩固。

【原文】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①。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②，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③。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④；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⑤；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临武君曰：

“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6]，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7]，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注释】

①临武君：未知姓名，杨倞注为楚将。引《战国策》载：楚令尹春申君欲以临武君为将，魏加以为不可。　孙卿子：即荀子。荀卿古称孙卿。西汉刘向称此书为《孙卿新书》，杨倞作注始改称《荀子》。篇中正文仍作孙卿子，依汉以来相传的文字。　赵孝成王：晋国大夫赵夙十世孙，战国晚期赵国国王，在位二十一年（公之前265～前245年）。

②天时、地利：此兵家用兵旧说。天时，指天气情况，古人迷信，要选择吉日出兵。地利，地形险阻情况。

③一民：使百姓心齐，团结一致。

④羿：人名，善射，又称为“后羿”、“夷羿”。

⑤造父：人名，善驾车者，周穆王的车手。穆王使造父驾车西巡，乐而忘返，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攻徐偃王而破之。

⑥感忽悠闇（yǎn奄）：隐蔽深藏。感忽，刘向《新序·杂事三》引作“奄忽，《说文》训“奄”为“覆”，有隐蔽之义。忽，微小。感忽，隐蔽。　悠闇：深远。

⑦孙、吴：孙武、吴起。春秋战国时两位著名的军事家。

【译文】

临武君与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重要诀窍是什么。”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行动、变化，后敌人出发，先敌人到达，这就是用兵的重要艺术。”孙卿子说：“不然。臣下听说古人用兵的道理是，凡是用军队去攻击敌人取得胜利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使百姓心齐。弓和箭如果不调配恰当，善射的羿就不能够射中细微的目标；六匹马若不驯顺，善于驾车的造父就不能把车子赶到远处去；将士民众不亲附，以仁义著称的成汤、周武王就不一定必然

打胜仗。所以善于使民众亲附的，就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要诀在于亲附民众罢了。”临武君说：“不然。用兵所贵的，是在于乘势争夺有利的条件；所用的手段，是权谋变诈。善于用兵的，隐蔽深藏，变化莫测，兵出不知从何而来。这种手段孙武吴起运用，所以他们无敌于天下，哪里一定要等待百姓亲附呢！”

【原文】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①，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②。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③。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④。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⑤；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⑥。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⑦，延则若莫邪之长刃⑧，婴之者断⑨；兑则若莫邪之利锋⑩，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⑪，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⑫，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⑬。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⑭，若仇雠⑮。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⑯？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

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17]，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18]，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19]。’此之谓也。”孝成王、临武君曰：“善！”（以上用兵贵附民）

【注释】

①路亶：即羸惫。路，即“露”，暴露。亶，即“瘅”，疾病。意谓孤露羸惫之兵。

②滑然：王引之说应作“涣然”。　涣：涣散，离散。

③焉：犹则。

④一也：指诈袭敌人与先使其知晓袭击效果一样，不能起作用。

⑤百里之听：百里远的人都为仁者作耳目。下“千里之听”，“四海之听”同。

⑥和传而一：传，王先谦说是“抟”字之误。抟，即“专”，专一。意即和顺团结如一人。

⑦卒：队伍。　列：行列。古时士兵从百姓中抽调，平时习农，战时集中为兵，故称聚而成卒。

⑧莫邪：又作“镆铘”、“镆铘”，“镆邪”，宝剑名。相传吴王阖庐使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干将妻莫邪问计。干将说，师傅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人配炉神，即得。莫邪听后即投身炉中，铁汁出，铸成二剑，雄剑称“干将”，雌剑称“莫邪”。　延：长，展开。此指军队展开。

⑨婴：触犯。

⑩兑：同“锐”，锐利。

⑪圜居、方止：指军队驻扎不动时的状态。

⑫摧：毁坏。

⑬案：语词。　角：刘台拱认为是衍字。　鹿埵陇种东笼：义均为摧败披靡之状，当时习语，不必强解。

⑭灼：火烧灼。　黥：五刑之一，即刺面之刑。

⑮雠：即“仇”。　仇雠：同义连词。

⑯贼：杀。

⑰明：盛明，昌明。 日明：日益昌盛。

⑱虑：考虑，打算。 敌：为敌，敌对。

⑲《诗》：即《诗经·商颂·长发》。 武王：此应指成汤。 发：毛传为“旆”，即旗。 虔：诚谨。 遏：止，抵挡，阻止。

【译文】

孙卿子说：“不对。臣下所说的，是仁人的军队，圣王的意志。您所重视的，是权谋势利，所实行的，是攻城夺地应变欺诈，这是诸侯们所干的事。仁人的军队，是不能被欺诈的。那些可以被欺诈的，是怠慢的，羸弱疲惫的，君臣上下之间，涣散而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桀的军队去欺诈桀一样的军队，或者有巧拙的区别而侥幸成功；如果以桀的军队去欺诈尧的军队，就像用鸡蛋打石头，用手指去搅开水，像奔赴水火一样，进去就被烧焦或淹死了。因此仁人的军队，上下级之间，各将帅之间一条心，三军齐心合力。臣下对于君上，下级对于上级，就像儿子事奉父亲，弟弟事奉哥哥，与手臂保护头和眼睛、胸腹一样。用欺诈去偷袭它，与鸣鼓而攻击一样，不起作用。况且仁人平素深得人心，他所治的国家如果只有十里，则有百里之外的人替他作耳目，如果是百里的国家，就有千里以外的人替他作耳目，如果是千里的国家，四海之内的人都替他作耳目。这样仁人就一定会聪明戒备，和顺而团结。所以仁人的士兵，召集起来就成队伍，散开就成整齐的行列，军队延伸出去，就像莫邪剑的长刃，碰到它的立即被斩断；锐利像莫邪剑的锋尖，所指向之处即刻被击溃；安定不动，像磐石一样坚固，去触碰的即被摧折，望风披靡而退。而且那些残暴的国君，谁会跟着他去送死呢？那些跟着他的，是他的百姓。然而他的百姓，亲附于我，高兴得像跟随父亲一样；喜欢我，像喜欢椒兰的芬芳一样。他们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国君，如像畏惧被火烧，受黥刑，遇见仇敌一般。人的情理，虽然像夏桀、盗跖那样凶残，岂

能为他所憎恶的人，去杀他所喜爱的人呢？这就像让人的儿子孙子，去杀他自己的父母，他们一定会来向我报告，这又怎么能够受到欺诈呢？因此仁人治国日益昌明，诸侯先归顺的安全，后归顺的危险，准备与我敌对的丧失土地，反叛的就把他灭亡。《诗》中说："武王车上插着大旗，手中举着大铜钺，军威如火猛烈，谁敢将我阻截'。就是讲的这种仁者之师。"孝成王和临武君都称赞说："好啊！"

【原文】

"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①？"孙卿子曰："凡在大王②，将率末事也③。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④，安危之势。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仰，则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⑤。隆礼效功⑥，上也；重禄贵节⑦，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⑧。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⑨，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⑩，刑侮者弱⑪；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⑫，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⑬；重用兵者强⑭，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⑮，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注释】

①设：施行。　道：方略。　行：行为。

②凡：都，皆。

③率：帅。

④效：效验。

⑤常：常规，此指根本、基础。

⑥效功：校验功绩，不使有滥赏。

⑦节：节义。

⑧强弱之凡：强弱的常道。凡，凡是，表示概括。

⑨信：民众相信。

⑩刑威：刑罚威严。刑当其罪则民畏，故威。

⑪刑侮：刑罚受到轻视侮慢。刑不当则民不畏，故受到侮辱。

⑫攻完：坚牢。

⑬窳楛（yǔ kǔ 禹苦）：粗劣不坚固。

⑭重用兵：慎重用兵。

⑮权出一：政权集中在一人手中。这是荀子思想中的法家因素。

【译文】

孝成王说："请问王者之师，采取什么方略，使用何种行为才可以呢？"孙卿子说："这些，都在大王自己身上，将帅的行为是最后的事情了。臣下请求就此说说天子诸侯之所以强、所以弱、所以存、所以亡的效验，所以安全所以危险的形势。国君贤明则国家治理，国君无能则国家混乱；崇尚礼义的则国家治理，礼仪简率，贱视道义的国家就混乱。国家治的就强大，国家混乱的就衰弱。这是强弱的基础。在上位的足以仰赖，则臣民可以任用；在上位的不足以仰赖，则臣民不可以任用。臣民可以任用的国强，臣民不可任用的国羸弱。这是强弱的常道。崇尚礼义考效功绩，是上等；重视爵位禄秩，尊贵节义，是中等；崇尚功利鄙贱节义，是下等。这是强弱的根本。喜好贤士的强，不喜好贤士的弱；爱护百姓的强，不爱护百姓的弱；政令信于民的强，政令不信于民的弱；百姓齐心的强，百姓不齐心的弱；重视赏赐不滥者强，轻视赏赐而滥的弱；用刑得当，使民畏惧者强，用刑不当，民众轻侮刑罚者

弱；器械兵器装备坚牢者强，器械兵器装备粗劣者弱；慎重用兵者强，轻于用兵者弱；政权集中于一人者强，政出多门者弱。这是强弱的规律。

【原文】

“齐人隆技击[1]。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2]，无本赏矣[3]。是事小敌毳[4]，则偷可用也[5]；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6]，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7]。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8]。衣三属之甲[9]，操十二石之弩[10]，负服矢五十个[11]，置戈其上[12]，冠胄带剑[13]，赢三日之粮[14]，日中而趋百里[15]，中试则复其户[16]，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17]。改造则不易周也[18]。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19]，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20]，忸之以庆赏[21]，鳝之以刑罚[22]，使天下之民[23]，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24]，得而后功之[25]，功赏相长也[26]。五甲首而隶五家[27]，是最为众强长久[28]。多地以正[29]，故四世有胜[30]，非幸也，数也[31]。

【注释】

①隆：崇尚，重视。　技击：斩击的技能。

②赎锱（zi 资）金：赎罪用的金一锱。锱，古代重量单位。杨倞注：“八两曰锱”。或说四分之一两为锱。

③无本赏：没有赏到根本上。齐人只要斩敌一人即受赏，不问胜败，虽败亦赏，故是无本赏。

④毳(cuì脆)：弱。 小事：指小战争。

⑤偷：苟且。

⑥倾侧：倾倒，瓦解。 反覆：动摇。

⑦去：离，相距。 赁：雇。 市佣：市场上卖劳力的人。 几：差不多。

⑧魏氏：魏国。 武卒：武勇之卒。 度：程度，成法。

⑨三属之甲：三种衣甲。指上身甲，裤甲，足甲。

⑩十二石：一千四百四十斤。石，古时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弩：弓弩。发射箭的弩机。十二石之弩是指张开此弓所需用的力气。

⑪负：背带。 服：即“箙”，箭袋。 箙矢：箙中盛箭五十枝。

⑫置戈其上：将戈放置于箙上。

⑬胄：头盔。

⑭赢：同“赢”，包裹好并带上。

⑮日中：半日。 趋：急走。

⑯复：免除。 复其户：即免除赋税徭役。古时百姓，赋税徭役十分重，故这种赏赐是很重的。

⑰数年而衰：数年后勇力衰弱。因年龄增大，故衰弱。 未：不能。 夺：收回所赏的条件。

⑱改造：另选。 周：周遍，周全。

⑲生民：生养民众。

⑳劫：迫使。 势：威势。 隐：即“稳”，稳定其心志。 厄：困境。下同。

㉑忸：同“狃”，因袭，习惯。此处义为诱导。

㉒鳅(qiū秋)：同“遒”。迫促；钳制。

㉓天下：据顾千里说“天”为“夫”之误。当时秦未灭六国，不能称“天下”。

㉔厄而用之：逼迫而使用他们。之，指秦国百姓。

㉕得：得胜，有功。 功之：记上功劳。

㉖功赏相长：功劳和赏赐相应增长。

㉗五甲首而隶五家：斩获敌人五个甲士的首级则乡里五家人为之服役。甲首，甲士的头。隶，隶属。

㉘众强：对齐国的“赁市佣而战”讲。 长久：对魏国的“数年而衰”讲。

㉙多地以正：地多以征税。正，征，征税。得地多以征税，故秦强。

㉚四也：指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

㉛幸：侥幸。　数：术数，法理。

【译文】

“齐国人崇尚攻击技能，称为‘技击’。他的作法是，斩得敌人一颗首级，赏赐给赎罪收来的金八两，这种赏法不问战争胜负，是没有赏到根本上。这样的军队遇上小的战争敌弱时，还可勉强应付；如果是大战敌人强，就会像飞鸟一样涣散逃走，国家的灭亡就不知是哪一天了。这样的军队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它更弱的军队了，这同雇用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人作战差不多。

“魏国的武卒，选择有一定的制度。让参选的人穿上三样甲服，手拿十二石强弩，背着装有五十枝箭的箭袋，上面再放一把戈，戴着头盔，腰挂利剑，带上三天的口粮，半日之内急走一百里路。合格的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赐给好的田地和住房。像这样的武士，不及数年，就会年长力衰，而给的优惠又不可能很快收回。重新选择，又不能像初次一样周详。所以魏国的土地虽然广大，税收一定少。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

“秦国人，他们生养百姓的方式很狭隘，使用百姓又十分残酷凶狠，用威势加以迫使，用困境加以限制，用赏赐加以诱导，用刑罚加以钳制，使他的百姓想邀取利益于国家的，除了战斗，别无他途。逼迫着使用他们，有了战果就给记上功劳，功劳的大小和奖赏相符。斩得五颗甲士首级的，在乡里派五家人为他服役，是诸侯国的军队中保持强大最久的。兼并的土地多，所征收的赋税也多，因此秦国自孝公以来，四代人都国家强盛，并非侥幸，而是有他的道理的。

【原文】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①]；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②]。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③]，佣徒鬻卖之道也[④]，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⑤]。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⑥]，则作而兼殆之耳[⑦]。故招近募选[⑧]，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⑨]。礼义教化，是齐之也[⑩]。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⑪]。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揖指麾[⑫]，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⑬]：‘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制邻敌[⑭]。若夫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⑮]，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注释】

①节制：指约束。

②以焦熬投石：此不成文句，当依俞樾校作“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拭。熬，干煎，与上“以指挠沸”义同。

③干：求。 蹈：追逐。

④佣徒鬻贾：佣工卖力，商贾交易。

⑤贵上：尊贵上级。 安制：安于法制。 綦（qí 其）节：专注礼义的节操。

⑥微妙：精妙。

⑦作：起。 殆：危。

⑧近：应是“延”字之误，杨倞说，下同。 招延募选：招募选取。延，邀请。募，招募。

⑨渐：欺诈。

⑩齐：齐心协力，一条心。

⑪试：尝试，即不轻用，用之则胜。

⑫拱揖：拱手作揖。　指麾(hui 挥)：挥舞旗子。

⑬《泰誓》：《尚书·周书》中的三篇，已亡佚。晚出的古文《尚书》中有，为伪作。

⑭邻敌：邻近的敌人。

⑮代翕(xi 希)：忽然收敛。代，一时。下"代"字同义。翕，合起收敛，收缩。

【译文】

"所以齐国的技击，不能够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够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够抵挡齐桓公、晋文公有纪律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有纪律的军队敌不过成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想要抵敌汤、武仁义之师的，就像用手指去擦拭煎熬的锅，用鸡蛋去碰石头一样。凡是齐魏秦等数国，都是谋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兵，就像佣工卖力的方式一样，没有敬重上级遵守法律而效死力的思想。若诸侯中有能精妙于仁义的兴起，则这些国家都危险了。故招募选兵，崇尚威势欺诈，崇尚功利，是诱骗他们。用礼义去教化，就使他们齐心。因此用欺诈去对付欺诈，其中还有运用诈术巧拙的不同，如果用欺诈去对付上下齐心的军队，就像用锥子刀子的尖刃摧毁泰山一样，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是不敢去尝试的。所以圣王的军队不去试。汤、武诛杀桀、纣的战争，他们拱拱手挥动指挥的旗子，虽是强暴的国家，也没有不听从他们趋使的，诛伐桀、纣就像诛杀独夫般。因此《尚书·泰誓》中说：'纣是一位孤家寡人。'就是讲的这个。因此，军队十分齐心就可以威慑天下，能够作到基本上齐心就能威慑邻国。像那些招募得来的，崇尚威势欺诈，崇尚功利的军队，能不能打胜仗都没有定准。忽聚忽散，忽存忽亡，互相间不分优劣！这就是盗贼式的军队，君子是不会这样干的。

【原文】

“故齐之田单[1]，楚之庄跻[2]，秦之卫鞅[3]，燕之缪虮[4]，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5]。若其道一也[6]，未及和齐也[7]。掎契司诈[8]，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9]。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以上王者之兵，尚仁义，齐教化。）

【注释】

①田单：人名。战国齐国人。初为临淄小吏，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秦、赵、魏、韩五国之兵攻齐，下七十余城，只有莒和即墨二城未下。后即墨人以田单为将，他用火牛阵，大败燕军，尽收复失地，被封为安平君。

②庄跻：人名，楚国将军。楚威王命为将，让攻取巴蜀及黔中地，军至滇池。后秦夺楚巴及黔中地，庄跻不能归，于是留滇称王。

③卫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即商鞅，又称为公孙鞅。战国政治家，卫国人，后到秦国，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两次变法。孝公死后被诛杀。

④缪虮（jǐ 几）：事迹无考。

⑤相君：相位和君位。义为高下、优劣。

⑥道一：同为变诈之道，故其道一。

⑦和齐：和顺齐一百姓之心。

⑧掎（jǐ 己）契：拾取，采取。掎，拉、拖。契，即“挈”。 司诈：即“伺诈”，窥伺行诈。

⑨本统：根本的统率，指仁义。

【译文】

“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跻、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世俗所称的善于用兵的人。论他们间的巧拙强弱，则没有多少差别，谁也不能为君为臣。所走的路都是一样，没有使

百姓齐心，采用伺机欺诈，权谋倾轧，不免仍旧是盗贼式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这些，都是百姓齐心和顺的军队，可以称得上进入上下同心的境界了，然而未曾有仁义作为根本的统率。因此，可以称霸诸侯，却不能一统天下称王，这便是强弱的效验了。”

【原文】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①，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②。故制号政令③，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④，欲周以固；徙举进退⑤，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⑥；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⑦，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⑧，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⑨，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⑩，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⑪，群物皆正⑫，则主不能喜⑬，敌不能怒⑭，夫是之谓至臣⑮。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⑯，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⑰，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⑱，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

明矣。”（以上论将）

【注释】

①疑：猜疑。此是指将对部下的态度。

②成：成功，取胜。

③制：制度。 号：号令。

④处舍：营垒。 收藏：物资。

⑤徙：转移，迁徙。

⑥潜：隐秘。 深：细致。 伍以参：即五三，分析比较。

⑦道：行走；从，由。

⑧欲将：使喜好的人为将。欲，好。 恶废：讨厌其人而废弃不用。

⑨泰：用财不吝啬。

⑩不完：不完固的地域。

⑪序：任。 得序：称职。

⑫群物：各种军需物资。 正：合格，合用。

⑬不能喜：不能使将喜悦。

⑭敌不能怒：不能被敌人激怒。

⑮至臣：最恰当的臣。

⑯先：事先。 申：再三告诫。 敬：谨慎，敬谨。

⑰从：从心所愿。即顺利。

⑱圹：即“旷”。 无旷：不要怠惰废弃。

【译文】

孝成王、临武君说：“好！请问怎样当好将军？”孙卿子说：“知人莫大于丢掉猜疑，行动莫大于没有过失，做事莫大于不后悔。做到不后悔的程度就不能有更高的要求了，至于是否能够成功，那是非人力所能预料的。因此制度号令，要严格而有威势；奖赏惩罚，要坚决兑现；营垒仓库，要周密坚固；转移前进后撤，要安全慎重而快速；侦察敌情，要隐蔽细致，要分析验证；遇到敌人进行决战时，一定要自己清醒，不能犹豫不决，这就是所称的六术。

不要因爱其人而加以任用，不要因恨其人而罢免不用，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有可能失败，不要恐吓内部而对外疏忽，不要只看到有利的因素而不顾及有害的一面，凡是谋虑要精熟而使用财物要宽松，这就是所称的五权。将所以不接受主上的命令有三：身可杀，而不能让军队驻扎在防卫不完固的地方；身可杀，而不能让军队去攻击不可战胜的强敌；身可杀，而不能让军队去欺侮敌方百姓，这就是所称的三至。凡是受命于君主而统帅三军，三军已经会集，各级将官称职，各种军需都合用，作为统帅，君主不能使他欢喜，敌人不能将他激怒，这就是所称的最恰当的人选。谋虑必须在战事之先，而再三告诫要谨慎，重视结束就像重视开始，终结和开始一个样，这就是所称的大吉。大凡任何一事要做成功，一定是由于重视；失败，一定是由于怠慢。所以重视胜过怠慢就吉利，怠慢胜过重视就遭灭亡；谋略胜过私欲就顺利，私欲胜过谋略就凶险。进攻要像防守一样不出队追敌，行军要像进攻一样高度戒备，打了胜仗要像侥幸取胜一样不要骄傲。重视谋划不要懈怠，重视战事不要懈怠，重视军官不要懈怠，重视民众不要懈怠，重视敌人不要懈怠。这就是称作的五无旷。慎重地实行这六术、五权、三至，而保持着恭敬不懈怠，这就是被称作的天下良将，能达到与鬼神相通的境界了。”

【原文】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①，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②。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③。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④。不杀老弱，不猎禾稼⑤。服者不禽⑥，格者不舍⑦，奔命者不获⑧。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⑨，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

者生，苏刃者死[10]，奔命者贡[11]。微子开封于宋[12]，曹触龙断于军[13]，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14]，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15]。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16]。《诗》曰[17]：'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8]。'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19]，城守不攻[20]，兵格不击[21]，上下相喜则庆之[22]。不屠城，不潜军[23]，不留众[24]，师不越时[25]。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26]，欲其至也。"临武君曰："善！"（以上论军制）

【注释】

①御：驾车者。 辔：缰绳。用以调整马匹。

②行列：队列。

③金：金属响器。先秦时指钟、铙、铃等军中响器，后世用铜锣。

④均：相等。

⑤猎：抢夺，践踏。

⑥禽：即"擒"。

⑦舍：放过。

⑧奔命：投奔来降。 不获：不捕捉。

⑨扞：捍卫，隐藏。

⑩顺刃：即背刃，不战背对刃而走。 苏刃：迎刃。

⑪奔命者贡：贡，刘师培说当是"置"之误。置，舍弃。此"奔命"与上"奔命"义不同，为逃走之意。奔命者贡，谓逃跑的舍去不追击。

⑫微子：人名。名启，纣的庶兄。商朝亡后，投降周人，被封于宋（今河南省商丘）。汉时为避汉景帝讳，改启为开，称为微子开。

⑬曹触龙：纣的奸臣。

⑭养生：生活方式。

⑮竭蹶：即"匍匐"。

⑯师：师长，老师。

⑰《诗》：指《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⑱无思不服：无不服顺。思，语词。

⑲诛：讨有罪。　战：是同敌国交兵，与诛是上下级关系用语不同。

⑳攻：攻击。

㉑兵格：兵器相斗。

㉒上下相喜：指敌人上下相爱相亲。　庆之：庆贺他们。之，指敌方。

㉓潜：偷袭。

㉔留：即"镏"。镏，与"刘"通。刘，杀。

㉕时：农时。

㉖不安其上：不满意国君。上，指国君。

【译文】

临武君说："好！请问作为王者的军队制度是怎样的？"孙卿子说："将军死不离战鼓，驾战车的死不丢掉缰绳，军官死不离开职位，士大夫死不离开队列。听到鼓声就进攻，听到金声就后退。服从命令的为上，有功劳的次之。命令不让进攻而进攻的，如同命令不许后退而后退，两种罪行相等。不杀害老人和病弱的，不践踏庄稼。顺服而自动退兵的不擒，格斗的不饶恕，来投奔逃命的不俘虏。凡是要加以诛杀的，不是诛杀百姓，而是诛杀那扰乱百姓的人。百姓中有保护贼的，那他也就是贼了。因此，敌军中不抵抗背对刀刃离开战场的生存，而面对着刀刃相斗的死，逃走的不追赶。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归顺周人，被封在宋地，纣的奸臣曹触龙同周人相斗，头断于军中，殷代顺服周人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同周人没有差别。所以周武王得天下，近处的百姓讴歌而欢乐，远处的百姓匍匐而前来。天下之中不论远近偏僻的国家，没有不安心乐意供驱使的。四海之内就像一家人，道路所能通达到的国家没有不服从的。这就称作人的师表。《诗经》中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顺服。'就是讲的这种情况。天子只有

诛杀而没有战斗，有防守的城不去攻它，用兵器来格斗的不去攻击它，敌人上下间相亲相爱则为他庆贺。不屠城，不偷袭，不杀民众，用兵不耽误农时。因此，昏乱国家的百姓羡慕王者的政治，不满意自己的国君，都想来到天子的国中。”临武君说：“好！”

【原文】

陈嘉问孙卿子曰①：“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②，所过者化③。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④，舜伐有苗⑤，禹伐共工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⑦，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⑧。德盛于此，施及四极⑨。《诗》曰⑩：‘淑人君子，其仪不忒⑪’，此之谓也。”

【注释】

①陈嘉：荀子的弟子。

②存：在，停留处。 神：人服之如神明。

③过：经过。 化：从化，顺服。

④驩(huān 欢)兜：尧时人，被尧所放逐的恶人。

⑤有苗：即三苗。舜时叛乱，命禹伐之。

⑥共工：尧时人，受工师职，后为乱，被流放于幽州。

⑦崇：商末诸侯。

⑧迩(ěr 尔)：近。

⑨四极：四方极远的地方。

⑩《诗》：指《诗经·曹风·尸鸠》。

⑪仪：即“义”。　忒(tè 特)：偏差。

【译文】

陈嘉向孙卿子问道：“先生谈论军事，常以仁义为军事的根本。而具有仁心的人，是爱人的，行为义的人，是遵循道理的，那还要军队做什么呢？世上凡是有军队的，不就是为了争夺吗。”孙卿子说：“这是你不能够知道的事。具有仁心的人是爱人，因为爱人，所以便憎恨他人戕害别人；行义的人是循理，因为循理，所以就憎恨别人乱理。他们的军队，是用来禁止暴虐，清除害人贼的，并不是为了争夺。所以具有仁心之人的军队，到达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敬服他就像敬服神明，所经过的地方，都从而顺化。就像天降及时雨，没有不喜悦的。因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商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纣王，这四位帝两位王，都是以仁义的军队活动于天下。所以近处的人亲爱他们的善行，远方的仰慕他们的道德风范。兵器的锋刃上没有染过一滴血，远近的都来顺服。这样的大德，施行到四方的极远处。《诗经》中说：‘好人君子，光明正大，执义如一，没有偏差’，讲的就是这个。”

【原文】

李斯问孙卿子曰①：“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②。”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③。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④。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谞谞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⑤。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⑥。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

之鸣条之时也⑦；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⑧，皆前行素修也⑨。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以上二节申言兵以仁义为本）

【注释】

①李斯（？～公元前208年）：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荀子的学生。战国末入秦，为吕不韦门人，后被秦王政任为客卿，对秦统一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后，任为丞相，反对分封，建议焚书坑儒。整理文字，推行小篆。与赵高合谋，伪造秦始皇遗书，立秦始皇少子胡亥。后被赵高诬杀。

②秦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 便：便利。

③不便之便：长久不便中的一时便利。

④修政：修明政治。

⑤谌谌（xi洗）：恐惧貌。 轧：倾覆。

⑥末世：亡国的时代。

⑦鸣条：地名。商汤与夏桀交战处。或说在今山西省运城县安邑镇北。但桀都在河南偃师境，不应在运城去决战，故此说还不能作定论。

⑧甲子朝：武王伐纣决战于二月甲子日的早上。

⑨前行素修：以前的行为、平素的修明政治。

【译文】

李斯问孙卿子说：“秦国从孝公开始，四代以来都不断取胜，是天下最强的军队，威势加于各诸侯，这并不是由行仁义得来的，而是因利乘便罢了。”孙卿子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事。你所说的便利，是在长久不便利中的一时便利。我所讲的仁义，是永久便利中的更加便利。所谓的仁义，就是修明政治。政治修明百姓就亲近他的上级，热爱他的国君，而愿意为他效死。所以说：‘一切都在国君身上，将帅的行动是最后的事了。’秦国虽然是自

秦孝公以来，四代都不断取胜，但还是惶惶然惟恐天下诸侯联合起来灭亡自己。这就是称作亡国时期的军队，没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去加以统帅。因此，商汤放逐夏桀，并不仅仅是在鸣条交战时放逐了他；周武王诛杀商纣王，并不仅仅是在甲子早上的战争才诛杀了他，都是积以前的行为、平素长期修明政治的结果。这就是称作的仁义军队。现在你不去探求根本的东西，而是追寻细微末节，这就是世道所以乱的缘故。”

【原文】

礼者，治辨之极也[1]，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2]，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3]，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4]。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5]，鞈如金石[6]；宛钜铁钮[7]，惨如蜂虿[8]；轻利僄速[9]，卒如飘风[10]。然而，兵殆于垂沙[11]，唐蔑死[12]，庄跻起[13]，楚分而为三四[14]，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15]，江、汉以为池[16]，限之以邓林[17]，缘之以方城[18]。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19]，若振槁然[20]，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干[21]，囚箕子[22]，为炮烙刑[23]，杀戮无时，臣下懔然[24]，莫必其命[25]，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26]，城郭不辨[27]，沟池不拑[28]，固塞不树[29]，机变不张[30]，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明内者[31]。无

它故焉，明道而分钧之[32]，时使而诚爱之[33]，下之和上也如影响[34]。有不由令者，然后诛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35]，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36]。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37]，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38]。"此之谓也。

【注释】

①治辨：即治理。

②由：用。

③胜：制胜敌人。

④行：有效应。指坚甲利兵、高城深池、严令繁刑有礼才有效应。 废：无效。

⑤鲛（jiāo 交）革：鲛鱼皮。鲛鱼，即鲨鱼。 犀兕：即犀牛皮。

⑥韐：王念孙谓《史记》作"坚"，可从。

⑦宛钜（jù 巨）铁铊（shi 施，又读shé 蛇）：宛地所产的钢铁矛。宛，地名，今河南省南阳市。钜，钢。铊，矛。

⑧惨如蜂虿（chài柴去）：像蜂蝎刺人一样惨毒。虿，蝎一类的有毒昆虫。

⑨僄（piáo票）：矫健，敏疾。

⑩卒（cù 猝）：突然，出乎意外。

⑪殆：危亡。 垂沙：地名，未详所在。

⑫唐蔑：楚将，又作唐昧。《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

⑬庄跻：庄跻初为农民起义军首领，后被收为楚将。 起：指庄跻初起义时。

⑭楚分而为三四：楚国遂分裂为三四个国家。按，根据古籍，楚至国灭并未分裂为若干小国，荀子此说，或另有所据。

⑮汝：汝水。在河南省南部。上游即今河南省的汝北河，自郾城县以下，故道南流至西平县东会沅水（今洪河），又南经上蔡县西至遂平县东会涨水

（今沙河），此以下即今南汝河及新蔡以下的洪河。此水为楚国北境所至。颍：水名。在今河南南部，源出登封县，东南流经禹县、郾城、周口、项城、沈丘，进入安徽省境，至颍上县入淮水。

⑯江、汉：长江、汉水。

⑰限：阻隔。　邓林：邓地的山林。邓，地名，在今河南省邓县。

⑱缘：绕，围绕。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省叶县境，为楚国北面屏障。

⑲鄢：地名，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春秋战国时楚一度迁都于此。　郢：地名，楚国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

⑳振：击。　槁：枯叶。

㉑刳：剖腹。　比干：人名。商纣王的叔父，官为少师。因多次谏阻纣被剖腹杀死。

㉒箕子：人名。商纣王的叔父，官为太师，封于箕（今山西省太谷东北）。多次劝谏纣被囚禁，武王伐商后，将他放出。相传后被封到今朝鲜。

㉓炮烙刑：极残酷的刑罚。烙，又作"格"。《列女传》说："炮烙为膏铜柱加之炭上，会有罪者行焉，辄坠火中，纣与妲己大笑。"

㉔慓然：害怕之状。

㉕莫必其命：不能一定保全性命。

㉖试：尝试，即攻击。　诎：屈服。

㉗辨：治理。

㉘拑：杨倞注云或说为"扣"。"扣"正字作"搰"。《说文》："搰，掘也。"梁启雄说。

㉙固塞：坚固的要塞。　树：树立，建立。

㉚机变：巧诈。　张：施行，施展。

㉛晏然：安然。　明内：王念孙说"明"涉下文而衍。内，为"固"之误。

㉜分钧：即分均。意为使百姓都有职业而各安其分。

㉝时使：即使民以时，徭役军役不违农时。

㉞和：相应。　影响：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㉟邮：即"尤"，怨恨。

㊱流：行。

㊲杀一人，刑二人："杨倞注："杀一人谓殛鲧于羽山，刑二人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郝懿行说杨注谬误不可从，不能确指，故不必强

解。

㊳厉:猛。 错:设置。 刑错:设置刑罚。

【译文】

礼是治理国家的纲要,国家强盛的根本,威力远播的大道,获得功名的总汇。王公大人用礼治国,就会由此而得到天下;不用礼治国,就会由此而亡国。因此有坚甲利兵不一定能制胜,有高高城墙,深陷的濠沟,不一定坚固,严厉的命令,繁多的刑罚,不一定有威势。这些,用礼治国的道路就有效验,不用礼治国就不会有效验。楚国人以鲛鱼皮、犀牛皮制甲,坚牢如金石;宛地产的钢铁矛,像蝎蛇一样惨毒;它的士卒轻捷矫健,尤如风飘快捷。然而,军队失败于垂沙,将军唐蔑战死,庄跻起义,楚国就崩溃而分为三四个国家,这难道是没有坚甲利兵吗?这是由于治理这个国家的方针,没有采用正确道路的缘故。楚国有汝水、颍水作为险要地,境内有长江、汉水作为防御的沟池,有邓地的山林为阻隔,有方城山相环绕。然而秦国的军队一到,国都鄢和郢就被攻下,秦人像敲打枯树叶一样容易,难道楚国没有坚固的要塞山隘相阻隔吗?这是由于治理这个国家的方针,不是遵循正确道路的缘故。商纣王剖了比干的腹,囚禁了箕子,设置炮烙的酷刑,任意杀人,臣下们战战兢兢,莫不自认难保全性命。然而,周人的军队到达纣的都城外,纣的命令就不能在臣民百姓中执行,民众皆不为他所用,这难道是纣的命令不严厉,刑罚不繁多吗?这是由于统治这个国家的方针,不遵循正确道路的缘故。古时的兵器,不过只有戈矛弓箭几种罢了,然而敌国不须试用就屈服,城郭不须治理,沟池不须挖掘,要塞不须建立,巧诈不须施用,国家却安然且不畏惧外敌而坚固。这其中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明于治国的道理,而使人人有职业而安分守己,按照时节使用他们,并真诚地爱护他们,下面响应上面,如影随形,响 从声。如果有不

服从命令的，然后才用刑罚加以诛杀。所以加刑于一个人，天下的人心服，被罪的人也不怨恨上级，知道罪过在自己身上，因此刑罚简省而威势远播。这其中没有别的缘故，是用了正确治国的道路。古时候尧治理天下，只是杀了一个人，处罚了两个人，天下就得到大治。古代传记上说："威势猛烈而不尝试，刑罚设置而不使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①，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②，除厄其下③，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④，使之持危城则必畔⑤，遇敌处战则必北⑥，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⑦，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⑧。故厚德音以先之⑨，明礼义以道之⑩，致忠信以爱之⑪，尚贤使能以次之⑫，爵服庆赏以申之⑬，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⑭，长养之，如保赤子⑮。政令以定⑯，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⑰，莫不毒孽⑱，若祓不祥⑲，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⑳，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㉑，像上之志㉒，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

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23]？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24]，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25]，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而顺[26]；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27]，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28]，为之化而调[29]。夫是之谓大化至一[30]。《诗》曰[31]："王猷允塞[32]，徐方其来[33]。"此之谓也。（以上言治国以社为本，不以赏罚为先。）

【注释】

①下之百姓：王念孙说"百姓"上应脱"人"字。 下之人百姓：国君下面的人及百姓。人指臣僚、官吏，百姓指普通民众。此依王说校改。

②焉：语词。 虑：考虑，谋划。 率用：都用。

③除：王念孙说当为"险"之误。 险厄：即迫促。

④则至：若至。王念孙说："则者，若也。"

⑤畔：叛，背叛。

⑥北：败逃。

⑦ 霍焉：即涣然。

⑧道：称说，称誉。

⑨先之：先以德义的言辞相告。

⑩道之：以礼义教导。道，导，诱导。

⑪致：推致，推诚。

⑫次：尊卑次序。

⑬申：日人久保爱说：申，重也。即再三重复以劝善。

⑭时其事：根据时节役使，即使民以时。 轻其任：减轻任务，减轻负担。

⑮赤子：婴儿。初生儿面发红，故称"赤子"。

⑯以：同"已"。下同。 定：制定。

⑰敦：厚。 敦恶：十分厌恶。

⑱孽：害。

⑲祓(fú 弗)：除去。

⑳戇(gàng 杠)：愚而刚直。

㉑修：王念孙说当为“循”，遵循。

㉒像上之志：仿照上面的意志。

㉓孰：谁。　愿：希望。

㉔雕雕焉：即昭昭然，意为清楚地，显明地。　县：即“悬”。下同

㉕化：顺从，变化。

㉖化而：王先谦谓为衍文。“所为者顺”与“所存者神”文正相照应，可证。　所为者顺：所做的，百姓遵循。为，做。顺，遵循。

㉗旁辟：便辟。　曲私：曲意为私。

㉘矜纠收缭：王念孙说皆急戾之意，即急迫乖张。

㉙调：和顺。

㉚大化：都化。　至一：达到全部一致。

㉛《诗》：指《诗经·大雅·常武》。

㉜猷：谋略。　允：诚然。　塞：诚，信实。

㉝徐方：淮夷的一部分，地在今江苏安徽的淮水地区。

【译文】

凡是人的行动，只是为了要得到赏赐的利益，那他遇到对自己无利或甚至有害的事，便停止不干了。所以奖赏、惩罚、权势欺诈，是不能够使人竭诚尽力，誓死效命的。作为人主在上位的，与臣下百姓相交接，如果没有礼义忠信为基础，而是只考虑采用奖赏、惩罚、权势欺诈手段来诱迫下面，那就只能获得表面的效果罢了。一旦强敌到来，让他们去坚守危险的城池，就会背叛投敌，遇到敌人交战就会败北，有劳苦繁杂无利的事，就会逃跑，马上就离散了，这样，在下位的人反而挟制在上位的。因此，奖赏、惩罚、权势欺诈的治国道路，与佣工出卖力气的行为一样，不能够团结大众，使国家美好，所以古时候治国的人羞于称道它。故仁人治国，首先大力用德义来感化，讲明礼义来引导，用忠厚诚信

的心去爱护，按照品德才干任以职位，用禄位奖赏来促使为善，使用民力不违农时，减轻负担互相调剂，使他们长期休养，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政令已制定，风俗已同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有违反风俗不顺从上面的，百姓对他没有不怨恨的，没有不认为他是一个祸害，就像一种需要赶走的不祥妖孽，然后刑罚就要随之而起用了。这种行为是大刑所加予的，人间的耻辱，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要想得到利益吗？却被大刑加身。若不是狂乱愚陋的人，谁见到这种下场还不打算改正呢？这样，百姓都清楚地知道要遵循上面的法度，仿效上面的意志而享安乐。于是，其中有能够劝化为善、修养自身、端正行为、多行礼义、尊崇道德的人，百姓没有不敬重他，没有不喜欢、称赞他的，然后奖赏就要随之而起用了。这种行为是高爵禄所加予的，人间的荣耀，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将会对他有害吗？却得到高官厚禄的奉养，凡是人，有谁不羡慕呢？明明白白地挂着高贵的爵位、厚重的奖赏在面前，悬着重刑大辱在背后，纵使不想改变，能办得到吗？因此，民众像流水一样归顺，所到之处，人们敬服像神明，所做的事人们遵循；强暴凶悍的粗汉，变而为恭谨；邪辟谋私之徒，变而为公正；蛮横捣乱之辈，变而为和顺。这就是所称的大化至一。《诗经》中说："王的谋略确实诚信，徐国远来宾服归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凡兼人者有三术①：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②；因其民，袭其处③，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④。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

威，刼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窖之粟以食之⑤，委之财货以富之⑥，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⑦，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注释】

①兼人：兼并别国。

②辟门：开门。　除涂：扫净路途。涂，通"途"。

③袭：因袭。

④顺比：顺从亲附。比，亲附。

⑤掌：王引之说当为"禀"之误。禀，即"廪"，仓廪。

⑥委：发放，付出。

⑦已：终，直到。

【译文】

凡是兼并他人的有三种方式：有用德兼并的，有用武力兼并的，有用财富兼并的。被兼并的人民敬重我的名声，喜欢我的德行，想做我的人民，因此开门修道来迎接我进去；我则依靠他们的人民，不改变其住处，百姓都安然，我建立法制施行号令，没有不顺从亲附的。由此得到土地却权更加重，兼并别人而军队更加强大，这就是用德兼并他人的效果。不是敬重我的名声，不是喜欢我的德行，而是畏惧我的威势，被我的权势所镇慑，人民虽然有离去的心思，却不敢有叛乱的打算。如果是这样就要更多的军队，而供养军队要很大的耗费。因此得到土地却权力更轻，兼并

他人却军队更加羸弱，这就是用武力兼并他人的效果。不是敬重我的名声，不是喜欢我的德行，只是因为贫穷而求得富裕，因为冻饿而求得温饱，空着肚子张着嘴，来归顺我求食。如果是这样，就必须开仓放粮以供他们食用，拨付钱财以使他们富足，设立贤能良臣以相接待。到两三年后，这些人民才可信赖。虽然得到土地却权更加轻，兼并他人却自己更加贫困，这就是用财富兼并他人的效果。所以说用德义去兼并他人的就会成为王，用武力去兼并他人的就会羸弱，用财富去兼并他人的就会贫困，这在古今是一样的道理。

【原文】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①。齐能并宋②，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③，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④，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⑤。古者汤以薄⑥，武王以滈⑦，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以上论兼人三术）

【注释】

①坚凝：坚固凝守。凝字有稳定、团结、巩固等意。

②齐能并宋：齐国能够兼并宋国。齐国并宋国在齐闵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86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秦、韩、赵、魏大破齐军，宋地大部分被魏国夺走。

③上地：上党之地。即今山西省长治地区。

④完全：城防坚固。　富足：府库充实。　趋赵：公元前263年（韩桓惠王十年），秦攻韩太行地，上党郡与韩被隔绝，上党郡守冯亭献地赵国。公元前260年，秦大败赵军于长平，坑杀赵军40余万人。公元前247年秦攻取上党地。

⑤无强：没有敌手。

⑥薄：即“亳”，地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汤起兵伐夏桀前建都在此。

⑦滈：即“镐”，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长安县的沣河畔。周武王在伐商前建都于此，以后一直是西周王朝的王都。

【译文】

兼并别人，是比较容易的，只是要完全巩固下来却是很困难。齐国能够兼并宋国，却不能巩固，所以被魏国人夺去。燕国人能兼并齐国，却不能巩固，所以被田单夺回。韩国的上党地区，有数百平方里的范围，城郭完固、仓廪充盈而归附于赵国，赵国不能巩固，所以被秦国夺去。因此能够兼并他人而不能巩固，就一定会被人夺走。不能兼并别人又不能巩固自己所有的土地，就一定会遭灭亡。能巩固住自己的土地才能兼并他人的土地。兼并到就能巩固下来，那就没有不能被他兼并的国家。古时候像汤起于亳，周武王起于镐，都是只有纵横百里之地，而能够天下归一，诸侯称臣，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能巩固自己所得到的而已。所以要用礼义来团结士人，用政治来团结民众，礼义修明士人就顺服，政治清平人民就安乐。士人顺服，人民安乐，这便是所称的大团结。用这种团结的力量来守卫就坚固，用来征讨敌国就强大，下令动就动，止就止，这样王者的事业，就十分圆满了。

杨升南　译注

韩非子·说难篇

韩 非

【作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年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子。韩国在战争中屡遭失败,国力削弱,曾多次上书韩王建议变法图强,均不被采纳。善于著述,其文传到秦国,很受秦王政(即秦始皇)的重视。后韩国派他出使秦而留下,不久受李斯、姚贾陷害,自杀于狱中。

韩非吸取了前期法家思想,杂以儒、道、墨而集法家学说大成。主张治国"不务德而务法",提倡"厚赏""重刑",执法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要公布于众。他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治为中心的法、势、术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著作有十多万字,辑为《韩非子》一书传世。

【题解】

"说"指游说,"难"指困难、危险。本篇主要是说明游说的困难,同时提出游说成功的方法。全文可分为五段:一、说明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对方的心理,能够用自己的主张同他相适应。二、列举一系列事例显示游说不当,不但不成功还会有生命危险。三、指出游说诀窍在于吹嘘对方所得意的事,掩盖对方羞愧的事。四、用具体事例说明游说的成功与否,不在具体的知识,而在于恰当地运用知识。五、游说的人必须注意对方的爱憎。不可触犯

人君的逆鳞。韩非的这篇《说难》，堪称对游说技巧的总结。文笔犀利，鞭辟入理，深刻地道出了游说之士的甘苦与心态，也是对当权者作威作福的深刻揭露。

【原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①，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②，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③。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④：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⑤，而说之以厚利⑥，则见下节而遇卑贱⑦，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⑧，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⑨，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⑩；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⑪。此之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知：知识，才能。　说：学说，主张。

②辩：辩说，辩论。　辩之难："难"字衍，参见王先慎《韩非子集释》引卢文弨说。　吾意：我的主张。

③敢：表敬助动词。　横失：即横佚。纵横驰骋。指辩说时言辞无所束缚。

④心：心意。　当：合，符合。

⑤名高：高尚名声。

⑥厚利：丰厚的物质利益，为国好名声。

⑦见：显出，显示。　下节：志趣低下。　遇：对待，待遇。

⑧无心：没有心计。　远事情：远离事物的实情。

⑨实：实际，本意。　显：显示，表露。

⑩阳：表面上。

⑪阴：暗中。　言：主张，计策。

【译文】

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知识上提出策略的困难，也不是我在口才上表明我主张的困难，也不是我是否有勇气纵情陈说，把我的主张全部表达出来的困难。大凡游说者的困难，在于了解对方的心理，能用我们的言论去给予适应：对方意在求得高尚的名誉，却对他进说获厚利的方法，就会被视作趣味低下而遭到鄙视，肯定远远离开你；对方志在获取厚利，而你却劝他求取高尚名誉，就会被认为没有心计而远离实际，肯定不会被收用；你所说的对方骨子里在于获得厚利，却装出要名誉，若用求取名誉对他游说，表面上留用你，实际上疏远你；若劝他获取厚利，他暗中采纳你的主张，却公开赶走你。这些道理，游说者不能不知道。

【原文】

夫事以密成①，语以泄败②。未必其身泄之也③，而语及其所匿之事④，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⑤，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⑥，则身危；周泽未渥也⑦，而语极知⑧，说行而有功则德亡⑨，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⑩，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⑪，乃自以为也⑫，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⑬，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⑭，则以为鬻权⑮。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⑯；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⑰。径省其辞⑱，则不知而屈之⑲；泛滥博文⑳，则多而久之㉑。顺事陈意㉒，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㉓，则曰草野而倨侮㉔。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密成：保守秘密才能成功。

②语：据文义疑衍，参见陈其猷《韩非子集解》。　泄败：秘密泄露遭致失败。

③身泄：本身泄露，主观上想泄露。

④匿：隐密，机密。

⑤贵人：有权势者，游说的对象。　过端：过失的苗头，小过失。

⑥明言善议：大加谈论礼义道德。　推其恶：推论它的恶果。

⑦周泽：所有的恩泽。周，遍。　渥：深厚。

⑧知：通"智"，智慧。　语极知：指谋事极聪明。

⑨亡：通"忘"，忘记。

⑩计：计策，计谋。

⑪显：表面上。　出事：做一件事。

⑫自以为：自己却要做另一件事。

⑬大人：大臣。

⑭细人：小人，身边侍御仆人。

⑮鬻(yù育)权：卖弄权术。鬻，卖。

⑯借资：借以讨好。

⑰尝己：试探自己。

⑱径省其辞：直说主张省去辞藻。

⑲不知：没有知识。　屈：受屈辱。

⑳泛滥博文：旁征博引文辞迭宕。

㉑久：陈其猷《韩非子集释》说"久"为"弃"字之误，可从。

㉒顺事：顺着已发生的事。

㉓肆：放肆。

㉔草野：粗俗鄙陋。　倨侮：倨傲侮慢。

【译文】

作事靠保密成功，因泄密失败。不一定是主观上想泄密，而是在谈话时涉及其中隐密的事，这样你的性命就危险；贵人有小

的过失，说者则大加议论礼义道德，来推论他的恶果，这样你的性命就有危险；没有得到对方完全信赖和恩宠，就用尽智慧替他出谋划策，策略若实行获得成功，你的贡献却会被忘记，策略若不可行而失败，就会被怀疑为别有用心，这样你的性命就有危险；对方得到好的计策，想作为自己的功劳，游说的人知道这件事，那性命就有危险；对方表面上要作一件事，却自己私下要做另一件事，游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那性命就有危险；强迫对方去做他一定不肯做的事，阻止他不能放下的事，那么性命就有危险。所以说，同君主议论大臣，就会被认为是在离间自己；同君主议论他身边的小臣，就会被以为在卖弄权术；谈论他所爱好的事，就会被认为在讨好；谈论所憎恶的事，就会被认为在试探他。用精炼言辞谈话，却会被认为没有知识而受到他的屈辱；详细谈话，又会被认为话多而抛弃不用。顺着对方所做的事来讲话，会看成是胆小不尽心；考虑事情周到详细，又会被视为粗野傲慢。这些游说的难处，不该不知道啊。

【原文】

凡说之务①，在知饰所说之所敬②，而灭其所丑③。彼自知其计④，则无以其失穷之⑤；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⑥；自多其力⑦，则无以其难概之⑧。规异事与同计⑨、誉异人与同行者⑩，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⑪，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⑫，辞言无所击排⑬，乃后申其辩知焉⑭，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⑮。得旷日弥久⑯，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⑰，交争而不罪⑱，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⑲，直指是非以饰其身⑳。以此相持㉑，此说之成也。

【注释】

①说之务：游说的诀窍。务，此义为决窍、窍门。

②饰：吹捧，夸耀。　敬：喜欢，得意。

③灭：掩盖。　丑：丑事，羞愧的事。

④自知其计：自认为很高明的计谋。

⑤失：失败。　穷：窘迫。

⑥自勇其断：自认为是果敢的决定。　敌：错误。

⑦自多其力：自认为能力强。

⑧难：困难的事。　概：压抑。概本是斗桶量粮时刮平用的工具，此为动词。

⑨规：指正。　异事：他事。　与同计：与游说对方计谋相同。

⑩同行：行为相同。

⑪同失：相同的过失。

⑫拂悟：违逆。拂，违反。悟，通“忤”。

⑬击排：顶撞。

⑭知：即“智”，智谋。

⑮知尽：尽知。　难：同对方相处的难处。

⑯弥久：长久。

⑰深计：谋划重大机密。

⑱交争：互相争论。

⑲明计：公开讨论。　致其功：给予奖赏。

⑳直指：直言。　饰其身：加官晋爵。有爵的身荣。

㉑相持：相处。

【译文】

游说的诀窍，是在于懂得吹嘘对方得意的事，而掩盖他认为丑恶的事。他自认为是很高明的计策，就不要用失败去相窘迫；他自认为是果敢的决定，就不要拿错误去激怒他；他自认为力量很强，就不要拿做不到的难事去压抑他。指正和他计谋相同的事，称誉和他行为相同的人，你就尽量夸耀，没有害处。有同他过

失相同的人，就要公开加以辩白不算过失。具有大忠的人不违背主人的意志，在言语上不加以顶撞，这样做了以后，就能把你的智谋全部说出来，这就是亲近的人不被怀疑的道理，游说的人要完全知道同主人相处的这些难处啊。你同对方经过长期相处，给了你深厚的恩泽，为他谋划重大机密不被怀疑，相互争论而不被获罪，公开讨论得失而受奖赏，直言是非而加官晋爵。以这样的方式相处，这就是游说成功了。

【原文】

伊尹为庖①，百里奚为虏②，皆所由干其上也③。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④，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⑤。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⑥。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⑦，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⑧，乃以其子妻之⑨，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⑩，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⑪。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⑫。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⑬，处知则难矣⑭。

【注释】

①伊尹：人名，商初大臣，姓伊，尹为官名，商代官名多称尹。庖（páo 袍）：厨师。相传伊尹出身奴隶，为有莘氏女陪嫁仆人，替汤烧饭，由此得以接近汤，汤发觉他的才能，委以国政，辅佐汤灭夏。

②百里奚：人名。初为虞国大夫，后为秦国大夫。姓百里，名奚。虞国灭亡后，作为晋献公女儿陪嫁奴仆送到秦。中途逃到楚国，被楚人俘虏。秦穆公听说他有才能，用五张羊皮赎回。

③干：接近。

④役身：劳苦身体。　涉世：求用。

⑤能仕：即能士，有才能的人。　设：据文义疑“耻”字之误。

⑥邻人之父：隔壁的老人。

⑦知：即“智”，聪明。　智其子：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

⑧郑武公：春秋初郑国国君。郑桓公子，名掘突，在位27年（公元前770～前744年）。　胡：国名。归姓。春秋时小国，地在今河南省郾城县境。

⑨子：女儿。古时男女皆可称子。　妻之：嫁给胡君为妻。妻，动词。之，指胡君。

⑩戮：杀。

⑪备：防备。

⑫知：认识。　当：恰当。

⑬知之难：具有智识的困难。知：即“智”。下同。

⑭处知：应用智识。

【译文】

伊尹当厨夫，百里奚作俘虏，他们却由此而接近在上位的人。这两人，都是圣人，还是不能不做低贱的工作以求进用，虽是这样的污浊事，也不使有才能的人觉得耻辱。宋国有一位富人，天下雨，他家屋子的墙倒了，他的儿子说：“不赶快修好，会有贼来偷的。”邻家老人也跟着这样劝他。富人不采纳，晚上他家果然丢了财物，这家人认为自己的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隔壁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准备攻打胡国，就先故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为妻，以使他放心。接着向臣下问道：“我打算用兵，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大夫关其思说：“胡国可以。”郑武公十分生气，说：“胡国，是我的兄弟国家，你却说可以攻打它，是什么用心！”于是将关其思杀掉。胡君听到这件事，认为郑国对自己亲近，从此对郑国不加防备。郑国于是偷偷出兵攻打胡国，将它灭掉。这两个人所说的话，认识都是正确的。然而他们重的被杀身，轻的被怀

疑为盗贼。可见具有智识并不太困难，怎样应用智识则是很困难的。

【原文】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①。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②。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③。君闻之而贤之曰④："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⑤。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⑥。"及弥子色衰而爱弛⑦，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⑧。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⑨；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⑩！

【注释】

①弥子瑕：人名。又作迷子瑕，相传为卫灵公（公元前534～前493年在位）宠妾。

②窃驾：偷偷驾车。 刖：砍足。古时刑罚的一种。

③矫：假托，诈称。

④贤：称赞，夸奖。

⑤不尽：未吃完。 奉：献给。

⑥忘其口：忘掉自己口福。

⑦弛：松弛。

⑧爱憎之至变：爱和恨的感情发生变化。

⑨知当而加亲：认识都正确而更加亲近。与下"罪当而加疏"相对。

⑩察：体察。 爱憎之主：爱憎的所在。

【译文】

从前弥子瑕受卫国君宠爱。卫国法律规定，私自乘用国君车的，处以刖刑。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在夜里前去告诉她，弥子瑕于是假托国君命令，驾着卫君车子出宫回家。卫君听到后说："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不顾触犯刖刑的罪。"有一次同国君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桃子桃很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献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哟！忘掉自己的口福而想到我。"到弥子瑕年老色衰而不再被宠爱，偶然使卫君生气，卫君于是说道："这个人本来就不好，曾偷驾我的车，又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可是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有什么两样，从前被赞扬，以后却成了罪名的原因，是爱和恨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因此，被主人所爱，你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对的而更加亲近；被主人所恨，你无论做什么都是罪过而更加被疏远。所以从事劝谏游说的人，不可不体察被说对象的爱憎，然后才向他进言！

【原文】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①。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②，人有婴之③，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④。

【注释】

①扰：驯服。　狎（xiá 匣）：亲近。

②逆鳞：倒长着的鳞甲。　径尺：一尺长。

③婴：触犯。

④几：差不多。

【译文】

龙作为一种虫，可以驯服亲近而供骑乘。然而它的喉下有一

尺长的逆鳞，若人去触犯了它，就会被它杀死。人主也有逆鳞，游说的人能够做到不触犯人主的逆鳞，他游说的技巧就算差不多了。

杨升南 译注

过 秦 论（上）

贾 谊

【作者】

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人。西汉初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年少即有文才，十八岁就见称于郡中，受到郡守赏识。二十二岁，文帝召为博士，接着升为大中大夫（议论政策的官），对制度、时政多所建论，具有远见。在当时人们称颂为太平盛世的局面下，贾谊就看出封建统治的危机，尖锐指出值得“太息”“流涕”的许多严重问题。提醒朝廷要居安思危。文帝也信任他，拟拔擢至公卿爵位。但周勃、绛灌等大臣对他猜忌、排挤，渐被文帝疏远，出为长沙王的太傅。不久，被召回作梁怀王的太傅。怀王坠马死，贾谊亦自伤失职，忧郁岁余而死，时年三十三。世称贾长沙、贾太傅，又称贾生。其论著辑为《新书》，并有七篇疏、五篇赋，今有《贾谊集》行世。

【题解】

《过秦论》是贾谊写的长篇政论文章，载于《新书》卷首。“过秦”就是评

论、指斥秦朝的政治过失。秦王朝兴起迅速，灭亡得也快。这种现象必然为汉初的政治家所关注、思索。《过秦论》就是总结这一统治经验教训的，它详细深入地分析秦朝兴亡的历程，从中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的著名结论。它告诉人们：政治形势的变化，统治思想和政策必须转变。秦朝统治者错误地把夺取天下，对付敌国的办法，用来对付人民，结果彻底丧失人心，激起天下人的殊死反抗。说明一个政权的兴亡，其根本在于民心的向背。贾谊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既是对当时统治者，也是给历代为政者的深切鉴戒。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历述始皇、二世、子婴三朝的败政，各有所侧重，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这种全面总结一个朝代的兴亡史的论文，不仅是首次，后世也不多见。文章叙事翔实，而论述多文采，论理充满逻辑力量，充分运用对偶、排比的骈体文句，气势连贯，增强艺求感染效果，成为议论文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全部予以引录，并称赞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晋代左思的诗云：“著论准过秦”。后世学者，都推崇备至。

【原文】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①，拥雍州之地②，君臣固守，以窥周室③，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④，并吞八荒之心⑤。当是时，商君佐之⑥，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⑦。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⑧。

【注释】

①殽(yáo 摇，旧读 xiáo 淆)：或作崤，山名，今河南洛宁县西北。　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二地都地势险要，为军事的要冲。

②雍：雍州，古代九州之一，今陕西省。

③窥：偷看，指侵夺企图。　周室：周王朝，此指东周王朝。

④包举：包裹着举起。 囊括：用袋子装尽东西。

⑤八荒：八面荒远之地。这里指整个中国。

⑥商君：商鞅，秦国的政治家，详见前《荀子·议兵篇》"卫鞅"注。

⑦连衡：东西（方）横向相连；衡与横同。这里指秦国分别同东方诸侯国联盟，是战国时代一种著名的邦交策略。

⑧拱手：拱一拱手，这里形容轻易的样子。 西河：魏国一个地区，今陕西大荔县的黄河以西一带地方。

【译文】

秦孝公占据殽山、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整个雍州的地方。君臣们加固防守，暗里盯着东周王室，怀着像卷席子、打包裹、装口袋那样的夺取天下、吞并整个中国的雄心。当时有商鞅辅佐，对内，建立法律制度，致力于农业，修造好防守和攻战的设施；对外，用"连衡"的策略同诸侯斗争。这样，秦国就轻易地夺取了魏国西河以外的地区。

【原文】

孝公既殁，惠王、武王蒙故业①，因遗册②，南兼汉中③，西举巴蜀④，东割膏腴之地⑤，北收要害之郡⑥。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⑦，合从缔交⑧，相与为一⑨。

【注释】

①这句一作"惠、文、武、昭蒙故业"。

②因：就着，沿着。 遗册：即遗策，留下来的传统政策、政治体制。

③汉中：今陕西省的汉中地区。

④巴：巴郡，今四川重庆北部。 蜀：蜀郡，今四川成都地区。

⑤膏腴（yú余）：肥沃。

⑥要害：重要、关键之处。旧注："在我为要，于敌为害也。"

⑦致:招之使至。　士:读书、文学之士;古亦称武士。这里指诸侯的谋士。

⑧合从:即合纵,与"连衡"相对的、战国时代另一种邦交斗争策略,指东方六国从南到北的国家纵向联合,共同对抗西部的秦国。　缔:结。

⑨相与为一:互相联合一致。

【译文】

孝公死后,秦惠王、武王继承旧业,沿用前代相传的政策,南面攻取了汉中,西面夺取了巴、蜀二郡,东面割了别国的肥沃地区,北面收入了险要的州郡,诸侯都很害怕,他们相会结盟,谋划削弱秦国。他们不惜用贵重的宝器和肥美的土地,来招致天下的谋士,制定"合纵"的策略,缔结邦交,联合一致地行动。

【原文】

当是时,齐有孟尝①,赵有平原②,楚有春申③,魏有信陵④。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⑤;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⑥。于是⑦,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⑧;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⑨;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⑩。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⑪。秦人开关延敌⑫,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⑬。秦无亡矢遗镞之费⑭,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注释】

①孟尝:孟尝君,齐人,田氏,名文。

②平原:平原君,赵惠文王弟,名胜。

③春申:春申君,楚人,黄氏,名歇。

④信陵：信陵君，魏昭王弟，名无忌。上述四人，战国时代号称四公子，都急公好义，反对秦国。

⑤约从离衡：约同“合纵”，离间（破坏）”连衡“策略。

⑥这句所列举的九国，都是与秦国相对的战国时期诸侯；前面六国即常说的东方“六国”，加上秦国，合称作“战国七雄”。

⑦于是：这里用为“于时’。

⑧宁越：赵人。 徐尚：宋人。 苏秦：洛阳人，主张“合纵”抗秦的著名政治家。 杜赫：周人。

⑨齐明：东周之臣。 最：疑“冣”之误。 周冣（jù 具）：周室公子，仕于齐。 陈轸：夏人，游仕秦、楚。 召滑：仕于楚，封于江东。 楼缓：魏文侯弟，为魏相。 翟景：魏人。 苏厉：苏秦之弟，仕于齐。 乐毅：魏国乐羊子之后，仕燕为亚卿，后为上将军。以上这些人都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家。

⑩吴起：魏人，先为文侯将，后到秦、楚、韩为官。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被旧贵族所害。 孙膑：齐人，孙武之后，为齐国军师。 带佗：楚将。 兒（ní 倪）良、王廖：不详国别，旧说均是“天下豪士”。 田忌：齐威王之将。 廉颇、赵奢：赵国名将。以上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军事家。

⑪关：指函谷关。

⑫延敌：迎敌，接战。

⑬逡（qūn 群阴）巡：徘徊不进。

⑭亡矢遗镞（cù 促）：损失箭镞等小兵器。亡、遗，丢失；矢、镞，箭及箭头。

【译文】

当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都聪明智慧而讲忠信，宽容厚道而热忱待人，尊敬贤人、重视文士。他们约同实行“合纵”的策略，破坏秦国的“连衡”。又兼有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九国的民众。这时，六国的人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出计谋，有齐明、周冣、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互通声气，有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军队。他们

曾经用了十倍于秦的地方(财力),百万的兵员,攻打函谷关,进击秦国。而秦人开关迎战,九国的军队却徘徊、逃避,不敢进攻。秦国没有耗费掉一根箭镞,天下的诸侯却已经疲困不堪了。

【原文】

于是从散约解①,争割地而奉秦②。秦有余力而制其敝③,追亡逐北④,伏尸百万,流血漂卤⑤,因利乘便⑥,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⑦,国家无事。

【注释】

①从散约解:"合纵"盟约解散。

②奉:进献。

③敝:困,败。

④亡:逃走。　北:战败而逃。

⑤卤(lǔ鲁):通"橹",大盾牌。

⑥因:依着,凭借。　乘:趁着。

⑦日浅:日子少,时间短。

【译文】

这样一来。"合纵"的盟约解散了,列国各自争着割地进献秦国,秦国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诸侯们的困败处境,继续追击逃亡,打得成百万的尸体遍地,流的血能浮起大盾牌;凭借着有利的形势,趁着便利的条件,分割和掠取天下的土地。强国请求降服,弱国进来朝见。直到秦孝文王、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时间不长,国家也相安无事。

【原文】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①,振长策而御宇内②,吞二

周而亡诸侯③，履至尊而制六合④，执棰拊以鞭笞天下⑤，威振四海。南以百越之地⑥，以为桂林、象郡⑦，百越之君俯首系颈⑧，委命下吏⑨。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⑩，却匈奴七百余里⑪，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注释】

①六世：秦始皇之前的六代君主即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和庄襄王。

②振长策：举起长鞭。这里比喻使用威力。 御：控制。

③二周：战国后期东周王朝分裂为东周君和西周君。

④履：踏，这里意为登上。 至尊：最高贵，此指皇帝的地位。 六合：天、地和四方。

⑤棰拊（chuí fú 锤附）：棍子之类。 鞭笞（chi 痴阴）：鞭打。这里比喻施行专制政治。

⑥百越：古代越族很多分支的总称。

⑦桂林：郡名，今广西北部。 象郡：郡名，今广西南部及其以南。

⑧系颈：绳索拴住脖子。这里指投降。

⑨委命：委托性命于谁，把性命交给…… 下吏：低级官吏。

⑩蒙恬（tián甜）：秦朝的大将。 藩篱：篱笆，引申为边界。

⑪却：拒之使退去。 匈奴：种族名，古代散居长城以北，今甘肃、陕西、山西的北部一带。下文“胡人”也是指他们。

【译文】

待到秦王嬴政当政，继续六代祖先传下来的功烈，像举起长鞭似地驾驭天下，吞并了周朝后裔的东、西二周（君），灭了六国诸侯，登上最高的皇帝宝座，统治天地四方，像拿着棍棒鞭打天下似地，威风震动四海。在南方，夺取了百越的广大地区，设置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首领们，纷纷低头系颈投降，把各自的性命

交给秦朝的下级官吏。对北方，派大将蒙恬主持修筑长城，坚守着边界，把匈奴赶出了七百多里；从此那些异族不再敢南下放牧马群搞占领活动。(全国)士人也不敢拉弯弓箭动用武器来报仇泄愤。

【原文】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①，以愚黔首②。堕名城、杀豪俊③，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镣④，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⑤。然后斩华为城⑥，因河为池⑦，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⑧，良将劲弩⑨，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⑩！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注释】

①百家之言：春秋战国各派学术言论，这里指记载言论的简牍。

②黔首：黑头发，秦时称人民。

③堕(duò 惰)：毁坏(都城)。一作隳(hūi 灰)，义同。

④销锋铸镣：熔化兵器来铸造乐钟。镣，钟类；一说钟鼓架。此句一作“销锋锟，铸以为金人十二”。

⑤弱：使之弱，削弱。

⑥斩华：修削华山。斩，截断，修削。

⑦因河：就着、依着黄河。

⑧谿(xī 希)：山沟。

⑨劲弩：刚劲的弩。弩是一种用机关发射箭镞的兵器。

⑩谁何：谁能奈何。一解为呵问是谁之意。

【译文】

于是，始皇废掉从前君王治国的传统理论思想，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来愚弄人民。毁掉六国的名城，杀害杰出人物，收缴天

下的兵器集中到国都咸阳，熔化掉金属锋刃铸成乐器和十二具金人像，以此来削弱黎民百姓的力量。然后，修削华山当作城墙，把黄河当作护城河，据守着这亿丈雄伟的城，高临着不可测量的深谿，造成这样稳固的地势。用良将和刚劲的弓弩，扼守要害的地方；派可靠的臣吏和精兵，陈列着锐利的兵器，谁也奈何它不得。天下已经安定下来，秦皇心里想：关中这样的稳固形势，真可说是千里的金城，是子孙作帝王传至万世的事业啊！

【原文】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①，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②。材能不及中庸③，非有仲尼、墨翟之贤④，陶朱、倚顿之富⑤；蹑足行伍之间⑥，而倔起什佰之中⑦；率罢散之卒⑧，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⑨，赢粮而景从⑩，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注释】

①殊俗：不同的风俗，异俗。这里指流行异俗的偏僻远方。

②陈涉：即陈胜，农民起义的领袖。 瓮牖绳枢：用破瓮塞在墙上当作窗户，用草绳绑成门轴。牖（yòu 有）：窗户；枢（shū 书），门轴。这句形容家里贫穷。 氓（méng 蒙）：田野之人，雇农。 隶：隶属，人身依附。 迁徙：往来移动，这里指被征调服徭役。

③中庸：这里的意思指中等材能的人。

④仲尼：孔子。 墨翟：墨子。

⑤陶朱：即范蠡（lǐ 里），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功成后辞官经商成为富翁，改名陶朱公。 倚顿：鲁人，盐商，仿效陶朱公而致富。

⑥蹑（nué 捏）足：插足，踏步。 行（háng 杭）伍：军队组织。

⑦倔（jué 觉）起：突然起来。 什佰：军队组织，十人为什，百人为佰。

一作“阡陌”，指田间。

⑧罢(pi疲)散：疲劳而散漫。

⑨云集：云一般地集拢来。　响应：像响声般快的反应。

⑩赢(ying盈)：担负。　景从：影子似地跟从着。景，古用为影字。

【译文】

始皇既死，剩下的余威还震动着荒僻的远方。陈涉这个以破瓮作窗户、草绳编作门轴的贫家儿子，田野的雇农，服徭役之徒，论材能达不到中等水平，既没有孔子、墨子那般的贤能，也没有陶朱公、倚顿那样的有钱。他插足在军士行伍之间，却从一般众人中突出起来，率领着疲劳困乏而又无组织纪律的群众，转而向秦朝进攻。他们砍伐树木作兵器，举起竹竿作旗帜。天下的人民像云一般地聚集，像响声一般迅速应和，担负着干粮，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来。山东六国的豪杰都纷纷起来灭亡秦族了。

【原文】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①；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②，非锬于句戟长铩也③；适戍之众④，非抗于九国之师也⑤；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⑥。然而成败异变⑦，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⑨，招八州而朝同列⑩，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⑪，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⑫。

【注释】

①自若：本来如此，还是那样的。

②耰（yōu 忧）：锄地覆土的农器；一说锄柄。 棘：荆棘。一说同“戟”，如矛刃而带钩的兵器。 矜（jin 今）：器具的柄。

③锬（xiān 先）：锐利，锋利。一作铦。 铩（shā 沙）：长矛。

④适（zhé 折）戍：因罪罚为戍守。适，贬。戍，防守。

⑤抗：相敌，相抵。

⑥乡时：从前。一作“曩”，音义同。

⑦成败异变：成功和失败反向地转变。

⑧度（duó 夺）：测量，估量。 絜（xié 协）：比较。

⑨万乘之权：帝王的权力。古代以拥有兵车的乘数划分王、侯的等级，天子拥有万乘的兵车。

⑩招八州：招，使之来。八州，除秦据有的雍州之外的八州：冀、兖（yǎn 演）、青、徐、扬、荆、豫、梁。 朝同列：使同一等列的诸侯前来朝见。

⑪一夫：指陈胜。 作难（nàn 难去）：发难，起事。 七庙：七代祖先的宗庙，指天子的宗统。古代宗法制度，天子可建七庙。

⑫攻守之势异：攻和守的形势不同。

【译文】

且说，这天下并非变小变弱了，雍州地方、殽函的坚固还是原样；陈涉这般人，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等国的君主地位尊崇；那些锄、铲农具和刺棒，不比钩戟、长矛锐利；因罪罚和被征调戍守的民众，不能和从前九国的军队相比量；深谋远见、派军用兵之道，赶不上以前的谋士。可是结果呢，成功和失败却正好倒转过来，建功立业者正好相反了。假设把山东的诸侯国和陈涉来比较长短大小、力量和权势，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秦从小小的地区，发展到天子的权力，招来八州归附，使同等级的诸侯来朝，是经过百余年的经营的，才能把天下四方变成它的一家，把殽山、函谷关当作它的宫殿。（而今）一个汉子起来发

难，秦朝的宗庙就一齐倒塌，皇统断绝，自己死在他人手里，被天下人所嘲笑。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他不施行仁义的政治，致使攻与守的形势变化，走向反面了。

王贵民　译注

过　秦　论(中)

贾　谊

【原文】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①，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②。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③。周室卑微，五霸既没④，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⑤，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⑥，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⑦，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⑧，冀得安其性命⑨，莫不虚心而仰上⑩。当此之时，守威定功⑪，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⑫。

【注释】

①南面：指天子地位。天子坐北向南，受臣民朝拜。

②斐然：文雅的样子。　乡风：趋向。乡，同"向"。

③近古：指春秋时代以来的四五百年间。

④五霸：春秋时代的五个霸主，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

公和楚庄王。

⑤力政：主张强力的政治。

⑥兵革：即兵甲，指战争。

⑦王(wàng 旺)天下：为天下之王。王，作动词用。

⑧既：尽，凡是。 元元：本来；善良。

⑨冀：希望。

⑩虚心：心无成见，没有别的心思。 仰上：仰望，依从着在上者。

⑪守威定功：守住威势，固定功业。

【译文】

秦统一了中国，兼吞了诸侯，南面坐朝称帝，享受着四海的供养，天下的人士都那般文雅地来趋向归附。为什么能这样呢？那是说：因为近古以来好久没有帝王了，周朝衰微了，五霸也消失了，天下没有统一的政令，诸侯们提倡强力政治，强者侵犯弱者，人多势众的欺侮人少力微的，战争无休无止，士人和一般老百姓都被弄得疲劳不堪。现在秦朝称帝、成为天下之王，就是上面有天子了。普通善良的人民都希望得到保全性命，一心仰望着在上的统治者。当这个时候，能够守住威势、巩固已得的功业、安定危乱，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原文】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①，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②，立私权③；禁文书而酷刑法④，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⑤。夫并兼者高诈力⑥，安定者贵顺权⑦。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⑧。秦离战国而王天下⑨，其道不易⑩，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⑪。孤独而有之⑫，故其亡可立而待⑬。

【注释】

①自奋:独自奋发,即专断独裁。

②王道:实行仁义政治,与"霸道"相对。

③私权:一己之私的权力,即特权。

④文书:文字和典籍。　酷:残酷,这里作动词用。

⑤以……为始:以某事为先、为首。

⑥高:以……为高,名词作意谓动词用。

⑦贵:同高字的用法。　顺权:正当的权力。

⑧取:这里指夺取天下。　守:这里指守住天下,守住功业。下同。术:办法,技巧,也包括指导思想和政策。

⑨离:分散,分裂。

⑩不易:不变。

⑪据《史记》疑"者"下夺一"无"字。

⑫孤独而有之:独个儿占有。

⑬可立而待:可以站着等待结果。指容易、迅速。

【译文】

秦始皇怀着贪馋鄙陋的心计,发挥着独断的智谋,不相信功臣,不亲近知识界和老百姓;废去王者仁义的政治,建立一己之私的权力;禁止文字书籍的流行,施用残酷的刑法,以欺骗、暴力为先,把仁义放在次要地位,以暴虐作为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凡是夺取天下的都以欺诈和暴力当先,而当安定天下的就得重视使用正当的权力。这就是说,攻和守要有不同的办法。秦离散战国诸侯而达到统一天下之后,而思想主张不变,政策不改,这就是它把夺取同守住天下的办法没有分清。它以一己之私占有天下,它的灭亡也就可以立刻看得见了。

【原文】

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①,并殷、周之迹②,以制御其

政③，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④，名号显美⑤，功业长久。今秦二世立⑥，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⑦。夫寒者利裋褐⑧，而饥者甘糟糠⑨。天下之嗷嗷⑩，新主之资也⑪。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⑫。

【注释】

①计：考虑。

②迹：足印。这里指经历。

③制御：制定和行使。

④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⑤名号显美：名声显耀而美好。

⑥二世：始皇之子，名胡亥，继始皇而为帝，称二世。

⑦引领：伸长脖子，形容急切盼望。

⑧利：利益，好处，这里作动词用，即以……为有利。 裋褐（shù hè 树贺）：粗布衣。一作"短褐"。

⑨甘：甜，这里用法和"利"字同。 糟糠：粗劣的饮食。

⑩嗷嗷（áo 敖）：众口讨吃的样子。

⑪新主：新即位的君主，指秦二世。 资：资藉，凭借。

⑫劳民：疲困的人民。

【译文】

假使始皇考虑往古的事实，并及商周二代的历史经验，来制定和行使他的政治，即使后代出现淫乱骄傲的君主，也不会有覆灭的灾祸。因此古代"三王"创建天下，名声显耀美好，功业长久。现在，当秦二世即位时，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看他的政治如何。大凡寒冷的人以有件粗布衣就是好的，饥饿的人能吃到糟糠就觉得甘甜。天下人都在嗷嗷待哺，这正是新登位的君主所凭借的机会，这就叫作对疲劳的人民容易施行仁政的啊！

【原文】

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①，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②；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③，除去收帑污秽之罪④，使各返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⑤；轻赋少事⑥，以佐百姓之急⑦；约法省刑⑧，以持其后⑨，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⑩，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⑪，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⑫。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⑬，无以饰其智⑭，而暴乱之奸止矣。

【注释】

①乡使：假设那时。　庸主：平庸的君主，一般水平的君主。

②缟(gǎo 稿)素：居丧者穿的白色衣服。　先帝：指秦始皇。

③虚囹圄(líng yǔ 零语)：使牢狱空虚。囹圄，牢狱。

④收帑(nú 奴)：罚为奴隶。　污秽之罪：宫刑一类的刑法。

⑤振：救济，与“赈”同义。

⑥少事：减少徭役等扰民之事。

⑦佐：扶助。　急：急事，急难。

⑧约：简化。　省：减少。

⑨以持其后：放在它后面行使。

⑩更节修行(xìng幸)：更正节操，修好品行。

⑪塞……望：满足……愿望。

⑫集：集拢，凝聚。

⑬不轨：不守正道。

⑭饰：装饰，掩盖。　智：这里指计谋、阴谋。

【译文】

假使那时二世只要有一般君主的品行，能够任用忠臣贤人，君臣同心关注国家的困难，在他居父丧时就着手纠正他父亲的过失；划分土地、人口封赏功臣的后代，建立一些小国和设立君长，用礼制治理天下；免除刑罚杀戮，使牢狱空虚；废除那些“收帑”“污秽”之类的刑法，让那些罪人回到乡里；开粮仓、散钱粮赈救那些孤独贫困的人士；减轻赋税和徭役等扰民之事，扶助百姓的急需；把简约了的刑法放在后面施行。这样，使天下人都能有机会自我更正节操，修好品行，人人都谨慎自重。这样来满足千万人民的愿望，用威和德给与天下，天下就能集聚在一起了。这就使四海之内的人，都高兴地各自安家乐业，生怕发生事变。纵然有狡猾的人，也不会产生叛离在上者的心思；有不守正道的臣子，也无法掩饰他的计谋；暴乱奸邪之事就会被禁止了。

【原文】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①，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②；繁刑严诛，吏治刻深③；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④，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⑥；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⑦，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⑧，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⑨，故易动也⑩。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⑪，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⑫。

【注释】

①重之：再加上，更加。

②阿房宫：秦的一座豪华宫殿。按“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一句，

不通顺，故疑文字有衍夺。俞樾《诸子平议》以为应作："二世不行此术，与民更始；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作阿房宫。"比较可通。

③吏治：官吏治事。秦朝"以吏为师"，厉行法治。　刻深：苛刻，严厉。

④纪：处理。一说是记载。

⑤收恤：收容抚恤，即救济。

⑥相遁：互相推委、推脱。

⑦相望于道：在道路上互相望得见，形容这一现象普遍。

⑧君卿：指卿相等高官。一作"群卿"。

⑨咸：都。

⑩易动：容易动乱。

⑪奋臂：挥起手臂。　大泽：大泽乡，陈胜起义地点，在今安徽省宿县。

⑫民危：人民危惧不安。

【译文】

二世不用这个办法，而且更加无道，继续修建阿房宫，增加刑法，严于诛杀，吏治苛刻，赏罚不当，赋税收敛没有限制。天下的讼狱案子很多，官吏也无法处理；老百姓都贫困了，可君主不去收容救济。后来，奸邪作伪的事情层出不穷，官府上下级互相推脱职责；蒙受罪名的人越来越多，遭受刑罚杀戮者，在道路上互相望得见，天下的人都很苦啊！从卿相高官到一般人民，都各自怀着危惧不安的心情，亲身处在穷苦的境地，都不安于各自的地位，因此容易骚动起来。所以，陈涉用不着具有成汤、武王的贤能，不须凭借公侯的尊崇地位，在大泽乡挥臂一呼，天下都响应。这就是因为人心不安的缘故啊！

【原文】

故先王见始终之变①，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②，务在安之而已③。天下虽有逆行之臣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以行义⑤，而危民易与为非⑥。"此之谓

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⑦。是二世之过也。

【注释】

①先王：指古代圣王。

②牧民：统治人民。

③务在：要紧在于……

④逆行（xìng幸）：行为不正。

⑤安民：安定的人民。

⑥危民：不安的人民。

⑦正倾：纠正倾向。

【译文】

所以古代的圣王，观察事物从始至终的变化，知道生存和灭亡的关键所在。所以，统治人民的道理，要紧的在于安定他们。这样，天下虽有行为不正的官吏，决然得不到人们的支持。所以说："安乐的人民可以作出道义的事情来，而危惧不安的人民容易为非作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论贵，做到了天子；论富，拥有了天下，而最终自己被人杀的原因，是纠正倾危的办法不对，这就是二世的过失啊！

王贵民　译注

过　秦　论（下）

贾　谊

【原文】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①，缮津关②，据险塞③，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④，钼耰白梃⑤，望屋而食⑥，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⑦，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⑧，战于鸿门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杰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⑩，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⑪，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

【注释】

①山东三十余郡：秦统一中国，划分三十六郡，陕西以东的地方有三十余郡。

②缮（sàn 善）津关：修整渡口和关口。

③塞（sài 赛）：险要地势作屏障之处。

④弓戟之兵：持有弓戟的正规武装。

⑤钼耰白梃：锄铲等农具和白色的木棍。钼，即锄。梃，木棍、木杖。

⑥望屋而食：向有人家的地方就食。指不带军粮，没有军粮。

⑦关梁不阖：关口、桥梁处不能封闭。梁，指桥梁；阖，同“合”。

⑧楚师：指陈涉的军队。陈胜农民起义军多为楚地人民，他建立国号为“张楚”。

⑨鸿门：地名，今陕西临潼县东。有名的“鸿门宴”即在这里举行。

⑩章邯（hán寒）：秦朝大将，任少府官，曾率军与陈胜战，后投降项羽，最终败于刘邦而自杀（公元前205年）。

⑪要（yáo腰）市：以求利相要挟。

【译文】

秦兼并了诸侯各国，对“山东”的三十余郡，修整津渡和关口，占据着要塞，建置军队，加强防守。然而，陈涉只用几百名毫无组织纪律的戍卒，挥起胳膊大呼，不用武器装备的士兵，拿着锄铲农具甚至木棍，随地就食，没有军粮，却能横行天下。而秦人的险要地方不能守住，关口桥梁封锁不了，备有的长戟不能刺杀，强弓硬弩不能发射。陈胜的楚地起义军节节深入，战事打到了潼关下的鸿门，几乎没有遇到防守阻挠的麻烦。于是“山东”大乱，旧日的诸侯又都起来了，英雄豪杰们都互相建立势力。这时，秦朝派遣章邯领兵东征，而章邯却拥着三军之众，在外向朝廷要挟利禄，对皇帝打主意。那么，群臣的不可信任，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

【原文】

子婴立①，遂不寤。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②，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③，四塞之国也④。自缪公以来⑤，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⑥。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⑦。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⑧，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

【注释】

①子婴:二世的兄子,公元前207年,赵高杀二世,立子婴为王,在位四十六天降汉。

②中佐:中等材能的辅佐。

③被山带河:以山作外衣,以黄河为带,形容秦地形势险固。

④四塞之国:四面都有要塞作屏障的国土。

⑤缪公:即秦穆公(? ～公元前621年),春秋前期秦国君主,任用贤臣,攻灭小国,扩展国土,称霸西戎,为"五霸"之一。

⑥势居:所处的形势。势,指地理形势和政治形势。

⑦尝:曾经。

⑧逃北:败逃。　坏:败坏,崩溃。　全句"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而遂坏"与上篇"秦人开关延敌……遁逃而不敢进"句同义。

【译文】

子婴即位为王,依然不醒悟。假使子婴具备一般君主的材能,只要得有中等的辅佐者,东方虽乱,而原来秦国的本土还是可以完全拥有的,秦的宗庙香火也不至于断绝的了。秦地山多,像护体的衣服,黄河像一条环带,很是险固,是个四方有要塞屏障的国土。从缪公以来,直到秦王,二十余个国君,经常是诸侯的杰出者。他们哪会是世世都贤能呢?而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啊。而且,天下人曾经同心合力进攻过秦国,那时,贤能智慧的人才都有,良将使用军队,贤相交流计谋,然而都被秦地的险要阻隔所困扰而不能进攻。秦人却可以延请他们进入作战,把关口开着。成百万的军队居然败逃崩溃,这哪里又是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不足呢?而是形势对他们不利啊!

【原文】

秦小邑①,并大城,守险塞而军②,高垒毋战③,闭关据厄④,荷戟而守之⑤。诸侯起于匹夫⑥,以利合,非有素王

之行也⑦。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⑧。彼见秦阻之难犯也⑨，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⑩，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⑪，不患不得意于海内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⑬，其救败非也⑭。

【注释】

①小邑：小地方。邑，古代一种小的社区单位。这里指一个地方。

②军：派军队驻扎，名词作动词用。

③高垒毋战：高筑堡垒，固守不战。

④厄（è 饿）：险要之处。

⑤荷（hè 贺）：担负，背，扛。

⑥匹夫：一个人，泛指平常人。

⑦素王：有王者德行而无王位的人。

⑧利之：为个人的利益。

⑨秦阻之难犯：秦地险阻，难以攻破。

⑩以待其敝：等待它衰败。敝，破败。

⑪以令大国之君：对大国诸侯发号施令。

⑫不患不得意于海内：不愁不得意地统治天下。患，发愁，担心。海内，全国范围内。

⑬禽："擒"的本字，捕获，捉住。

⑭救败：挽救失败。这里含有挽救失败的方法或政策。

【译文】

秦虽然是个小地区，但它吞并了大的都城，应该守住要塞，派军驻扎；高筑堡垒，不要出战；封锁关口，据守险阻之地；扛起长戟，加强防卫。这时的诸侯都是从一般平民起来的，他们之间由私利而结合，没有"素王"的德行。他们的邦交还没有那么亲密，下面的士民也还未能归附，他们名为要灭秦，其实是追求各

自的利益。他们只要发现秦地险阻难以攻破，就必然会班师回去。这样，秦朝若能安守土地，让人民休息，等待着诸侯自己衰败，然后收取弱小的、扶助疲困的国家人民，就能号令大国的君主，不愁不能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但是，秦王论高贵做了天子，论富裕而拥有四海，结果自身被人俘虏，就是因为他的挽救失败的政策、方法不对啊！

【原文】

秦王足己不问①，遂过而不变②。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③。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④，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⑤，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⑥，而身为戮没矣⑦。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⑧，钳口而不言⑨。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注释】

①足己不问：自己满足，不虚心问人。

②遂过：顺着过失下去。

③重祸：加重祸患。

④知化：通晓形势的变化。

⑤拂过：拂拭掉过失。这里指帮助君主改掉错误。

⑥未卒于口：口未讲完话。卒，终了。

⑦戮(lù 路)没：杀死。

⑧重足而立：叠着脚站立，形容人小心惧祸的样子。重(chóng 虫)，重叠。

⑨钳口：闭住口。

【译文】

秦始皇非常自满，不虚心向臣下咨询，顺着错误而不改变。二世接受这一套也不改正，更因暴虐政治加重了灾祸。子婴孤立而无亲近的人，幼弱而无辅佐之臣。这三位君主都是昏惑终身而不醒悟，还不该灭亡吗？这当儿，世上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看清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之所以不敢尽忠、帮助君主去掉过失，是因为秦的风俗禁忌很多，你忠言还没有说完，身子就被杀戮、完结了。因而就使得天下的士人，只好侧起耳朵听，重叠着脚站立，闭着口不说话了。由此，三个君主暴虐无道，忠臣不敢进谏，有智慧的人士不敢出计谋；天下已经混乱，而奸邪的坏事上面朝廷也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原文】

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①，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②。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③；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④。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⑤。故周五序得其道⑥，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⑦，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⑧。

【注释】

①壅（yōng 拥）蔽：阻塞遮蔽。这里是讲言路不通。

②饰法设刑：整饬法令，设置刑罚。

③五伯：即五霸。 从：服从。

④社稷：土神和谷神，古代用指国家。

⑤怨望：怨恨，不满。

⑥五：疑“王”之误。 序得其道：自始就得到正道。序，开头。

⑦本末并失：治本、治标的方法都失误。这里本，指秦统治思想；末，指

挽救失败的策略。

⑧安危之统:对安危的体制。统,体制。

【译文】

前代圣王知道不通言路会伤害国家,故而设置公卿、大夫、士等等官爵,修法令,设刑罚,从而天下大治。国家强盛时,禁止暴行,惩处作乱者而天下心服;国家衰弱时,有五霸代替天子征讨而诸侯们跟着行动;到领土被削时,还可以内部固守、外边归附而保存社稷。而秦朝却不是这样,当它强盛时,繁多的法令、严酷的刑罚使天下震动;当它衰败时,百姓怨恨而全国都反叛了。因此,周王自始就得到正道,从而延续了千余年没有绝嗣;而秦朝治本治末的办法都错了,所以不能长久。这样看来,关于国家安危的体制,两者相差是太远的了。

【原文】

野谚曰①:"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②"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③,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④,去就有序⑤,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⑥,而社稷安矣。

【注释】

①野谚:民间的俗语。

②师:教师。这里引申为教训、借鉴。

③上古:指西周以上的古代。

④权势:这里指力量和形势。

⑤去就:去掉和取用。　有序:有秩序。

⑥旷日:经历时间长久。

【译文】

民间的谚语说："不忘记前面经历过的事，就可以作为后来作事的教训。"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治理国家，就是既要看看上古怎么作，又要用当世的情势来检验，用人事来作参考，考察事物盛衰的规律，审查力量与形势的适宜，从而取舍有一定的秩序，以时间条件而决定政策的变化。这样，政权就能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王贵民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二

论著之属二

王　命　论

班　彪

【作者】

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年二十余,避难于天水,依隗嚣。后至河西,为窦融从事,为之画策事汉。光武初举茂才,拜徐令。因病免。博学洽闻,尤致力于史。以司马迁《史记》所载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乃广集史料,作《后传》六十余篇。后经其子班固续修、其女班昭等补充而成今之《汉书》。

【题解】

班彪生活在西汉衰败东汉兴起的时期,二十岁时,王莽灭,更始立。其后,刘秀在冀州称帝。当时,隗嚣拥众陇右,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兵乱四起,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班彪避乱天水,依隗嚣。隗嚣问彪天下事,意欲争夺天下。班彪认为汉德承尧,王位有定,非刘莫属。乃作此《王命论》。所谓"王命",即是帝王承受天命之意。文中援古据今,强调帝王之位,

必是累世积德，天命有授，非是常人依靠智力所能妄取。文中着重论述了汉高祖刘邦兴于布衣，终得天下的原因。在宣扬先祖遗德、符瑞征兆等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分析了刘邦“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特点，说明得天下也取决于才能、性情、主观努力。这些论述是比较客观的。最终归结于对隗嚣的规劝，讽喻世人莫贪婪权利，觊觎王位，否则必受祸殃。全文论述清晰，说理透辟。虽然过分宣扬王命天授的唯心观点，但在当时社会状况下，班彪对形势分析是极其准确的，而且，文章在客观上也起到维护社会统一，反对战乱割据的积极作用。

【原文】

昔在帝尧之禅①，曰：“咨②！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③。”舜亦以命禹④。暨于稷、契⑤，咸佐唐、虞⑥，光济四海，弈世载德⑦。至于汤、武⑧，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人，其揆一焉⑨。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⑩。唐据火德⑪，而汉绍之。始起沛泽⑫，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⑬，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

【注释】

①禅（shàn 善）：以帝位让人。相传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舜又禅让给禹。

②咨：叹词。

③历数：古人认为帝王的兴起，与天地自然运转的数理相关。这种运转之理叫“天道”，也叫“历数”。

④命：告。 按：以上几句引自《论语·尧曰》。

⑤暨（jì 既）：及，到。 稷（jì 既）：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善种植，于尧、

舜时作农官，教民耕种。周人认为他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 契(xiè 谢)：传说中商的始祖。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

⑥唐：唐尧。传说中的古帝。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 虞：虞舜。传说中的古帝。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

⑦弈：通“奕”。 奕世：一代接一代。 载德：行德。《国语·周语》：“奕世载德，不忝前人。”

⑧汤：又称武汤、成汤、商汤。商王朝的建立者。 武：周武王，周王朝的建立者。

⑨揆(kuí 葵)：准则。

⑩“刘氏”二句：此谓刘氏为尧的后代，《春秋》早有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

⑪火德：古代阴阳家有“五德”之说。所谓“五德”，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火德，是指帝王受命正值五行的火运。相传唐尧以火德称王天下。

⑫沛：沛县(今属江苏)。《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起兵于沛，夜从小道过大泽中，有大蛇当道，众不敢行，刘邦拔剑斩之。有老妪夜哭，言自己的儿子是白帝子，化为蛇当道，被赤帝之子斩杀。

⑬运世：五行更运相次之世。以合于帝王相承的历数。

【译文】

当初帝尧让位于舜时，说：“喂！你这位舜，上天的大任已经落在你身上了。”舜让位时也对禹说了这番话。及至稷、契，辅佐唐尧、虞舜，光照四海，世代行德。传至商汤、周武王，拥有天下。虽然他们遭遇异时，禅让、更代不同，至于上应天命下顺人心，这一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刘氏远承尧的福祚，氏族的世系著于《春秋》。唐尧据火德而王天下，汉接续之。刘邦初起兵于沛泽，则神母夜哭，以显明刘邦是赤帝子的符瑞。由此说来，帝王之位，必有明显圣美的德行，丰功厚利积累的世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福荫百姓，因此能被鬼神所赐福，天下人所归往。没见过运世无根本、功德不为人所记，而能突兀崛起登上这王位的人啊。

【原文】

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①，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夫饿僅流隶②，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袭③，担石之蓄，所愿不过一金④，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⑤，烹醢分裂⑥！又况幺么不及数子⑦，而欲暗干天位者也⑧？

【注释】

①逐鹿：喻群雄并起争夺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②僅（jǐn 仅）：通"殣"，饿死于道的人。

③短褐（hè 贺）：粗毛、粗麻制成的短衣，古时贫贱人所服。 袭：指衣服一套。

④金：古代计量货币单位。 一金：指很少的钱。

⑤镬（huò 获）：无足的鼎。 润镬：指被烹煮。 锧（zhì 至）：古代腰斩用的垫子。 伏锧：伏在锧上，指受腰斩之刑。

⑥醢（hǎi 海）：肉酱。此指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分裂：指将人体肢解分裂的酷刑。

⑦幺（yāo 夭）么：细小。指微不足道的人。 数子：指上所言信、布、梁、籍、王莽等人。

⑧干：求取。 天位：帝位。

【译文】

世俗之人见汉高祖兴起于平民百姓而得王位，不通达那缘故，以为只是恰巧遭遇暴乱之世，得以举兵得势。游说之士，甚至把争天下比作追逐麋鹿，侥幸捷足的人就能得到。不知王位自有天命，不可凭借智谋和力量去求取。可悲啊，这就是世上乱臣贼子太多的原因啊。那些人，哪里只是不明天道，就连人事也未看清。那些饿殍徒隶，饥寒失所，想有一套粗布短衣，一担一石粟米，所希冀的不过一金而已，但仍得不到，终于抛尸荒野，为什么呢？贫穷也是命中注定的啊。更何况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神明的福佑，怎么能够随便得到呢？因此，即使遭逢乱世，窃得权柄，勇猛如韩信、英布，势强如项梁、项籍，成功如王莽，然而终致遭刑伏诛！更何况那些微末之徒，才力不如以上诸人，而昏昏然竟然想求取天位呢！

【原文】

是故驽骞之乘①，不骋千里之途；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②；楱梲之材③，不荷栋梁之任；斗筲之子④，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悚⑤。"不胜其任也。当秦之末，豪杰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今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⑥。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⑦。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全

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

【注释】

①驽(nú 奴)：劣马。 蹇(jiǎn 简)：跛足。

②六翮(hé 合)：指鸟类健壮的翅膀。《韩诗外传》："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尔。"

③楶(jié 结)：柱头斗拱。 棁(zhuó 浊)：梁上短柱。

④筲(shào 哨)：古代竹器，仅容一斗二升。 斗筲之子：喻才短识浅微不足道之人。《论语·子路》："斗筲之子，何足算也！"

⑤餗(sù 素)：鼎中的食物。 公餗：指帝王、诸侯祭祀或宴会所享用的食物。 按：所引《周易·鼎卦》九四爻辞 。

⑥陈氏以宁：秦二世时，陈婴为东阳令史。陈胜起兵，少年杀县令，立婴为长帅，从之者二万人。又欲立婴为王，陈婴听从其母劝阻，以兵属项梁 。后来，陈婴归汉，封堂邑侯，卒谥安。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⑦陵为宰相，封侯：王陵，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兵，王陵聚众数千属之。楚汉相争时，项羽得陵母置军中。汉使至，项羽使陵母招陵，陵母自杀以劝勉王陵。天下平定，陵以功封安国侯，为右丞相。事见《汉书·王陵列传》。

【译文】

所以，跛足劣马之车，不能驰骋千里的道路；燕雀之类，不能飞到鸿鹄的里程；楶棁小材，不作栋梁之用；凡夫俗子，不任帝王之位。《易经》说："鼎断足，倾覆了食物。"就是因为不胜其任啊。在秦末世，豪杰共同推举陈婴为王，陈婴的母亲阻止说："自从我做你们陈家的媳妇，看你家世代贫贱，今乍富贵，不祥。不如把兵交给别人，事情成功，可以稍受好处；不成，也不受其祸。"陈婴听从母亲的话，而陈氏因此得以安宁。王陵的母亲，也预见项羽必

败亡，刘邦将兴盛。那时，王陵为汉将，母亲被楚捉住。有汉使者至楚，王陵母亲见使者，对他说："请转告我儿子：'汉王是有德长者，一定能得天下，你努力事奉汉王，别有二心！'"于是，在汉使面前自杀，以勉励王陵。后来汉王果然平定天下，王陵作了宰相，封安国侯。以平民老妇的眼光，尚且能够推衍事物道理之极致，探求祸福之机微，保全宗庙祭祀于无穷，为史书记载而垂千古，更何况大丈夫作事呢！所以穷困显达皆有天命，得吉获凶却由人为，陈婴母亲知道王位将废，王陵母亲知道汉室将兴，审察这两点，就明白帝王的名分了。

【原文】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①，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②；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③。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④；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⑤。举韩信于行阵⑥，收陈平于亡命⑦。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⑧；及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⑨，吕公睹形而进女⑩，秦皇东游以压其气⑪，吕后望云而知所处⑫，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⑬。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⑭。"

【注释】

①体貌多奇异:《汉书·高帝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②“当食”二句:子房,张良字。《汉书·高帝纪》:“(郦)食其欲立六国之后以树党,汉王刻印将遣食其立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饭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③“拔足”二句:郦生,指郦食其(yì jī意基)。《汉书·高帝纪》:“沛公西过高阳,郦食其为里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度。’乃求见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沛公以为广野君。”

④“悟戍卒”二句:《汉书·高帝纪》载,高祖即位,都雒阳。“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按:雒阳离刘邦故乡沛近,长安甚远,故云“断怀土之情”。

⑤“高四皓”二句:皓,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于商山,年皆八十余,须眉皆白,时称“商山四皓”。汉初,高祖召聘四皓而不至。后高祖因宠爱戚夫人,欲废太子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计,迎此四人使从太子游,因而使高祖认为太子羽翼已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意图。事见《汉书·张良列传》。

⑥举韩信于行阵:刘邦为汉王时,韩信未得重用,只是治粟都尉。后刘邦听从萧何举荐,拜韩信为大将军。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高帝纪》。

⑦收陈平于亡命:陈平亡楚降汉,汉王与语悦之,拜为都尉,使骖乘,典护军。后又拜为护军中尉,尽典护诸将。事见《汉书·陈平列传》。

⑧龙蛇之怪:《汉书·高帝纪》:“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

⑨王武感物而折契:刘邦微时,常向王氏和武氏两老妇赊酒喝,醉卧时,两人见其上常有怪异。于是,年终算帐时,两家常常将债券折毁,不向刘邦索要。事见《汉书·高帝纪》。

⑩吕公睹形而进女：当初，吕公豪富而刘邦穷困无赖。但吕公见刘邦形貌，大惊，说："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于是将自己女儿嫁给刘邦，即吕后。季，刘邦之字。事见《汉书·高帝纪》。

⑪秦皇东游以压其气：《汉书·高帝纪》："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厌当，用巫术的方法压服抵制将来可能出现的灾祸。

⑫吕后望云而知所处：《汉书·高帝纪》："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

⑬西入关则五星聚：《汉书·高帝纪》载，刘邦破秦入关，"五星聚于东井"。注："应劭曰：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

⑭淮阴：淮阴侯韩信。　留侯：指张良。

【译文】

高祖兴盛之由，大概有五点：一是帝尧的后裔，二是身体形貌多奇异，三是神武而有征兆应验，四是宽厚明察而仁德忠恕，五是知人善任。再加上诚信和喜好谋虑，通达于听取意见 接受劝谏，见人有善处，唯恐自己赶不上，任用别人如同用自己，听从谏言像顺流水，趋从时势如响应声。吃饭时吐出口中食物，以急于采纳张良的谋策；拔出脚来挥去洗脚女子，赶快拜谢郦生的谏说；感悟于戍卒的话，断却自己怀恋故土的情怀；仰慕四皓的名节，割舍宠妃爱子。从行伍中举任韩信为大将，收用的陈平是楚亡命降将。英雄用力，策士效谋，这是高祖的大略，成就帝业的原因。至于灵瑞符应，也可以略举一二：当初，刘媪怀高祖时，梦中与神交遇，当时雷电交作，天空昏暗，有龙蛇的怪异；到其长大，多有灵怪之处，与众不同。因此，王、武两老妇有感于高祖怪异而折弃债券，吕公相高祖形貌而进嫁女儿，秦始皇东游以压天子之气，吕后远望云气就知高祖所在之处，始受天命则白蛇被斩断，西入函谷关则五星聚会。所以韩信、张良说"天授命于高祖，而不

是人力所为啊”。

【原文】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1]，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2]，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3]，失天年之寿[4]，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5]，距逐鹿之瞽说[6]，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冀，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注释】

①世运：传世的气运、气数。

②厌：合。

③保家之主：保守家族的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孔疏：“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

④天年：谓人的自然年寿。

⑤觊觎：贪求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

⑥瞽（gǔ 鼓）：盲人。

【译文】

历数古今的得失，检验事情的成败，稽考帝王的世运，考察高祖 兴起那五点。取舍不合其位，符瑞不同其度，而苟且贪昧于权利，超越等次妄居高位，外不量其力，内不知天命，则必会丧家亡族，失去天然之寿，遇到“鼎折足”的凶兆，伏受于斧钺之刑。英雄应知觉悟，谨慎避祸，目光超远，见识深刻，学习王陵、陈婴那样的明于天分，杜绝韩信、英布那种非分之念，不听那“逐鹿”的瞎说，明白王位是天所授予，不贪不可求而被二位母亲所耻笑的

东西，那么就会福分延及子孙，天所赐的福禄就能永远终其身了。

贺友龄　译注

辩　亡　论(上)

陆　机

【作者】

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西晋吴郡(今江苏省松江县附近)人。太康文坛最著名的作家，与弟云并称二陆。祖父陆逊为吴国丞相，父陆抗为大司马。陆抗死，陆机领父兵为牙门将。吴国灭亡，以身为吴国世臣，退居旧里，闭门读书十年。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太康末年入洛阳，为张华所重，称他“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仕晋为著作郎，后事成都王司马颖，在军中遇害。当时诗坛崇尚形式主义，陆机不但自是难免，而且成为其中代表人物。不过他的文和赋却独有自己的感触和体会，比较后人所称誉的他的诗来，成就要高得多。有集四十七卷流传后世，钟嵘《诗品》誉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

【题解】

《辩亡论上》是陆机有所感触而发的典范之作。《晋书》本传就曾说过，由吴入晋，陆机由于祖父世为吴国将相，而且“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而“论权所以得，皓所以失”，加以“又欲述其祖父功业”，于是作《辩亡论》二篇。这“深慨”无疑类似一种亡国的哀鸣，无足称道，不过陆机将

吴国的“成败贸理，古今诡趣”，归结为“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却揭示出历代王朝兴衰的症结之所在，因而对于后人创业与守成也实属一个警戒。至于文 中对吴主孙权大有溢美之词，而且极尽辞赋铺陈之能事，那是行文的需要，比照贾谊的《过秦论》，如果简练以为揣摩，不但道理自明，而且裨益自会无穷。

【原文】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①，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②，威稜则夷羿震荡③，兵交则丑虏授馘④，遂扫清宗祊⑤，蒸禋皇祖⑥。于时云兴之将带州，飙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众雾集。虽兵以义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⑦，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注释】

① 吴武烈皇帝：孙坚。孙权称帝，追谥父坚为武烈皇帝。

②伯世：霸世。伯（bà 爸），通“霸”。

③夷羿：相传为夏代部落首领，弑君自立为天子，荒淫田猎，为万民忧患。此处借指窃命的奸臣。

④馘（guó 国）：所割的耳朵。

⑤宗祊（bēng 崩）：宗庙。祊，庙门。

⑥蒸禋（yīn音）：祭祀。

⑦怙乱：乘乱取利。《左传·僖公十五年》：“无始祸，无怙乱。”杜预注：“恃人乱为己利。”

【译文】

往昔汉室王朝丧失统治权力，奸臣窃夺了政权，祸患从京畿蔓延开来，流毒遍布全国各地，纲纪松弛紊乱，皇家威严于是扫地。这时群雄蜂拥而起，义兵四面围拢聚合。吴国武烈皇帝在本国慷慨激昂，急速从荆楚发兵。武烈皇帝足智多谋，忠勇盖世，奋发神威而奸臣震动不安，两兵相交而群虏束手就擒，于是洒扫宗庙，祭祀先祖。当时如云一般兴起的将帅兼领州牧，如狂飙般兴起的师旅跨郡连邑；如猛兽般怒吼的猛将如风发似地策马疾驰，如熊似罴的勇士雾一般相互聚集。虽说各路军队因为道义聚合，歃血盟誓齐心协力，但他们都各自包藏祸心，拥兵乘乱谋取私利，而且治兵既无谋略，又军纪涣散，结果声威丧尽，滋长了敌军的气焰。但以忠武为准则而论，没有出现一个像武烈皇帝那么著名的人。

【原文】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①，弱冠秀发②，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③；饬法修师，则威德翕赫④。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⑤；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⑥。彼二君子者，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锄干纪，旋皇舆于夷庚⑦，反帝座乎紫闼⑧，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⑨。

【注释】

①长沙桓王：孙策。孙权称尊号，追谥兄策为长沙桓王。

②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体未壮，故称弱冠。 秀发：本指谷物生长茂盛，后来常用以形容人的才华和器宇。

③底（zhǐ 止）定：达到平定。底，引致，达到。《左传·昭公元年》："底禄以德。"杜预注："底，致也。"

④翕（xī 西）赫：隆盛。

⑤张昭：字子布，吴丞相。孙策创业，视昭为管仲，军国大事全都委托张昭处理。

⑥周瑜：字公瑾，吴水军统帅。

⑦夷庚：藏车之所。

⑧反：通"返"，使……返回。 帝座：星名。此处借指天子。

⑨中（zhòng 众）世而殒：据《三国志·孙讨逆传》及《江表传》，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单骑出外游猎，为世仇许贡的宾客所暗杀。中世，遇到世仇。

【译文】

武烈皇帝死去以后，长沙桓王以才智绝伦著名当世，少年英俊，器宇轩昂，招纳年老的长者，向他们请教建功立业。神兵向东长驱直入，指挥少数人冲击强大的敌军，进攻遇不上能以固守城池的将领，作战碰不到敢于锋刃相接的敌手。讨伐叛逆、安抚顺从者，江东出现安定太平局面；谨饬法度修整师旅，声威德望显赫昭著。宾礼相待知名贤人，张昭成为其中的特出者；结交侍奉英雄豪杰，周瑜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那两位君子，都聪慧过人而且奇异莫测，风雅旷达而且明察多知。原来意气相投的人因为同类比附，志趣默契的人因为同气结交，所以江东自然而然人才济济。正要北伐中原，铲除干犯纲纪的逆臣贼子，使天子车舆归复夷庚，使皇帝返回朝廷，然后挟天子来号令诸侯，安定国家恢复汉室纲纪。兵车已经调度就绪，众凶顽惶惶而不敢正视，可惜大业未成，长沙桓王遭世仇暗害而丧命。

【原文】

用集我大皇帝[1]，以奇踪袭于逸轨，睿心因于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固，申之以节俭，畴咨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于邱园，旌命交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希光而景骛，异人辐凑，猛士如林。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2]，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3]，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4]。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5]，以名声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6]，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7]，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8]，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9]，以祀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10]，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11]。谋无遗谞[12]，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

【注释】

①大皇帝：吴主孙权的谥号。

②陆公：陆逊，字伯言。继顾雍之位为丞相。　鲁肃：字子敬，横江将军。　吕蒙：字子明，左护军、虎威将军。

③甘宁：字兴霸，折冲将军。　凌统：字公绩，偏将军。　程普：字德谋，裨将军领江夏太守，后迁荡寇将军。　贺齐：字公苗，后将军，假节领徐州牧。　朱桓：字休穆，奋武将军。　朱然：字义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后迁为左大司马、右军师。

④韩当：字义公，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之号。　潘璋：字文珪，平北将军、襄阳太守。　黄盖：字公覆，偏将军。　蒋钦：字公奕，右护军。　周泰：字幼平，奋威将军。

⑤诸葛瑾：字子喻，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张承：字仲嗣，张昭

弟，濡须都督、奋威将军。 步骘：字子山，骠骑将军，代陆逊为丞相。

⑥顾雍：字元叹，代孙邵为丞相。 潘浚：字承明，少府，后迁太常。吕范：字子衡，建威将军，后迁大司马，印绶未下，即疾卒。 吕岱：字定公，大将军。

⑦虞翻：字仲翔，骑都尉。 陆绩：字公纪，郁林太守，加偏将军。 张温：字惠恕，辅义中郎将。 张惇：与兄张布诛孙綝有功，封都亭侯。

⑧赵咨：字德度，骑都尉。咨经常出使曹魏，魏人敬异。 沈珩：字仲山，以奉使见称，封永安乡侯，官至少府。

⑨术数：用阴阳五行生尅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的吉凶，如占候、卜筮、占星算命等。 吴范：字文则，以治历数、知风气而显名于江东。 赵达：治九宫一算之术 。

⑩董袭：字元代，偏将军。 陈武：字子烈，偏将军，从击合肥，奋勇战死。

⑪骆统：字公绪，偏将军。 刘基：字敬舆，光禄勋，分平尚书事。

⑫谞(xǔ 许)：才智。

【译文】

因此大命传到我大皇帝，以变幻莫测的行踪来继承超众绝俗的遗轨，凭睿圣的心灵来因袭美好的打算，执政咨询于故旧，颁布政令稽考前代的遗风。而且加上他自己笃实，三令五申要节俭，访求俊杰茂士，好谋善断。聘问的礼物陈列在园圃，征召的文告张布到街巷。所以豪俊相继闻讯到达，志士企仰光辉景慕追随，异乎寻常 的人聚集一处，勇士众多如林。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这些人入宫为亲信，出宫为辅助大臣；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这些人奋发他们的声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这些人竭尽他们的力量。风流儒雅则是诸葛瑾、张承、步骘，因为名声荣耀国家；施政办事则是顾雍、潘浚、吕范、吕岱，因为胜任的才能干练称职；奇异雄伟则是虞翻、陆绩、张温、张惇，因讽议称正直；奉命出使则是赵咨 、沈珩，因为

聪敏通达播扬声誉;术数则是吴范、赵达,以能辨别吉凶而协同德业。董袭、陈武牺牲生命捍卫君主,骆统、刘基有力的劝谏弥补君主过失。运筹谋划没有遗漏才智,举措不失策。所以终于占据山河,据有荆吴,能与天下人角逐较量胜负了。

【原文】

魏氏尝藉战胜之威[1],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2],下汉阴之众[3],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4],虎步原隰,谟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一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5],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凭帝王之号[6],帅巴、汉之民[7],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8],图收湘西之地[9]。而陆公亦挫之西陵[10],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11]。续以濡须之寇[12],临川摧锐[13];蓬笼之战[14],孑轮不返。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财匮[15],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16],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17],北裂淮、汉之涘[18],东包百越之地[19],南括群蛮之表[20]。于是讲八代之礼[21],搜三王之乐[22],告类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铩望飙而奋,庶尹尽规于上,四民展业于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23]。乃俾一介行人[24],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于外闲,明珠玮宝耀于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辎轩骋于南荒,冲棚息于朔野[25],齐民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26],而帝业固矣。

【注释】

①“魏氏”句：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长坂打败了刘备，占领荆州的江北地区以后，曾于江陵写信给孙权，说他率八十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吴”。

②邓塞：地名。河南省邓县东南有山，俗名邓塞。

③汉阴：汉水南岸。阴：山之北、水之南曰阴。

④旅：古时军队编制，五百人为一旅。

⑤赤壁：山名，在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北岸曰乌林。

⑥汉王：刘备。曹丕在公元220年称帝之后，次年刘备亦称帝。

⑦巴、汉：巴郡和汉中郡。此处借指西蜀整个地区。

⑧关羽之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派吕蒙征伐关羽，关羽失荆州，被杀。

⑨湘西：湘江以西。

⑩陆公：陆逊。 西陵：即夷陵，故城在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公元222年吴蜀之战以后，孙权改夷陵为西陵。

⑪永安：即鱼腹县，故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吴蜀之战刘备兵败退居此地，改鱼腹为永安。

⑫濡须之寇：指建安十八年曹操入侵濡须。在这次战役中，孙权亲临前敌督战，两军相距月余，曹操因惊叹孙权军队齐肃而退兵。濡须，水名，今称运漕河或裕溪河。建安十七年，孙权在濡须口作坞以备曹。

⑬临川摧锐：濡须之战中，孙权亲自乘大船入曹军观察，曹操命令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平均船平衡，于是返回军营。加以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曹操喟然而感叹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⑭蓬笼之战：指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孙曹在蓬笼发生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曹操“军遂无功”。蓬笼，地名，故地在今安徽省合肥附近。

⑮衄（nǚ 女去）：挫败，失败。

⑯跻（jī 积）：升，登。

⑰屠：割裂。 庸、益：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益州（今四川省境地）。

⑱淮、汉:淮河、汉水。

⑲百越:指南方诸国之地。

⑳群蛮:指异族区域。

㉑八代:指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时代。

㉒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㉓圻(qí其):边际。

㉔一介行人:一个介的使者。极言使事的简易。《礼记·聘义》:"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可见正式派出使者,"介"的人数不得少于三人,只带一个"介"的使者是没有的。此处言"一介行人",意思无非是说:别说正式命使,就是派出一个"介"的使者,外域就如何如何。介,傧介,辅助行礼人员。

㉕冲辀(péng朋):冲锋的战车。辀,战车,兵车。　朔野:北方的原野。与上句"南荒"相对。朔,北。

㉖虞:和上句"患"同义。

【译文】

曹氏曾凭借战胜的声威,统率百万大军,由邓塞顺流而下,驱使汉水南岸士兵,战船以万来计算,犹如龙腾似地顺流而下,精锐的铁骑千旅,昂首阔步,不可一世地开赴江南水乡,谋士满帐,武将林立,有吞没大江两岸的志向,一统天下的气势。但是周瑜只出动我军部分兵力,就在赤壁击退曹兵,使敌军丧旗乱辙,仅仅获得免于全军覆灭,于是收敛形迹,远远逃遁而去。汉王也仗恃帝王的尊号,统帅巴郡汉中的民众,脚踏危险境地,恣生意外事端,千里连营扎寨,誓报关羽败亡之仇,妄图收复湘西。陆公也在西陵挫败汉王,使汉王全军倾覆溃败,由于后军接应才逃出困境险地,在永安抑郁而死。还有濡须这次曹军入侵,我大皇帝亲自临兵江上挫败敌军锐 气;蓬笼这场战役,曹军连一辆兵军都未能返回。从此曹魏蜀汉两国将士意气沮丧,锋芒挫顿,威力

败衄，财力匮乏，吴国人微笑地坐着利用了他们这些弱点。所以曹魏请求友好，蜀汉乞求联盟，于是我大皇帝尊称皇帝名号，三方如鼎足并峙而立。向西割裂上庸、益州的郊野，向北割裂淮河、汉水河岸，向东包举百越的土地，向南囊括群蛮的领域。于是讲习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仪，搜辑三王时期的乐章，告祭天帝，拱手揖敬诸侯。虎臣勇士巡江戍守，手持强劲的兵器，迎着狂风奋发。百官在朝堂竭尽职守，四民在民间开展他们的职业，教化协和不同习俗的民族，风化扩展到极其遥远的地方。然后随便派出一个傧介的使者，巡视安抚化外区域，大象名马就在宫外的马厩里驯服，明珠珍宝就在宫内的府库里放光，瑰宝一再追随而来，奇异的玩赏物品随声而到。这时轻车驰骋于南方，战车停歇在北野，平民百姓免去战争的忧患，军马没有了赶早驾车的忧虑，吴国的帝业稳固而又安定啊。

【原文】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①，奸回肆虐。景皇聿兴②，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③。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④，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⑤。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⑥，丁奉、离斐以武毅称⑦。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⑧，楼玄、贺劭之属掌机事⑨。元首虽病，股肱犹存。爰及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⑩，王师蹑运而发⑪。卒散于阵，民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⑫，智伯灌激之害⑬，楚子筑室之围⑭，燕人济西之队⑮，军未浃辰⑯，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注释】

①幼主:会稽王孙亮,孙权幼子。

②景皇:景皇帝孙休,孙权第六子。　聿(yù 玉):语助词,无义。　兴:兴起。此指即帝位。

③守文:遵守成法。文,指法度。

④大司马陆公:陆抗。孙皓即位,抗为镇军大将军,凤凰二年(公元273年)为大司马,次年卒。

⑤陆凯:抗族兄。宝鼎元年(公元266年)为左丞相,卒于建衡元年(公元269年)。

⑥施绩:元兴元年(公元264年)为左大司马,卒于建衡二年(公元270年)。　范慎:建衡三年(公元271年)为太尉,卒于凤凰二年(公元273年)。

⑦丁奉:元兴元年(公元264年)为右大司马,卒于建衡三年(公元271年)。　离斐:《晋书》、《三国志》裴注援引《辨亡论》,均作钟离斐。事迹不详。

⑧孟宗:避孙皓字,易名孟仁。宝鼎三年(公元268年)为司空,卒于建衡三年(公元271年)。　丁固:宝鼎三年(公元268年)为司徒,卒于凤凰二年(公元273年)。

⑨楼玄:孙皓即位,玄为大司农、宫下镇禁中候,主殿中事。后因"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忤皓意"被害。　贺劭:孙皓时为中书令,领太子太傅。因"奉公贞正"为皓所疑,于天册元年(公元275年)遇害。

⑩历命:指吴国的气数。历,指由"天命"预定帝王统治的时间。

⑪王师:王室的军队。此处指晋王室军队。　蹑运:紧随天意。运,命运,气数,引申为"天意"

⑫工输:即公输般(或作班),鲁国人,所以又称鲁班。我国古代的能工巧匠,善制各种器械。　云梯:古代攻城器械,为公输般所创制。《墨子·非攻》:"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

⑬智伯:智瑶,亦称荀瑶,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为人贪而愎,与韩、赵、魏灭范、中行,逐出晋出公,意欲全部并吞晋地,未敢,于是立昭公曾孙骄为君,自己把持国政,晋哀公不得有所制。　灌激:智伯灌水淹赵氏的晋阳城。

⑭楚子:楚庄王侣,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613～前591年)。当时为中

原人视为蛮夷，贬称楚君为楚子。楚庄王围宋，是十九年九月至二十年五月的事。 筑室：即筑室反耕。详见本书卷十九《后汉书·臧洪传》注释。

⑮燕人济西之队：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军，伐齐，破齐军于济西。

⑯浹辰：十二日。《左传·成公九年》："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杜预注："浹为周匝也。从甲至癸为十日，从子至亥为十二辰。"

【译文】

大皇帝驾崩，幼主临朝，为人奸邪恣行暴虐。景皇帝即位，恭敬地整治先帝遗留下的法规，朝事没有大的阙失，是遵守成法的贤明君主。直到归顺的前夕，常规还不曾绝灭，元老旧臣还在。大司马陆公凭借文韬武略使王朝兴盛，左丞相陆凯凭借忠诚质直谒尽心力规谏。施绩、范慎因为威武持重显名，丁奉、钟离斐凭借勇武刚毅著称。孟宗、丁固这些人担任公卿，楼玄、贺劭这些人执掌机要。君主虽说暗弱，辅佐大臣却还在世。到了末世，众位股肱大臣丧亡以后，百姓这才产生离析的思想，皇室于是出现崩溃的迹象，吴国的气数顺应造化而衰微，晋王军队紧承天意而奋然兴起。军伍中士兵军心涣散，邑落里百姓逃奔他乡，城池没有了使它坚固的骁兵勇将，山河失去使它深沟崇山的形势。即使没有公输般制作的云梯这种器械，智伯用水灌城的这种祸害，楚王筑室反耕的这种围困，燕人破齐济西的军队，而两军相交还不到十二天，而国家就灭亡了。当时即使有忠臣孤行愤慨，烈士死守节义，又将怎么能挽救呢？

【原文】

夫曹、刘之将①，非一世所选②；向时之师③，无曩日之众④。战守之道，抑有前符⑤，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⑥，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

也⑦。

【注释】

①曹、刘之将:指晋将。曹魏灭蜀汉不久,司马氏即代魏而有天下,从此曹、刘人材尽归司马氏。

②世:古称三十年为一世。

③向时:指吴皓亡国太康之役的时候。

④曩日:指当年。曹、刘之时。

⑤有:通"又"。　前符:与以前相符合。

⑥贸理:事理变换了位置。

⑦才:通"材",资质,指天资、品格、禀赋等。

【译文】

曹魏、蜀汉的将帅,并不是好几十年所能精选出来的;那时的军队,也没有昔日那么多。吴国攻战和守御的法则,却又与以前相同;险要阻塞这种地利,也不曾突然变化。但是成功和失败的事理却变了位置,过去和现在的趋向却截然相反,究竟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此时彼刻的风气大不相同,授贤任能的资质迥然有别啊。

赵德政　译注

辩 亡 论(下)

陆 机

【题解】

《辩亡论下》是《辩亡论上》的续编。在这篇文章中,陆机借助上篇所铺陈的吴国兴衰存亡的翔实史料,就天时、地利和人和,又进一步纵横捭阖而详加剖析,从而归结为治国而不施行仁义,则不得人和。而不得人和,则天时、地利也就无从说起。于是吴国灭亡的原因昭然若揭,即治国者知人不明而授任失当,同时又加以不知"安与众同庆"而"危与下同患",国家何得"长世永年"而"未有危亡之患"?即此一端,足见上下两文既密不可分,却又不可浑然而为一体,而只能相辅相成。刘勰著《文心雕龙》,曾于《论说》中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一理也。"《辩亡论》二篇不但其所研之"一理"足以警戒后世,而且"弥纶群言",其章法也为后人留下不可多得的借鉴。

【原文】

昔三方之王也①,魏人据中夏②,汉氏有岷、益③,吴制荆、扬而奄有交、广④。曹氏虽功济诸华⑤,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刘公因险以饰智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⑦,聪明睿达,懿度弘远矣。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

罄丹府之爱。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浚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8];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谋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致命[9]。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10];贤诸葛之言[11],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法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12]。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13]。登坛慷慨,归鲁子之功[14];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谟,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业[15],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不许,曰:"天下其谓朕何[16]?"宫室舆服[17],盖慊如也[18]。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19],百度之缺粗修。虽酝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20],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21]。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22],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典,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注释】

① 王(wàng 旺):成就王业。

②中夏:中原地区。

③岷、益:指西蜀。岷,岷江。益,益州。

④荆、扬:荆州、扬州。　奄有:完全占有。奄,覆盖。　交、广:交州(首府治所即今广西苍梧县)、广州(治所今广东广州市)。

⑤诸：之于。之，指代上文“功济”之“功”。 华：华夏，中国。《左传·定公十五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华夏一也。”

⑥刘公：刘备。 险：阴险。 智：智谋。

⑦太祖：孙权。

⑧陆公：陆逊。

⑨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安远将军，后迁卫将军，封龙编侯。

⑩游田：出游打猎。田，通“畋”，田猎。

⑪诸葛：诸葛瑾。

⑫三爵：犹言三巡酒。《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有次孙权为群臣斟酒，虞翻装醉伏在地下。孙权走后，他立即坐起来。孙权知道后大怒，要杀虞翻。大家都很害怕，惟有大农刘基抱住孙权进谏。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⑬育凌统之孤：抚养凌统的孤儿。《三国志·吴书·凌统》：“(统)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

⑭鲁子：鲁肃。

⑮建业：即秣陵，今江苏省江宁县。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迁都于此，改名建业。 都：建都，以……为都。

⑯谓……何：奈……何。

⑰舆服：车服。车乘衣冠章服的总称。古代有车服之制，以表明等级。

⑱慊(qiǎn 遣)：不满足。

⑲天人：天道人事。 分(fèn 奋)：名分。

⑳体国经邦：治理国家。体国、经邦，同义。

㉑带：环绕如带。

㉒借：假使。与使同义。 中才：中等才能的人，即普通人。 道：仁义。《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译文】

往昔三方称王的时候，曹魏据有中原地区，蜀汉占有西蜀，孙吴统辖荆州、扬州，而且还完全占有交、广二州。曹操虽然功业有益于中国，但是凶残暴虐太过甚，那里的百姓怨声载道。刘备依靠阴险掩饰智谋，功德也太不宽厚了，那里的习俗鄙野而粗劣。吴桓王以威武开创基业；太祖以文德成就帝业，聪明睿达，深邃的气度恢弘而高远。太祖求贤好像唯恐来不及，爱民如稚子，接待士人竭尽大德的仪容，亲近仁人倾尽赤心的深挚感情。从行伍中选擢吕蒙，从俘虏中识拔潘浚。用诚心信任士人，不忧虑他人欺骗自己；根据人的才能授予职守，不担心权限逼迫自己。执鞭驾车表示敬仰，用以推重陆公的威严；全部委托军事，用来成就周瑜的武功。宫室狭小饮食微薄，用以充实功臣的封赏；敞开胸怀心无成见，用以采纳谋士的计策。所以鲁肃一见面就自动依靠孙权，士燮远隔险阻而来效命。提高张昭的德望，减少出游田猎的娱乐；尊重诸葛瑾的诤言，割舍情欲的欢娱；感慨陆公的规谏，废除刑法的烦琐苛刻，惊异刘基的议论是非，作出宴饮三巡不杀士的誓言。屏声静气，举止谨慎，以侍候吕子明的病情；分减自己的饮食，养育凌统的遗孤。身登坛场意气风发，表彰鲁子敬的功绩；屏除谗言，确信诸葛子瑜的节概。因此忠臣争相发挥他们的谋略，志士全都能竭尽他们的力量。洪大而高远的规划谋略，一定不满足这区区的成功。所以百官随便附合，各种政务来不及就绪，刚建都建业时，大臣们请求备办礼秩，天子谦让不同意，说："天下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宫室车服，大抵都是欠缺的。到了中叶，天道人事的名分确定以后，百事的遗缺大略整治。虽然隆盛的教化、完美的纲纪，还不能与前代并列，但那治国安邦的才具，也完全足以处理政务了。国土方圆数万里，穿甲的士卒有百万。田野肥沃，军队精练，兵器锋利，财货丰富。东边背靠大海，西边依仗险冲要害。长江横穿区域，崇山峻岭环绕封域。国家

的强盛，从来还不曾见到过比这气势更弘大的了。假使有个中等才能的人坚守仁义之道，有德行的人治理有方，遵循前人遗留的典策，勤恤百姓，谨于政教，按着既定的策略，把守平常的险阻，那么就可以因此长寿万年，没有危亡的祸患了。

【原文】

或曰①：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②，而非吴人之存亡也。何则？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③；川厄流迅④，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⑤；舳舻千里⑥，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⑦，陆公喻之长蛇⑧，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⑨。天子总群议，而咨之大司马陆公⑩，公以："四渎⑪，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逮步阐之乱⑫，凭宝城以延强寇，重资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旌江介⑬，筑垒遵渚，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⑭，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阬⑮，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大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⑯，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⑰，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8]。”不其然与？

【注释】

①或曰：有人说。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孙楚为石苞作书与孙皓，曾一再谈及吴蜀唇齿关系。详见本书卷十《为石苞与孙皓书》。

②与国：友好的国家。《战国策·齐策二》：“韩齐为与国。”高诱注：“相与为党与也，有患难相救助也。”

③长毂：兵车。

④厄：艰险。

⑤千夫：本来形容人多，这里就百万而言，极言其少。

⑥舳舻(zhú lú 烛炉)：泛指船只。舳，船后舵。舻，船头。

⑦刘氏之伐：指公元222年刘备兴兵伐吴。

⑧陆公：陆逊。

⑨机械：兵器。此处用作动词。加强武器装备的意思。　变：意外事变。

⑩大司马陆公：陆抗。

⑪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此处泛指江河湖海。

⑫步阐之乱：凤凰元年(公元272年)，西陵督步阐据城降晋。步阐，步骘次子。

⑬江介：江岸，指沿江一带。介，犹界。

⑭之西：往西。

⑮东阬：地名，今湖北省宜昌境。

⑯太康之役：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军大败吴军于版桥，镇南将军杜预斩吴江陵督伍延，安东将军王浑斩吴丞相张悌、丹阳太守沈莹。

⑰广州之乱：吴元帝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合浦部曲督郭马率众反，攻杀广州督，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

⑱“人之”二句：语出《诗经·大雅·瞻卬》。

【译文】

有人说：东吴和蜀汉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汉破灭，东吴亦灭亡，按理说是如此。那蜀汉，似乎只是藩篱屏蔽般相互援助的

友好国家，但并不是吴国人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国家。什么缘故呢？两国边界相连接处，山峦重迭怪石积叠，陆地没有兵车的路径；河道艰险，水流湍急，水路有惊涛骇浪的险恶。纵然有雄兵百万，出发超 不过千人；战船千里，前驱不过百艘。所以刘备出兵征伐吴国，陆公比作长蛇，那情势确实这样啊。以往蜀汉刚亡的时候，朝廷大臣议论纷纭，有人想要积叠石块来增加水路的险阻，有人打算加强武器装备来防御那意外的事变。天子总括众人的意见，咨询大司马陆公，陆公认为："四渎是天地用来有节奏地宣散其云气，本来没有可以断绝的道理。至于兵器，却是敌我共有的东西。敌人如果扬弃自己的长处而迁就短处，在荆、扬之地用舟船与我们相争，这是苍天赞助我国。秉承天意小心把守峡口，等待擒拿敌人。"到步阐叛乱时，依靠坚城以待强敌，馈赠重礼诱引众蛮邦。那时大国的军队如云翱翔，迅猛开发过来，旌旗高悬沿江一带，沿着江边修筑营垒，回互环绕险冲要塞，阻止吴国军队往西，使巴江、汉水的水军沿江向东开拔。陆公率领偏师三万，向北据有东坑，深沟高垒，屯兵不动，蓄养威势。叛逆徘徊等待就戮，却不敢向北窥伺逃生的去路，强敌溃败连夜逃循，军队伤亡大半。陆公于是分出五千精锐部队，命令向西抵御水军，东西两路同时告捷，献上来的俘虏用万数计算。确实如此啊！贤人的运筹谋划，哪里能欺骗我们呢？从此烽火很少，边境太平无事。陆公去世以后，不著形迹的忧患开始显露，吴国由于衅隙深重，六军涣散。太康一战，兵众没有昔日军队那么强大；广州叛乱，祸患却超越以往的灾难。所以国破家亡，宗庙变作废墟。唉！"人们说到灭亡的征兆，国家必然困苦。"吴国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原文】

《易》曰①："汤、武革命顺乎天②。"《玄》曰③："乱不极

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④。古人有言曰⑤:“天时不如地利⑥。”《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⑦,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⑧。吴之兴也,参而由焉⑨,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⑩;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⑪。夫四州之萌⑫,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⑬,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⑭。

【注释】

①《易》:《易经》,又名《周易》,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下面引文,原句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②汤:成汤,商朝开国君主,因又称商汤。　武:周武王,姓姬名发。殷纣王无道,武王兴兵伐纣,灭殷,建立周王朝。　革命:变革天命,即改朝换代。

③《玄》:《太玄经》,亦名《玄经》,汉扬雄所撰。

④天时:指有利于征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例如阴晴寒暑。

⑤古人:指孟子。　下句及后文“又曰”引文,均见《孟子·公孙丑上》。

⑥地利:指高城深池山川险阻。

⑦人和:指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⑧由:依据。

⑨参:指制驭天时、地利而利用它们,即人在对自然斗争中的努力。《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由:辅助。　焉:代词,指代上文“人和”。

⑩孙卿: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先秦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荀子》三十二篇。

⑪舍其参:源于《天论》之“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⑫萌(máng 茫):通“氓”,民众。

⑬遘(gòu 垢):构成。

⑭用之者:犹言用事者。指孙皓。

【译文】

《易经》上说:“商汤王、周武王变革朝代顺应天时。”《太玄经》上说:“乱不到极点,治就显露不出来。”说的是帝王随顺天时。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易经》上说:“王侯设置险阻,用来守御他们的国家。”说的是治国仗恃险阻。古人又说:“地利不如人和,治国在于德义而不在于险阻。”说的是扼守险阻要依靠人。吴国兴盛的时候,制驭天时、地利而利用它们辅助人和,这就是荀卿说的聚合那对自然斗争的努力;等到她衰亡的时候,不过仗恃险阻罢了,又是荀卿说的舍弃那对天时、地利、人和的驾御。荆、扬、交、广四州的百姓,不是不众多;大江往南一带,不是缺乏英雄豪杰。山川的险峻冲要,容易扼守;坚锐的兵甲,容易使用;先王政教的遗策,容易因循。但是功业没有成就,祸患反倒构成,为什么啊?这是用事者失策的缘故啊。

【原文】

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①,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②,慈和以结士民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 。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 ,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③,《麦秀》无悲殷之思④,《黍离》无愍周之感矣⑤!

【注释】

①先王:指孙权。

②俊乂(yì 义):德高望重的长者。也通称贤德之人。乂,才能出众。《尚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疏》:"马(融)王(肃)郑(玄)皆云才德过千人为俊,百人为乂。"

③土宇:封疆,领土。

④《麦秀》:古诗,箕子所作。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朝周以后,路过故殷墟,见宫室毁坏,生黍禾,于是感伤而作《麦秀之诗》。殷民听说后,皆为流涕。

⑤《黍离》:《诗经·王风》中诗篇。《毛诗序》说周人东迁后有大夫行役到故都,见宗庙宫室平为田地,遍种黍稷,他忧伤而彷徨,"闵周室之颠覆"而作了这首诗。

【译文】

所以先王通晓治国的长远规划,仔细观察盛衰存亡的基本规律,谦虚自律而使百姓安定,敦厚仁爱而招致人和,宽宏大度而导引贤良智能人士出谋献策,慈爱和睦而融洽士子庶民的感情。因此先王平安的时候,百姓就与他一同庆贺;到他危厄的时候,百姓就和他共患难。如果安定与百姓一同庆贺,那危厄就不能侵袭;如果危急和天下人共患难,那灾难也就不值得忧虑。果然如此,必定能以保全国家而巩固疆土,没有《麦秀》那种悲叹殷商的忧思,没有《黍离》那种哀怜周室的伤感了啊!

赵德政　译注

运 命 论

李 康

【作者】

李康，字萧远，三国时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人。性情耿介，不能随俗。著有《游山九吟》。魏明帝曹叡惊异他的文章，于是任命他为寻阳县（今湖北省武穴市）长。为官有政绩。

【题解】

从题目到内容都可看出作者是主张有命运和时遇的。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命运的存在。虽然命运有好坏，但作者并不是要求人们被动地等待好命运到来，而是要人们有所作为。要求人们学习圣人的乐天知命，安贫乐道，做到“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赞美志士仁人为了道蹈之弗悔，操之而弗失，以成其名，以遂其志。文章揭露了意无是非，言无可否，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的嘴脸。文章最后提出以仁守位、以义正人的原则，憧憬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官行义，不以利冒官的美好社会。

【原文】

夫治乱，运也；穷达①，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②。唱之

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3]，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4]，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注释】

①达：显贵。

②介：传宾主之言的人。引申为介绍。

③玄同：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老子》谓"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④谗构：以谗言虚构别人的罪恶。

【译文】

治和乱都是运气；贫穷和显达都是天命，富贵和卑贱都是时遇。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然产生圣明的君主。圣明的君主必然有忠贤的臣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相遇，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地会合在一起。他们之所以互相亲热，是不用介绍而自然地亲热。唱导的事情必然应和，谋划的事情必然服从。道德上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曲折都合乎符节。得失不能使他们的志向被猜疑，谗言诬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被离间，然后取得成功。其所以能够如此，难道仅仅是人事吗？不，是天授与的，是神告知的，是命运成全的。

【原文】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1]，里社鸣而圣人出[2]，群龙见而圣人用[3]。故伊尹[4]，有莘氏之媵臣也[5]，而阿衡于商[6]。太公[7]，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8]。百里奚在虞而虞亡[9]，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

之《符》[10]，诵《三略》之说[11]，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12]，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13]。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14]。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15]，事应乎天人[16]，其可格之贤愚哉[17]？

【注释】

①黄河清而圣人生：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古人认为，圣人是受天命而下凡，其诞生时应先在黄河上出现瑞兆，这就是河水清澈。

②里社：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 鸣：通“明”，清明。

③见（xiàn 现）：同“现”，出现。 用：被任用。

④伊尹：原名挚，商代汤王的大臣。原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仕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汤死后，汤之孙太甲破坏法制，被伊尹放逐到桐宫（故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三年后迎之复位。《汉书·艺文志》说他著有《伊尹》五十一篇和《伊尹说》二十七篇。今《尚书》中《汤誓》、《咸有一德》、《伊训》、《太甲》等篇传说为伊尹所作。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伊尹》零篇64行。

⑤有莘氏：商汤的妻子。 媵（yìng 硬）臣：陪嫁的奴隶。

⑥阿衡：商代官名，相当于丞相。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引申为辅导帝王，主持国政。

⑦太公：指姜太公。本姓姜，因其祖先被封于吕，故又以吕为氏，名牙字尚。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灭商定天下。

⑧尚父：周武王对姜太公尊称，意谓可尊尚的父辈。后世年轻皇帝多有以此尊称年高位显大臣者，如刘禅称诸葛亮为“尚父”。

⑨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贤相。原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时被俘。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之臣到秦国，后逃到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gǔ 古）羊皮赎了回来，委以国政，秦国大治。 虞：春秋时国名。国都约在今山西省运城市。

⑩张良（？～公元前187年）：字子房，西汉开国政治家。辅佐刘邦灭秦、楚，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　黄石之符：黄石公授给张良的兵书。

⑪三略：兵书名，包含《上略》、《中略》和《下略》，故名。即黄石公授给张良的兵书。

⑫遭：遇。

⑬逆：不顺。

⑭陈、项：指陈涉、项梁。

⑮箓（lù 录）：簿籍，典籍。

⑯天人：天人之际的简称，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

⑰格：量度。

【译文】

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里社清明的时候圣人就会出现，群龙出现的时候圣人就被任用。所以伊尹作为有莘氏的陪嫁奴隶而能任阿衡之职于商朝。姜太公乃渭河之滨的贱老，而能任尚父于周朝。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虞国被灭亡，在秦国的时候而能使秦国称霸，并不是他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在秦国就有才能。张良接受黄石公授给的《符》书，诵读《三略》学说，用以游说于群雄之间，其言论如同把水投向石头，没有人接受它；及至他遇到了汉高祖，其言论如同以石投水，没有不顺从的。并非张良游说陈涉、项梁时拙笨而游说沛公时巧言善辩。然而张良的话是一样的。不认识它为什么有会合与分离，会合与分离的理由就是神明之道。所以他们四位贤者，名字载于典籍。事情应乎天道与人事，怎么可以量度其贤愚呢？

【原文】

孔子曰："清明在躬①，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②。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③："惟岳降神，生甫及申④。惟申及甫，惟周之翰⑤。"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

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⑥，妖始于夏庭⑦；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⑧，征发于社宫⑨；叔孙豹之昵竖牛也⑩，祸成于庚宗⑪。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注释】

①清明在躬：清明在于自身。这句话和接下去的几句话引自《礼记·闲居》，是孔子回答子夏提问的话。

②有开必先：必然先有征兆。开，开启，启发，征兆。

③《诗》：指《诗经·大雅·崧高》。

④生甫及申：诞生仲山甫及申伯。仲山甫为樊侯的字。周宣王时的谏臣。申伯为宣王的舅父，其先为神农之后。

⑤惟周之翰：是周的桢干屏蔽。翰，通“干”，桢干屏蔽。

⑥幽王：西周末代国王姬宫涅的谥号，公元前781～前771年在位。褒女：周幽王的宠妃褒姒。

⑦妖始于夏庭：兴妖作怪开始于夏朝的帝庭。据《史记·周本记》，夏朝衰亡时，有二神龙停在夏帝庭。二神龙说：“我们是褒国的二君。”夏帝占卜，不论是杀他们还是赶跑他们以及留下他们都不吉利。又占卜留下他们所吐的唾沫加以收藏，结果吉利。龙留下唾沫之后就消失了。夏帝把这些唾沫用柜子装起来。夏亡，一直传到周。周厉王末年打开观看，唾沫化作一条蜥蜴奔入后宫，后宫童妾遇上，结果怀孕生了褒姒。

⑧曹伯阳：春秋时代曹国的亡国之君。公元前501～前487年在位。公孙强：曹伯阳的宠臣。

⑨征发于社宫：征兆发生于社宫。据《史记·管蔡世家》，曹伯阳在位的第三年（公元前499年），曹国有个人梦见许多君子站在社宫谋划要灭亡曹国；曹国的开国君主曹叔振铎劝止了他们，请他们等待公孙强。他们答应了。天亮之后，做梦的人到处打听公孙强，没有访到，就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死后，你听说公孙强执政时，必须离开曹国，免得遭受亡国之祸。”曹伯阳好打猎。公元前496年，有个叫公孙强的老百姓也好打猎。他猎获一只毛色纯白的大雁献给曹伯阳，同时向曹伯阳谈论弋猎的技巧，曹伯阳顺便问

他政事，两人谈得投机，于是任命公孙强为司城。梦者的儿子逃走了。公元前488年，公孙强劝曹伯阳背晋攻宋。次年被宋灭亡，两人皆被杀。

⑩叔孙豹（？～公元前538年）：春秋时代鲁国的大臣。　竖牛（？～公元前537年）：叔孙豹的非婚子。

⑪祸成于庚宗：祸患形成于庚宗。庚宗，鲁国地名，故地当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据《春秋左传》昭公四年，穆子（即叔孙豹）逃往齐国途经庚宗时遇到一位妇女而发生性关系。到齐国后，有天梦见苍天压迫自己，有黑色皮肤肩颈部前弯深目猪嘴的人走来，穆子对他说："牛，快帮助我。"于是战胜了天的压迫。后来穆子回鲁国做了卿。在庚宗与他通奸的妇女带着孩子来见他，孩子正如梦中帮他的那人的相貌，而名字叫牛，于是命这孩子为竖（小臣）。后来叔孙豹被竖牛迫害致死。

【译文】

孔子说："清明在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所欲望的事将至，必然先有征兆。若天降时雨，山川必然先出现云。"《诗经》云："惟有五岳降生神灵，诞生了仲山甫及申伯。惟有申伯和仲山甫，是周的重臣。'"这就叫做命运。这岂止仅限于兴国的君主，乱世亡国的人亦如此：周幽王的迷惑于褒姒，兴妖作怪开始于夏朝的帝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征兆发生于社宫之梦；叔孙豹亲昵竖牛，祸患形成于庚宗地方。吉凶成败，各以历数而至，都不用寻求而自行会合，不用介绍而自行亲近。

【原文】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①，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②。及成王定鼎于郏鄏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④，礼乐陵迟⑤。文薄之弊⑥，渐于灵景⑦；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

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8]，揖让于规矩之内，闾闾于洙、泗之上[9]，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10]，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注释】

①《河》、《洛》：《河图》与《洛书》。关于《周易》一书来源的传说。《易经·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帝王圣者受命之瑞，也指已佚失的谶(chèn 衬)纬类的书名。

②谋：指谋虑患难。或为被人谋取，亦通 。

③郏鄏(jiá rú 夹汝)：古山名，在今河南省洛阳西北。这指雒邑。

④二霸，指齐桓公和晋文公。

⑤陵迟：衰落。

⑥文薄：教化淡薄。文，即教化。

⑦渐：加重。 灵景：指周灵王和周景王。灵王姓姬名泄心，公元前571～前545年在位。景王为灵王之子，名贵，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

⑧颜、冉：颜回、冉求。两人都是孔子的弟子。

⑨闾闾(yín 寅)：和颜悦色的样子。 洙、泗：洙水和泗水，都是鲁国的河流。即现在山东省西南部的洙水河和泗河。

⑩体二：体魄和道德两方面。 希圣：希望达到圣人境界的人，指贤。

【译文】

以前圣人接受天命，《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天命者，七世九世而衰微；以武功兴起者，六世八世而谋虑患难。及至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占卜有天下的世数为三十，占卜周朝的时间为七百年，都是天所命的。所以自幽王、厉王的时候，周朝的政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衰落。教化薄弱的弊病在周灵王和周景王时严重起来，狡辩诡诈的虚伪形成于七国。残酷剧烈之极，积累于已亡的秦朝；文章的可贵，被抛弃于汉高祖。虽然孔仲尼是至极的圣人，颜回、冉求是大贤人，揖让在规矩之内，和颜悦色在洙水

和泗水之上，而不能遏绝其端绪。孟轲、孙卿，体魄道德两方面都希望达到圣人境界，虽从容正道但不能维系其末世。天下终于淹没而不可救援。

【原文】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1]；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2]；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3]；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4]；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5]。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6]。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7]，屈辱于公卿之门[8]，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9]，希圣备体而未之至[10]，封己养高[11]，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12]，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13]，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14]，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注释】

①器：才能。　不周：不能普及。周，遍及，普及。

②定：鲁定公，姓姬名宋，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　哀：鲁哀公，姓姬名蒋，公元前494～前468年在位。

③见忌：被忌妒。见，被。　子西：人名。楚国的令尹（官名）。楚昭王曾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给孔子，子西加以劝阻。

④桓魋（tuí 颓）：春秋时宋国的司马。公元前492年，孔子从曹国到达宋

国，与弟子习礼于一大树下。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挑衅，孔子被迫离去。

⑤叔孙：叔孙州仇，春秋时代鲁国的宗室大臣。

⑥弥纶：弥缝补合。纶，经纶。

⑦蛮、夏：蛮夷和华夏。此处蛮指蔡国和楚国；夏指宋国和卫国。

⑧公卿：公指鲁国的国君，卿指鲁国的上卿季氏。

⑨子思：孔子的孙子孔伋（公元前483～前402年）的字。曾为鲁缪公师，著《子思》23篇，今皆佚。

⑩希圣备体：希望达到圣人所应具备的道德。体，比喻道德。

⑪封：富厚。 养高：保养高尚志节。

⑫结驷：驾着四匹马拉的车。 造门：登门拜访。造，造访

⑬子夏（公元前507～?）：卜商的字。春秋时代卫国人，孔子的学生。长于文学。相传他讲学于河西，为魏文侯师。

⑭升堂而未入于室：升入堂屋而没有进入内室。此处用来比喻入道的程度，是说达到正大高明的领域，但还没有深入精微之奥妙。

【译文】

以仲尼的才能，而其才能不能在鲁国和卫国普及；以仲尼的雄辩，而其言论不能在定公和哀公时实行；以仲尼的谦让，而被子西忌妒；以仲尼的仁义，而在桓魋那里结下怨仇；以仲尼的智慧，而在陈国和蔡国受了委屈和贫困；以仲尼的品行，而在叔孙处招致诽谤。道足以周济天下，而不能得到人们的贵重，言论足以经略万世，而不能在当时被信任；行为足以感应神明，而不能为世俗所容。孔子应聘七十国，而没有获得一个君主的知遇，驰骋于蛮、夏的区域，受屈辱于公卿之门，是如此的不逢机遇！到了他和孙子子思，还没有达到贤人所应具备的道德，富厚已足以保养高尚的志节，势力可以动摇人主，他游历所到达的地方，诸侯没有不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登门拜访的；虽然登门拜访还有得不到宾客待遇的人。他的徒弟子夏，对儒学是升入堂屋、而还没有进入内室，退休在家养老，魏文侯请他当老师，河西的人都肃

然归附他的道德，把他比做孔夫子，而没有人敢说离间他的话。所以说：治与乱，是运气；贫穷和显达是命运；富贵和贫贱是时遇。而以后的君子，区区地侍奉于一个君主，在一个朝代内叹息，屈原因此而沉入湘水，贾谊因此而发出悲愤，不也是错误的吗？

【原文】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①，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②，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

【注释】

①体清：质地清洁。

②济物：成就事物，犹言助人。

【译文】

然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原因在于乐天知命。所以遇上它而不怨恨，处于那种状况而不犹豫。其身可以被抑制，而道不能委屈；其地位可以被排斥，而名分不可以丧失。譬如水，疏通它就成为江河，堵塞它就成为深渊，升华它为云则下雨，沉入地中则泥土湿润。质地清洁用来洗物，不混于浊中；接受浊以成就事物，无伤于本身的清洁，因此圣人处于贫穷或显达之中如同处于一种情况。

【原文】

夫忠直之迕于主①，独立之负于俗②，理势然也。故木

秀于林③，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④；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⑤，覆车继轨⑥。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⑦；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⑧。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⑨？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注释】

①忠直：忠厚直率。 迕（wǔ 午）：逆反，冒犯，违背。

②独立：不依傍于人。 负：违背。

③秀：犹茂盛 。此处是高出之意。

④湍（tuān 团阴）：急流。此处为被急流冲刷的意思。

⑤前监：前面的覆车之鉴。监，同"鉴"，鉴戒。

⑥覆车：翻车。覆，翻。 继轨：继续按着旧轨走。

⑦险涂：艰险的路途。涂，同"途"。

⑧徼（jiǎo 脚）：求。

⑨耻之：觉得它可耻。

【译文】

忠厚直率的冒犯于君主，独立而违背于世俗，道理形势所必然。所以树木如果高出树林，风必然把它摧断；土堆如果高出河岸 ，河流必然把它冲垮；品行高于平常人，众人必然非难他。前车之鉴不远 ，翻车是因为继续按着旧的轨道走。然而志士仁人仍然踏着它走而不后悔，执着它而不丢失，为什么呢？是将要以此遂志而成名。为了成就他的志向，而甘冒风波于艰险的路途；

为了追求其功名，而历经谤议于当时。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置，是因为自有算计的。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天道将要实行，命运将要尊贵，则伊尹、吕尚就振兴在商、周，百里奚、张子房在秦、汉被重用，不须追求而自然得到，不待要求而自然遇到。天道将要废弛，命运将要穷贱，哪里只是君子觉得它可耻而不做呢？而是因为知道如此而不能勉强求得的了。

【原文】

凡希世苟合之士①，蘧蒢戚施之人②，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③。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④。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⑤？荣与辱孰珍也？"故遂洁其衣服，矜其车徒⑥，冒其货贿⑦，淫其声色⑧，脉脉然自以为得矣⑨。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⑩，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⑪；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⑫，而不戒费无极之诛夷于楚也⑬；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⑭，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⑮，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⑯，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⑰。

【注释】

①希世：迎合世俗。　苟合：随便附和。

②蘧蒢（qú chú 渠除）：不能直身的疾病。这里比喻谄佞、看人脸色说话的人。　戚施：本意为驼背，不能仰的人。在此比喻为谄谀献媚的人。

③逶迤：曲折宛转。

④脱遗：脱落丢失。

⑤贤：胜，强。

⑥矜(jin 巾):注重,崇尚。 车徒:车骑与仆从。

⑦冒:贪。 货贿:财帛。

⑧淫:过于贪恋。 声色:音乐和女色。

⑨脉脉:含情不语的样子,相视的样子。

⑩龙逢:即关龙逢,夏朝末年的大臣,因忠谏被夏桀杀死。 比干:殷朝末年的王子,因强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⑪惟:考虑。 飞廉:殷纣的谀臣。周灭殷后,被周公驱至海隅而戮之。恶来:飞廉的儿子,殷纣王之臣,有力善谗。周武王伐纣时被杀。

⑫伍子胥(? ～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后,去吴国得重用,大破楚都以报父仇。后由于吴君听信奸臣谗言,被迫自杀。 属镂:剑名。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迫其自刎。

⑬费无极(? ～公元前513年):楚国谗臣。后被子常所杀,尽灭其族。

⑭汲黯:字长孺,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汉武帝时的谏臣。历官中大夫、东海太守、主爵都尉、淮阳太守等。有治绩,好清静,责大指而不苛刻。其谏,犯主上颜色。 白首:白头,白头到老。 主爵:即主爵都尉,西汉官名,位列九卿。

⑮惩:警戒。 张汤: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人,西汉大臣,历官长安吏、侍御使、廷尉、御史大夫等。按皇上脸色决狱。后以"怀诈面欺"罪被逼自杀。 牛车之祸:以牛车出殡的灾祸。张汤自杀后,他的侄子们想为他厚葬。他的母亲说:"汤是天子的大臣,被恶言中伤而死,为什么要厚葬!"于是用牛车载着尸体出殡,有棺而无椁。

⑯萧望之(公元前106～前41年):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人,西汉大臣。后被石显害死。 跋踬(zhi 志):跌倒。

⑰石显(? ～公元前32年):字君房,济南(今山东省章邱市)人,西汉宦官。官至中书令,宠幸倾朝,诡辩中伤人。后被免官,徒归故郡,忧闷不食,病死在路上。 绞缢:古代死刑的一种。用绳勒颈绝气而死。石显是病死的,并不是绞死的,在此不必过于拘泥,只是说石显的下场不好而已。

【译文】

凡是迎合世俗随便附合的士人,谄谀献媚的佞人,按着尊贵人的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宛转。意见没有是非,赞美起来

如同流水，言论没有可否，响应起来如同回音。以窥看形势为精神，以或向或背为变通。权势集中时候，跟从权势如同奔赴集市；权势失去时候，抛弃失权如同脱落遗失的东西。他们说："名分与身体哪一个亲呢？得与失哪一个强呢？荣与辱哪一个珍贵呢？"于是就弄干净其衣服，注重其车骑仆从，贪恋其财帛，过于贪恋音乐和女色，脉脉然显出自以为得计的样子。其原因是只看到龙逢、比干的身亡，而没有考虑飞廉、恶来的被灭族；只知道伍子胥以属镂剑在吴国自刎，而不警戒费无极在楚国被诛杀灭族；只知道讥笑汲黯在主爵都尉的位子上白头到老，而不警戒张汤到头来死而以牛车出殡的灾祸；只知道讥笑萧望之跌倒在前，而不恐惧石显被绞缢于后。

【原文】

故夫达者之算也①，亦各有尽矣②。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③。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④，不如扬雄、仲舒之阗其门也⑤。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⑥，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⑦。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⑧，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⑨，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⑩，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⑪，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纷而守敖庾、海陵之仓⑫，则山坻之积在前矣⑬；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⑭，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⑮。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

啬其神[16]，风惊尘起[17]，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18]，五刑随其后[19]，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注释】

① 达者：通达的人。

②尽：完了，没有了。此处指算计没有了，算计不到。

③陪臣：诸侯的臣。

④董贤（公元前23～前1年）：字圣卿，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人，西汉佞臣。以貌美取宠于哀帝，官至大司马卫将军，封万安侯。22岁为三公，权势几与人主相等。后畏罪自杀。 三公：辅助国君执掌军政大权的三位最高官员。各代三公的名称不一，西汉的三公是指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此处是指三公之一。

⑤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文学家。长于辞赋。 仲舒：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西汉学者。历官博士、江都相、胶西王相。平生讲学著书，推崇儒术，抑黜百家。著有《春秋繁露》等书。 阒（qù 去）其门：在家静养。阒，寂静。使动用法。

⑥齐景：指齐景公杵臼。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平生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 千驷：一千辆套四匹马拉的车。驷，四马之车。古代称四马之车为一乘。传说齐景公以车千乘在青丘打猎。

⑦原宪：亦名原思，字子思，春秋时宋国人（亦说鲁国人）。孔子弟子。清约守节，贫而乐道。 约其身：约束其本身，约束自己。

⑧弃室：离开房间。弃，舍去。此处为离开之意。

⑨灼（zhuó 琢）：显明。

⑩命驾：命令御者驾驶车马。 五都：五大城市，历代所指不同。汉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三国时代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

⑪褰（qiān 迁）：提起衣服。 汶阳：春秋时鲁国的地名。

⑫椎纷（jì 计）：一撮之髻，形状如椎。此乃秦汉时士兵的装束，见秦始

皇兵马俑。纷，同“髻”、“结”。　敖庾：亦称敖仓，秦代所建的粮仓名。故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　海陵：汉代县名。故址在今江苏省泰州市。西汉吴王刘濞曾在此设置大粮仓。故此处为仓名。

⑬山坻(chí 池)之积：堆积如山。此指粮食。坻，高地。

⑭扱(chā 插)衽：插起衣襟。扱，插。　钟山：即昆仑山。传说此山所出产的美玉用炭火烧三天三夜而不改变光泽。　蓝田：山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出产美玉。

⑮夜光：珍珠名，即夜光珠。　玙璠(yú fán 娱烦)：美玉名。

⑯啬：吝啬，爱惜。

⑰风惊尘起：风震动而尘土飞起。此处比喻恶积而祸生。

⑱六疾：六种疾病。即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后以泛指各种疾病。

⑲五刑：五种轻重不同的刑罚。历代规定不一。汉初有黥、劓、斩趾、断舌、枭五刑。

【译文】

所以通达人的算计，也各有算计不到的时候。所以说：凡人之所以奔走竞争于富贵，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建立道德，必须贵吗？则幽王、厉王之为天子，还不如仲尼为陪臣。必须有势力吗？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还不如扬雄、董仲舒静养在家里。必须富吗？则齐景公的千辆套四匹马的车，这不如颜回、原宪约束其本身。那么为了实惠吗？则拿着勺子到河边饮水，也不过喝满肚子而已，离开房间而让雨往身上洒，也不过湿了身子而已，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不能承受了。那么为了名吗？则善恶都写在史册上，诋毁和赞誉流传于千载，赏罚悬挂在天道，吉凶显现于鬼神，固然是可怕呀。将要娱乐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令御者驾驶车马游历五都的集市，则天下的货物全部陈列在面前，提着衣裳而跋涉汶阳的山丘，则天下的庄稼如云那样多；梳着椎髻的士兵把守着敖庾、海陵的粮仓，则堆积如山的粮

食出现在眼前了；插起衣襟而登在钟山和蓝田山的上面，则夜光珠、玙璠之类的珍宝可以观看了。如果这样，为物付出的甚多，为己甚寡，不爱其身体而爱其精神，风震动而尘土飞起，尘土散落而不止，六种疾病 在前边等待着，五种刑罚在后面跟随着，利害在其左边产生，攻夺在其右边发出，这样还自以为看清了身与名的亲疏，分清了荣与辱的主客关系了吗？

【原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①”，圣人之大宝曰“位②”。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③？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④，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⑤，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⑥，默语不失其人⑦，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⑧。玑旋轮转⑨，而衡轴犹执其中⑩。既明且哲⑪，以保其身，贻厥孙谋⑫，以燕翼子者⑬，昔吾先友⑭，尝从事于斯矣。

【注释】

①生：生长，长出。

②位：爵位。

③正：纠正。

④原：推究其根源。

⑤终：穷尽其结果。

⑥出处：外出和在家居住。此指出仕与居家的两种相反行为

⑦默语：默默不语和说话。 失其人：失去其民心。人，人心，民心。

⑧辰极：北极星。

⑨玑：天文仪器，即浑天仪。

⑩衡：玉衡。古代观测天文用的长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辰。与玑配套使用。悬玑以象天而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　执：控制。

⑪哲：智慧，聪明。

⑫贻厥孙谋：遗留下那种为孙子的谋划。贻，《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作"诒"，二者均有遗留义。

⑬以燕翼子：以安顿敬事的儿子。燕，安也。翼，敬也。此句与上句皆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两句合起来是为孙子谋划好了，儿子自然平安无事。

⑭先友：死去的朋友。

【译文】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圣人的大宝叫"爵位"。怎么能守住爵位呢？那就是"仁"。怎么能纠正别人呢？那就是"义"。所以古代的做国王的人，都是以一人治天下，不是以天下侍奉一人。古代做官的人，都是以官职实行他的义，不是以贪利去作官。古代的君子，都是耻于得到官而不能治理，不耻于能治理而得不到官。推究天和人的本性根源，审核邪正的区分，权衡祸福的门径，穷尽荣辱的算计，那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君子舍弃那个而采取这个。如果出仕和家居都不违背时令，默默不语和说话都不失去其民心，天体运动、星辰回转，而北极星仍然处在它的地方，玑和轮在旋转，而玉衡和车轴仍然控制在中间。既明白又智慧，以保全自身，遗留下那种为孙子的谋划，以安顿敬事的儿子，我死去的朋友，曾经是这样做的。

刘凤翥　译注

徙戎论

江 统

【作者】

江统(？～公元310年)，字应元，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人，在西晋惠、怀帝时为官，善文学，静默少言而有远见。初袭父位为山阴令，后转任太子洗马，为博士、尚书郎以及宗室诸王的幕僚，最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难于成皋病卒。为官期间，见弊端即箴谏，荐举贤能，故为世所重。

【题解】

这是一篇如何对待当时少数民族的议论，为作者早年任山阴令时所献。他认为少数民族性贪而又凶悍，多次进犯内地，正确的政策是加强防御，常备不懈；不让他们进入内地和汉族杂处，严分疆界，使境内得到平安。对已经进居关中的氐、羌，要迁徙出去。文章历举历史上经验教训，具体分析形势、条件，说明迁徙氐、羌等的必要和可能性。这在当时氐羌族已经在关陇地区发展壮大的形势下，很有先见之明。建议不为晋统治者所采纳，不到十年，西晋因此而灭亡。人们都佩服江统的卓识。篇中笼统地贬斥整个少数民族的低劣种性，不加分析，在今天看来不足取，读时宜予注意。

【原文】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①]，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②]。

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高祖困于白登③，孝文军于霸上④；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⑤，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⑥。（以上论御戎狄之道）

【注释】

①要、荒：两种政治区域。据《尚书·禹贡》分全国为"五服"：甸、侯、绥、要、荒。即从王畿向外至边疆划分五个层次的地区。要（yāo 腰）、荒为夷蛮戎狄等民族所居。

②叙：顺，服。

③这句说的是汉高祖曾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

④这句是说汉文帝时匈奴侵扰关中，只得在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驻军守卫。

⑤牧：治，管理。有如牧牛羊，含有对人民、异族的贬义。

⑥疆埸（yì 易）：边疆地区。

【译文】

那些夷、蛮、戎、狄诸族，居地在古代的要服、荒服，夏禹治平了九州水土，然后西戎就顺服了，他们禀性贪婪，凶悍不讲仁义，四夷之中，戎和狄族更为严重。他们力量弱小时就害怕而服从，强大时便侵犯、反叛。当他们强盛了，像汉高祖也被围困在白登，孝文帝也得在霸上驻军防守；到他们衰弱时，像汉元帝、成帝那段衰微时期，匈奴的单于还来朝见。这都是已经存在过的效验。所以，有道的君主治理夷狄，只有对付他们有准备，防御他们很经常。即使他们叩头、拿礼物进见，我们的边城也不松弛坚固的

守卫；他们强暴劫掠，我们的兵甲也不超越边界去远征。总之是要达到我们境内平安，边疆不受侵扰而已。

【原文】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①，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②。（以上周、秦）

【注释】

①攘：排除。 走：驱走，作及物动词用。

②无复：不再有。

【译文】

到了周朝失去统制，诸侯们自主征伐，封疆不再稳固，对利害关系各怀异心，戎狄就趁着空隙能够进入中国，有的诸侯就招诱安抚他们作为自己的用处。从此四夷交相侵犯，和中国人民杂错居住。待到秦始皇吞并天下，兵威向四方扩展，排除了胡人、驱走了越族，中国方才不再有四夷存在了。

【原文】

汉建武中①，马援领陇西太守②，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③。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④，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隲败北⑤，侵及河内⑥。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⑦，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

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8]。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9]，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以上汉、魏之世，氐羌得居关中。）

【注释】

①建武：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共31年，即公元25～55年。

②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参与刘秀的建国战争，后任陇西（在今甘肃陇西、天水地区）太守，曾攻破先零羌，升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

③冯翊（yì 义）：郡、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　河东：地区名，指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

④永初：东汉安帝年号，共七年，即公元107～113年。　元：当指初期。

⑤邓隲（？～公元121年）：字昭伯，东汉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南）人。和帝、安帝时外戚，任大将军，专断朝政。后自杀。

⑥河内：地区名，今河南西部黄河以北地区。汉为郡名，治所在怀县（今武陟西南）。

⑦烬（jìn 仅）：物体燃烧后剩下的东西。

⑧一彼一此：或彼或此，不定之意。

⑨武都氐：氐族的一支，杨驹于东汉末徙居于武都县（今甘肃西和西南），故名。　秦川：这里指今甘肃清水县境内后川河谷地。

【译文】

在东汉的建武中期，马援任陇西太守，征讨反叛的羌族，把它的残余部分迁到关中，住在冯翊郡和河东区的空地。几年之后，种族繁衍，既仗着它的强壮，又受汉人侵侮之苦。在永初的初年，就群起叛乱，推翻军将和郡守，破坏、杀掠都城和邑落，邓隲被打败，一直在河内地区侵扰，十年之中，羌、汉两方都疲惫不堪，后经任尚、马贤讨伐，方才战胜他们。从此之后，残余力量始终没有根除，稍有机会，立刻就恢复侵叛活动。整个中世时期的

贼盗，只有这一族最大。魏朝建立的初年，和蜀郡分隔开来，但边境的戎族，或是那一族、或是这一族，侵扰不断。魏武帝把武都氐族迁徙到秦川，想以此削弱敌人、加强国力，防御蜀地的敌兵。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万世的长远利益呀。

【原文】

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①，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②，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忿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 逆。而居封域之内③，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④，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⑤，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⑥，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⑦。廪其道路之粮⑧，令足自致，各附本种⑨，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⑩ ，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有寇暴 ，所害不广矣。（以上言氐羌之敝，宜徙于外。）

【注释】

①其敝：指前述魏武帝的措施弊端。敝，同弊。

②玩（wàn 万）习：欺弄，调笑。

③封域：指上文畿服，王朝的封地内。

④掩：劫掠。

⑤北地：郡名，秦置。东汉末置于冯翊郡界。 新平：郡名，东汉置，治

所在今陕西彬县。　安定：郡名，东汉移置临泾（今甘肃镇原西南）。

⑥扶风：郡名，西晋移治池阳（今泾阳西北）。　始平：郡名，西晋分扶风郡置，治所在槐里（今兴平东南）。　京兆：郡名，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汉时因地处畿辅，为“三辅”之一，不称郡。三国魏时始改称郡。

⑦阴平：县名，西汉置，称阴平道，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北。三国改为郡。

⑧廪：粮仓。这里为发仓库粮。

⑨本种：这里当是本业之意。

⑩猾（huá 滑）夏：侵扰华夏。

【译文】

现在承当了它，就受到它的弊端之苦了。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本是帝王所居之地，未听说那班戎狄异族该住在这里的。不是我的种族，他们的心性必然不同。而因为它的衰败，却迁移到畿服地区，士人庶民和他们经常玩弄，欺侮他力弱，从而使他们产生的怨恨，毒到骨髓里面。到了他们蕃育兴盛起来，便产生异心，用本来贪婪又凶悍的性格，带着忿怒的情绪，等待空隙、趁着便利，立即作乱。而且他们住在封域的里面，没有关塞的阻挡，便能掠夺没有防备的人们，收取散在野外的积存财物，所以造成的祸患更加广泛，构成不能预测的暴发性大害，这是必然的趋势，已经验证过的事实了。当今应该作的就是：趁着我们兵威还盛，诸事尚未疲困的时候，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等郡界内的各种羌族，归到先零、罕、幵、析支等羌族的居地；把扶风、始平、京兆诸郡的氐族，迁出回到陇右去，归到阴平、武都的地界。发给他们在路上要吃的粮食，使他们足以自己供给，各附著本业，归还他们原有土地，命令属国官安抚这些夷族，并分别集中。戎族和晋人不相混杂，各得其所。这样，纵使他们有侵扰华夏之心，而兵事的警戒，也离中国很远了；山河阻隔着，虽有盗寇暴虐，受害之处也不会很广泛了。

【原文】

难者曰[1]："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2]，徙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3]，前害未及弭[4]，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5]，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6]，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流散，离逖未鸠[7]，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8]。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9]，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以上言群氐势穷，兵威可制。）

【注释】

①难（nǎn 难去）：责难，问难。

②疲悴：疲劳憔悴。

③绪业：传统事业。 卒：终。

④弭：平息。

⑤易事：变换职业。

⑥促遽：犹急促。

⑦逖（tì 替）：远。 鸠：集，集拢来。

⑧否：读为丕：困难，穷困。

⑨爱：这里是爱惜，吝惜。

【译文】

责难的人说："氐族这敌寇刚刚平定，关中又有饥荒疫疾，百姓很愁苦，都希望安宁休息下来。现在却要驱使疲劳憔悴的民众，去迁徙暗自猜疑的敌寇，恐怕是会弄得势力穷尽，传统事业不得善终，前面的祸害还没有平息，后面的变乱便又发生了。"我回答说："你以为现在各部氐族是还拥有余下的资财，又能反悔、改恶从善，心里想着我们的恩德而来归附呢？还是他们势穷路尽，智巧与力气都穷困了，害怕我们用兵诛杀而这样做呢？"他们说："氐族是没有多余的力量，势穷路尽的缘故了。"我说："那么，我们能够控制他们的生命长短，而使他们的进退由我了。凡是乐业的人不想变换职业，安居的人没有迁徙的愿望。当他们自己猜疑、人人自危，恐慌急促，所以就可以用兵威制服，使他们或左或右都不违背我们了。等到他们死亡流散，远远离开、未能集拢，又和关中的人家都成了仇敌，因此就可以迁徙到远处住下，叫他们不怀恋这方土地了。凡圣贤的谋事，应当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动手，在没有乱的时候治理；道义不待显著而就能平定，恩德不待显扬而就能成功。其次，就是能转祸为福，变失败为成功，面临困难也必定能度过，遭遇不利时也能通达。现在你碰到难事就停下，不想着手改革；只吝惜换车道的劳苦，却沿着翻过车的旧轨行走，这是为什么呢？

【原文】

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①，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②。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③，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我今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④，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

仓[5]，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以上秦地之人得其半谷）

【注释】

①率（lǜ 律）：比值，两数相比的值。

②口实：吃的东西。

③生生：谋生，营生。

④赡（shàn 善）：养，供给。

⑤遗：这里是送给，给予。

【译文】

而且关中的人，有百多万口，按多少比例，戎狄族的人占居半数，居住的和迁徙的人，都必须有吃的。若有贫穷缺乏的，粒米也接不上的人家，便应当把关中所有的粮食，给他们确保有谋生的活路，这样就不会有被挤下沟壑而不发生侵掠的害处了！我们现在迁徙他们，把粮食运到，使这些种族归附，使他们得到赡养；而秦地的人民，也能得到一半粮食。这就叫作发放粮食周济行走的人，用积存的粮食给予原住居民；这样便打宽了关中的迫促，去掉了盗贼的根源，除去了一朝一夕的损失，获得了长年的利益。如果害怕暂时举事的微小烦劳，而忘记永远安逸的大计，爱惜一日一月的烦苦，而留下历代的寇敌，这就不能叫作能够创业垂统，为子孙着想了。

【原文】

并州之胡[1]，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2]。建安中[3]，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4]，听其部落散居六郡[5]。咸熙之

际⑦，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⑧，泰始之初⑨，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⑩，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⑪，发于谷远⑫。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⑬，毋丘俭讨句骊⑭，徙其余种于荥阳。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⑮。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⑯，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为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⑱，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以上并州之胡、荥阳之夷，皆宜并徙。）

【注释】

①并州：古十二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辖境包括今陕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三国后逐渐缩小。

②桀恶：骄傲凶悍。

③建安：东汉献帝年号，共24年，即公元196～219年。

④去卑：右贤王名。　质：指结交。　呼厨泉：匈奴单于名。

⑤这句说的是曹操使来朝的呼厨泉单于各部众散居内地，目的在于分散、削弱匈奴人的力量。六郡指西河、太原、雁门、新兴、上郡及河东。同时又分呼厨泉的部众为五部。

⑦咸熙：曹魏元帝的年号，公元264～265年。

⑧率：同“帅”。

⑨泰始：西晋武帝的年号，公元266～274年。

⑩这句指匈奴右贤王刘猛，于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率部反抗，进攻

并州。

⑪这句指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起兵,攻入上郡(今陕西榆林)。

⑫谷远:地名,在今山西省沁源县。

⑬正始:曹魏齐王年号,公元240～248年。

⑭毋丘俭:曹魏明帝时为尚书郎,迁荆州刺史,为征辽东、转幽州刺史。正始中数次征讨高骊(朝鲜),破其王宫。

⑮殷炽:炽盛,力量兴盛。殷,盛。

⑯噬啮(shì niè 是聂):用牙咬嚼。

⑰纤介:细小。

⑱绥:安定。以上两句为《诗经·大雅·民劳》诗句。"中国"一词含义有发展,此从本文时代用义。

【译文】

今天在并州的胡人,本来是匈奴,是骄傲凶悍的寇敌。建安年间,曾使右贤王去卑引诱单于呼厨泉结交,让他们部落散居在六郡。在咸熙的时候,以为他们合为一部太强盛了,就分为三帅,泰始的初年,又增为四帅。于是他的右贤王刘猛就从内地反叛,勾结外面之敌。近时又有匈奴人郝散的叛变,在谷远发动。而今五部的人众,发展到几万人之多,超过了西戎;他们天性骁勇,善于弓马,比氐、羌加倍。如果发生不测之事,就有战争的忧患,并州的地方,实在令人担心的!正始年间,毋丘俭征伐高句骊,把他们的残余部族迁到荥阳。开始迁徙的时候,人户是百数,子孙繁衍,到今天以千计,而数世之后,必然更加旺盛。现在咱们的百姓失业,尚且有时逃亡、反叛;犬马肥壮了,也会互相吞咬,何况夷狄,能不叛变吗?只是他们考虑到力量还弱小,势力达不到而已。大凡治国的人,忧虑的并不在财富短缺,而在于人民不安定。以四海的广大,士民的富裕,哪里需要异族在内地然后才能富足呢?像这些都可以申明告谕,打发他们回到旧地去,安慰他们在

外流离而怀念故土的心情，消除我们华夏哪怕是细小的忧虑。给中国以恩惠，也安抚了四方，功德延续到永远，这才于计为长了。

王贵民　译注

原　道

韩　愈

【作者】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郡望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二十五岁，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因上书请免徭役，极论宫市的弊端以及谏迎佛骨，曾两度遭贬。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逝世，谥号文，称韩文公。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大力排抑佛、道，建立儒学的道统，把孟轲推到和孔子并列的地位。他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创导者，主张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强调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并率先身体力行。他的散文各体兼长。论说文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记叙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张中丞传后叙》等，写人、记事、状物，形象鲜明，结构完整。韩愈在诗歌改革方面，用散文笔法写七言古诗，豪放倔强，别具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逐渐形成唐宋

“八大家”的学派。

【题解】

这是韩愈的一篇著名哲学论文。它的中心思想是独尊儒术，排抑佛道。由于佛教、道教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合，以及随着佛教、道教发展而发展的寺院经济，分割纳税户口，剥夺天下大量财富，危害政府财政收入。唐初以来，不时有人主张抑制佛教、道教，但多从统治阶级经济利害立场 出发。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儒家道统这个新概念来反对佛道。他认为儒家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佛道则抽去了仁义讲道德。儒家的经典著作是《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统治手段是礼、乐、刑、政；职业分工是士、农、工、商；社会构成关系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道统是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他反对和佛道和平共处，主张僧尼道士还俗，烧掉佛道典籍，寺观改成民居。观点鲜明，是他尊崇儒术，排斥佛道的代表作。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①，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②，道与德为虚位③。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④，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⑤，孑孑为义⑥，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⑦，火于秦，黄老于汉⑧，佛于晋、魏、梁、隋之间⑨。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⑩，则入于墨⑪，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

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以上正仁义道德之名）

【注释】

①前一“之”字，是往、至的意思。

②仁与义为定名：指仁和义为儒家思想固有的内容。 定名：固定的名位。

③道与德为虚位：指儒、佛、道都有道德，但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虚位，不确定的名位。

④老子：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又称太史儋、老莱子。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后来被奉为道教创始人。唐高宗时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时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⑤煦煦（xù 序）：和好貌。

⑥孑孑（jié 洁）：小，谨貌。

⑦孔子：春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没，即殁，死。

⑧黄老：道家流派，把黄帝与老子共同尊为道家始祖，注重法治，主张守成无为，为汉朝初年的统治者所信奉。

⑨魏（公元386～519年）：指南北朝时代由鲜卑族在北方建立的王朝，史称北魏。 梁（公元503～557年）：指南北朝时代建立在南方的梁王朝，史称南梁。

⑩杨：即杨朱，战国时魏人，思想家，字子居，又称杨子、阳子、阳生，主张“轻物重生”、“为我”。

⑪墨：即墨翟，战国初年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者，鲁国人，主张兼爱、非攻、薄葬等。

【译文】

博爱叫做仁，实行仁而且实行得适宜的叫做义，由仁义的途径达到目的的叫道。满足于自己所有而不依赖于外界的叫做德。

仁和义是儒家思想固有的内容，道和德是不确定的。所以道有君子的道和小人的道，德有凶险和吉祥的区别。老子小看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底看天，说天小，其实不是天小，而是他的眼界小。他把和颜悦色当做仁，小恩小惠当做义，他小看仁义就很自然的了。他所说的道，是他所认为的道；他所说的德，是他所认为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都是综合仁和义说的，这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抽去了仁义说的，这是他一个人的私说。自从周道衰落，孔子去世，秦始皇焚烧诗书，黄老学说盛行于汉朝，佛教盛行于晋、北魏、南梁、隋朝这一时期。那时议论道德仁义的，不归入杨朱学派，就归入墨家；不归入道家，就归入佛学。归入那一家，必然脱离这一家。推崇归入的一派，贬低脱离的一派，对归入的一派学说附和，对脱离的一派学说污蔑。唉！后来的人，要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该跟从谁去听讲呢？

【原文】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①]，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②]，今之为民者六[③]；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器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以上言举世习闻佛、道之说，而莫知其非。）

【注释】

①乐(lè 勒)：安，喜。

②四：指士、农、工、商。

③六：指士、农、工、商、佛、道。

【译文】

道家学派的人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佛家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研究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他们的话，安于他们的荒谬言论而小看自己，也说："我们的老师曾经向他们学习过"等一类话，不但口头上说，而且又写在他们的书上。唉！以后的人，虽然想要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该跟从谁去求教呢！人们喜欢怪论太严重了，不探求它的起源，不查询它的结果，只要是怪论就去听。古代的民有四类，现在的民有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只是一种，现在从事教化的却有三种。农耕的只有一家，而吃粮食的却有六家；务工的只有一家，要器用的却有六家；经商的只有一家，依靠他供应的却有六家。怎么能使民不穷困而去偷盗呢！

【原文】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①；为之贾②，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③；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④；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⑤。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⑥；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

之[7]。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8]，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9]，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10]；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圣人所作为，皆切于民生不得已之事。）

【注释】

①赡（shàn 善）：供给。

②贾（gǔ 古）：作买卖。

③夭：少壮而死。

④宣：疏散。 湮（yān 烟）郁：拥塞而忧闷，积闷。

⑤强梗：强暴梗阻。

⑥玺（xǐ 喜）：玉制的印，后世专称皇帝用的印。 斗斛：量器。 权衡：衡器。权，秤砣；衡，秤杆。

⑦郭：外城。

⑧介：甲。

⑨而：通"尔"，你们。

⑩禹：古代中国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汤：商朝的创建者。 文：周文王。 武：周武王，文王的儿子，灭亡商朝，建立周朝（西周）。 周公：周武王弟，协助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又

辅助年幼的侄儿成王，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是西周初年有名的政治家。

【译文】

古时候，人类的灾害很多，有圣人出世，方才教给他们互助谋生，互相赡养的方法，为他们设立了君王，设立了老师，为他们驱除虫蛇禽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地区。寒冷了，就教他们缝制衣裳；饥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住在树上容易摔倒下来，住在土洞里容易生病，就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设置工匠，供应他们需要的器具；为他们设立商贾，使他们互通有无；为他们发明医药，拯救他们，免于少壮而死；为他们制定埋葬祭祀制度，增进他们之间恩爱感情；为他们制定礼仪制度，规定尊卑秩序；为他们创作音乐，疏散他们心中的积闷；为他们制定政令，督促他们的怠惰松散；为他们制定刑法，锄除强暴不法。因为有互相欺骗，就为他们制作了符契、印玺、斗斛、权衡作为信用凭证；因为有互相争战抢夺，为他们建立了城郭军队来守卫。灾害要到来，为他们作准备；患难要发生，为他们预防。现在道家却说："圣人如果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劈碎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唉！这也只是不加思索而说说罢了。如果古时候没有圣人，人类早已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冷和炎热，没有利爪利牙来争抢食物。因此，君主，是发布法令的；臣，是推行君主的法令并且推行到百姓中间去的；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用具、交换货物来供奉上面作官的。君主不制订和发布法令，就失去了做君主的职任；臣子不推行君主的法令并且推行到百姓中间，就失去了做臣子的职责；百姓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用具、互通货物来供奉上面作官的人，就要受到惩罚。现在佛家说："一是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去掉你们的父子关系，禁绝你们互助谋生、互相赡养的方法，来追求他们所说的清静寂灭境界。"唉！这也只是他们幸而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

受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贬斥；这也是幸而不出现在三代以前，没有受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批驳指正。

【原文】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①："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②？"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以上言圣人因时立法，不必慕太古之无事。）

【注释】

①其：指道家。

②曷：何，何不。

【译文】

帝和王，他们的称号虽然不同，但他们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却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袍，口渴了饮水、饥饿了吃饭，事情虽然不同，但是作为人的聪明智慧，却是相同的。现在道家们却说："为什么不去实行远古的无为而治呢？"这也好像是责怪冬天穿皮袍："为什么不去穿葛布衣，葛布衣岂不是简单？"责怪饥饿而吃饭："为什么不去饮水，饮水岂不是简单？"

【原文】

传曰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②，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

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3]，诸侯用夷礼则夷之[4]，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5]："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诗》曰[7]："戎狄是膺[8]，荆舒是惩[9]。"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10]？

（以上言不宜离事而求心）

【注释】

①传：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叫传。这一小段引自《礼记·大学》。

②天常：天的常道，此指君臣、父子等封建伦常关系。

③《春秋》：春秋时鲁国的史书。

④夷：指古代中原华夏族以外的民族。

⑤经：儒家经典，此指《论语》。

⑥诸夏：指古代中原地区各华夏族。

⑦《诗》：指《诗经·鲁颂·閟宫》。

⑧戎狄：指古代中国西北地区民族。 膺（ying 鹰）：攻击。

⑨荆舒：指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

⑩几何：差不多。 胥：都。

【译文】

《礼记》上说："古代要想把他的光辉道德发扬于天下的人，一定先要治理好他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先整治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先要做好自身的修养。要想做好自身的修养，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纯正。"那么，古代所说的端正自己的思想和使自己意念纯真的人，都是为了将来有所作为。现在也想修性养心的人，却是抛弃天下国家，毁灭天理伦常，儿子不把父亲当父亲，臣子不把君主当君主，百姓不做他该做的事情。孔子著作《春秋》，诸侯中谁使用夷狄礼仪的，就把谁当夷狄对待，采用中原礼仪的，就当作中原国家。《论语》上

说："夷狄即使有君主，还不如华夏各国没有君主的好呢！"《诗经》上说："夷狄必须征讨，荆舒必须惩罚。"现在却举起夷狄的法，加到先王遗教的上面，这不是差不多都要沦为夷狄了吗？

【原文】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①；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②，庙焉而人鬼飨③。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④，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⑤。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⑥，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⑦。其亦庶乎其可也⑧！

【注释】

①《书》：《尚书》，儒家列为经典。《易》：《周易》，儒家列为经典。

②郊：郊祀，祭天。 假：到。

③庙：供祀祖宗、神佛的屋舍，此处指祭祖。 飨（xiǎng 响）：通“享”，享受。

④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领袖。 舜：也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领袖

⑤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省邹县）人，是孔子再传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他的主要思想事迹见于《孟子》一书。

⑥荀：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时赵人，战国末年的著名思想家。 扬：扬雄（约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思想家。

⑦鳏（guān 关）：年老无妻。 独：年老无子。

⑧庶乎：差不多，接近。

【译文】

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博爱叫做“仁”，实行“仁”，而且实行得适宜的叫做“义”，由仁义的途径达到目的的叫“道”，满足于自身所有而不依赖于外界的叫做“德”。它的经典文献是《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它的统治方法是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它的百姓分工是士人、农夫、工匠、商贾四类；它的社会伦理结构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的衣着是丝绸和麻布；它的住处是房屋；它的食品是粟米、瓜果蔬菜、鱼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它用来教化容易推行。因此，将它用于自身，就顺利而吉祥；用它来待人，就博爱而公平；用它来修养身心，就和顺而平静；用它来治理天下，就没有地方会不适当。这样，人生在世上就会得到人间的情谊，死了就会受到合于伦常的对待，祭天，天神就会降临，祭祖，祖先的灵魂得到享受。有人说：这个道，是什么道？我回答说：这个道是我所说的道，不是老子和佛家的道。这个道，尧将它传给舜，舜将它传给禹，禹将它传给汤，汤将它传到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继续传授下来。荀子和扬雄，从中吸收了些，

但吸收的不是精华，论说也不详尽。从周公以上，继承道的都是在上面做君主的，所以道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继承道的都是在下面做臣子的，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长期流传。那么，怎么办才可以传布儒道呢？我回答说：不堵塞佛老的道，儒道就不能流传，不制止佛老的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须使僧尼、道士还俗，烧毁佛道经籍，将佛寺道观改成民居，发扬光大先王的道来教导百姓，使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废人、病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唐耕耦　译注

原　性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韩愈在本文中提出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善，中品通过诱导可以升上，或降下，下品恶。上品可以教育，下品可以强制，但品的高下是不可移的。这是继承儒家上智下愚不可移的性说。韩愈又提出，和性三品相应，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情，行动适当；中品的情，行动有过分，有不及，但力求适当；下品的情，任情行动，不加节制。有什么性品，就会有什么情品。韩愈关于性情互相联系的学说，是反对佛家的灭情见性，离俗出家，逃避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人伦关系的主张。

【原文】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1]，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2]；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3]；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4]。性之于情视其品[5]，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6]，曰爱，曰恶，曰欲[7]。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8]，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注释】

①品：品位，等级，等差。

②而已：语助词，犹“罢了”。

③一：指仁。 四：指礼、信、义、智。

④悖(bèi倍)：违反。

⑤于：犹“与”。 视：比照。这句的意思是性品和情品是联系的，性品比照情品，有什么性品就会有什么情品。

⑥惧：恐惧，惧怕。

⑦欲：贪欲。

⑧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译文】

人性，是随着人生下来就产生的；人的情，是接触各种事物

后才产生的。人性的高下有三品，而它所以成为性品的原因有五项；情的高下也有三品，而它所以成为情的原因有七项。有人问道：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性的高下有上、中、下三品；上品的，性善；中品的，可以经过诱导使之升为上品或降为下品；下品的性恶。所以成为性的有五个内容，一叫仁，二叫礼，三叫信，四叫义，五叫智。性上品的，在五个方面，根本在仁并且实行礼、信、义、智；性中品的，仁不是稍有过头，就是稍有缺少，而礼、信、义、智四个方面就混杂不纯；性下品的，在五个方面，违反了仁而且违背了礼、信、义、智。性与情的关系，比照性的品，情也有上、中、下三品。它所以成为情的有七个内容：一叫喜，二叫怒，三叫哀，四叫惧，五叫爱，六叫恶，七叫欲。上品的情在七个方面，行动而能适当；中品的情在七个方面，有的过分，有的缺少，然而力求达到适当；下品的情在七个方面，都缺乏和过分，任情而行，任它泛滥不加节制。情与性是互相联系的，上品的性，就会得出上品的情，下品的性就会得出下品的情。

【原文】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①，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②，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鱼之生也，其母视之，知其必以贿死③；杨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知必灭其宗④；越椒之生也，子文以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⑤。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无灾，其始匍匐也，则岐岐然，嶷嶷然⑥；文王之在母也，母不忧，既生也，傅不勤，既学也，师不烦。人之性果恶乎？

尧之朱⑦，舜之均⑧，文王之管、蔡⑨，习非不善也，而卒为奸；瞽叟之舜⑩，鲧之禹⑪，习非不恶也，而卒为圣人。人之性善恶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注释】

①荀子：指荀况。

②扬子：指汉代的扬雄，

③“叔鱼”三句，参见《国语》。

④“杨食我”三句，内容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叔向之母：即杨食我的祖母。

⑤“越椒”三句，内容参见《左传·宣公四年》。 越椒：楚国司马子良的儿子。 子文：子良的哥哥。

⑥“后稷”五句，内容参见《诗经·大雅·生民》。 后稷：周代祖先，名弃。 匍匐（fú 扶）：爬行。 岐岐然：形容长得挺直强壮美丽。 嶷（nì 腻）嶷然：形容长得高大。

⑦朱：丹朱，尧的儿子。传说尧因丹朱不贤，于是将帝位禅让给舜。

⑧均：商均，舜的儿子，传说舜因均不贤，禅让给禹。

⑨管、蔡：管，管叔鲜；蔡，蔡叔度。周文王子，武王弟，周公的兄弟。分封于管、蔡。武王死，成王立，周公辅政，管、蔡叛周，被诛。

⑩瞽（gǔ 鼓）叟：舜的父亲。不分是非，屡次加害于舜。瞽，眼瞎。

⑪鲧（gùn 滚）：禹的父亲，相传为舜时四凶之一（指四个不服从舜控制的四个部落首领之一），后被杀。

【译文】

孟子论述性，说：“人的性善”；荀子论述性，说：“人的性恶”；扬雄论述性，说：“人的性善恶混杂”。主张人性开始善，后来演进为恶，和主张人性开始恶，后来演进为善，以及主张人性开始善恶混杂，晚近才分出善和恶，都是只提出了性的中品，遗忘了上、

下二品，得到了三品中的一品，丢失了其他二品。叔鱼刚生下来时，他的母亲看了他的相貌，就知道他一定会因受贿而死；杨食我刚生下来时，叔向的母亲听到哭声，就知道他一定会获罪而连累宗族灭亡；越椒刚生下来时，他的伯父子文，以为是个大祸患，知道自己的宗族若敖氏一定会因他而覆灭，使祖先无人祭祀。这些例子能证明人性果然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病痛，开始会爬行时，就能站起来，美丽而强壮；周文王在母腹中时，他的母亲不担忧，已经生下来了，保姆不劳苦，已经上学了，老师不烦劳。这些能证明人性果然是恶的吗？帝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文王的儿子管、蔡，学习环境不是不完善，但结果都成奸人；瞽叟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学习的环境不是不恶，但结果成为圣人。这些能证明人性果然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孟子、荀子、扬子三家论述性，都是提出了人性的中品而遗亡了上品和下品，得到了性三品中的一品，丢失了其他二品。

【原文】

曰：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①。曰：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②？

【注释】

①句意出自《论语·阳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②奚：如何，疑问词。

【译文】

有人问道：那么人性的上品和下品，最终是不可移动的吗？

我回答说：性上品的通过学习就更加完美，性下品的惧怕刑罚而少犯罪。所以，性上品的人可以教育，性下品的人可以强制，但品的高下，乃是孔子说的是不能移动的。有人问道：现在讲性品的与你刚才讲的性品不同，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现在讲性品的，都是混杂了佛、老讲的。混杂了佛、老讲性品，怎么能与我讲的没有差异？

唐耕耦　译注

原　毁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原毁，即探求毁谤产生的原因。文章通过古代君子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和当代的君子宽以责己，严以待人的比较，说明一个人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君子。接着又说明当时士大夫之间毁谤盛行，它的根源在于缺乏道德修养和妒忌别人，号召人们按照古代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这既是对当时官场倾轧，政治、社会风气腐败的一种谴责，又是为有才德的人遭受毁谤打击，仕途坎坷而鸣不平。

【原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

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①。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②，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③。"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④，不责其二；即其新⑤，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⑥。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⑦？

【注释】

①就：趋，从，归。引申为发扬。

②是人：这个人。此处指古代的一位君子。

③病：过失，缺点。

④取：采取，肯定。

⑤即：就，这里有取、接受的意思。

⑥恐恐然：担心害怕的样子。

⑦疑"不亦"之上夺"是"字。

【译文】

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要求别人不多而简单。严格而全面，所以努力不懈；不多而简单，所以人们乐意做好事。

听说古代有位帝舜的人，他的为人是个仁义的人，便探求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就责备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日夜思考，去掉那些不如舜的缺点，发扬和舜相同的长处。听说古代有位周公的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就探求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就责备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日夜思考，去掉不如周公的缺点，发扬和周公相同的长处。舜，是大圣人，后代无人赶得上他。周公，是大圣人，后代无人赶得上他。这君子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吗？他对待别人，就说："那个人，能有这种优点，十足可以算作好人了；能擅长这种技艺，十足可以算作有技艺的人。"肯定别人一个方面的长处，而不苛求其他；赞许他新近的良好表现，不追究过去的不良表现。担心害怕的只是怕别人得不到做好事的益处。一种美德是容易培养的，一种技艺，是容易学成的，他对待别人，却说："能具有这种美德，这也足够了！"又说："能擅长这种技艺，这也足够了！"这不是要求别人不多而简单吗？

【原文】

今之君子则不然①。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②。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③，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④？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⑤！"举其一，不计其十⑥；究其旧，不图其新⑦。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⑧。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⑨？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注释】

①然：这样，如此。

②廉：便宜，低。此处为“详”的反面。

③少：稍微。

④已：太，甚。

⑤用：作用。这里指本领、才干。

⑥计：计算，考虑。 十：十分，全部，全面。

⑦图：图谋，考虑。

⑧闻：声闻，名声。

⑨责：要求，责怪。

【译文】

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求别人全面，要求自己很少。要求别人全面，所以别人难以做好；要求自己很少，所以自己得到的长进也少。自己没有好的行为，却说：“我的好行为这样，这也足够了！”自己没有才能，却说：“我的才能这样，这也足够了！”对外用来欺骗别人，对内用来欺骗自己，没有微小的收获就停下来了。这不是对待他自身的要求太少了吗？他对于别人，就说：“他虽然才能如此，但这人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才干不值得称道！”抓住人家的一点，不考虑人家的全部表现；追查人家过去的毛病，不考虑人家现在的进步，担心害怕的，只怕是人家有好的声誉。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太全面了吗？这样做就叫做不用一般人的水准要求他自己，却用圣人的水准苛求别人。像这样，我看不出他是真正尊重自己。

【原文】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①，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②，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③；不然，则其所疏

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4]，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5]，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6]！

【注释】

①本：木的根。 原：水的源。"源"的本字。

②修：学习，进取。

③与：参与。引申为参与者，同伙，友好。

④怒于言：从语言上表示出恼怒。

⑤说：通"悦"，高兴。

⑥几：几乎，庶几，差不多。 理：治，治理。唐人避高宗李治讳，多用"理"代"治"。

【译文】

虽是这样，做这种事情的人是有他的根源的，就叫做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自己不能学习上进，而妒忌的人害怕别人学习上进。我曾经试验过，曾经试着对大家说："某某是个好士人！某某是个好士人！"那些附和的人，一定是这人的友好；不然的话，就是跟他关系疏远，不和他有相同利害的人；再不然的话，就是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强硬的人一定说出反对的话，软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出不满。我又曾经对大家说："某某不是好士人！某某不是好士人！"那些不应和的人，一定是此人的友好；不然的话，就是跟他关系疏远，不和他有相同利害的人；

再不然的话，就是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强硬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出赞成的话，软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出高兴。所以事情做好了诋毁就兴起，品德高尚了，诽谤就随之而来。唉！士人处在这样的世上，希望名誉有所光大，道德得到推行，太难了！

将要在朝廷上有作为的人们，得到我的论说并牢记它，那国家就差不多可以治理了吧！

唐耕耦、孙学雷　译注

伯　夷　颂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伯夷、叔齐是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兄弟俩曾在马前进谏劝阻。武王灭商，他俩耻食周粟，逃入首阳山中，采集野菜野果而食，后来因野果野菜也属周朝，就不食而饿死。后世把他们当作高尚操守的代表。韩愈此文就是歌颂他们的。但不是把他们当万世标准的圣人来歌颂，而是歌颂他们独立特行，举世非之而不惑的精神。这是针对着当时士大夫间风气败坏，随波逐流而发的。

【原文】

士之特立独行[1]，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2]。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注释】

①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见解和操守而不随波逐流。

②笃：真诚。

【译文】

士人具有独立见解和操守而不随波逐流，适合于义罢了，不顾旁人是赞成还是反对，仍然按自己的见解行事的都是英雄豪杰人物，信奉道真诚而自己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做的人。一家非难，仍然努力实行而不迷惑动摇的人，很少；到了一个国家，一个州的人非难，仍然努力实行而不迷惑动摇的人，大概天下只有个别人罢了；若是整个世界都非难他，那么，千百年来也就只有一个人罢了。

【原文】

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太山不足为高[1]，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2]。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3]，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4]。由是而

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注释】

①崒（zú 卒）：高耸。

②巍（wēi 威）：高大。

③微子：名启，商纣王庶兄。纣王无道，微子进谏不听，离国而去。周灭商，微子向周称臣，周武王杀纣王子武庚，令微子统率殷族，封微子于宋，成为宋国始祖。

④不顾：不留恋。引申为不吃。

【译文】

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顾别人议论，坚持自己见解和操守努力实行的人，是穷极天地，经历万世才有的。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不能形容他们的光辉，高耸的泰山不能形容他们的高大，浩大的天地不能包容他们的伟大。正当殷朝衰亡，周朝兴盛的时候，微子是位贤人，他抱了祭祀祖 先的器具离开商纣王；周武王、周公都是圣人，听从天下贤良士人和天下诸侯的要求而去攻打商朝，没有听说有非难这一行动的。但是，只有伯夷、叔齐二人，认为不可以。殷朝已经灭亡了，天下都奉周朝为宗主国，只有他们二人认为吃周朝的粮食是可耻的，宁愿饿死也不吃。由此来说，他们岂是有什么个人要求而做的吗？而是信奉道真诚和自己清楚了解自己应该怎样做的了！

【原文】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①，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②。夫圣人③，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④，乱臣贼子

接迹于后世矣⑤。

【注释】

①沮(jǔ举)：毁坏。

②独：尚且。

③夫：语气词，在句首，表示要发议论。

④微：没有。

⑤乱臣贼子：叛乱的臣子。

【译文】

现时代的所谓士人，只要一位普通的人赞誉他，就自认为功业德行已经多了；只要有一个普通人贬低他，就自认为功业德行不完善。他还不是圣人、就已经自以为是到如此地步了。所谓圣人，就是万世的标准。我所以说，像伯夷、叔齐那样，是不顾他人议论，仍然按照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操守去实行的人，是穷极天地，经历万世才有的人。这样说来，若没有这二人，那么乱臣贼子将一个接着一个会在后代出现了。

唐耕耦　译注

获　麟　解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解题】

解，文体的一种，用来解释疑问。本文是假设获麟疑问，进行解释。强调指出麟是吉祥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能识别麟的只有圣人。只有圣人掌权，麟才会被 当作吉祥物受到重视。如果没有圣人掌权，麟就会被当作不吉祥物对待。这是作者以麟比喻人才，抒发处在昏君乱相时代，自己和一批才智之士得不到赏识重用。

【原文】

麟之为灵①，昭昭也②，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③，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④，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注释】

①麟：麒麟，古代人把它当作仁兽，吉祥的象征。

②昭昭：十分明白。

③不类：不伦不类，形容不成样子。古代传说：麒麟，形状如鹿，牛尾，狼额，马蹄，五彩腹。因此说它形状不类。

④鬣(liè 列)：马颈上的长毛。

【译文】

麒麟作为一种神灵物，是明明白白的，《诗经》中有歌咏它的篇章，《春秋》中有它的记载，也不时出现在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妇女和小孩，都知道它是吉祥物。

但是，麒麟作为一种神灵物，不在家庭中饲养，不常在世上

出现。他的形状不伦不类，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有自己的形状。那末即使有了麒麟，也不可能知道它是麒麟了。长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鬣的，我知道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不知道它是麒麟，不知道它而说它是不吉祥物也是应该的了。

【原文】

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麟，韩文公自况也。圣人必知麟，犹云惟汤知伊尹也。出不以时，犹云处昏上乱相之间也。）

【译文】

虽然如此，麒麟的出现，一定是有圣人在位的时候。麒麟是为圣人才出现的，圣人是一定认识麒麟的，麒麟果然不是不吉祥物。

又有人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是依靠它的德行而不是依靠它的形状。如果麒麟不等待圣人在高位时出现，那末被称为不吉祥的动物也是应该的了。

唐耕耦　译注

杂说四首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本文共有短篇议论文四篇。第一篇是说龙能吐气成云，龙只有乘着云才能发挥它固有的威力，变化无穷，云只有依靠龙才能具有灵气、起作用。这是一个含义深远的比喻。如明君和贤臣的关系，朋友应求关系，道德和事业文章的关系。第二篇是说观察政局好像医生诊断病情，一个好的医生诊断人是否有病，不是看人的肥瘦，而是看脉象有没有病。一个善于谋略的人，观察天下安危，不是看眼前天下有没有战争，而是看纲纪是否存在。这是提醒当权者不要为眼前的平静迷惑，忽略了唐朝后期纪纲不振，局势根本上危险的事实。第三篇是说不凭表面现象评定人，因为过去的圣人，形状不佳，而有些形状美好的人，内心却像禽兽。第四篇是用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作比喻，抨击昏庸的当权者压抑、埋没人才。

【原文】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①，薄日月②，伏光景③，感震电④，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⑤，云亦灵怪矣哉！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

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与？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龙以自喻其身，云以喻其文章。凭依乃其所自为，犹曰"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

【注释】

①茫洋：辽阔深远的样子。　穷：穷尽，到尽头。　玄间：宇宙，天空。

②薄：迫近。

③伏：遮蔽的意思。

④感：通"撼"，摇动。

⑤汩（gǔ 古）：埋没，淹没。

【译文】

龙吐气形成云，云原来不比龙灵异，但是龙乘着云气，却可以在辽阔无边的天空中到处遨游，逼近太阳和月亮，遮挡住它们的光芒，震撼得雷鸣电闪，变化神奇莫测，降下雨水到大地上，淹没山陵河谷，这云也够灵异神怪的了！云，是依靠龙的力量成为灵异的；而龙的灵异，就不是云的力量造就的。但是龙得不到云就没有办法显示它的灵异了。失掉了它所依靠的云，确实是不行的呀！奇怪呀！它所依靠的，就是它自己造就出来的。《易经》上说："云随从龙。"那末既然说是龙，云自然是随从着它的了！

【原文】

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①，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②。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3]，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是故四支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4]，纪纲而已矣。忧其所可恃，惧其所可矜，善医善计者，谓之天扶与之。《易》曰："视履考祥[5]。"善医善计者为之。

【注释】

①计：计谋，谋略。

②纪纲：指法律制度，行动准则。

③诸侯：古代中央王朝分封的各国国君。 作：兴起。

④矜（jin 今）：自负，骄傲。

⑤视履考祥：见于《周易·履》卦。意思是说，祸福的征兆产生在鞋所踩的地方，因此观察鞋所踩的地方，就知道吉凶祸福。履（lǚ 吕），踏、踩。祥，吉凶的征兆。

【译文】

善于治病的医生，不是看病人的瘦还是肥，而是观察他的脉象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大事的人，不是看天下眼前是安全还是危险，而是考察法律制度是否存在罢了。天下，好像一个人；安全和危险，好像肥还是瘦；法律制度，好像人的脉象。脉象没有病，虽然人瘦，也不用害怕；脉象有病，人肥也一样会死亡。精通这个学说，他就懂得天下之所以安全还是危险。夏朝、殷朝、周朝陷于衰弱，诸侯们越轨举动，相互之间征战讨伐天天进行，但是还能传授王位几十代而国家没有灭亡，原因是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秦朝称王天下，没有分封诸侯，将天下兵器收集起来销毁，但只传到二世就灭亡，原因是没有正常的法律制度。因此，

手脚虽然没有病变，不值得作为无病的依据，因为是否有病，只有观察脉象；四海之内虽然没有战争，不值得自负，因为天下是否存在危机，只有看法律制度是否存在。担心他有恃无恐而忽视病情，惧怕他自负而忽视危机，是善于治病的好医生，善于为天下谋划大事的人，可以说天也会扶助他的。《周易》上说“观察鞋所踩的地方就能知道吉凶祸福”。善于治病的医生，善于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是这么做的。

【原文】

谈生之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然吾观于人，其能尽吾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①。将愤世嫉邪②、长往而不来者之所为乎？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鸟者③，其貌有若蒙倛者④。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之非人邪？即有平胁曼肤⑤，颜如渥丹⑥，美而很者⑦，貌则人，其心则禽兽，又恶可谓之人邪⑧？然则观貌之是非，不若论其心与其行事之可否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将特取其愤世嫉邪而作之，故题之云尔。

【注释】

①尽：完善，成全。　希：同“稀”。

②愤世嫉邪：愤恨世事不平，憎恨邪恶。

③喙（hui 汇）：口，嘴。

④蒙倛（qi 欺）：驱赶疫病的神像，方相，由人戴着假面具扮演。

⑤平胁：肌肉健壮不显肋骨。　曼：美，细腻。

⑥渥丹：润泽的朱砂，形容脸色红润。

⑦很：通“狠”，凶暴。

⑧恶（wū 乌）：疑问代词。怎，如何。

【译文】

姓谈的后生写了《崔山君传》，自称是能为鹤的言语的人，岂不奇怪吗？但是我观察世上的人，他们能够尽自己的人性而不像禽兽怪物的，很少。那么，这是愤恨世事不平，憎恶奸邪，将要长久离去而不再回来的人所做的吗？过去的圣人，他们的头有像牛头的，身体的形状有像蛇的，嘴有像鸟嘴的，面貌有像蒙倛的。可是他们都是貌似禽兽而心则不同于禽兽，可以称他们不是人吗？即使有的人，肌肉健壮看不见肋骨，皮肤细腻，脸色红润，外表美丽而内心凶暴的，论外貌是人，论他们的心是禽兽的心，又如何可以称他们为人呢？那末，依靠观察外貌来定是非，不如考察他的心和他办事是否可以，方才不容易失误。神怪的事情，孔子之徒是不说的，我要特地选取他因愤恨世事不平，憎恶奸邪而作的传记，因此题写了以上的话罢了。

【原文】

世有伯乐①，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②，骈死于槽枥之间③，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④，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⑤，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注释】

①伯乐：春秋时人，姓孙，名阳，字伯乐，善于相马，曾为秦穆公选千里马。后世将他比作善于识拔人才的人。

②奴隶人：奴仆，仆役。这里指饲养和驾御马匹的仆役、马夫。

③骈死：相并而死。骈，并。　槽枥：指马厩。槽，放马饲料的器具。枥，养马的地方。

④见：通“现”。

⑤策：马鞭。引申为鞭策，驾御，驱使，训练。

【译文】

世界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发现千里马。千里马是经常有的，但伯乐却不是经常有的。所以，虽然有出色的马，也只能在马夫手中受凌辱，最后一匹接一匹死在马槽中间，不能得到千里马的名称了。那些能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的要吃光一石小米，但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因而像对待普通的马一样加以喂养。这样，出色的马匹，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饱，气力不够，它的能力特长就表现不出来，而且要想有和普通的马一样的力量也不可能，如何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驾驭它，不能用符合它特点的正确方法；喂养它，又不供给充足的饲料；听到它的鸣叫，又不明白它的意思，还拿着鞭子对着它说：“天下没有出色的马！”唉！是天下真正没有出色的马呢？还是他真的不认识出色的马呢？

唐耕耦　译注

改葬服议[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本文论述了改葬应服什么等级的丧服。作者首先引经传本文解释改葬应服缌麻，接着引用它书进一步论证。然后分析改葬与未葬丧服的不同，进而说明改葬后缌麻期满除服。全文简洁明晓，论述了儒家改葬的制度。

【原文】

经曰[2]："改葬[3]，缌[4]。"《春秋谷梁传》亦曰[5]："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此皆谓子之于父母，其他则皆无服。何以识其必然？经次五等之服[6]，小功之下[7]，然著改葬之制，更无轻重之差。以此知惟记其最亲者，其他无服，则不记也。若主人当服斩衰[8]，其余亲各服其服，则经亦言之，不当惟云缌也。《传》称："举下，缅者"，"缅"犹"远"也，"下"谓服之最轻者也。以其远，故其服轻也。江熙曰[9]：礼，天之诸侯易服而葬[10]。以为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纯凶，况其缅者乎？是故改葬之礼，其服惟轻。以此而言，则亦明矣。

【注释】

①议：文体的一种，用以论述事理或陈述意见。

②经：指《仪礼》。

③改葬：指因水潦漂荡等原因坟墓崩坏而移于别处埋葬。

④缌（si 思）：指缌麻，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月 。

⑤《春秋谷梁传》：即《谷梁传》，解释《春秋》的书。孔子整理编辑的《春秋》，文字简短，后世就有解释《春秋》的左氏、公羊、谷梁传。《谷梁传》，相传为子夏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所撰，最初为口说流传，至汉才成书。现存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清钟文烝《谷梁经传补注》。

⑥五等之服：指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

⑦小功：丧服名。其服用较细的熟麻布制成，服期五个月。

⑧主人：宾、客的对称。此处指丧事的主人，即死者之子。 斩衰（cui 崔）：丧服名，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其服用极粗的生麻布制成，不缝边，服期三年。

⑨“江熙曰”以下，均见《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年》注。

⑩易服：指冠素弁（biàn 辩，古代贵族的一种帽子），以葛为环绖（dié 迭，古代丧服中的麻带）。

【译文】

经书上说：“改葬，丧服缌麻。”《春秋谷梁传》上也说：“改葬的礼仪，丧服缌麻。举了丧服中最下等的一种，因为相隔年代远了。”这都是说子对于父母应服的丧服，其他的亲族都不服丧服。怎么知道一定这样认识呢？经书上丧服分五等，小功下面，方才著明改葬的制度，更没有写轻重的差别。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只记录了最亲近人的丧服，其他的不服丧服，就不记录了。假如主人应当服斩衰，其他的亲族各人应当服各人的丧服，那末经书上也须讲到它，不应当只说服缌麻了。《谷梁传》：举了下等例子，因为缅的关系。“缅”同“远”，“下”指丧服中最轻的一等。因为相隔年

代远了，所以丧服就轻。江熙说：丧礼的规定，天子诸侯改变服色而后葬，因为和神明交接，不可以着纯粹的凶服，何况时间久远的呢？所以改葬的礼，丧服最轻。从这一点说，也就明白了。

【原文】

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①，问服于子思②。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而加麻③。"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然则改葬与未葬者有异矣。

【注释】

①卫：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武王弟康叔，都城在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司徒：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时沿置，掌土地和人民。官司籍田，负责征发徒役。

②子思（公元前483～402年）：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

③《韩昌黎文集校注》云："自卫司徒文子以下，皆《孔丛子·抗志》文。"

【译文】

卫国的司徒文子改葬叔父，向子思请教丧服。子思说："礼文规定，父母改葬，丧服缌麻。改葬完毕就除去丧服。这样做，是不忍心不着丧服送至亲改葬。不是父母就不服丧服，不服丧服就在吊服上加麻线。"这又是显著的例子。文子又问："丧服已经除去，以后埋葬，那么丧服应该服哪一等的？"子思回答说："三年的服丧期，没有埋葬，丧服不会改变，哪有除去丧服的呢？"这样就可以知道改葬和没有埋葬，丧服是有不同的。

【原文】

古者诸侯五月而葬①，大夫三月而葬②，士逾月③，无故，未有过时而不葬者也。过时而不葬，谓之不能葬，《春秋》讥之④。若有故而未葬，虽出三年，子之服不变。此孝子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时之道 也。虽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为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礼不备者。若文王之葬王季⑤，以水啮其墓⑥；鲁隐公之葬惠公⑦，以有宋师⑧，太子少，葬故有阙之类是也。

【注释】

①诸侯：西周、春秋时分封的各国国君。

②大夫：古代统治阶级，国君下有卿、大夫、士。

③士：周代最低级的贵族阶层。

④《春秋》：指编年体《春秋》史，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⑤王季：文王之父。

⑥啮（niè 聂）：咬。引申为侵蚀。

⑦鲁：古国名。姬姓，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都城在今山东省曲阜。 隐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名息姑，在位十一年（公元前722～前712年）。 惠公：隐公之父。

⑧宋：古国名。子姓，开国君主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都城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南）。

【译文】

古时候，诸侯死后五个月埋葬，大夫死后三个月埋葬，士死后过一个月埋葬，无特殊原因不能超过期限不埋葬的。超过期限

而不埋葬就叫做没有埋葬，《春秋》进行了谴责。如果有特殊原因而不能埋葬，即使期限超过三年，子的丧服也不会改变。这是孝子之所以表达他的哀情，先王之所以限定葬期的道理了。虽然有了这样的明文，但没有著录那样做的人，因此知道超过期限不埋葬是极少的。改葬的人，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他的坟墓，以及埋葬时葬礼不完备的缘故。例如文王改葬王季，因为大水侵蚀王季的坟墓；鲁隐公改葬惠公，因为以前埋葬时有宋国军队侵犯，太子年少，葬礼因而阙失等一类，就是这样。

【原文】

丧事有进而无退①，有易以轻服，无加以重服。殡于堂②，则谓之殡；瘞于野③，则谓之葬。近代以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甚者拘以阴阳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与？在丧当葬，犹宜易以轻服，况既远而反纯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谓未可除而除，不当重而更重也！

【注释】

①丧事有进而无退：见《礼记·檀弓》上。

②殡(bìn 鬓)：殓(liàn 练)而未葬。殓，给死者更衣下棺。

③瘞(yì 意)：埋葬。

【译文】

举办丧事，柩车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的，丧服有重服改为轻服而没有轻服改成重服的。收殓尸体入棺放在堂上，就称为殡；埋葬于野外，就称为葬。近代以来，丧葬和古代不同。有的出游，

有的做官，远离家乡，在千里之外，死后，有的因为妻弱子幼，不能将棺柩从外地运返故乡，更有的拘泥于阴阳忌讳不吉利，就埋葬在死的地方。等到运回故乡埋葬，与死亡年代相隔，远的有达几十年的，近的也超出三年。死者的亲族除去丧服，改着吉服从事工作年代也已经长久了，又怎么可以拿没有埋葬不改变丧服做例子，反而着重孝的丧服呢？在服丧期内，当埋葬时，还将重孝的丧服改成轻服，何况年代相隔久远，反而着纯粹的凶服来改葬吗？假使真的着重孝的丧服，就是所说的不可以除服而除服，不应当着重孝的丧服而更重了。

【原文】

或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虽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与戚，则易固不如戚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①。俭之与奢，则俭固愈于奢；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过犹不及，其此类之谓乎？"

【注释】

①懿(yi 意)：美。

【译文】

有人说："丧事，与其轻率，宁可悲戚，即使服重孝的丧服，不是也可以吗？"我说："不是这样！轻率与悲戚比较，那末，轻率的确不如悲戚；即使这样，也没有像合乎丧礼那样美好。节俭与奢侈相比，那末，节俭的确好于奢华；即使这样，也没有像合乎丧礼那样美好。事情做得过头，就如做得不够，都不合宜，不就是指的这一类说法吗？"

【原文】

或曰："经称'改葬缌'，而不著其月数，则似三月而后除也。子思之对文子，则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启至于既葬而三月，则除之；未三月，则服以终三月也。"曰："妻为夫何如？"曰："如子。""无吊服而加麻，则何如？"曰："今之吊服，犹古之吊服也。"

【译文】

有人说："经书上称，'改葬服缌麻'，而不著明月数，意思似乎是为期三月后除服。而子思回答文子，就说'埋葬完毕后除服。'现在应该怎样？"我说："从开始改葬到改葬完毕已满三月，就除服；不满三月，就服满三月。"又有人问："妻为丈夫怎样服丧？"我说："像子为父服丧服。"又问："没有吊服而加麻，是怎么样的？"我说："当今的吊服，就如古代的吊服。"

唐耕耦　译注

争　臣　论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争臣论，就是诤臣论。素有高尚道德名声的隐士阳城当了五年谏议大夫，竟然没有一句话议论朝廷政事得失，韩愈为此写了本文，认为身为谏官而独善其身，不在朝廷政事方面进谏，就是不忠于职守，也就谈不上是道德高尚的人。文章采用设问回答方式，四问四答，一层深入一层，阐发了作者在其位谋其政的主张。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①："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②，居于晋之鄙③，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④。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⑤，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⑥，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⑧：'王臣蹇蹇⑨，匪躬之故⑩。'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⑪，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

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12]！盖孔子尝为委吏矣[13]，尝为乘田矣[14]，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15]。'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注释】

①谏议大夫：文职事官。唐制，门下省有谏议大夫四人，正五品上，主要职掌为规谏讽谕。 阳城：字亢宗，原籍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县），后迁居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世代为官，中进士后，隐居中条山，在当地取得很大的好名声。德宗时拜谏议大夫，在职五年，不进一谏。再过三年，奸人裴延龄诬陷有名的政治家陆贽，无人敢救，阳城伏在宫城的阁门外死谏，因此名重天下，后来又反对裴延龄为相，贬为道州刺史。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去世。

②道：此处指隐居山野，不求功名。

③晋：古国名，包括今山西省大部，河南、河北、陕西的一部分。 鄙：边境地区。 晋之鄙：指阳城所居的夏县，隐居的中条山，在晋的边境地区。

④几：几乎，将近。

⑤华：光华，光彩。

⑥恒其德贞而夫子凶：是《周易·恒》卦六五爻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的略引。意思是说，妇女长期坚守夫唱妇随的节操，是一种美德，男子如果也这样，不知道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就不是美德。贞，专一，坚守。

⑦蛊：《周易》卦名。 上九：爻名。《周易》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条爻辞。上九是最上面第六条阳爻。

⑧蹇：卦名。 六二：爻名。

⑨蹇蹇(jiǎn 简)：难，尽忠。

⑩匪：通“非”。　躬：自身。

⑪冒进：贪求仕进。

⑫抱关击柝：守门打更。柝(tuó 托)，打更用的梆子。

⑬委吏：古代负责仓库保管、会计事务的小吏。

⑭乘田：春秋时管理牧场饲养牲口的小吏。

⑮遂：顺遂，成长。　按，以上所引见于《孟子》。

【译文】

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德的士人了吗？他的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想让别人知道。效法古代有道德的人，隐居在晋的边境地区，晋边境地区的人，受他的道德薰陶，因而成为品行完善良好的，将近千人。朝廷大臣听到后，向上推荐，皇帝任命他担任谏议大夫。人们都以为这很光荣，但阳城脸上却没有露出喜色。在谏议大夫官位上已经五年了，但看他的德行仍和没有做官时一样，他岂是因为富贵而改变志向的呢？”韩愈回答他说：“这正是《周易》上所说‘长期专守一种道德节操，对于男子来说是危险的事，如何能算成是有道德的士人呢！《周易·蛊》卦的上九爻辞说：‘不在官位上侍奉王侯，力求使自己的行为清高。’《蹇》卦的六二爻辞就说：‘王的臣子能够历尽艰难，效忠于君王，是由于不顾自身的缘故。’这也是因所居的时代不同，因而遵守的道德行为也不相同。如果像《蛊》卦的上九爻辞说的，处在不被任用的境地，却实行不顾自身安危尽忠君王的节操，以及像《蹇》卦的六二爻辞上说的，身在臣子的职位上，却把不侍奉君王当作高尚思想的表现，那末，贪求官禄的祸患就会产生，讽刺官吏失职的歌谣就会兴起，这样的志向是不能做榜样的，而他的过失最终也是免不了的。现在阳城在谏议大夫职位上，日子不能认为不长了；听到天下政事的得失，不能认为不熟了；皇帝对待他，不能认为不优厚了。但是他却没有一句话谈到

政事，看待政事得失，好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肥胖和瘦小一样，毫不关心，引不起高兴或悲哀。问他担任什么官职，回答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回答说，相当于古代下大夫的品秩。问他朝政如何，回答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士大夫，真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孟子》书上说过：有官职的人，不称职就应该离去；有进谏责任的官，不能进谏就应该离去。现在阳城自认为尽到进谏的职责了吗？能够进谏而不进谏和不进谏而又不辞职，都是不可以的。阳城难道是为了要拿俸禄而做官吗？古代有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家境贫穷，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家境贫穷。'说的就是为俸禄而做官。这样的人，应该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去担任卑贱的职务，放弃富裕的生活而安心过贫寒生活，例如做看守关门、敲打梆子一类小吏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但也不敢怠于职守，一定说：做好出纳计算管理工作，不出差错。一定说使牛羊长成，达到指标。像阳城那样的品秩俸禄，既不低下也不贫苦，是很明显的，他却这样行事，难道是可以的吗？"

【原文】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①，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②，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③：'尔有嘉谋嘉猷④，则入告尔后于内⑤，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⑥！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⑦，隐于蓬蒿之下⑧，主上嘉其行谊⑨，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

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10]，天子有不僭赏[11]、从谏如流之美[12]。庶岩穴之士[13]，闻而慕之，束带结发[14]，愿进于阙下[15]，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16]。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17]！”

【注释】

①讪（shàn 善）：谤毁，讥笑。

②招（qiáo 桥）：揭举，揭示，提出。

③《书》：此指《尚书·周书·君陈》。

④猷（yóu 由）：谋略。

⑤后：帝，天子。

⑥滋：更加。

⑦布衣：指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

⑧蓬蒿之下：指乡村山野之中。

⑨行谊：同“行义”，操守和道义。

⑩骨鲠之臣：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进谏的耿直臣子。

⑪僭：超过本分。

⑫从谏如流：接受别人的劝诫，好像流水一样顺畅、迅速。

⑬岩穴之士：指隐居山林不肯出来做官的人。

⑭束带结发：整束好衣带，盘结好头发，表示准备出来做官。

⑮阙下：指朝廷。阙，朝门。

⑯熙：光明，兴盛。

⑰启：启发，引导。

【译文】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那阳城是厌恶谤毁皇上的，厌恶臣子张扬君主的过错而且以此来换取自己名声的人，所以虽然

进行了规谏并且议论了政事的得失，却不让人知道。《尚书》上说：‘你有好的谋略，就到里面去告诉你的君主，你就在外面照此推行’。并且说：‘这些好谋划，都是我们君主的美德。’那阳城的用意，也是这样的。”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城的用意真是这样，那末更是所谓糊涂了！入朝向君主进谏，出朝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城所应该做的。阳城原来是一位平民百姓，隐居山林草野之中，君主赞赏他的操守和道义，提拔他到谏议大夫这个位置上来。官职既然用谏议做名字，理应有相称的行动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天下的人，后代子孙，都知道朝廷有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进谏的耿直忠臣，皇帝有不滥于封赏，从谏如流的美德。这样，在山野中隐居的贤人，听到后，产生仰慕，整理好衣带，盘结好头发，想着到朝廷中来，申述他们的治国意见，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圣贤，伟大的名称，得到弘扬，永远流传。像《尚书》上所说的情况，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子所应该实行的。况且依照阳子的想法去做，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就是往这个方向引导了。

【原文】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①，人之不义②，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③，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④。彼二圣一贤者⑤，岂不知自安逸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

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注释】

①闵：忧，怜悯。

②乂（yì 义）：治理。

③孜孜矻矻（kū 窟）：勤奋努力，从不懈怠。

④突：烟囱。　黔：黑色。

⑤二圣一贤：二圣，指禹和孔子；一贤，指墨子。

【译文】

有人说：“阳城不追求名声而人们知道了他的名声，不追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不得已才起来做官，但他坚守自己的道德不改变。你为什么责备他那么重呢？”韩愈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圣人贤人，都不是追求名声、追求被任用的。而是担忧世道不太平，人民得不到治理，因此得到了道德修养，不敢只是用来进行自我修养，一定要用来拯救天下，勤奋努力，从不懈怠，到死为止。所以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回家，连席子还没有坐暖，就急着离家；墨子回家，连烟囱还没有冒烟就要出门。那二位圣人、一位贤人，岂不知道安逸是快乐的吗？确实是因为敬畏天命而悲伤平民穷苦呀！天授给圣人贤人才能，难道只是让自己有多余暇罢了？实在是要用圣人贤人多余的才能来补救众人才智的不足。耳朵、眼睛对于身体的功能，耳朵负责听而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看清危险平安，然后身体才能得到安全。圣人贤人，相当于世人的耳朵、眼睛；世人，相当圣人贤人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子不是贤人，就应该通过替贤人服役来侍奉皇上；如果阳城真是贤人，那末，本当敬畏天命而怜悯百姓穷困，怎么能只顾自己

消闲逸乐呢？

【原文】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1]。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2]，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3]：'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注释】

①讦(jié 揭)：攻击揭发人的隐私。

②国武子：名佐，春秋时齐国国卿，因直言斥责齐灵公母与人私通，被齐灵公所杀。

③《传》：指《国语》，《国语》又称《春秋外传》。

【译文】

有人说："我听说《论语》上说过，君子不想凌驾在别人之上，厌恶把揭发别人的隐私当成直率。像你的这一番议论，直率倒是直率，只怕有伤你的道德修养而且浪费口舌吧？喜欢毫不保留地揭发别人的过失，这正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你也听说过吗？"韩愈回答说："君子既然处在一定的官职上，就要想到以身殉职；没有得到官职，那末就要考虑写文章来阐明自己的道德主张。我是要阐明自己的道德主张，并不是自认为耿直而强加于人。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没有能够遇到道德完善的人，而又喜欢

在昏乱的国家中毫无顾忌地说话，因此被杀。《春秋外传》上说：‘只有道德完善的人，才能接受别人毫无保留的批评。’这是说他能够听取批评并能改正的呀！你能告诉我说：‘阳城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难道阳城将来不能成为道德完善的人吗？”

唐耕耦　译注

师　说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本卷《原道》。

【题解】

本文论述从师为学的道理。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着耻于从师的风气。韩愈不顾流俗讥笑，招收后学，勇于为师，并作《师说》阐述师的任务，谁可以为师，以及人必须从师求学的道理，无论在当时和现今都有积极意义。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

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②！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注释】

①传道：道，指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阐述的道。 授业：业，指古文和六艺。 解惑：指解释道与艺二者的疑惑。

②庸：岂，表示反问语气。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授给专业知识，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难问题？有疑难问题而不从师学习，他的疑难问题最终也是不能解决的。出生在我前，他知道道理也先于我，我跟从他学习；出生在我后，但知道道理也先于我，我跟从他学习。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岂能管他生于我前还是生于我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不论地位高贵还是低下，年长还是年少，道理在哪里，老师就在哪里。

【原文】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译文】

唉！从师学习的道理失传已经很久了，要求人们没有疑难问题也是困难的。古代的圣人，他的才智超出一般人够远的了，尚还从师求学；现在普通的人，他的才智低于圣人也是够远的了，但耻于从师学习。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蠢。圣人

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原文】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①，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②，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③，不耻相师④；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注释】

①句读（dòu 豆）：即句逗。句，句号；逗，逗号。古书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生，先要教如何断句、逗点。

②小：指句读。 大：指解惑。

③巫：指巫师，降神降鬼的巫婆、神汉。 百工：各种工匠。

④相师：更相为师，代代相传为师。

【译文】

爱护他的儿子，替他选择老师进行教育；对于自身，就耻于从师学习，这是使人迷惑不解的！那些孩童的老师，是教孩童读书和学习断句、逗点的，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传授道理、解释疑难问题的。句读不懂，疑惑的道理不能解释，一是从师学习，一是不从师学习，小问题学习，大问题反而丢弃不学，我看不到这样做是明智的！巫师、医生、乐师、各种工匠，并不耻于代代从师学习，但在士大夫一类人当中，只要一称呼老师、学生等等，就大家聚

在一起进行嘲笑。问他们为什么嘲笑，就说："他和他年龄相近，道理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称呼地位低的人为老师就极为可耻，称呼官高势盛的人为老师近于阿谀奉承。唉！从师学习的道德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可知了！对于巫师、医生、乐师、各种工匠，士大夫们都是鄙视的，不愿与他们为伍；现在士大夫们的明智反而不及他们，这可是奇怪呀！

【原文】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①。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②，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释】

①郯（tán 谈）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的国君，孔子曾经向他求教少皞（hào 浩）氏时的官职问题。 苌（cháng 长）弘：东周敬王时代的大夫，孔子曾经向他求教古乐。 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曾经向他求教弹琴。师，乐师；襄，名。 老聃：即老子，孔子曾经向他求教礼仪 。

②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 经：经典本文。 传：注释经典的著作。

【译文】

圣人没有经常的老师。孔子曾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学习过。郯子一类人，他们的贤明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在一起走，其中必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能学业各有专门研

究，如此罢了。

李姓的孩子，名蟠，年龄十七岁，喜好古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传文，都全部诵读学习过。他不被流俗观念束缚，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实行古人之道，写了《师说》这篇文章赠给他。

唐耕耦　译注

封　建　论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东省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曾贬官柳州（今广西柳州），又称柳柳州。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又中博学宏词科。历官校书郎、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顺宗即位，为王叔文、王伾荐引，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永贞革新，二王失败，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迁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刺史任上，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与韩愈一样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强调发挥文学辅时及物的社会功能，要大力颂扬美好事物，贬斥丑恶事物。他重视作家的社会实践，认为作家不知耕作的勤苦，物役的艰难，专弄文墨，在文学上是不会有成就的。他在山水游记，传记文学，寓语讽刺文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以无神论和历史进化观批判“天人感应”和圣人创造历史的谬论，在

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题解】

这是柳宗元运用历史进化观论述政治问题的代表作品。柳宗元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势(客观趋势)”来支配。人类所以最终战胜草木丛生，野兽横行的恶劣环境，是由于人能利用“物”，能合群。由于群与群之间纷争，产生了君长刑政。随着纷争的扩大，有了诸侯、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而后天下一统。封建不是由于圣人的意志，而是由于“势”。柳宗元认为制度的变化也是由于“势”。秦汉以来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郡县制度是得当的。唐代中叶以后，政局危机不在于郡县制度而在于藩镇拥兵。解决了藩镇拥兵问题，政治危机就能消除。郡县制度是不能动摇的。这是主张顺适历史发展趋势，反对复旧分封，反对藩镇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具有积极意义。

【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①？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②。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③。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④？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⑤，鹿豕狉狉⑥，人不能搏噬⑦，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⑧。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大

者[9]，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10]，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11]，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12]，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13]。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以上封建之初）

【注释】

①生人：生民。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人"为"民"。

②封建：分封制。指古代帝王把国土、爵位赐给诸侯，在封区内建立的邦国。

③更：经历。

④其：这里义为大概。

⑤榛榛（zhēn 真）：草木丛生的样子。

⑥狉狉（pī 丕）：群兽走动的样子。

⑦噬（shì 世）：咬。

⑧此句语出《荀子·劝学篇》。

⑨据《全唐文》"又"字下有"有"字，为"又有大者"。

⑩诸侯之列：诸侯的一列。诸侯，周代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次。列，行列，位次。

⑪方伯：指一方诸侯之长。　连帅：诸侯十国之长。

⑫里胥：乡村基层小吏。　县大夫：指县的长官。

⑬嗣：后嗣，后代。

【译文】

天地果然没有开初阶段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然没有开初阶段吗？我无法知道。那末，有开初阶段还是没有开初阶段，哪一种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说，有开初阶段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样来证明？从分封制可以得到证明。那分封制经历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圣王而不能废除，大概不是不想废除，而是客观形势不允许。客观形势的来临，也许要追溯到人类的开初阶段吧！没有开初阶段，就不会有分封制。分封制，不是由圣人意志决定的。人类开初阶段，和万物一起生长，到处是丛生的草木，成群结队奔跑的猪鹿等野兽。人类不能像野兽那样有力量去搏击厮咬，而且身上没有羽毛，既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也不能保卫自己。荀况说过：一定要依靠物资作器用。需要物资，相互间一定会争夺，争夺不休，一定会到能够断定是非曲直的人那里，听从他的判断。那聪明而又能明辨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纷争的人，如果不接受不改正，就一定痛加惩罚，而后使他们害怕，从此就产生了君主、官长、刑罚、政令，所以居住在附近的人聚集起来，就成群体。分成了群体以后，群与群间的争斗规模一定扩大，争斗规模扩大，就会有武力镇压，这样就出现了恩德和威望比一群之长更大的人物，各群体的首领，都归属他而且听令于他，依靠他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就有了诸侯。有了诸侯，他们之间的争斗比群体之间的争斗规模更大。这样，又产生了恩德比诸侯更大的人物，各诸侯又都归属于他，听命于他，依靠他来安定自己封地，于是就有了方伯、连帅一类封爵。有了方伯、连帅他们之间的争斗规模更大了。随后又出现了恩德比方伯、连帅更大的人物，方伯、连帅就归属于他并听命于他，依靠他来安定自己统治下的百姓，然后天下就会归于一个人掌握。所以，有了乡村的里胥以后，才会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以后，才会有诸侯，有了诸侯以后，才会

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以后，才会有天子。从天子到基层的里胥，他们有恩德在百姓中的，死后，百姓一定会寻找他们的后代，尊奉为首领。所以，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客观趋势促成的。

【原文】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①，邦群后②，布履星罗③，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④，离为守臣捍城⑤。然后降于夷王⑥，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⑦。历于宣王⑧，挟中兴复古之德⑨，雄南征北伐之威⑩，卒不能定鲁侯之嗣⑪。陵夷迄于幽、厉⑫，王室东徙⑬，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⑭，射王中肩者有之⑮，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⑯。天下乖戾⑰，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⑱，合为七国⑲，威分于陪臣之邦⑳，国殄于后封之秦㉑。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以上周）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㉒，废侯卫而为之守宰㉓，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㉔，摄制四海㉕，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㉖，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㉗，圜视而合从㉘，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民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以上秦）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29]，剖海内而立宗子[30]，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31]，病流矢[32]，陵迟不救者三代[33]。后乃谋臣献画[34]，而离削自守矣[35]。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以上汉）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36]，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37]，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以上唐）

【注释】

①五等：指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

②邦群后：分封诸侯。邦，分封；后，古代天子和列国诸侯都称后，此处指诸侯。

③履：鞋；踏。这里指践履的疆界、领土。

④朝觐（jin 近）：臣子朝见君主，春见叫朝，秋见叫觐。 会同，诸侯因事朝见君主叫会，众诸侯一起去见君王叫同。

⑤捍：保卫。 捍城：像城市那样捍卫朝廷。

⑥夷王：周夷王，西周第九位君主，名燮。

⑦下堂而迎觐：指失礼。古制天子不下堂见诸侯。

⑧宣王：名静，西周第十一位君主。

⑨挟：挟持，依仗。 中兴：西周从第七位君主懿王起开始衰落，至宣王文周厉王时，暴虐无道，诸侯不来朝觐，国人暴动，被迫出逃。宣王即位，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改善政治，诸侯又奉周为宗王国，史称宣王中兴。

⑩雄：逞雄。 南征北伐：指讨伐西北部族西戎和北方部族玁狁，征服南方的荆蛮、淮夷、徐戎等部族。

⑪卒不能定鲁侯之嗣：指鲁武王与长子括、少子戏朝见周宣王，宣王

喜爱戏，立戏为鲁太子。鲁武公死，戏立为鲁君，鲁人杀戏，立括子伯御为君，周宣王出兵讨伐鲁国，杀伯御，立戏弟称为鲁君。由于周宣王处理此事，违反了封建礼教的下事上、少事长的原则，从此，诸侯都叛命不听。鲁侯，指鲁武公。

⑫陵夷：衰微，衰落。　幽：周幽王，西周最后一位君王，周宣王子，名宫涅，极为暴虐，被西方的犬戎部族杀死在骊山（今陕西省临潼骊山）下。西周从此灭亡。

⑬王室东徙：幽王死，太子宜臼立，即是平王。为避免犬戎威胁，就将周的京城由镐（hào 皓，今陕西省西安市），迁往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这就是王室东迁。东迁以前的周，史称西周，东迁以后的周称东周。

⑭问鼎：企图夺取政权。相传夏禹铸九鼎，成为夏、商、周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公攻打陆浑地区（今河南省嵩县）是一个叫戎的部族，部队到达周的疆界洛水边上，进行检阅，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为使者前去慰劳，楚庄公问王孙满周宫廷里的九个鼎有多大多重，暗示要逼周而取天下。

⑮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记载，王率领蔡、卫、陈等诸侯的部队伐郑。被郑打败，郑的祝聃射中王肩。

⑯伐凡伯：《左传·隐公五年》记载，周朝大臣凡伯出使鲁国，归途中在楚丘（今山东省曹县）被犬部族人捉去。　诛苌弘：《左传·哀公三年》记载：晋国贵族范氏与赵鞅间发生征战，苌弘在周执政，支持范氏，赵鞅用武力讨伐苌弘，周被迫杀掉苌弘。

⑰乖戾：背离，抵触。

⑱十二：指春秋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十二个诸侯国。

⑲七国：指战国时秦、魏、韩、赵、楚、燕、齐七国。

⑳陪臣：诸侯对天子自称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大夫对诸侯自称臣，大夫的家臣对诸侯也称陪臣。春秋末战国初，诸侯国晋的大夫韩虔、魏斯、赵籍瓜分晋国，成为韩国、魏国、赵国，就是陪臣分割诸侯国。

㉑殄（tiǎn 舔）：灭绝，消灭。　后封之秦：西周时，秦还没有诸侯的封号，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封为诸侯，远在鲁、齐等国之后。后来周被秦庄襄王灭掉。

㉒都会：都城。 郡邑：指郡县。

㉓侯卫：拱卫天子的诸侯。 守宰：指郡县长官。守，郡长官；太守、郡守，刺史的简称。宰，官吏通称，此处指县官。

㉔六合：天地东西南北四方，指全国，天下。

㉕四海：古代认为中国四周都是海，海内指中国，海外 指外国。四海，意指天下。

㉖亟：音jí(及)，意为急；音qì(器)，意为屡次。

㉗梃(tǐng 挺)：木棒。 谪戍(zhé shù 折树)：因罪流放去边境防守。

㉘圜(yuán 圆)视：惊愕的样子。

㉙徇：沿袭。

㉚宗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皇族的子弟。

㉛困平城：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击韩王信，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天七夜。

㉜病流矢：因飞来的乱箭受伤而病死。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击英布，为流矢所中，在归途中病死。

㉝陵迟：衰落。 三代：惠帝、文帝、景帝三代。

㉞献画：献计画策。

㉟离：指诸侯死后，把诸侯封国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使诸侯国变小，而不是将封地全部传给继承诸侯的儿子。 削：削灭诸侯国的封地。 自守：指由朝廷派遣官吏掌管诸侯政务，诸侯只能坐享爵禄，不得掌管政务。

㊱州：即郡。唐初，地方行政制度，实行以州统县的两级制。唐玄宗天宝时，改州为郡，唐肃宗至德时又改郡为州。

㊲桀猾：凶恶奸猾。此处指藩镇。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的事迹已经久远不清楚了，到了周朝，文字记载就很详细。周朝有了天下，将国土瓜分开来，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许多诸侯，他们像繁星那样罗列，布满在天下各地，像车轮运转时辐条集中在车毂那样，聚集

在天子周围，合起来就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成为各自封国的臣子，捍卫朝廷的屏障。但传到周夷王时，天子却走到堂下迎接朝见的诸侯，破坏了国家礼仪，损害了朝廷尊严。经过若干年代，到周宣王时，朝廷尊严才有所恢复，但周宣王尽管有中兴周朝，恢复文王等的制度给人们带来恩德，有在南征荆蛮，北伐犬戎中显示的雄风，但是最后还是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周朝逐渐衰落，直到幽王被杀，厉王被迫出逃，平王不得不将京城从镐京迁到洛邑，自己也下降到了诸侯行列。从此以后，有问九鼎轻重大小，想取代周朝的，有用箭射中周王肩的，有将周朝大臣凡伯捉去的，以及迫使周朝诛杀大臣苌弘的。天下已经背离常规，人们已经丧失了将天子当作天子看待的思想。我认为周朝实际上早已灭亡了，只是在公侯上面建立一个空名义罢了。这可不是诸侯强盛，无法控制，像枝叶太多，压折树干，尾巴太大，转动不了那样所造成的恶果吗？于是就分裂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十二国，后来十二国又兼并成为秦、魏、韩、赵、楚、燕、齐等七国，周天子的权力被分割到了陪臣为王的国家，周朝最后灭亡于后来封为诸侯的秦国。那么，周所以败亡的症结，大概就在分封制了。

秦朝占有天下以后，摧毁各国的都城，建立郡县，废除诸侯，设立郡县长官，占据了天下宏大区域，都城在全国位置，好像在黄河上游的形势。居高临下，控制天下，好像在手掌中玩物，非常自如，这正是秦朝的措置之所以成为得当。但是，没有几年，秦朝的天下就崩溃了。这是有原因的。秦朝在短期内屡次征发上万计的人去从事苦役，实行残暴的刑罚，搜括尽百姓的资财，逼得那些拿木棍、扛锄头，因罪罚流放到边疆防守的一类人，惊愕而起，进行组合，反对秦朝，一声大呼，响应的就成群结队。当时有反叛的民众，没有反叛的官吏。民众在下面怨恨他们头上的秦朝，但官吏却惧怕秦朝，天下反叛的民众，相互联合，一齐起来，攻杀郡

守，捉拿县令。秦朝的错误在于政治措置不当引起了民怨，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占有天下以后，纠正秦朝的偏差，遵循周朝的分封制，分割国土，封给皇族子弟和功臣。但几年之内，诸侯国不断叛乱，弄得全国上下闻命奔走，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为平定韩王信的叛乱，曾经被围困在平城里面；讨伐淮南王英布，被突然飞来的乱箭射伤，病死在回来的路上。这样衰弱不振，延续了三代。后来，由于有计谋的臣子出谋划策，才分散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由朝廷委派官守主持诸侯国的政务。但汉朝开始实行分封制时，郡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只有叛乱的诸侯国，却没有叛乱的郡。秦朝建立郡县制的得当，由此也可以证明。

继续汉朝称帝的人，即使再过一百代，我们也可以推知他们仍然会实行郡县制的。唐朝兴起后，建立州县制度，设置州县官吏，这是唐朝措置之所以成为适宜。但是仍然常有凶恶奸猾的藩镇起来叛乱，残害地方，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设立了州县而在军事。当时只有叛乱的将领而没有叛乱的州。那么，州县的设立，的确是不可以改变的了。

【原文】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①，思迁其秩而已②，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③。列侯骄盈，黩货事戎④，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⑤。失

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⑥，然后掩捕而迁之⑦，勒兵而夷之耳⑧。大逆未彰，奸利浚财⑨，怙势作威⑩，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⑪，得魏尚于冯唐⑫，闻黄霸之明审⑬，睹汲黯之简靖⑭，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⑮。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⑯，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以上校论封建与郡县之治乱）

【注释】

①苟：苟且，得过且过。

②秩：俸禄，官吏的职位和品级。

③断：断然，绝对。

④黷（dú 独）货：贪污纳贿。黷，污浊，玷污。　事戎：从事战争。戎，武装。

⑤侧目：怒恨的样子。

⑥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的意思，多指犯上谋反。

⑦掩捕：乘其不备而加以逮捕。　迁：流放，迁徙。

⑧夷：平，削平。

⑨浚(jùn 俊):榨取。

⑩怙(hù 户):依仗。

⑪知孟舒于田叔:田叔,赵陉(xíng 形)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东北)人,汉初任赵王张敖的郎中,后任汉中郡(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太守。孟舒原为云中郡(今山西省西北部和内蒙南部)太守,因罪免职。汉文帝即位,召见田叔,向他访问有道德的能人,田叔推荐孟舒,文帝就起用孟舒,重新担任云中郡太守;后来又用孟舒为鲁国相,使鲁王改恶从善。

⑫得魏尚于冯唐:冯唐,汉文帝时为郎中。那时,魏尚为云中郡太守,抵御匈奴,战功卓著,但上报战功时出了差错,多报了六颗首级,被查出,削去官爵,罚充劳役。冯唐向文帝申述魏尚有大功不赏,小过受罚,如此处理,说明朝廷不会用人。文帝当即赦免魏尚,恢复了他原任的云中太守。

⑬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汉昭帝时为河南太守丞。宣帝即位,听说黄霸治狱公平,召见,任命为廷尉正,后又任扬州刺史、颍川郡(河南省中部)太守,政绩卓著。后又升任京兆尹、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

⑭汲黯(jí àn 及暗):字长孺,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人,汉武帝时为东海郡(今山东省郯城县)太守。信奉黄老学说,为官治民,奉守成法,但求大体,不搞苛细扰民之政,在任年余,东海大治。武帝得知,提拔汲黯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靖(jìng 静):安定。

⑮卧而委之:指汉武帝派汲黯去担任淮阳太守,汲黯称病不愿上任。汉武帝对他说淮阳地方官民关系紧张,我派你去,只是借重你的名声,你有病,可以"卧而治之"。

⑯裂眦(zì 字):裂开眼眶,形容极为愤怒。

【译文】

有人说:"实行分封制,诸侯王一定会将封地当作私有土地尽心治理,像爱护子女那样爱护封国内的民众,顺应他们的风俗,治理好政事,这样实施政治教化也容易。朝廷任命的州县长官,抱着临时观点,得过且过,只想升迁官职品级,如何能治理好地方?"我又非难这种说法。周朝的情况,今天确实可以清楚地看

到。诸侯骄横，贪财好战，从总体看，政治混乱的多，修明的少。诸侯国的君长不能改变它的暴政，天子不能撤换诸侯国的君子，真正做到爱惜封土，爱护民众的，一百个中间连一个也没有。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在于朝廷政治。就是如此。秦朝的事迹，也是确实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秦朝有治理民众的郡县制度，但不把权力交给郡县，情况就是如此；有管理民众的郡县官，却不使用郡县长官进行管理，情况就是如此。郡县不能发挥郡县的职能，郡县长官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极力施行残酷的刑罚和征发繁重的劳役，引起万人愤怒，民众造反，失误的根源在于政治没有搞好，而不在于郡县制度，秦朝的事迹，就是如此。汉朝兴起，天子的政令推行到郡县，不能推行到诸侯国，天子能够控制郡县的长官，但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虽然胡作非为，天子却不能将他撤换，侯国的百姓虽然遭受痛苦，但天子无法帮助他们解除。直到侯王犯上叛乱，然后才乘他没有防备，突然将他逮捕、流放，或者是率领大军讨伐平定。犯上谋叛的罪行没有暴露以前，即使侯王在封国内用各种奸计牟利，搜括财富，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大肆刻剥百姓，朝廷也无法进行制止。至于郡县，可以说是得到了治理，而且社会安定。根据什么这么说？汉文帝从田叔那里得知孟舒贤能，从冯唐那里得知魏尚守卫边境有功，汉宣帝听说黄霸精于审判，汉武帝看到汲黯善于精简政令，注重社会安定，就可以提拔他们担任高官，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甚至像汲黯那样卧病在床也委任他去安定一个地方。官吏有了罪过可以黜免，有才能的可以得到奖赏提升；早上授官，发现有不道德行为，晚上就可以斥退；晚上授官，发现不法行为，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斥退。假设汉朝将全部城市和郡县的土地人民都分封给了诸侯王，即使他们胡作非为，残害人民，朝廷也只能悲叹罢了。孟舒、魏尚的治民方法，不可能得到施行；黄霸、汲黯的政治教化也不可能实施。在朝廷上公开谴责、劝导不法诸侯，他们当面拜

谢接受，一退下朝堂就违反了。如果朝廷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联合各地诸侯，缔结对抗朝廷的盟约，一个个怒目圆睁，大呼而起，进行叛乱。有幸而没有起来叛乱的，也只能削减一半封地，削减一半，还有一半封地上的人民仍然遭受痛苦。这怎么能比得上将诸侯的全部封地改成郡县来保全人民呢？汉朝的事迹就是如此。当今国家全部实行郡县制，连续设置了郡县长官，这是确实不可以改变的。只要朝廷善于控制军队，谨慎地选择郡县长官，那末，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原文】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1]。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2]，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以上校论封建与郡邑祚之久暂）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3]，以一其

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④。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以上论公私）

【注释】

①祚（zuò 坐）：年，位。

②垂：近。　祀：年。

③社稷：国家。社，土神；稷，谷神。代指国家。

④封略：国家的境界。

【译文】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个朝代实行了分封制，因而存在的年代长久，秦朝实行郡县制，因而寿命短促。"这更不是所谓懂得治理国家道理的了。曹魏继承汉朝，分封制仍然存在；晋朝继承曹魏，沿袭西晋的分封制不变。但曹、司马二姓的天下很快衰落，没有听说他们的帝位延续多久。当今我大唐纠正过去的错误，改成郡县制，已经将近二百年，国家的基业更加坚固，这和分封制有什么关系？

有人又认为："殷、周，都是圣明帝王，但都没有改变分封制，现在确实不应当再来议论对分封制进行改革了。"这种论调，我认为太不对了。殷、周之所以不改变分封制，是没有办法，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归顺殷商的有三千诸侯，殷商依靠这三千诸侯才灭掉夏朝，因此商汤不能废除他们；归顺周朝的有八百诸侯，周朝依靠这八百诸侯才战胜殷商，因此周武王不能废除他们。沿用分封制来求得国家安定，沿袭分封制来顺应旧的习惯，商汤、周武王之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迫不得已而沿袭旧制度并不是出于大公，而是为私，让诸侯的力量来为自己效力，来保卫自己的子

孙。秦朝之所以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从他制定的郡县制来说，对国家是大公；从他的愿望来说，是出于私心。私，就是为了巩固帝王一人的权威；私，就是使天下的臣民都顺从我。虽然如此，公天下的发端是从秦朝开始的。按照天下的常理，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安定，就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只有安排贤良的人占有高的职位，不贤的人处在低下的职位，然后国家才可以得到治理、太平 。现在所指的分封制，是世代继任进行统治。世代相传进行统治的，高居在上面职位的果然是贤明的吗？处在下面职位的果然是不贤的吗？那么，人民遇到的是太平还是混乱，就不可能知道了。如果诸侯王想要采取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改革，统一人民的认识，那么，世袭的大夫们世代享有的封地，却布满了全境。由于改革侵犯他们的利益，就会起而反对。即使圣人生于那个时代，也无法立功于天下。这是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岂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使它至于这样的。因此，我坚决地说：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意愿 ，而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

唐耕耦　译注

桐叶封弟辨

柳 宗 元

【作者】

柳宗元，见本卷《封建论》。

【题解】

桐叶封弟的故事，是宣扬君无戏言，君主的话即使错误也得执行，不能更改。柳宗元认为君主的话是否要改，须看实践，推行起来不确当的一定要改，即使改动十次也是应该的。辅政大臣要诱导君主走向正确道路，在大的方面绝对不能花言巧语，迎合君主的错误主张。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历史上包括唐代在内的大奸臣都是猜摸君主意图，进行迎合来施行奸计搅乱政治的。

【原文】

古之传者①，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②，曰："以封女③。"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④。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⑤，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⑥，亦将举而从之乎？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鈌鈌者之事⑦，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⑧："封唐叔，史佚成之⑨。"

【注释】

①传：此处指《吕氏春秋》。

②成王：周武王子，名诵，年幼即位，由周公摄政。 小弱弟：指成王弟，名叔虞，后封于唐，又叫唐叔虞，

③女：通“汝”，你。

④唐：古国名，地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

⑤不中：不适中，不恰当。

⑥妇寺：妇女，宦官。

⑦缺缺(quē 缺)：小聪明，小智慧。

⑧或曰：指《史记·晋世家》的记载。

⑨史佚：周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史，官名，职掌祭祀和记事等；佚，尹佚。

【译文】

古书上记载，有人说周成王拿桐叶和他的小弟弟开玩笑说：“把它封给你。”周公进来表示祝贺。成王说：“这是开玩笑。”周公说：“天子的话不可当儿戏。”这样，成王就将唐的地方封给了小弟弟。

我认为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成王的弟弟应当封爵，周公应该及时向成王提出，不应该等到开了玩笑，用表示祝贺来促成封赏。如果不应当进封，周公这么做，就是促使成王对不适当的玩笑，付之实践，把土地和人民给了幼小的弟弟，使他成为土地和人民的主人，周公这样做能够称为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不能随便说话，何必要顺从成王的玩笑，促使它履行呢？假使有不幸，成王拿桐叶和妇女宦官开玩笑，难道也按照玩笑去执行吗？

大凡君王的德行，在于实行得如何？假使实行得不适当，虽然接连改变十二次也不算王的德行有缺失。关键在于得当，如果得当，就不可以改变。而况是用来开玩笑的话呢？如果玩笑的话

也一定实行，那便是周公教唆成王犯错误了。

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该用道，使他举止行动，游戏娱乐，只要符合中道就可以了。周公一定不会去迎合成王的错误，为他的错误掩饰辩护。但又不应束缚成王，像牛马那样奔驰，太辛苦、严厉了就会失败。而且作为一家人的父子之间尚且不用这种方法来约束，而况号称有君臣名分的呀？桐叶封地只能是耍小聪明的小丈夫干的事，不是圣人周公所应该运用的，所以是不可信的。

另有记载说："封唐叔虞，是太史尹佚促成的。"

唐耕耦 译注

本 论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曾支持范仲淹等推行新政，即所谓"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被排挤出朝廷。神宗时，因反对新法而坚请致仕。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反对宋初以来片面追求靡丽形式的文风。其诗文备受后人推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自撰成《新五代史》（《五代史记》），此外还曾集历代石刻跋尾四百余篇，编成《集古录》。有《欧阳文

忠公文集》传世。

【题解】

这是一篇批判佛教、提倡传播儒家学说的文章。作者指出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思想之所以能迷惑众多的国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内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政治不修明，在于统治者不能贯彻儒家学说。抵御外来宗教的根本办法在于修废、补阙，在于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只有如此，国人才会有能力抵御外来思想的侵袭。这就如同防病、治病一样，根本的办法在于增强自身的免役力，即我国传统医学所谓“养气”，“气实则病去”。本文以这样令人信服的道理说明了，为什么在历史上佛教虽多次被统治者下令禁绝，寺庙一再被毁，然而其影响却日深，信徒却日众。提醒大家，面对外来的影响，唯有修其本才能战而胜之。

【原文】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①，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②，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③，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④，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⑤，王政修明⑥，礼义之教充于天下⑦。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⑧。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以上政教阙废，患所由生。）

【注释】

①佛法：佛教名词。佛，是指这种宗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法，即道理。佛法，就是释迦牟尼阐述的道理。

②卓然：卓越，优秀突出。在此指见识卓越。

③中（zhòng 众）：受到，感受。此为侵入。

④夷狄：古代中国人将不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周边各族以及更遥远地方的民族，视为“异类”，称其为“夷狄”。

⑤三代：指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个朝代。

⑥王政：即“王道”，与“霸道”、“霸政”相对立，并与之构成统治天下的两手。行王政，就是要讲仁义，要爱护百姓。所以“王政”往往成为进步思想家追求的目标。

⑦礼义：是儒家学说的概念。礼，是统治者用以区别上下尊卑的礼节、礼仪以及制度。义，是指行为要适度。

⑧后二百年，佛至乎中国：佛教最初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的，上距秦灭六国二百多年。

【译文】

佛法为患中国已经千余年了，世间有卓越见识而且立场坚定的人，无不打算摒弃它。然而，它已被摒弃却又重新集结成一大势力，暂被攻破而日后却又要更加坚固起来，犹如扑不灭的火焰，愈烧愈旺，以至于人们都对此无可奈何。佛法的确是摒弃不掉的吗？其实是没弄清楚摒弃它的途径。医生面对疾病，须首先推测这种疾病是从何而起，从而治疗其受疾病侵害的部位。病之所以侵入人体，是乘人自身气虚之时而入的。因此，善于治病的医生并不着力攻击当前的疾患，而是要培养病者的元气。病者的气坚实了，疾病则会去除，这是自然的。所以，要拯救普天之下的病人，也同样应当推测他们的病患究竟是从何而来，然后再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远离中国，但出现却已

很久远了。尧、舜、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被普天之下的人们视为行为准则。当此之时，虽有佛教却没有传入中国的机会。待到三代衰亡，行仁义的“王政”不存在了，礼义被废弃，所以此后二百余年，佛教传到了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一种祸患，正是乘我们自己有阙失、废弛的机会而来的，这才是我们大受其害的根本原因。补救阙失，修复废弛，做到王政修明，礼义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虽然世上有佛法，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却无从施展其伎俩，这同样是自然的道理。

【原文】

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①，籍天下之人②，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敛以什一③，差其征赋④，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于南亩⑤，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惧其劳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为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⑥，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⑦，于其不耕休力之时，而教之以礼。故因其田猎而为蒐狩之礼⑧，因其嫁娶而为婚姻之礼，因其死葬而为丧祭之礼，因其饮食群聚而为乡射之礼⑨。非徒以防其乱，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长幼凡人之大伦也。故凡养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为之制：饰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⑩；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然犹惧其未也，又为立学以讲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⑪，下至乡党⑫，莫不有学。择民之聪明者而习焉，使相告语，而诱劝其愚惰。呜呼，何其备也，盖尧、舜、三代之为政如此，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行之以勤，而被于物

者洽；浸之以渐，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亩，则从事于礼乐之际；不在其家，则在乎庠序之间[13]。耳闻目见，无非仁义。乐而趣之，不知其倦。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虽有佛无由而入者，谓有此具也。（以上古者政修教明佛不得入）

【注释】

①井田之法：我国上古时期的田制。殷周时期，田地皆为沟洫所分割，成井字形，故称"井田"。另据《孟子·滕文公上》载："乡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此说虽不一定有根据，但当时将劳动者束缚在这种方块田上，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听任统治者剥削，则完全是事实。

②籍：指登记户口。我国历史上，很早以来就有严密的户籍制度，百姓都要登记在册，这种户口册籍称为籍帐。

③什一：古代的土地税率大约为收获的十分之一，故称"什一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甚低，所以，十分之一的土地税并不少，何况还有其他赋役。所以，当时并没有所谓轻徭薄赋。

④征赋：赋税、劳役的总称。当时除土地税之外还有所谓"布缕之征"、"关市之征"、"力役之征"等等。

⑤南亩：泛指农田。"南亩"一词 初见于《诗经·豳风·七月》。

⑥牲牢：畜养牲畜的圈栏。 酒醴：甜酒。牲畜的肉与甜酒都有益于人的身体。

⑦弦匏：古代的两类乐器，都属于"八音"之列。弦指琴、瑟，匏则是指笙、竽之类的吹奏乐器。

⑧蒐（sōu 搜）狩：打猎。春猎为"蒐"，秋猎为"狩"。

⑨乡射：古代射礼，有两种：地方官在春秋两季以礼会民，在州序（州的学校）习射；乡老、乡大夫贡士之后，行乡射之礼。

⑩趣：同"趋"。

⑪郊：郊区。此指王都的郊区，《礼记·王制》天子"大学在郊"。

⑫乡党："乡"、"党"都是周时管理乡村居民的基层单位，后世则以"乡

党”泛指乡里。

⑬庠序：中国古代的学校。后世则一般指乡学，也概称学校、教育事业为庠序。

【译文】

从前尧、舜、三代统治之时，制定井田之法，凡天下之人皆登记在国家的册籍之上，然后按人口授给田地。凡是有力胜任耕作者，则都有供其耕作之田。国家征收什一之税，并摊派其他赋役，以此督促那些怠惰者，使普天之下的人民，有力量都用在土地上，而无暇顾及其他，不过又担心这些劳动者因劳累而生怠惰，并因而走上邪路，于是又让他们畜养牲畜、造酒，用以养护身体，以音乐及祭祀礼仪满足他们耳目之所好。在农闲休养体力之时，教他们习礼。于是，因为他们有田猎活动，就为他们制定了蒐狩之礼；因其有男婚女嫁之事就为之制定了婚姻之礼，因其有死有葬就为之制定了丧祭之 礼，因其饮食及一起聚会等活动，就为之制定了乡射之礼。这些礼俗，不仅是要防止人民胡作非为，同时对他们还起到教育作用，使大家懂得尊卑长幼是一切人都应遵从的最高的伦理。因此，凡属养生送死的活动，都根据大家的愿望加以规定，以各种办法加以修饰、装点，目的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好感，从而都来这样做。既顺随其欲望同时又要加以节制，使其不得过分。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怕他们不按照礼的规定去做，于是又为他们立学校加以讲明。所以上自天子王都的郊区，下至乡党，无不设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学习，让他们互相教授，并劝诱那些愚笨、怠惰之人。啊，这是何等周密！尧、舜、三代的统治就是这样的。他们为百姓所考虑的都非常精当，治理百姓的措施都非常完备，而对百姓所做的防范又非常周密，并尽可能地对百姓加以诱导。所实行的这一切都顺随百姓的天性，属于人工雕琢的则都恰到好处；以渐进的办法实行教化，因此得以

在人民中深深扎根。百姓在有生之年，不是在田野上劳作，就是从事礼乐活动。不呆在家里，就是在学校中。大家耳闻目睹都是仁义。人们都乐于照此去做，不知疲倦。既然终身不会见到非礼之事，又哪有闲暇去羡慕域外的事物呢？所以说，当时虽然有佛却没有机会传入，正是因为有上述这一切。

【原文】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后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①，其为治之具不备，防民之渐不周，佛于此时乘间而出。千有余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②，其后所谓蒐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尽废。然后民之奸者有暇而为他，其良者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夫奸民有余力则思为邪僻；良民不见礼义则莫知所趣。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③，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佛是真可归依者”，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幸而有一不惑者④，方艴然而怒曰⑤：“佛何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将有说以排之。”夫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

【注释】

①勉强：二字同义，尽力、努力的意思。

②游惰：游手好闲而懒惰。

③雄诞：貌似雄辩而其实荒唐、怪诞。

④有一不惑者：指唐初主张灭佛的著名思想家傅奕（公元555～639年）。

⑤艴(fú 弗)然:恼怒貌。

【译文】

等到周朝衰亡,秦统一天下之后,将三代之法尽行去除,于是推行"王道"的过程中断了。后来得天下者又不知努力,统治的措施不完备,对百姓所做的防范也不够周密,佛正是在这时有可乘之机才出现的。在千余年之间,佛教的影响日益增加,我们自己传统的设施却越来越遭到破坏。最先被废弃的是井田之制,于是兼并土地及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不良风气都发展了起来。紧接着,所谓蒐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是对人民进行教导的设施也相继被废弃。于是,百姓中的不良分子有闲暇去做其他坏事,而那些守法的良民则全然感受不到礼义与自己有何相干。奸民有余力,就要走邪路;良民见不到礼义则不知自己应当往哪里走。佛教在此时乘机而入,鼓吹貌似雄辩而实则荒诞的学说,牵着人们跟他们走,于是人民不得不归依佛教,何况王公大人们又往往加以提倡并驱使人民,他们说:"佛确实是值得归依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百姓还会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佛教呢?幸而有一坚定而清醒的人,他气愤地说:"佛是干什么的?我将要拿起武器驱赶它。"他又说:"我将要著书立说排除佛教。"不过,千年的祸患,影响遍及全天下,岂是一人一日的力量可以排除的吗?

【原文】

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①,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②。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

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彼诚壮佼，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然而闻有道佛者，则义形于色，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绝之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以上修礼义以胜之）

【注释】

①董生：指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汉武帝时上《天人三策》，为武帝所采纳，从此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②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指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译文】

人民对佛教沉醉、执迷，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绝非以口舌就能战而胜之的。然而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回答是：不如修复根本而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一同出来扰乱人们的思想，孟子对此很忧虑，于是就专讲仁义。仁义之说取胜，则杨、墨之学说自然就被废弃了。汉代，百家学说一同复兴，董仲舒对此也感到忧虑，他闭门研习孔子的学说。孔子的道理有了地位，百家的学说自然就无声无息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修其本而胜之”的作用。如今身长八尺的壮汉，被坚执锐，勇冠三军，然而见佛就下拜，听到佛家的谬说就心生畏惧而且仰慕不已，这是什么道理？这类人虽强壮有力，但心中茫然而缺乏坚定的准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上去很软弱，似乎什么事也不敢干，然而一听到有人讲佛法就有正义感表现出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这种人有明白的学问而且熟悉礼义，心中

有自己坚守的准则，故能胜过佛教。所以，礼义才是战胜佛教的根本。今天单独一个知礼义的普通人，尚能够不被佛法所屈服，那么，使天下人都知礼义，则必会战胜佛教。这是自然会出现的趋势。

李锡厚　译注

朋　党　论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本卷《本论》。

【题解】

宋仁宗庆历初年，由于长期以来政治腐败，再加上西夏元昊乘机造反，宋朝统治一时间呈现危机。仁宗被迫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兴利除弊，推行新政。结果遭到一些权贵反对，诬指这些革新派“结党”。当时，欧阳修任台谏官，他与推 行新政的几位大臣政见相同，故亦被反对派视为党人。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著此文，并上奏朝廷。“朋党”在中国古代本来是贬义词，指同类官员为自私目的而相互勾结。欧阳修在本文中则按照“朋党”一词 的字面含义，赋予完全相反的解释，指出只有“君子”才有“朋”，而小人则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因此，当权者不但不应当反对“朋党”，反而应当重用党人。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有力地反击了自己的政敌。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1]，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3]，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4]，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5]，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6]。以之修身，则同德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注释】

①朋党：原指同类人以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后来则专指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派别。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称为“党争”。

②君子：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统治者的通称。　小人：西周、春秋时期是指被统治阶级、劳动人民。后来，“君子”与“小人”逐渐变成了“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

③道：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

④党引：结党营私之人相互利用。

⑤道义：道德和义理，这一词的古今含义不完全相同。

⑥名节：名誉和节操。中国古代士大夫将名节视为社会上立身行事的根本，名节丧失了，则要被上流社会所摒弃。

【译文】

臣听说“朋党”之说，自古以来就有，所幸就在于君王能辨别何为君子，何为小人。一般情况下君子与君子因为在道义上一

致，故结为朋；小人与小人则因为利害一致，故也结为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臣却以为小人并没有所谓“朋”，只有君子才有“朋”，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爱好的是福禄、利益，所贪图的是财物、金钱，当他们利害一致之时，暂时结成一党，互相提携，好像成为朋友，其实不过是假象。遇到有利可图时，他们个个都要争先；如果共同利益消失了，他们也就互相疏远了，甚至反过来互相伤害，纵然是兄弟、亲戚也不相顾及。所以，臣以为小人并无所谓“朋”，他们暂时结成“朋友”，那不过是一种假象。君子则不同了，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做所为都是忠信之事，所珍惜的是个人的名节。他们以上述这一切作为自身修养的准则，就能有共同的观点、立场，而且能互相帮助；以此来尽力于国事，则能目标一致，互相扶持，并且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之“朋”。所以，作为众人的君主，就应当斥退小人的“伪朋”，进用君子的“真朋”，只有如此天下才能大治。

【原文】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共为一朋①，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②。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③，更相称美，更相推 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④：“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⑤，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⑥，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⑦，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

渐起朋党之论⑧，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⑨，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⑩。"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①共工：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据《尚书·舜典》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此人是尧的臣子，为当时的"工师"。后与驩兜、三苗及鲧（gún 滚，禹的父亲）并称为"四罪"（亦即四凶），被流放于幽州。

②八元：古代传说中的八个才德之士。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元"是善。　八恺（kǎi 凯）：古代传说中的另外八个才德之士。据说这八人都是高阳氏之子。因其"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恺"是"和"的意思，言其能和于物。

③皋（gāo 高）：即皋陶（yáo 摇）。传说中东夷的首领，曾被舜任为掌管刑狱的官员。　夔（kuí 奎）：舜时的乐官。　稷：即后稷，周的始祖。舜时为农官，教民耕种。　契（xiè 谢）：殷的始祖。曾佐禹治水，被舜任为司徒，掌教化。

④《书》：指《尚书·周书·泰誓上》。　曰：系武王伐纣，兵渡孟津的誓词。

⑤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其时约当公元前11世纪。

⑥后汉：即东汉（公元25～220年）。　汉献帝：即刘协，东汉皇帝，公元189～220年在位。据本文内容，汉献帝应系灵帝之误。东汉灵帝刘宏（公元

168～189年在位)时期,宦官专政,党锢之祸起,逮捕李膺等一百多人,以"党人"罪名处死,另有受株连者近千人。此举极大地削弱了东汉统治。中平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

⑦黄巾:指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以黄巾裹头,故有是称。

⑧"唐之晚年"二句:指唐穆宗至唐宣宗期间(公元821～859年)分别以牛僧孺和李宗闵为首的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号称"牛李党争"。

⑨"及昭宗时"二句:据《新唐书·柳粲传》,此事发生在哀帝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当时唐室受制于朱温,故这次杀害大臣的元凶,其实是朱温。

⑩"此辈清流"二句:这是天佑二年杀害唐臣时李振对朱温所说的话。原见《旧五代史·李振传》。"清流"是指那些颇负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李振累应进士举,皆不第,后又投靠朱温,故被唐朝的士大夫视为"浊流"。

【译文】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也结成一朋党。舜辅佐尧斥退这"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这些君子的朋党,于是,尧在位时天下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更有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他们互相赞誉,互相推让。这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舜都加以任用,也同样达到了天下大治。《尚书》说:"殷纣王有臣民亿万,有亿万个不同的心;周当初只有臣民三千,但能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自有不同的心态,可说是不为朋了,然而纣王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民成为一大朋党,周利用这个"朋党"得以兴国。东汉献帝时,将天下名士都抓起来加以囚禁,视为朋党;待到黄巾起事,汉室大乱之后,方才悔悟,于是解除党禁并将党人全部释放,然而汉朝的统治已经不可救药了。唐朝晚年,也发生党争。待到昭宗时期,朝廷上的名士尽遭杀戮,他们被投进黄河,并且说:"这帮人号称清流,正可以将他们投进浊流。"此后,唐朝

也随之灭亡。

历史上的统治者，要论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党，则没有赶得上殷纣王的；要论能禁绝好人为朋党，则没有谁能赶得上汉献帝；要论能诛戮清流一派的朋党，则只能数唐昭宗时期。然而，这些统治者都使其国家乱亡了。互相赞誉、推让而且不自生怀疑者，要数得上舜的二十二臣，舜对他们重用而不疑。然而后世并没有人讥笑舜为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而是称颂舜为聪明的君主，因为他能够分辨君子与小人。周武王时期，全国臣民三千共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既多且大者，那一代也赶不上周朝，然而周朝却因此得以兴盛，其原因何在？好人虽然多并不嫌其多。总之，兴亡治乱的历史，作君主的正可以引为鉴戒。

李锡厚　译注

通　书

周惇颐

【作者】

周惇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原名惇实，避宋英宗旧讳改。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谥元，称元公；因曾知南康军，筑室江西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故居濂溪以名之，亦称为濂溪先生。北宋哲学家，被尊为“道学宗主”。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的思想，提出一个简约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以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

不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发展有很大影响。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

【题解】

《通书》本名《易通》，是用作者的《易》学理论来讲述哲学、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文章。南宋朱熹编定此书时，方才改称今名，一直沿用。今天学术界有人以为仍当恢复《易通》原名，以符其实。

《通书》是周惇颐表述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朱熹在《周子通书后记》里说它是：“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晦庵先生文集》卷八十一）既说明了它的基本内容，也称赞了它的写作特点，深入浅出，容易阅读和理解。全篇分四十节，论述了三十五个问题，通过它可以了解理学的源头。

诚上第一

【原文】

诚者①，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②，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③，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④，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诚下第二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5]，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6]。

诚几德第三

诚无为，几善恶[7]，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8]，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圣第四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9]。

【注释】

①诚：本为诚心。这里是理学的概念，指本心清静、无为。

②资：凭借。按此上二句，为《周易·乾》卦《彖》辞，乾元指天，意为天

是生出万物的本源。

③这句是《周易·系辞上》文，一般指阳阴二气交通变化就是天地之道。

④元亨：《周易·乾》卦辞，元为始，亨为通。连下“利，贞”，古人谓之四德，见《周易·文言》。

⑤五常：仁、义、礼、智、信。

⑥“故曰”所引两句见《论语·颜渊》。 克己复礼：克制私欲而合于礼。 归仁：称之为仁人，赞许你为仁人。

⑦几：这里是萌发、发动的意思，与诚是不动的相对。

⑧复、执：指实行时符合和实践“诚”。

⑨这一章是据上章分出的圣、贤、神三等，继续加以解释。

【译文】

诚上第一

诚，是圣人的根本。伟大的乾元，生出万物。乾道的变化，万物各 得其性命之正，诚就建立于其中，这是最好最纯粹的本质。所以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继承它的那是善，完成它的那是性。元亨，是诚的通达；利贞，是诚的归复。伟大的《易》啊，是性命的本源吧！

诚下第二

圣人，不过是诚罢了。诚，是五常的根本，各种行为的源泉。静的时候是无、运动的时候便是有，这是最正确而明白的。五常和各种行为，不用诚就不行，那是就会被邪僻和暗昧充塞了，所以有诚就不会生出什么事情来。说起来最容易而实行起来很难，果断而正确地去作，就不难了。所以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诚几德第三

诚是清静无为，一发动就生出善或恶来，发动出来而有德、爱叫作仁，合宜叫作义，合理叫作礼，通达叫作智，能守住叫作

信；就着本性、安然行之叫作圣，按照它而实行的叫作贤，发挥它而微妙不可见、充满四周而不穷尽叫作神。

圣 第 四

清静不动的，就是诚；一感触就能通达的就是神；行动而不见形迹，处在似有似无之间的就是几。诚而精微所以就达到明，神而感应所以就达到妙，行动而看不见所以就达到幽。诚、神、几，都作到了，就是圣人。

慎动第五

【原文】

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1]，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

道 第 六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2]。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师 第 七

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3]。曰："刚，善：为

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④；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⑤；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阖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注释】

①匪：同“非”。

②廓：同“扩”义。

③达：通，懂得，

④干固：犹坚固。

⑤巽（xùn逊）：八卦之一。此处与“逊”义通，谦逊。

【译文】

慎动第五

行动而正确叫作道，用起来和谐叫作德。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都是邪！邪，一动作起来，就招致羞辱。严重者，就造成灾害。故而君子谨慎他的行动。

道 第 六

圣人之道，只是仁、义和坚持中正而罢了。守住它便尊贵，实行它便有利，扩充它便和天地相配。这哪里不简单易行呢？哪里难懂呢？问题在于不守住它，不实行它，不扩充它罢了！

师 第 七

有人问道：“什么是天下最好的？”回答说：“就是老师。”又问：“这是怎么说的？”回答说：“性么，有刚有柔各有善恶的不同，只有适中才好。”还是不通晓，就说：“刚性善的：就成为义，为正直、为决断，为严肃、有毅力，为坚固；刚性恶的：就成为凶猛，为

狭隘，为强暴。柔性善的：就成为仁慈，为和顺，为谦逊；柔性坏的：便成为懦弱，为没有决断，为邪曲讨好。只有适中，就是和，能合节度，是天下的通达之道，是圣人的事业了。故而圣人设立教化，使人们自己改掉恶的，达到中正就行了。所以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愚昧的人求教明白的人，这样师道就建立起来了。师道一建立，善人便多；善人一多，朝廷便端正，天下也就治理好了。”

幸 第 八

【原文】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

思 第 九

《洪范》曰：[1]：“思曰睿[2]”，“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易》曰[3]：“君子见几而作[4]，不俟终日。”又曰：“知几，其神乎！”

志学第十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5]；颜渊不迁怒，不贰过[6]，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注释】

①《洪范》：《尚书》中的一篇，传为箕子降周时，献给武王的，内容为治国的“大法”。

②睿（rui 瑞）：深知；看得深远。一说，当作“容”，包含。

③《易》：指《周易·系辞下》。

④几：几微，事物的萌芽。

⑤挞：鞭打。

⑥贰：再次。此二句及下句均见《论语·雍也》。

【译文】

幸 第 八

人的一生，不幸的事是听不进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最不幸的事是不知羞耻。一定要知耻才可以教育，能听人说你的过失就可成贤人。

思 第 九

《洪范》说：“思考才能深知”，“深知能作圣人。”无思时，是本来的状态；思考通达，就是道的运用。被激发而动在那边，而诚的本能便动在这里。不思考而无不通达的那是圣人。一般人不思考便不能通晓精微，不深知便不能做到无所不通。由此可知，无

所不通是出于通晓精微，通晓精微是源于思考。所以思考是圣人功夫的根本，是吉凶的关键了。《易》说："君子看到事物几微状态便立即采取行动，不等到这一天过完。"又说："察知几微的人，就神了啊！"

志学第十

圣人希望达到天道，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士人希望成为贤人。伊尹、颜渊，是大贤人。伊尹以他的君主不成为尧、舜而羞耻，有一个人不得其所，便好像被人在市上抽打他一样；颜渊不把怒气移加到别人身上，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三个月的长时间内一刻也不违背仁心。立伊尹的那种志向，学习颜渊所学的东西，超过了就是圣人，达到了就是贤人，即便没有达到也不丧失好名声。

顺化第十一

【原文】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1]，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

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礼乐第十三

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注释】

①提耳：指严格教育，如“耳提面命”。

【译文】

顺化第十一

天用阳生长万物，用阴成就万物。生长，是仁；成就，是义。所以圣人在上，用仁发育万物，用义端正万民。天道流行而万物和顺，圣德修好而万民教化。大和顺、大教化，而看不见形迹、不知道它的来由，这就叫作神。所以天下这么多人，根本在圣人一人，天道哪里很远呢？方法哪里要很多呢？

治 第 十 二

十个家室的小邑落，对每人严加教训，尚且也教训不过来，何况天下这么广阔，成万万的民众呢？我说：在于纯净自心而已。仁、义、礼、智四项，要使人们动静、言语、面貌、看和听都不违反它，这就叫作纯净。心理纯净便有贤才辅佐，贤才辅佐天下就会治理。纯净自心是最要紧的，用贤才是当务之急啊。

礼乐第十三

礼，就是条理；乐，就是和顺，阴阳条理而后和顺。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妇是妇，各得其条理然后便和顺，所以礼在先而乐在后。

务实第十四

【原文】

实胜①，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②，务实胜也。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③，小人日忧。

爱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则学焉。"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而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④，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⑤'"故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

【注释】

①实胜：以实取胜。实，指下文的德业。

②孳孳：犹孜孜，勤勤恳恳。

③休：这里当为闲暇之意。

④恶(wù 务):憎,厌,讨厌。

⑤乌:何,哪里。

【译文】

务实第十四

以实取胜,是好的;以名取胜,是可耻的。所以君子进修德业,孜孜不息,就是为了以实取胜;德业没有显著,就恐慌地害怕人家知道,是为了避开耻辱。小人就只是作伪而已。所以君子天天闲暇,小人天天发愁。

爱敬第十五

有人对善赶不上,那就对他说:"赶不上就学嘛。"问道:"有不善的人呢?"那就说:"不善就指出他的不善之处,并且劝他:'差不多会改正吧,这就能成为君子了。'有一项善处,有两项不善之处,那就学他一项善的而规劝改正两项不善的。有人说:'这个人有这种不善,不是大恶人吗?'那就回答说:'谁没有过错?怎么知道他不能改正?改正了便是君子了!不改,就是恶。恶么,天老爷憎恶他,他哪能不害怕呢?哪里知道他就不能改正呢?'"所以君子拥有许多的善处,却没有不对人们亲爱并且尊敬的。

动静第十六

【原文】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①,其无穷兮!

乐上第十七

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2]，九畴叙[3]，百姓大和，万物咸若[4]。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5]，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注释】

①混：同。这里为收敛。 辟：开，舒放，舒展。

②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③九畴：即《洪范》的九畴。畴，大法。九种治国的大法。 叙：有次序。

④咸若：都和顺，和睦。咸，都。若，顺。

⑤宣：抒发。 八风：八面的风。指四方加四隅的风声。

【译文】

动静第十六

动就不静，静就不动，那是一般事物；动而不动，静而不静，这就是神。动而不动，静而不静，并非不动、不静。一般事物不能彼此相通，而神能尽万物的妙理。水是阴而根源为阳，火是阳而

根源为阴。五行生于阴阳，阴阳生于太极。四时运行，万物从始到终。或收敛或舒展，没有穷尽啊！

乐上第十七

古代，圣王制定礼法，兴修教化，三纲端正了，九法有次序了，百姓极为和乐，万物都和顺。于是制作音乐，用来抒发八方的风气，平衡天下人的性情。所以乐声平淡而不悲伤，和谐而不淫乱。进入人们耳朵，就感动人们的内心，没有不是平淡而和谐的。淡就使欲望之心平息，和便使急躁之心消释。优美柔和、平顺中正，那是道德的最盛了；天下都教化而达到中正，那是政治的极好了。这就可谓以道配天地，是古代的最高境界了。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刻紊乱，放纵欲望、败坏制度，下面人民困苦不堪。还说古乐不足听，不断的变化新声，妖气淫乱、忧愁怨恨，引导人们纵欲、增加悲愁，不能自己停止下来，所以就出现贼杀君主、抛弃父亲、轻生亡命、败坏人伦的事而不可禁止了。唉呀！音乐么，古代用以平静心灵，今天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以宣播教化，今天用来增长怨恨。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乐，而想达到最好的政治，远着哩！

乐中第十八

【原文】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①，鸟兽驯。

乐下第十九

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

圣学第二十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②]？”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③]。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④]。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⑤]！

【注释】

①格：到，至。

②要：犹要领。

③一：这是作者学说的命题。一，混一，就是太极，是天地的本体，由一即太极生出阴阳、万物。

④溥：犹普，普遍，广大。

⑤啻(chi赤):但,只,仅。 千里:意指相差千里。

【译文】

乐中第十八

音乐,是以政治为本 。政治好、人民安定,天下的人心就和顺。所以圣人制作音乐,是用来宣畅人们的和顺之心,它充满天地,天地之气,又和它感应而达到大和。天地和谐就使万物和顺,所以神灵来到,连鸟兽也驯服了。

乐下第十九

音乐的声调舒缓,听起来就人心平;歌辞善美,歌唱者就爱慕它。故而就能移风易俗,妖声艳辞的影响作用,也是同样的道理。

圣学第二十

"圣人可以学到吗?"我说:"可以。"又问道:"有要领么?"我说:"有。""那就请说给听听吧。"我说:"一,是最重要的要领。一,就是无欲。无欲,就能静时虚、动时直。静时虚就明,明就通达;动时直就有公心,有公心就广大。明、通、公、溥,便差不多了啊!"

公明第二十一

对自己公正就对人公正,没有于己不公而能对人公正的。达不到明,就产生疑惑。明,就没有疑惑了。所谓能怀疑就是明,那何止是差之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原文】

厥彰厥微①,匪灵弗莹②,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

止矣。二气五行[3]，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4]。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5]，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师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

【注释】

①厥：其。此处无实义。　彰：显明。

②匪：同“非”、“弗”。

③二气：阴、阳。

④“颜子”至“不改其乐”句，为《论语·雍也》文，稍有减字。　箪（dān单）：竹制盛饭器皿。

⑤彼：指上文“富贵”。

【译文】

理性命第二十二

或显明或隐微，没有灵就不能透亮，刚有善、刚有恶，柔也有善、恶之分，只有达到适中就止住好了。阴阳二气和五行，化育出万物；五行各不同、而阴阳是实体，阴阳的根本是一。那就是万物为一，一的实体分出万物；万物与一各有其正，大大小小都有分定。

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饭食，一瓢饮水，住在鄙陋的闾巷，别人难以忍受这种忧愁，可他不改变他的快乐。凡富贵，都是人们所喜爱的，而颜子不爱、不求，乐于贫穷，这独是什么心情呢？原来天地间有一种与富贵不同却是最珍贵最可爱的东西，那就是能见到大的而忘掉了小的罢了！见到这大的便心里舒泰，心里舒泰便没有不满足，没有不满足就会处于富贵和处于贫贱是一样的了。处之如一，便能化而使之齐一，所以颜子成为亚圣，仅次于孔子。

师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之间，最尊的是道，最贵的是德而已；最难得的是人，而人最难得的是自身拥有道德而已。若要求得到人们最难得的东西为己所有，那么，除了师友便不可得了。

师友下第二十五

【原文】

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

过第二十六

仲由喜闻过[1]，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

势第二十七

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2]。极重不可反[3]。识其重而亟反之[4]，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5]；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注释】

①仲由：孔子的弟子子路。

②轻：指形势问题还不严重，与重相对。

③反：挽回。

④亟：同“急”，赶快，及时。

⑤天：天意，实际是客观条件。

【译文】

师友下第二十五

道义这东西，你拥有它，便尊贵起来。人生出来是蒙昧的，长大了若无师友教导便愚笨。因为道义又要通过师、友方能得到，而且能尊贵起来。这种意义不也重要么，和师友相聚不也快乐么！

过第二十六

仲由喜欢听人家说他的过失，好名声没有穷尽；今天人们有过失，不喜欢别人来规劝，如同保护疾病而畏忌医生，宁愿灭了身子而不觉悟。唉！

势第二十七

天下，是一个形势问题罢了。形势，有轻有重。形势极严重便不可挽回。认识到严重而及早挽回，就可以了。挽回它，是力量。认识不早，力量不易积集。力量不能相竞，那是天意；不及早认识，不用力量，就是人力问题。天意吗？不，是人力问题，哪能怪罪天呢！

文辞第二十八

【原文】

文，所以载道也[1]。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2]，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3]，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圣蕴第二十九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

也④。子曰⑤："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然则圣人之蕴⑥，微颜子殆不可见⑦！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 也。圣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闻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蕴第三十

圣人之精⑧，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注释】

①载：装载，担负。这里作容纳解。

②笃：专心。

③师保：古代教育青少年的老师和保育人员，这里概指老师。

④以上四句引自《论语·述而》孔子语。 悱(fěi匪)：想说而说不出之状。 隅：一个方面，一个角落，比喻局部。 反：回复。这里是推知。 复：再次。

⑤子曰：以下引文为《论语·阳货》孔子语。

⑥蕴：含蓄，隐藏。

⑦微：无，非。 殆：恐怕。拟议之辞。

⑧精：指深奥之道。

【译文】

文辞第二十八

文辞，是用来容纳并表述道的含义的。装饰好车轮车辕而人不利用它，那是徒然装饰罢了，何况是一辆空车哩？文辞，是

一种技艺；道德，才是实体。专心于实学，而用技艺把它写下来，优美便使人喜爱，喜爱就能传播，贤能的人就得以学习而成功，这就是教育。所以说："言语没有文采，流行就不会远。"然而不贤的人，即使父兄监督他，师保勉励他，也不去学习，强制他也不听从。不懂得致力于道德，而只是以文辞为能事，那还是一种技艺而已。唉，这个弊端是由来已久了！

圣蕴第二十九

不愤闷就不开导他，不到想说而说不出的状态时便不启发他；举出一隅的问题，他不能推其它三隅的事，就不再教他了。孔子说："我不想说什么，天哪里说话吗？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嘛。"那末，圣人的蕴藏，不是颜子恐怕没有人可以看见！阐发圣人的蕴藏，教育万世而没有穷尽的，就是颜子了。圣人与天相同，不很深奥吗！一般人懂得一点知识，惟恐别人不很快知道他具有了，急切地想人知道而出名，浅薄也过分了啊！

精蕴第三十

圣人的精深，用画卦来表示；圣人的蕴藏，由卦象来发挥。卦不画出来，圣人的精深处就不可以看得见；没有卦画，圣人的蕴藏就不可全部闻知。《易》，何止是五经的源头，乃是天地鬼神的奥妙之处吧！

乾损益动第三十一

【原文】

君子乾乾，不息于诚[1]。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2]。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3]，圣人之旨

深哉！吉凶悔吝生动乎[4]，噫！吉一而已，动可不慎乎？

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5]，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6]，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7]。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8]。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9]，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10]，深哉！

富贵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为贵[11]，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12]，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耳。

【注释】

①“君子”二句：用《周易·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文，及《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概括而成。 乾：即“健”，努力进取之意。

②窒欲：堵塞欲望。

③损、益：隐括《易》的两卦名，有双关意思。此作一般损、益字义解。

莫是过：莫过于是。是，指上文“惩忿”句。

④吝：本意为行路之难，引申为艰难，《周易》爻辞用为占验的不利语，与“悔”同。

⑤家人：《周易·家人》卦名。此以卦名为说，与本文无关。 离：离散。

⑥睽：《周易·睽》卦名。字义为乖离在外之意，接上文“离”字义。

⑦此句引《周易·睽》卦《彖》辞句。孔颖达疏举卦象为火居上、泽居下，二者不相应，故云同居而不同志。有注家以为即尧以二女为舜妻的故事，见下文。

⑧复：这里为改正、纠正。

⑨无妄、复：均为《周易》二卦名。复义为回复，改正。无妄为没有妄乱。无妄卦次在复卦之后，即是改正了就不再妄乱。

⑩这句引《无妄》的《彖》辞，意为先王在万物茂盛的当时养育万物。对：当。

⑪道充：大道充沛、充实。

⑫铢视：看得很轻。铢，最轻的钱。 轩冕：指官禄。轩，车盖；冕，高官的帽。

【译文】

乾损益动第三十一

君子整日勤勉不息，是在“诚”上做功夫。然而必须惩戒忿怒、堵塞欲望、迁向善事、改正过失而后才能达到。《乾》卦的运用，它的好处就在这里，损、益的重要也莫过于此，圣人的旨意多么深啊！凡是吉、凶、悔、吝，都 发生在行动上，唉！吉利只有一个，行动可以不谨慎吗？

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个根本，就是所谓自身；治天下有法则，那便是家。根本必须端正，根本端正，在于诚心罢了；法则必须好，好的法则，在于和睦亲密罢了。治家难而治天下易，因为家亲近而天下疏远。家人分离，必定是发生于妇人。所以《易》的《睽》卦次于

《家人》之后，即因所谓“二女同居而不同行”的缘故。帝尧命令两个女儿下到沩水的转弯处嫁与帝舜，试察帝舜是否可以继位，就是治天下先看能否治家，治家就是观察修身罢了。自身端正，就是心诚的表现；而诚心便是改正他不善的行动而已。不善的行动，就是妄乱。妄乱改正了便没有妄乱了，没有妄乱就是诚。所以《无妄》卦次在《复》卦之后，而说“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道理是很深的！

富贵第三十三

君子以大道充实为贵，身安为富，所以他常常舒泰而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他把官爵看得像一个小钱一样轻，把金玉看得像尘土一样贱，他自身的尊重便无以复加了。

陋第三十四

【原文】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拟议第三十五

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1]，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暧[2]，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讼》卦曰："利见大人[3]。"以刚得中也[4]。《噬嗑》曰："利用狱[5]。"以动而明也[6]。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注释】

①拟：比较，指全面看问题。

②暧（ài爱）：昏暗。

③此句引《周易·讼》卦卦辞，说明讼事需有大人来决断。

④此句引《讼》卦《彖》辞"刚来而得中也"句，解释《讼》卦的九二阳爻，居下体之中（☲），指讼事得到居中正的阳刚之主，说明上文"中正明达果断者"。

⑤此句为《周易·噬嗑》卦辞，犹言利于用狱，即有的事需要刑法才能解决。

⑥此句是《周易·噬嗑》卦辞的《彖》辞解释"利用狱"的意义，原文是"刚柔分、动而明"。指讼事判断清楚。卦象是震刚在上、离柔在下，故言刚柔分，而行动就显明。

【译文】

陋第三十四

圣人之道，进入耳朵，存在心中，蕴藏着成为德行，运用它

就完成事业。那种仅以文辞而满足的，就鄙陋了！

拟议事三十五

达到至诚的境界就运动，运动就产生变，变就能化。所以说：经过比较而后再说话，议论之后再行动，拟、议以造成它的变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季生长万物，以秋季停止生长。物的生长，已经完成了，不停止就会过度了，所以要到秋季而完成。圣人以天为法则，用政治养育万民，用刑法去整肃。民众的生活旺盛，便欲望发展、感情取胜，为利害而斗争，不制止就会互相残杀，没有伦理了，所以就需用刑法加以治理。情欲虚伪而微妙昏暗，千变万化，如果没有中正、明达、果断的人，便不能治理了。《讼》卦辞说："利见大人。"就是有刚直的人居处中位。《噬嗑》卦辞说："利用狱"。就是要用行动去辨明事理。唉呀！天下之广，主刑的人，是民众的司命，任用他能不慎重么！

公第三十七

【原文】

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

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1]。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2]，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3]。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则乱[4]，乱不决也[5]。慎哉，其惟时中乎[6]？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7]。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注释】

①惧：戒惧。作动词用。

②这句指历代封建皇帝祭孔。

③以上六句引自《周易·蒙》卦卦辞，说明行事要虔敬严肃，不能亵渎神灵。

④汩（gǔ 古）：水流之貌。

⑤决：把水分流。此是决字的本义。

⑥时中：犹言适时。

⑦这以上四句是解释《周易·艮》卦卦辞的“艮其背”意义。古释“艮”为“止”，“艮其背”是止于其背部，背部无目，就不见所欲，心就静。

【译文】

公第三十七

圣人之道，是最公正的罢了。有人问："怎么说的呢？"答曰："因为天地是最公正的罢了。"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经，是端正王道，显明大法的，孔子为后代君主所修的书。记载前代诛杀乱臣贼子的事实，是为了戒惧后世还活着的人。它传之万世无穷尽，君主都要祭祀孔夫子，回报他的功德没有穷尽，都是应该的。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崇高而深厚，对人民的教化没有穷尽，确实能与天地并列而和四时同功，这只有孔子啊！

蒙艮第四十

蒙昧的童子求我占筮，我端正地果断施行，给他占筮。筮是要叩拜神灵的，再三进行，就会亵渎神灵，亵渎了，神灵就不告以吉凶了。山下涌出泉水，因为静而就清澈。流着便混乱，混乱便不能分决了。要慎重啊，那就只有适时吧？把目光停留在他背部，背没有眼睛看见事物；静就是停止，停止就不作什么。作什么就不能静止，这个道理很深啊！

王贵民　译注

西　铭

张　载

【作者】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省眉县)横渠镇人。北宋著名哲学家,宋代理学关中学派的创建人。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为祁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安国县)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县令。英宗末,任签书渭州(治所在平凉,今属甘肃省)判官公事,协助渭州军帅蔡挺筹划边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为崇文院校书。次年,因病辞官回乡讲学。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同知太常礼院,以病辞归,病逝于途中。年轻时喜欢谈兵,后接受范中淹建议转而研究儒学。博览群书,以《易》为宗,以孔孟为法。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上认为"天人合一""一于气而已"。因为他是关中横渠人,所以人称他为横渠先生,称其学派为关学学派。主要著作有《正蒙》、《易说》等,后人编为《张子全书》。

【题解】

本文是张载《正蒙·乾称》的首段。张载曾将《乾称》首段和末段录出,分别贴在西东两面窗上作为自警铭文,前者题为《订顽》,后者题为《砭愚》,两铭受到程颢、程颐赏识,程颐改称《订顽》为《西铭》,《砭愚》为《东铭》。张

载写两铭，是要订正佛道两教“异端邪说”长期造成的蒙昧愚顽状态。其中《西铭》更重要，遍受理学各派尊崇，被视为理学的经典。从字句看，语语“各有来处”，“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卷九八)，从内容看，则是言简意赅的张载哲学论纲。张载认为“天人合一”(《正蒙·乾称》)，所以事君事亲和事天地也本是一事。人应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应有“民吾同胞，物吾与”的博大胸怀，这也就是人对天应有的责任。《西铭》这个主张，对后世思想家如王夫之等都有很大影响。

【原文】

乾称父，坤称母①，予兹藐焉②，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③，吾其体；天地之帅④，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⑤。

【注释】

①乾称父，坤称母：乾和坤，是八卦中两个卦名。乾坤连用时，乾指天，坤指地。称，称呼。张载认为“天地生万物”(《正蒙·乾称》)，所以说“乾称父，坤称母”。

②予兹藐焉：予，指人类。朱熹注《西铭》说：“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以藐然之身而位乎中，子道也。”藐，小。

③天地之塞：指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④天地之帅：帅是主宰。张载认为，天地万物由气构成，气的本性是天地生成变化的主导因素。张载称气的本性为“天地之性”(《正蒙·诚明》)。

⑤与：党与，同伴。

【译文】

天可以称为父，地可以称为母，人这是藐小的，夹处于天地之间。充塞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们人的身体；统帅万物的天地之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天下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

都是我的同伴、朋友。

【原文】

大君者[1]，吾父母宗子[2]。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3]。尊高年，所以长其长[4]；慈孤弱，所以幼其幼[5]。圣，其合德[6]；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7]、茕独鳏寡[8]，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9]。

【注释】

①大君：天子。

②宗子：嫡长子。古代宗法制度中，宗子为同族兄弟所共尊。“吾父母”，即指天地。

③家相：宗子管理家族事务的助手。

④长其长：前一“长”作动词用，意思是尊敬。

⑤幼其幼：前一“幼”作动词用，意思是关怀爱护。

⑥合德：与天地之德相合。《周易·乾·文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⑦疲：瘦，老。 癃（lóng 龙）：衰老病弱。

⑧茕（qióng 穷）：孤。幼而无父为孤。 独：老而无子为独。 鳏（guān 关）：老而无妻为鳏。 寡：老而无夫为寡。

⑨颠连：困顿，遭苦难。

【译文】

天子，是我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是宗子管理家务的助手。尊敬老年人，就是尊敬自己的长辈；慈爱孤弱儿童，就是慈爱自己的晚辈。圣人，是和天地之德相符合的人；贤人，是人中的优秀分子。天下一切老弱残疾、孤独鳏寡，都是我兄弟中受苦受难而求救无门的人。

【原文】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1]。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2]。违曰悖德[3]，害仁曰贼[4]，济恶者不才[5]。其践形[6]，惟肖者也[7]。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8]。不愧屋漏为无忝[9]，存心养性为匪懈[10]。恶旨酒[11]，崇伯子之顾养[12]；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13]。不施劳而底豫，舜其功也[14]；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15]。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16]？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17]。

【注释】

①“于时”二句：于时，于是。翼，恭敬。“于时保之”是《诗经·周颂·我将》中诗句。朱熹《西铭注》：“畏天以自保者，犹其敬亲之至也。”

②“乐且”二句：朱熹《西铭注》：“乐天而不忧者，犹其爱亲之至也。”

③悖德：悖（bèi 贝）：违背。此指违背天命。因为天地相当于父母，所以违背天命也就等于违背父母之命。《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④害仁曰贼：《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即害。害仁，即贼仁。

⑤济：完成。　不才：没有才能。

⑥践：充实。　形：形色，指身体容貌。　践形：指用内在品德充实外在容貌。《孟子·尽心上》：“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⑦肖：和……相象。

⑧“知化”四句：知化，了解事物的变化。　述：遵循，继续。　穷：透彻了解。　神：指事物变化之理。《周易·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朱子语类》九十八：“林闻一问：‘《西铭》只是言仁孝继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较乾坤，主意不是说孝。只是以人所易晓者，明其所难晓者耳。’”

⑨屋漏：指室内西北角隐僻之处。　无忝（tiǎn 舔）：不辱。忝，辱。

⑩存心养性：存本心养天性。　匪懈：不懈怠，此指勤于事天。

⑪旨：味美。

⑫崇伯子：即大禹。禹之父鲧为崇国国君，是伯爵。《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美酒能乱人本性，不饮酒以保持本性，有助于对父母的照顾奉养。

⑬"颍封人"句：颍封人，指颍考叔，他的官职是封人（管理疆界的官）。颍考叔以自己对母亲的孝道感动了郑庄公，使郑庄公也对母亲孝顺起来。锡类：把恩德赐给同类。锡，通"赐"。

⑭"不施劳"二句：施，通"弛"。不施劳，意为竭尽全力。底（zhi指）：致。豫：乐。《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瞽瞍是舜的父亲。

⑮"无所逃"二句：这二句是说，当人无法逃于天地之间，命里该死时，应像申生那样恭顺天命而死。《礼记·檀弓》记载：晋献公受离间杀儿子申生，申生之弟劝申生出逃。申生说，父亲给我定的罪名是我打算谋杀他。天下有不要父亲的国家可供我投奔吗？我往哪里逃？申生最终自杀了。死后被谥为恭。申生是自缢而死的，这里"待烹"是比喻说法，意思是等待处死。

⑯"体其受"二句：参，是孔子弟子曾参。《礼记·祭义》说，曾参说他听孔子说过，父母给了自己一个完整的身躯，自己最终也应向父母归还一个完整的身躯。这就可以说是孝了。

⑰"勇于"二句：伯奇是西周上卿尹吉甫之子。尹吉甫受后妻离间而怒逐伯奇，伯奇被逐后生活艰难，仍然制作琴曲寄托孝心。

【译文】

敬畏天命注意自保，是儿女对父母应有的恭敬，乐天而不忧，是对父母最纯正的孝顺。违背天命是忤逆子，残害仁德就是贼。帮助恶人的是不才的人。能用内在品德充实外在形貌，才是和父母相象的儿子。懂得事物的变化，就能善于继续天的事业；透彻了解事物变化之理，就会善于继承天的意志。不会由于在隐避处的行为而感到羞愧才算是不辱没父母，保存本心养护本性才算是勤于事天。要厌恶美酒，像大禹那样保证对父母的照顾供养；要培育英才，像颍考叔那样把同类人感化成天的孝子。要不

放松努力孝敬父母，使父母得到愉快，就像大舜所做的那样。当无所逃避命该死亡时，要像申生那样恭从天命。从父母处得到完整身躯也应以完整身躯归还，应当像曾参那样吧？勇于听从并且顺服天命，伯奇对父母的态度是个榜样。

【原文】

富贵福泽①，将厚吾之生也②；贫贱忧戚③，庸玉女于成也④。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注释】

①福泽：福利恩泽。

②厚：大，多，充裕。

③戚：忧愁，悲伤。

④庸：用。　玉：爱护，帮助。　女（rǔ 乳）：你，你们。此处"女"，应与上下文协调，理解为第一人称。

【译文】

发财做官获得福利恩泽，将能充裕改善我的生活；遭逢贫穷卑贱忧愁哀伤，是天用来造就我成才的手段。活着，我就顺着天的意志去生活；死了，是我获得安宁。

葛　亮　译注

东　铭

张　载

【作者】

张载，见本卷《西铭》。

【题解】

见本卷《西铭》题解。

【原文】

戏言出于思也[1]，戏动作于谋也。发乎声，见乎四支，谓非己心，不明也；欲人无己疑，不能也。

【注释】

①戏：随便的，不严肃认真的。下“戏”字同。

【译文】

随便的玩笑话也是经过思考产生出来的，不严肃的举动也是由于谋划的结果。发出声音，表现于四肢，却说并不出于本心，这样的说法是不明智的；想要别人不怀疑自己，是不可能办到的。

【原文】

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失于声缪[1]，迷其四体，谓己当然，自诬也[2]；欲他人己从，诬人也。

【注释】

①缪（miù 谬）：通“谬”，乖错。

②诬：欺骗。

【译文】

说出错误话，不是出于本心；做出错事，不是出于真情。一旦发出了错误言论，做出了胡乱的动作，却对自己说本来就当如此，这是欺骗自己；打算叫别人也接受自己这种辩解，那是欺骗别人。

【原文】

或者以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1]；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不知戒其出汝者，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2]，不知孰甚焉！

【注释】

①咎（jiù 就）：归罪，责怪。

②遂：完成，顺着。

【译文】

有时把出于本心的错误，归结为只是自己开了个玩笑；把思虑不当之处，自欺地认为按自己实际情况就该如此。不懂得戒除出自本身的错误，而把错误根源推到自身以外的事物上去，助长骄傲并且铸成错误，有什么比这种态度更愚蠢呢！

葛　亮　译注

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宝元进士。神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极力反对新法,多次与王安石、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声称"祖宗之法不可变"。退居洛阳十五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始召其回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数月间废除新法略尽。同年病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通鉴》即《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编修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历时十九年,至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成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除本书以外,司马光还有文集传世,称《温国文正公文集》。

【题解】

本篇选自《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这一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成为蜀汉的昭烈帝(公元221～223年在位)。他自称是汉中山靖王之后,是汉朝当然的继承者,代表正统。司马光修《通鉴》不用《春秋》笔法,而是据实直书。作者就刘备称帝而发的这样一段议论,表明自己不同意在分裂时期并立诸政权之间分别何为"正统",何为"闰位"的作法。同时对历史上分别正闰的理由一一作了驳斥,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在封建时代的

历史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既然是分裂，诸政权本不相从属，在这种情况下强分正闰，必然是尊崇一个而贬低其他。但是分裂时期同样不能没有记年，故作者说明在南北朝及五代这样有许多政权并立的时期取宋、齐、梁、陈及后梁、后唐、后晋、后周的年号记年，并不包含分正闰的意思。

【原文】

天生蒸民①，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主②，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③，以秦为闰位④，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⑤。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⑥，北谓南为岛夷⑦。朱氏代唐⑧，四方幅裂，朱邪入汴⑨，比之穷、新⑩，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注释】

①蒸民：众民。蒸，同“烝”。

②禁暴：禁绝暴力。　主：疑“生”之误。

③五德生胜：木、火、土、金、水五者相生、相克的关系。

④闰位：非正统的帝位。

⑤五胡：汉末北方的五种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

⑥索虏：当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北方民族编发，故被称为“索

虏”。

⑦岛夷：当时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蔑称。南方多水，故被称为“岛夷”。

⑧朱氏代唐：指朱温取代唐朝。

⑨朱邪入汴：后唐李氏原姓朱邪。

⑩穷、新：后唐庄宗自以为是唐朝的继承者，将朱梁比作有穷氏篡夏，新莽篡汉。

【译文】

上天生下的众多人民，他们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只能是在一起推举国君来治理天下。只要是能禁绝暴力、清除祸害从而使得人民的生命得以保全，能够赏善罚恶、从而使天下不至于乱，这样的人就可以称得上是君。所以三代之前，海内的诸侯国尽管不止上万个，只要是有其统治下的人民及国家政权者，都算是君主。将万国合在一起并君临其上，同时建立法度、颁布号令，普天之下没有敢反对的，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王。王者的德运既已衰微，此时强大的国君能率领诸侯们尊重天子，这样的国君就被称为霸。自古以来，当普天之下没有一个有道德的最高统治者时，于是一个时代就没有王者，这样的时代固然也不少。秦焚书坑儒，汉朝兴起之后，学者根据五德相生、相胜的理论，认为秦只是居于“闰位”，在木与火之间，虽然堪称霸主，但算不上“王”，于是关于正闰之论从此就兴起了。待到汉室衰亡之后，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后来晋朝也失去了控制，五胡纷纷扰乱中原。刘宋和北魏以后，南北分治，各自都有自己的国史，于是就互相排斥和贬低对方：南方称北方是“索虏”，北方称南方是“岛夷”。朱氏取代唐朝，结果造成天下四分五裂，当后唐庄宗朱邪氏进入汴京之后，就将朱温比作有穷氏篡夏和新莽篡汉，以至于连朱梁的纪年也都废除而不作数，他们这样做都是以自私的偏激之辞来辩解，而不讲大公的通论。

【原文】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①，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②？拓跋氏何所受③？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④，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⑤，必有令主；三代之际岂无僻王⑥？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⑦。

【注释】

①华夏：据章钰校"华夏"应作"华夷"。

②受：据章钰校"受"应作"授"。　陈氏：指南朝末一朝代陈朝。

③拓跋氏：北魏的统治者。

④刘：公元304～329年，匈奴首领刘渊在今山西、陕西、甘肃境内建立汉国，反对西晋统治。　石：公元319～351年，羯族首领石勒在北方建立后赵。　慕容：鲜卑慕容氏在北方建立前燕（公元337～370年）、后燕（公元384～407年）、西燕（公元384～394年）、南燕（公元398～410年）。　苻：氐族首领苻泓建立前秦（公元350～394年）。　姚：羌族首领姚苌建立后秦（公元384～417年）。　赫连：匈奴族赫连勃勃在今陕西北部建立夏（公元407～431年）。

⑤蕞（zui 最）尔：小。

⑥僻王：行为不正的国君。

⑦移夺：改变，动摇。

【译文】

为臣我愚笨，不足以认识前代历史上何为正、何为闰。我自

以为只要是不能使九州合而为一统的统治者，都不过是徒有天子其名而无其实。他们之间虽然有时候或许会有华夷、仁暴、大小、强弱的不同，但从其主要方面来看都与古代的列国并没有什么两样。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单独尊崇一国而以之作为正统并将其余的都视为僭伪呢？如果认为自上相授受就是正统，那么南朝陈氏的政权又是谁授给他们的呢？拓跋氏又是谁授给他们的呢？如果以为占据中夏就是正统，那么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匈奴刘氏、氐族石氏以及鲜卑慕容氏、羯族苻氏、羌族姚氏以及匈奴赫连氏所占有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原来建都的地方。如果以为有道德者就是正统，那么即使是蕞尔小国也必然会有好的君主，三代末期也同样会有行为不正的国王。所以关于正闰之论，从古到今历来就没有人能将其道理说得通以至使人们都确信不移。

【原文】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1]，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

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②]，虽云中山靖王之后[③]，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④]，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⑤]，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⑥]，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注释】

①春秋褒贬之法：《春秋》文字简短，相传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春秋笔法”。

②昭烈：三国时，蜀汉建立者刘备的谥号。

③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即西汉孝景皇帝之子刘胜。刘备自称是刘胜的后代。

④楚元王：即西汉高祖之弟刘交（？～公元前179年）。字游，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封楚王。

⑤南唐烈祖：即五代时南唐国的建立者李昪，公元937～943年在位。据《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高祖天福四年（公元939年）载：“以吴王孙伟有功，伟子岘为宰相，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至父荣。” 吴王恪：唐太宗李世民之子。始王长沙，不久又进封汉，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吴王。其母为隋炀帝女。唐高宗朝为房遗爱所诬被诛。

⑥光武：即东汉王朝建立者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 晋元帝：即晋代皇帝司马睿，公元317～322年在位。初袭封琅邪王，刘曜攻占长安，他在南方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译文】

为臣我现在所记述的只是有关国家的兴衰，著录与百姓休戚相关的大事，从而使读者自己能鉴别善恶得失，并对之起到劝戒作用，完全不同于《春秋》一书确立的褒贬之法，必欲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所以关于正闰的问题，实在不敢自认为通晓，只是在书中就有关统治者功业据实而言。周、秦、汉、晋、隋、唐都曾混一九州并将其政权传于后世，其子孙虽然后来变得微弱以至被

驱赶得流离失所，但是仍然继承祖宗之业有恢复的希望。四方起而与之争衡的都是其往日的臣下，所以对这些众多的势力全都仍然以天子旧制君临其上。除了上述统一王朝之外的各种势力，土地广狭与道德高下都相似，谁也不能统一谁，名号也不一致，他们之间本来不是君臣关系，故一律做为列国对待，将其彼此视为对等的，绝不有意抬高一个贬低另一个，从而做到近似于公正。然而当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同样不可没有年、月、日、时用以表明记事的先后。汉传于魏而后天下为晋所得，晋传于刘宋以至于陈，后为隋取得，唐传于梁以至于周，最后为大宋所继承，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所以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来记载各国的事情，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尊崇这些王朝而贬低另一些，也不是有意要分别正闰。昭烈帝刘备对于汉朝来说，虽然据说是中山靖王之后，然而族属疏远，其家的世系以及祖先名号、官位都无记载，与宋高祖自称楚元王之后相类似，究竟如何，实难辨别，所以不敢以之与汉光武帝及晋元帝相比，以为他就是汉朝遗统的继承者。

李锡厚　译注

易　论

苏　洵

【作者】

苏洵(公元1009～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年二十七始发奋读书,后考进士、举茂才都不中,又闭门读书十年,终于精通诸子百家学说,于是"下笔顷刻千言",为益州知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携二子苏轼、苏辙到京赴试,由张方平推荐其父子于欧阳修、韩琦,并将所著文二十二篇送给欧阳修。欧阳修将其文上奏朝廷,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后为霸州文安县(今河北省文安县)主簿(书记文书类职务),并以此职同陈州项城县令姚辟一道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不久去世。

苏洵为文长于策论,纵横驰骋,气势雄健,富于词彩,欧阳修称为"虽刘向贾谊不过"。时人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十五卷。

【题解】

苏洵对儒家经典"六经"每一种都有一篇评论文章,称为《六经论》,此是论《易》的一篇。文的中心是论述《易》在"圣人"对民众实施统治中的作用。圣人(实指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用"礼"制去规范民众的行为,因而天下得以达到治理。但礼不能持久,到一定时间就会遭亵渎而至天下乱。圣人担

心道废而天下乱，于是作《易》。因《易》能使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使人觉得他深不可测，从而对他尊崇，不敢废弃他的道统，这样圣人的统治也就能长久。卜和筮就是使圣人受到天下人尊崇的手段。

作者对《易》功用的论述，反映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易》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用卜筮这种巫术迷信来欺骗世人，这是今天所不可取的。

【原文】

圣人之道①，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②。

【注释】

①道：制度，教令。

②幽：隐，微。

【译文】

圣人的教令，得到礼制而后使人相信，得到《易》卦象而使人尊崇。得到人们相信就不可能被废弃，受到尊崇人们就不敢废弃。所以圣人的教令久远不被废弃的原因，是有礼制为他彰明，有《易》为他隐蔽。

【原文】

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之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

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1]，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注释】

①欣然：高兴的样子。

【译文】

最初有民众之时，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尊卑之别，没有长幼之序，不耕种也不会有饥饿的威胁，不养蚕纺织也没有寒冷之苦，因而民众安逸。民众之不愿劳动而乐意安闲的生活，就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但是圣人，却特别要为他们设立君臣的等级，使天下的贵者役使贱者；为他们设立父子关系，使天下的尊者役使卑下者；为他们建立兄弟的秩序，使天下的年长者役使年幼者。让天下之人养蚕纺织而制造所穿的衣服，耕种而获得所需的食物，率领天下的人从事劳作。一个圣人的力量，固然不足以胜过天下众多的民众，然而他所以能够夺去天下民众的逸乐而用劳苦去替代，而天下的民众也就肯抛弃逸乐而从事劳苦，并欣然拥戴他为君师，而遵循采用他的法制，是由于有礼使民众这样作的呀。

【原文】

圣人之始作礼也，其说曰："天下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是人之相杀无已也；不耕而食鸟兽之肉，不蚕而衣鸟兽之皮，是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也。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恶死也甚于劳。圣人夺其逸死而与之劳生，此虽三尺竖子，知所趋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废者，礼为之明也。

虽然，明则易达，易达则亵，亵则易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①]，通阴阳之变以为卦[②]，考鬼神之情以为辞[③]。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

【注释】

①“观天地之象”句：爻是《易》卦的基本符号，只有两种：“⚊”为阳爻”；“--”为阴爻。古人目睹天体混然为一，苍苍无二色，故以一整画象之；地体分水陆两部分，故以两断画象之，故云“观天地之象”。

②卦：指《易》中的卦画，卦有两种含义：一为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系辞》所谓“十有八变而成卦”，即指此；一为别卦，即两经卦相重，组合成的六十四卦。

③辞：指《易》中的卦辞和爻辞。《易》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构成，共384爻。每卦有卦名与卦辞，每爻有爻题与爻辞，大致是西周初年的作品，用以在算卦时指告人事的吉凶，但在客观上反映上古社会多种情况，具有上古史料价值。

【译文】

圣人在开始创制礼的时候，向民众说道：“天下没有贵贱、尊卑、长幼的秩序，便使得人与人间相互残杀没有完结呀。不耕种而只吃鸟兽的肉，不养蚕织布只穿鸟兽的皮，便使得鸟兽与人相互杀食没有个完呀。如果有了贵贱、尊卑、长幼之分，则人们就不会互相残杀；吃我自己种的粮食，穿我自己养的蚕丝，则鸟兽与人就不会相互杀食。”人喜欢活着甚于安闲，而厌恶死亡甚于劳苦。圣人免除人们虽安闲而面临死亡的威胁，给他们劳动的艰苦而生存，这个道理虽是三尺高的小孩，也会知道趋就和回避什么

了。因此，圣人的教令之所以能使天下人相信而不被废弃，是礼制使教令的好处显明出来。

虽然如此，显明的道理就易于达到，易于达到则被轻视，被轻视就易被废弃。圣人担心他的教令被废弃而致使天下重又混乱，然后才制作《易》一书。圣人观察天地的形象创制爻象，为沟通阴阳之间的变化创制卦画，考察鬼神的情状制作卦辞和爻辞。茫茫天际不可探寻，冥冥深远不可求索，从儿童开始学习，到老都不能了解本源。因此天下人视圣人，圣人就如神一样幽远，如天一样高不可测，人们就因而尊崇圣人，而圣人的教令也随之被尊崇。故圣人的教令之所以尊崇于天而天下人不敢将它废弃，是因为有《易》使它变得幽深莫测。

【原文】

凡人之所以见信者，以其中无所不可测者也；人之所以获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窥者也①。是以礼无所不可测，而《易》有所不可窥。故天下之人，信圣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则《易》者，岂圣人务为新奇秘怪以夸后世邪②？

【注释】

①窥：从小孔、缝隙或隐蔽处察看。

②秘怪：神秘而怪诞。

【译文】

凡是人之所以被人相信，是由于他的身上没有不可探测的东西；人之所以获得受人尊崇，是由于他的身上有不可被人窥测到的隐秘。所以礼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探测的，而《易》则是有不被人窥测透的隐秘。因此，天下的人，都相信圣人的教令而尊崇它。

不然，《易》一书，难道是圣人专为新奇神秘怪诞来向后世夸耀的吗？

【原文】

圣人不因天下之至神①，则无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②。龟，漫而无理者也，灼荆而钻之③，方功义弓④，惟其所为，而人何预焉⑤？圣人曰："是纯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⑥，必自"分而为二"始⑦。"挂一⑧"，吾知其为一而挂之也；"揲之以四⑨"，吾知其为四而揲之也；"归奇于扐⑩"，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人也。"分而为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天也。圣人曰："是天人参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⑪"。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⑫，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⑬，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⑭。

【注释】

①因：依靠，凭借。

②营：经营，料理。此指占筮的活动。

③钻：钻孔。占卜前先要在备好用于占卜的龟（或骨）的反面钻上孔，以使灼烧时正面能暴裂出兆纹。

④方功义弓：方形的钻孔灼出弓形的兆纹以示吉凶之义。

⑤预：参与，干预。

⑥"夫筮之"句：筮时的结果，蓍草的策数有四种：36策、32策、28策、24策。筮时以四策为一揲，用四去除以上的策数，即得九、八、七、六四个数。奇数（九、七）为阳，偶数（八、六）为阴。

⑦“必自”句：以下是讲筮卦时的程序，见《易·系辞上》。筮时备50根蓍草，称为策，用49根进行演算。先将49策，任意分成两部分，故云自“分而为二始”。一部分置于上方，象天；一部分置于下方，象地。

⑧挂一：从上方部分中抽一策，竖置于上下两部分之间，像挂于横置的上下两部分上，故称“挂一”。

⑨揲（shè 舌）之以四：将蓍草每四策一组分数之。筮时，在“挂一”之后，将上方蓍草每四策一组分数，称为“揲”。揲过的策置于上方，以四策为一揲，象征四季。

⑩归奇于扐（lè 勒）：将“揲四”之后所余的蓍草置于所挂蓍草的左旁。奇，余也。扐，旧释为指间，高亨以为是“肋”的借字。肋是胸的两旁，此指所挂蓍草的两旁。所余蓍草或一策，二策，三策，四策（四策虽可成一组，但亦作为余数，不能不有余策）。

⑪道：道术，法术。指筮卜的技术。下“道”字义同。

⑫以神天下人之耳目：用来使天下人耳所听、目所见都觉得神秘。神……耳目，使……闻见神奇。

⑬机权：机枢权衡。

⑭济：救济，补救。

【译文】

圣人若不凭借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就不能施行他的教令。卜和筮，就是天下最神妙的事物。而占卜，是只听从天意而人不干预的；筮卦，是决断在上天而经营却是在人。卜用的龟，表面漫涣没有纹理，钻上孔用燃烧的荆条灼烧，在方孔的正面暴出弓形的兆纹以示其义，任燃荆灼烧暴裂，而人哪里能干预呢？因此圣人说：“这纯粹是上天的技法哟。”这种技法怎样用来实施我的教令？于是取用筮术。筮的结果或是阴爻，或是阳爻，必须从将蓍草“分而为二”开始。然后是“挂一”，我知道是抽取一策而悬挂于两份的中间；“揲之以四”，我知道是用四支策为一揲而数的；“归奇于魄”，我知道是将揲后所余的或为一策、或为二策、或为三策、或为四策而归于“挂一”的旁边，这是人干预筮事。“分而为

二”，我不能知道各份有多少策而分开，这就是天意安排。圣人说：“筮时是天和人都参预了。这就是道术，这个道术中有施行我的教令的功用呀。”于是因此而制作《易》一书，用来使天下人耳所听目所见都觉得神妙，从而圣人的教令就被尊崇而不被废弃。这就是圣人所使用的机枢权衡，用来扶持天下人的心，而帮助他的教令流传于久远无穷。

杨升南　译注

书　论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本卷《易论》。

【题解】

这是苏洵在读《尚书》后写的一篇论文。文中根据《尚书》中的《虞夏书》和《汤誓》、《牧誓》等篇，对尧舜禹间的传国和商汤、周武王用武力征伐而得国的不同方式进行评论，认为这得国方式的不同，是风俗由忠到质，由质到文。要从文反于忠质的风气，是不易的。苏洵把尧到禹的传授天下称为忠和质，把汤、武王用武力夺取天下，称为文，汤伐桀大数桀的罪状，武王伐纣，自命为祖父已受天命，“吾家当为天子”。这些“授天以神之，誉己以固之”的手段，与尧舜是大不相同的。作者希望有圣人出来改变这种风俗，变文而反于忠质。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不满。

【原文】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1]。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2]，而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3]，则已矣。

昔者吾尝欲观古之变而不可得也。于《诗》，见商与周焉，而不详。及今观《书》，然后见尧、舜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之极也[4]！自尧而至于商，其变也，皆得圣人而承之，故无忧。至于周，而天下之变穷矣。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5]，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尝文焉，故忠质而不辞[6]。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复茹其菽哉[7]？呜呼！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周之后而无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风俗也，固不容为其后者计也，而又适不值乎圣人，固也，后之无王者也！

【注释】

①权：权柄，权力。

②维：维持。

③穷：尽。作者认为风俗从尧到周武王时，是由忠变到文。到了“文”就是俗薄，故穷尽了。

④极：最，巨大。

⑤“忠之变”二句：忠、质、文，这是作者对古代风俗变化提出的三个阶段的特点。忠，忠厚；质，质朴；文，文采。用文辞掩盖自己真实目的。

⑥不辞：没有言辞，即没有异议。

⑦茹(rú 如)其菽(shū 书):吃豆类。茹,吃。菽,大豆,此指豆类粗食。

【译文】

风俗的变化,是圣人造成的,圣人借着风俗的变化而使用权力(来保持风俗不至变坏)。圣人的权力,只能运用于他所在的当世,而以后风俗的变化更加快速,以至于不可能回复。幸好又有圣人出来,承前圣之后而维持着好的风俗,这样天下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不幸以后没有了圣人,风俗变到穷尽而极薄就不可能恢复到当初的状态,那就完了呀。

过去我曾打算观察古代的变化而不可能。在《诗经》中,只见到商和周代的情况,却不详细。及至现在看到《书》,然后见到尧、舜的时候,与三代间的相互转变是如此的巨大不同!自尧而至于商代,这之间的变化,都得到圣人相承继,因此没有可忧虑的。到了周代,天下的变化就到了穷尽之时了。由忠厚变为质朴,由质朴而变为文采,这是由于形势上的方便。及至到了文的状况再变化,而又想反回到忠厚的风俗,这就像想把江河移到山顶上去流一样难了。人喜欢文采而厌恶忠实与质朴,就像流水不肯向下而向高处流一样。他们最初未曾受文采的熏染,所以忠厚质朴而没有其他的言辞。现在我每天供给他们太牢的食物,却想使他们重新吃粗糙的豆食吗?哎呀!这以后没有了圣人,风俗变到极薄而没有法恢复,那就完了呀!周代以后就没有王了,本该如此!在开始制定风俗时,本来就不可能为后来的时代打算,而又恰巧没有出现相应的圣人,应该如此,后世没有王了呀!

【原文】

当尧之时,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又授之禹。方尧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尝闻有如此之事也①。度其当时之民,莫不以为大怪也。然而舜与禹也,

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为之累数十世者，未尝与其民道其所以当得天下之故也[②]；又未尝悦之以利，而开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③]。其意以为天下之民以我为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誉己以固之也[④]。

【注释】

①如此之事：指传授天下之事。

②道：说，讲。

③丹朱：尧的儿子。 商均：舜的儿子。

④俟（si 四）：等待。

【译文】

在尧的时候，尧将天下传授给舜，舜得到尧的天下，以后又传给禹。当尧还没有将天下传给舜时，天下人没有听说过有传授天下给他人的事。推想当时的人，没有不以为是很大的怪事。然而到舜传天下给禹时，禹接受而居天子之位，安然自若好像天下本来就是自己所有的。而他们的祖宗已累计有数十世了，却并未曾向他们的人民讲说自己应当得天下的缘故；也未曾用利益去取悦人，而开导人们去看出丹朱、商均是不肖之徒。他们认为，天下的民众认为我适合在这个位置上，那也就不需要用借助天命来神化、用吹捧自己来巩固了。

【原文】

汤之伐桀也，嚣嚣然数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①]"。既又惧天下之民不已悦也，则又嚣嚣然以言柔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②]。"如曰："我如是而为尔之君，尔可以许我焉

尔。”吁！亦既薄矣！

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显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业不克终，“今我奉承其志，举兵而东伐，而东国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纣之兵倒戈以纳我③”。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

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摄位三年④，而无一言以自解；周公为之，纷纷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⑤。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

【注释】

①“彼有罪”三句：是概括《尚书·汤誓》文。《汤誓》中文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

②“万方有罪”四句：是概括《尚书·汤诰》语意。

③“今我奉承其志”四句：是概括《尚书·武成》篇的文意。

④伊尹摄位三年：太甲即位后，因“不遵汤法”，被伊尹放逐于桐宫三年。在此三年中伊尹主持国政。太甲在桐宫改过自新，三年后伊尹又将他迎回为王。见《史记·殷本纪》及《尚书·太甲》。

⑤“周公为之”二句：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及群弟放出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于是避居东土二年，以避嫌疑，并作《鸱鸮》诗送给周成王，申述自己的心意。事见《尚书·金縢》。

【译文】

汤伐桀的时，闹闹嚷嚷数桀的罪状以告诉人们，如说：“他有罪，我去讨伐，是适宜的呀。”既而又担心天下的人不喜欢自己，则又闹闹嚷嚷地用话去感化人们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好像是说：“我这样地宽怀而作你们的

国王，你们可以允许我的要求了吧。”哎！风气已经变薄了呀！

至于周武王，他又自己述说他的先祖及父亲都有显赫的功绩，既然已经受了作王的天命而死去，是他建国称王的大业没有完成，“现在我奉承先祖先父的遗志，举兵东伐殷朝，而东方殷国中的男女都捧着布帛欢迎我，纣的士兵掉转武器接纳我。”哎！风气又更加薄了，这好像是说：“我家很久就应当成为天子了，这样呢，人们希望我快些进入商国。”

伊尹在商朝，就像周公在周朝的地位。伊尹在太甲时摄政三年后，却没有一句话为自已的行为辩解；周公在周摄政，纷纷扬扬急于自我解释不是篡位。本来是由于风俗的变化之故，然后圣人才使用权力加以维持；运用权力而风俗就会变好，我就安坐在天子之位而镇守着。谁能知道风俗的变化不会反回到忠质上来呢？

杨升南　译注

诗　论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本卷《易论》。

【题解】

礼绝对禁止人们好色、怨恨国君父亲兄长。但人之情不能没有好色之情和怨上之心，绝对禁止就会走向反面："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如此就要危及整个政权的生存。这乃是由于礼"责人太详"之故。作者认为应该用《诗》的意旨来加以调和，《诗》的意旨不是绝对禁止，而是要求人们"好色而不淫，怨而君父兄而不叛"，像《国风》"婉娈柔媚，卒守以正"，《小雅》"悲伤诟谮，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就是好色而不淫，怨而不叛，统治者要像舟不要像桥，桥不能同水沉浮，水大时就被冲垮，而舟则不至于被水冲坏。强迫人的手段不行了，就应用《诗》义来调济。这是作者对古代"防口甚于防川"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宋代理学的批评。

【原文】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①。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

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2]，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 其外，炎炎而生[3]，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

【注释】

①权：权力，权柄。此当“作用”解。下“权”字用义同。

②泊然：淡泊的样子。

③炎炎而生：火势旺盛地燃烧着。炎炎，火炽盛的样子。

【译文】

人的嗜欲，喜好的情绪有时超过生命，而愤怒怨恨的情绪，有时竟至于不顾死亡的威胁，于是礼教的作用就穷尽了。礼教的方法说：“好色，是不可以这样作的。作为人臣，作为人子，作为人弟的，不可以对国君、父亲、兄长有怨恨心理。”假若能使天下的人，都不好色，都不怨恨他的国君、父亲、兄长，那岂不是很好吗？倘使人的性情都淡泊没有别的思虑，和睦而柔顺，以此实行礼法，那天下固然会大治，然而人的情性又不能都是这样的！好色的情欲在心中驱动，是非不平的气愤从外面袭来，那便像火势旺盛地烧着，就会不顾利害，到死才罢休。唉！礼的作用到死亡面前就停止了。

【原文】

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1]，则人不敢触死以违吾法。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2]。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

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今吾告人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彼将遂从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将不能也。

【注释】

①博生：博取生存，即获取超过常规的生存条件（物质的、精神的）。

②机：机会，时会。

【译文】

天下的事情，若没有达到博取生存条件的地步，人们就不敢触犯死罪来违犯我的法令。现在，人的好色，与人的是非不平之心奋起涌动于胸中，以为可以博取生存条件了。这些人先把自身置于死地，那他们对死与生的关系本来就已丢开了。把死生的机会丢掉，那礼就没有作用了。举着小小不起作用的礼，去强迫人做不能办到的事，乱子就会加剧而礼也就更加败坏。现在我告诉人说："一定不准好色，一定不准怨恨你的国君、父亲、兄长！"他就将马上听从我的话而忘掉心中所固有的情绪吗？这将是不可能的。

【原文】

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顾，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将遂荡然无所隔限①。而易内窃妻之变②，与弑其君、父、兄之祸，必反公行于天下。圣人忧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则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礼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不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

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

【注释】

①隔限：隔离阻止。

②易内：交换妻子。

【译文】

他既然已经不能完全采用我的礼法，就将完全抛弃而不顾我的礼法。既然已经完全抛弃不顾礼法，则人们好色与怨恨他的国君、父辈、兄长的心情，就将荡然而没有什么阻止限制。那交换内室窃人妻子的变乱，与杀死国君、父亲、兄长的祸患，必然反而公行于天下。圣人对此忧虑，说：“禁止人好色，反而至于淫乱；禁止人怨恨他的国君、父亲、兄长，反而至于叛逆。患祸是生于责备人们太详了！”好色之情不被断绝，怨愤之心不要禁止，那他们将会反而不至于叛逆。因此圣人的方法是，严于礼法而与诗义相贯通。礼法说：“一定不准好色，一定不准怨恨你的国君、父亲、兄长！”诗却说：“好色是可以的但不要到淫乱的程度，怨恨你的国君、父亲、兄长是可以的但不要达到叛逆的地步！”用严格的态度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融的态度以保全天下的一般人。

【原文】

吾观《国风》[1]，婉娈柔媚[2]，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谮[3]，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观之曰：“圣人固许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许 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4]，则彼虽以虐遇我，我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则吾之怨亦得当焉不叛可也。

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非断之不能

也[5]。断之始生于不胜。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

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故舟者，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吁！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吁！圣人之虑事也盖详！

【注释】

①《国风》：《诗经》中所收诗体的一种，《国风》是搜集各国民歌而成。下文《小雅》也是《诗经》中所收诗体的一种。

②婉娈（luán 銮）：年少而美好。《诗经·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总角丱兮。"

③诟谑（dú 毒）：咒骂。

④尤：罪，过失。此为动词，即以为罪，以为过失。

⑤断：断绝；绝望。

【译文】

我看《国风》诗篇，其中有追求年轻美貌柔顺妩媚的内容，但最后却坚守在夫妻的正道上，这就是好色而不至于淫乱；《小雅》诗篇，其中有悲伤怨恨的情绪，但君臣之间的情感仍在而不忍离开，这就是怨恨而不至于叛逆。因此天下人看到《诗经》后说："圣人本来准许我好色，而不对我怨恨我的国君、父亲、兄长定我有罪。"准许我好色，我不可以淫乱；不对我怨恨我的国君、父亲、兄长加罪，那么他们虽然用暴虐的态度对待我，我公开地讥讽、公开地怨恨他们，我的怨恨也是正当的，但只要不叛逆就可以了。

那些背弃圣人的礼法，而自弃于淫乱叛逆的人，没有到绝望的境地是不能这样作的。绝望开始产生于人不能克制自己。人要

是不能克制自己，然后就会忍心抛弃自己的身体。所以《诗经》的教化，是不要使人的情感积蓄到不能克制。

那桥之所以比舟安全，是因为有桥存在才这样说的。若洪水大量涌来，桥必然被冲垮而舟却不至于一定冲坏。所以舟，是用来补救桥不能办到的事。哎！礼的作用丧失于容易达到，然后有《易》书补救；礼的作用丧于后世不被信任，然后有《乐》来加以调剂；礼在强迫人上失掉作用，然后有《诗》来通融。哎！圣人考虑事情是多么的周详！

杨升南　译注

乐　论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本卷《易论》。

【题解】

礼开始制作难，而实行起来却容易，但礼也最易遭到破坏，因为若有一人违礼而不至于死，众人就逐渐效法，致使大家都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礼法那一套。圣人用口向民众解说达不到目的，于是就从自然界的雷声体验到，雷声的功用虽无形却神奇，于是制作乐来开启人们向善、循礼的心。作者认为“正声入乎耳”，就启发人们心中固有的事君、事父、事兄的礼，用乐来补救礼的局限。作者将乐的产生归于圣人听雷声而创作，当然是荒谬错误的，但他对于乐可以转变社会风气这一认识，却是有社会意义的。

【原文】

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天下未知君之为君、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①]；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②]，而圣人身先之以耻。呜呼，其亦难矣！天下恶夫死也久矣，圣人招之曰："来！吾生尔。"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则宜何从？故当其时虽难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视君、父、兄，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③]；视拜起坐立，如寝食之下待告语而后从事。虽然，百人从之，一人不从，则其势不得遽至乎死[④]。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则曰："圣人欺我！"故当其时虽易而难久。

【注释】

①拜起坐立：是行礼时的几种仪节。作者所讲的"礼"，是指礼节中的仪式。

②靡然：一边倒的样子。此指全部。

③别白：分别相告。白，说，讲。与下"告语"义同。

④遽（jù 巨）：突然，马上。

【译文】

礼开始施行时，很难但容易推行；既推行开后，做起来容易却难于持久。天下还没有知道国君要像国君，父亲要像父亲，兄长要像兄长时，圣人为他们明确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天下没有什么来表现君臣、父子、兄弟差别的形式时，圣人为他们制

定了拜、起、坐、立的仪节；天下的人不肯突然跟从我制定的拜、起、坐、立仪节时，圣人自身先做起。哎呀，这也很难呐！天下人厌恶死亡的心，已很久了，圣人招他们说："来，我使你活着。"然后圣人的方法果然可以使天下的人活下来。天下的人看到过去是如此的危险，而现在是如此的安全，那他们应该何从呢？因此，在那时虽然艰难却易于推行。既已推行了，天下的人视君臣、父子、兄弟间关系就好像头与脚一样不要等待特别的提醒，然后才识别；视拜、起、坐、立的仪节，就像睡觉吃饭一样不必等待告诉，然后才进行。虽然如此，一百个人这样做，一个人不服从，那情势不会马上就被处死。天下的人，不知道起初不遵从礼就要死，而看到现在不遵从礼却不至于死，就会说："圣人欺骗了我！"所以，在这个时候礼虽然推行容易却难于持久。

【原文】

呜呼！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劳逸之说胜，则圣人之权去矣。酒有鸩①，肉有堇②，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③。去其鸩，彻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④，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⑤，而窃之以为乐。

【注释】

①鸩(zhèn 震):传说中的一种毒鸟,羽毛放在酒中能毒杀人,称为"鸩酒"。

②堇(jin 仅):一种野草,味苦。

③讳:避忌。

④阴驱:暗中驱动。 潜率:暗中率领。与上"阴驱"义近。

⑤机:机关,机枢。

【译文】

哎呀!圣人据以取胜天下劳苦和逸乐之说的,只有生存和死亡的一个说法。死和生的说法不为天下人所相信,那劳苦和逸乐的说法就将出来取胜。劳苦逸乐的说法取胜,那圣人的权柄就丧失了。酒中有鸩毒,肉中有堇苦,人就不敢饮酒吃肉;药可以使要死的人复生,然后人就不会以药苦口而不吃药。把酒中的鸩羽去掉,把酒中的堇草除去,那酒和肉的味道原来就比药好。圣人开始制作礼的时候,也逆料到发展的趋势礼必然会遭破坏,说:"要以诚实告诉人然后人们才相信。幸好现在这时候,我所告诉人们的,它的道理是正确的,而事实也是一样的对,所以人们以此相信。我知道理论,而天下的人知道事实。事实有时不一定都是合于理论的,所以我知道理论不足以折服天下人的口舌,这就是用语言相告所不能解决的了。"用语言相告所不能解决,必须有用一种暗中驱使率领的办法解决,于是圣人观察天地之间的事物,得到最神妙的机关,从而窃取来制作成乐。

【原文】

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㤭㤭而谓之雷者①,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②,雨之所不能湿,

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不能动，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风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注释】

①谹谹(hóng 宏)：山谷中的回声。

②蹙(cù 促)：迫促不舒展。　遂：通“畅”，通达。

【译文】

雨，我看见它能润湿万物；太阳，我看见它能干燥万物；风，我看见它能摇动万物。隐隐谹谹响的称为雷那个东西，它有什么用呢？阴气凝聚而不散开，事物蹙促而不通畅，雨不能使它润湿，太阳不能使它干燥，风不能使它摇动，雷声一轰鸣，那凝聚的就散开，促迫的就通畅。称为雨的，称为太阳的，称为风的，是用它的形态；称为雷的，是用它的神奇。有用的东西没有比声音更神奇了，因此圣人借声音创制乐。作为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是礼。礼不能达到的作用，乐却可以达到。平正的声音进入耳朵，而人都有了事君、事父、事兄的心，那么所说的礼，本来是我心中所拥有的。那圣人的解说，又怎么不使人相信呢？

杨升南　译注

谏　论二首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本卷《易论》。

【题解】

此篇《谏论》在《苏老泉全集》中分为上、下两篇，本书合为一标题下而以“二首”字识别，上、下篇之间以空行示之。上篇论述进谏的方法，作者归纳为五：理谕之，势禁之，激怒之，利诱之，隐讽之，其要领是采用战国游说之士的机智勇辩。这样就不至于因直谏触怒国君而招杀身之祸。

下篇论述君主如何使臣必须进谏，就是设进谏之赏，立不谏之刑。

【原文】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①，其说盖出于仲尼②。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③；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④。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

【注释】

①讽：讽喻，打比喻进谏。　直：直陈厉害，直指过失。

②仲尼：孔子。孔子主张讽谏事，见《孔子家语·辨政》。云谏义有五，“吾其从风谏乎！”风，即“讽”。

③“伍举进隐语“二句：楚庄王即位三年不言，不理政事，伍举进隐语

云："有一鸟在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然而庄王"居数月，淫益甚"。见《史记·楚世家》。

④"茅焦解衣"二句：事见《说苑·正谏八》。秦始皇侍候太后不恭谨，茅焦冒死进谏，始皇架起油锅要烹煮谏者，茅焦上前数秦始皇车裂假父、杀两弟、迁母于贾阳宫不孝、诛杀谏臣有桀、纣行为，天下将瓦解，自己恐秦灭亡，故进谏。说毕"解衣伏质"。秦始皇下殿扶起，封为上卿。立即迎接太后回宫，此为"抗枉直谏。"

【译文】

古今论述进谏方式的人，多赞同讽谏而不同意用直谏，这个说法大概是出于仲尼。我认为讽谏直谏是一样的有效，就看进谏时用什么方式罢了。伍举向楚王进隐语劝谏，楚王淫乱却更加厉害；茅焦解衣待诛而向秦皇直陈危亡的言论，秦皇帝立刻醒悟。讽谏本来是不可能都好，直谏也不好说是不好，我所以说：看进谏时所用的方式罢了。

【原文】

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①；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②。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③，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④？

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辨⑤，如古游说之士而已。

【注释】

①经：常道，规范。

②参乎权：参杂着权变。权，权变。

③少不为：少许不是……行为。下同。

④逆忠：反对忠言。

⑤辨：通“辩”。

【译文】

然而仲尼的说法不对吗？答曰：仲尼的说法，完全是正常的方式；我的说法，是掺杂着权变而归于正常的方式。如果方式得当，那人君只要有少许不是桀、纣一样的人，我一百次进谏国君会百次听从，更何况有虚心听谏的呢？如果方式不当，那人君只要少许不似尧、舜一样的人，我百次进谏他百次不会听从，更何况那些反对忠谏的国君呢？

然而用什么方式进谏才可以呢？我说：用机敏、智谋、勇敢、善辩，像古时的游说之士那样就是了。

【原文】

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辨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辨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①，自是世有其人②。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谏而必乎术也。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③：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

【注释】

①炽：炽热，兴盛。

②世有：每朝每代都有。世，世代。

③说之术：游说之士使用的方法、技术。游士的说术，见本书卷一韩非《说难》。

【译文】

那游说之士，是用机智勇辩来帮助他的狡诈；我想进谏，是用机智勇辩来帮助我的忠诚。请听我详细地论述它的效应：周朝衰落后，游说之士在列国中炽热起来，从此以后每朝每代都有这类人。我特别奇怪的是进谏而被采纳的只占百分之一，游说而听从的却达十分之九；进谏而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游说而被处死的还没有听说过。然而要指出与国君的好恶相抵触以及国君忌讳的事，用游说的方式或者比用直谏方式强。由此可知不一定在乎讽谏而主要在于方式。游说的技术可以成为进谏的方法有五种：用道理去晓谕他，用形势去禁止他，用利益去诱导他，用言词去激怒他，用隐语去讽刺他等方式。

【原文】

触聋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1]；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2]；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3]。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4]；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5]；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6]。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7]；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8]；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梁王释[9]。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10]；范雎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11]；郦生以助秦陵汉，而沛公辍洗听计[12]。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13]，楚人以弓缴感襄王[14]，蒯通以娶妇悟齐相[15]。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诐之论[16]，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

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注释】

①触詟（zhé 折）二句：詟，新出《战国纵横家书》作龙言。事见《战国策·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及《史记·赵世家》。赵太后执政，秦攻赵，赵国向齐求救，齐国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出兵相救，赵太后宠爱小儿坚决不肯，并下令禁止人们进谏。左师触詟朝见太后，并以闲聊比喻打动赵太后。赵太后听后，立即让小儿子到齐国作人质。齐国即发兵救赵。

②"甘罗"二句：事见《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及《史记·甘茂列传》。吕不韦打算让张唐到燕国作相，以便联燕攻赵河间地。张唐不愿去。当时只有十二岁的甘罗，是吕不韦的少庶子，自愿前去说服张唐。甘罗见到张唐后问他的功劳与武安君白起相比谁大？张唐说，不如。应侯蔡泽在秦国为相与文信侯相比，谁专权？张唐说：应侯不如文信侯。甘罗说：应侯打算攻赵，武安君阻拦，应侯马上将武安君处死在咸阳七里之外的杜邮。现在文信侯亲自请你相燕你不肯去，我知道你会死在什么地方了。张唐听后马上请行。

③"赵卒"二句：见《新序·善谋下》。秦末张耳陈馀在赵，立武臣为赵王。燕地人立韩广为燕王。武臣私出时被燕军俘获，求三分赵国土地才肯放回。赵使者十余批往请都被燕人杀掉。赵有一厮养卒自愿前往说燕王。他到燕国对燕王说，张耳陈馀是两位贤人，他们与武臣平定赵地，不得已以长幼立武臣为王，实则他们二人早已各自打算称王。他们派人来请放归武臣，实是想让你把他杀死，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称王，把赵国自立为两个国家。现在一个赵国尚且轻易对付燕国，若这两位贤人称王，以正义来责备你不义的弱燕，燕灭亡就快了。燕王以为是，于是放武臣归赵。

④"子贡"二句：事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田常想在齐国作乱，惧怕国内大族高氏、国氏、鲍氏、晏氏，于是先出兵攻鲁国。孔子听到后，派子贡到齐国游说田常。子贡用国家"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的道理说

田常。齐若攻鲁这个弱国，齐败鲁，土地扩大，国君骄傲，主将晏、鲍尊重，而你田常却无功而被疏远，要想成就你的大事就难了。不如攻强吴。若攻吴战而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国君孤立，控制齐国就只有你了。田常认为是，于是停止进攻鲁国。

⑤“武公”二句：事见《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十八年，楚欲进攻周，周王赧派武公去见楚相（令尹）昭子。武公向昭子分析楚伐周，有弑杀共主的不义之名；将周宝器夺到楚国，天下各国都要来争夺。并向昭子设譬语说：老虎的肉臊不好吃，还有利爪防身，人们还是要去捕杀它。若是泽中的麋鹿蒙上虎皮，攻杀它的人就要比攻杀真老虎多一万倍。意为楚伐周收取宝器，犹蒙上虎皮的麋鹿，必引来各国进攻。楚国于是停止伐周。

⑥“鲁连”二句：事见《史记·鲁仲连列传》。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军进围赵都邯郸，诸侯救兵不敢向秦军开战。魏安釐王派客将军新垣衍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国不是想要邯郸，而是意欲要赵尊秦王为帝。这时齐国人鲁仲连恰好也到了邯郸，往说新垣衍阻止魏国尊秦为帝，他以秦人欲望无止境，顺从他稍有不如意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新垣衍听后起立谢鲁仲达，要回魏去不再提尊秦为帝之事。

⑦“田生”二句：事见《汉书·荆燕吴传》。刘泽是汉高祖刘邦族人，封为营陵侯，吕后专政时，与齐人田生友好，并赐给田生金二百斤。田生后到长安，购买豪华宅第，让他的儿子求侍吕后所宠幸的阉人张卿，其后请张卿到家宴饮，席间劝张卿放风让吕后封诸吕为王，这样你也可封万户侯。张卿如其言，果封吕产为王，并赐张卿千金。张卿以一半给田生，田生不受，因劝他说动吕后封刘泽为王。吕后听张卿言，封刘泽为琅琊王。刘泽与田生急忙出函谷关往就国，摆脱了吕后的控制。

⑧“朱建”二句：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及《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辟阳侯审食其与吕后通，汉惠帝将其下狱欲诛杀之。朱建往说惠帝幸臣闳孺，劝他向惠帝请求释放辟阳侯，若辟阳侯被杀，吕太后怒，你亦将被杀。若辟阳侯获赦，太后喜，你获惠帝太后两宠，就更加富贵。宏孺听其计，惠帝果然赦免了辟阳侯。

⑨“邹阳”二句：事见《汉书·贾邹枚路传》。梁孝王使人刺杀爰盎，汉景帝加以责备，梁孝王恐惧，邹阳求得齐人王先生所出计策：到长安说景帝王美人兄王长君，让他劝说景帝不要 追究梁王事。梁王是景帝弟，深得皇

太后宠爱，如此，景帝有亲爱于弟的美名而高兴，太后爱子保全，你会更加得宠信。王长君果然劝说汉景帝，梁王之事终不再追究。

⑩“苏秦”二句：惠王，据《史记·苏秦列传》，当为“宣王”之误。苏秦说动燕赵合纵后，往说韩宣王，引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韩地广兵强，大王又贤明，“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强韩而有牛尾巴之名，实为韩王羞耻，韩宣王听毕，“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发誓决不事秦，决意参加合纵抗秦。

⑪“范雎”二句：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昭王时宣太后专政，其弟穰侯魏冉为相，把持朝政，作为国王的昭王即位已37年却仍无权。范雎至秦通过王稽向昭王献上书。昭王见后高兴，决定接见范雎，范雎到达离宫，径直往宫中禁地永巷走去。恰值昭王进来，守永巷的宦官向他发怒驱赶他说：“王来了！”范雎故意大声说：“秦国哪里有王？秦国只有太后、泰侯呀。”想以此激怒昭王。这话果真被昭王听到了，接见时斥退身边的人，长跪向范雎请教。

⑫“郦生”二句：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生，常加以侮辱。刘邦起兵反秦后，郦食其往见，刘邦正坐在床沿由两女子替他洗脚，郦食其进去向刘邦作一个揖后问道：你是助秦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攻秦？刘邦骂道：“竖儒，天下都受秦之苦很久了，所以诸侯都互相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要帮助秦攻诸侯？”郦食其说：“你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就不宜用倨傲的态度见长者。刘邦于是“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

⑬“苏代”句：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秦昭王闻孟尝君贤，派泾阳君到齐请他入秦。孟尝君欲往，门客谏劝皆不听从。苏代对孟尝君说：“今旦代从外来，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⑭“楚人”句：事见《史记·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向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此人见到楚王后，劝他要以弓射天下，不要仅射小鸟。激励楚王不要事奉秦国，要立大志为死去的父亲怀王报仇。楚王于是罢去和秦之议而倡导合纵抗秦。

⑮“蒯通”句：事见《汉书·蒯通传》。齐国有两位处士名东郭先生、梁

石君。秦末齐王田荣怨项羽，举兵反而劫持齐人，此二人亦在被劫中，到田荣失败，二人以为耻而隐居深山。时曹参为齐悼王刘肥相，蒯通为曹参门客，齐人让蒯通说曹参收用东郭，梁石二人，蒯通于是见曹参说道："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是也"。于是劝说曹参接纳了东郭先生和梁石君。

⑯诐（bì 币）：偏颇；邪僻。

【译文】

触詟用赵太后爱女甚于爱子说赵太后，触詟还未回到家长安君就到齐国为质；甘罗用白起处死杜邮之事诘问张唐，而张唐请到燕国为相；赵国士卒用张耳陈馀欲自立为王之意说燕王，燕王立即放回赵王武臣。这就是用理去晓谕对方。子贡用齐国有内忧去指教田常，齐国于是停止攻鲁国；西周武公用麋鹿蒙虎皮被万人捕杀的比喻去威胁楚顷襄王，楚国于是不敢图谋周王室；鲁仲连用使秦烹醢魏王恐吓新垣衍，魏国于是决计不尊秦为帝。这是用形势去禁止对方。田生用封万户侯去启发张卿，而刘泽被吕后封为琅玡王；朱建用富贵去诱导闳孺，而辟阳侯获得赦免；邹阳用更受太后皇帝爱幸去取悦王长君，而消除了对梁孝王的嫌疑。这是用利禄去诱导对方。苏秦以大国不应作牛后去羞辱韩国，而韩宣王按剑太息并加入合纵抗秦；范雎以秦国只有太后、穰侯没有国王来羞耻秦王，而秦昭王长跪向范雎请教；郦食其用助秦攻诸侯还是率诸侯攻秦责问沛公，而沛公立即停止洗脚，起立相迎而听破秦计策。这是用言辞去激怒对方。苏代用土偶笑木偶无所归宿处笑田文，楚人以弓缴不应射鸟而射天下去感悟楚顷襄王，蒯通以娶妻应娶不嫁女去提醒齐相曹参任用齐之二隐士。这是用隐语去讽谏对方。这五种方式相互为用，以险恶和偏颇的言论，虽然是加在忠臣的身上，也完全可以获得成功的效果，这是什么原故呢？用道理去加以晓谕，主上虽然昏庸必定醒

悟；用形势去禁止，主上虽然骄横必定惧怕；用利禄去诱导，主上虽然怠惰必定奋起；用言辞去激怒，主上虽然怯懦也必定能自立起来；用隐语去讽喻，主上虽然暴躁也必定容纳。醒悟则明白，恐惧则恭谨，激奋则勤奋，立起则勇敢，容纳则宽厚，扶助君主的方法，全在这里了。

【原文】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若唐魏郑公①，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与？噫！龙逄、比干不获称良臣②，无苏秦、张仪之术也③；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注释】

①魏郑公：即魏征（公元580～643年），唐初政治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省）人。唐太宗时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以犯颜直谏著称，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其政治言论主要见于《贞观政要》。

②龙逄：又作关龙逄，桀时大臣，因直谏被桀诛杀。 比干：纣时大臣，纣的叔父，因直谏纣的暴行被剖心。

③苏秦、张仪：战国时两位著名的游说之士、纵横家。

【译文】

我观察以往的人臣，他的讲话必定听从，他的道理必定有益，都不如唐时魏郑公，他开始实际上学的是纵横学说，这就叫做得到正确的方法了吧？啊！关龙逄、比干没有得到良臣的称号，他们是没有苏秦、张仪游说之术。苏秦、张仪终究不过是游说之士，是他们没有关龙逄、比干那种忠心。所以对关龙逄、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进谏的方式；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

方式，不取他们欺诈的用心，以此作为进谏的方法。

【原文】

夫臣能谏[1]，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2]；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注释】

①“夫臣能谏”以下，属《谏论》下篇。

②向之论：指《谏论》上篇的论述。

【译文】

臣下能进谏，但不能使君主必定纳谏，不是真正能进谏的臣；君主能纳谏，但不能使臣下必定进谏，不是真正能纳谏的君主。要想让君主必定纳谏，过去的论述已很详备了；想要臣下必定进谏吗？我在这里来讲说。

【原文】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耎阿谀[1]，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2]：“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注释】

①选耎(ruǎn 软):特别的软弱。

②《书》:指伪古文《尚书·伊训》。

【译文】

君的伟大,如天;君的尊崇,如神;君的威势,如雷霆。人不能与天相抗,与神相抵触,与雷霆相忤逆,是很明白的。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设立赏赐加以劝导,《传》中说:"兴王赏谏臣,"就是这个道理。圣人还担心臣下特别软弱而阿谀奉承,致使整日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因此制定刑罚加以逼迫,《书》中说:"对君王的过失,臣下不匡正,其刑墨",就是这种刑罚。人的性情若不是得了疯病而丧失正常的心态,没能避开赏赐而选择受刑的,又何苦不进谏呢?赏赐与刑罚不设置,则以人的心情论,又何苦去反抗天、抵触神、忤逆雷霆呢?原本不是本性忠义、不喜欢赏赐、不畏惧获罪,谁又想去用言语博取死亡呢?人君又哪里能够完全得到本性忠义之人来加以任用呢?

【原文】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

也，故刑而后谏焉。

【译文】

现在有三个人，一人勇敢，一人勇怯各半，一人怯懦。有人将他们带到深谷旁边，并且告诉他们说："能跳越过这个渊谷的就称为勇敢的人，不然就是怯懦者。"那位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必定跳越过去；那勇怯各半与怯懦的人，就不能跳越过去。又告诉他们说："跳越过去的赏给千金，跳不过去的就没有。"那勇怯各半的人奔着千金的利益，必定跳过去了，那怯懦的还是跳不过去。一会儿回头看见一只猛虎，凶恶地向人们逼近，则那怯懦者不等待人家相告，跳而越过就像走平地一样了。然而人哪里有勇有怯之分呢？关键在于用威势去驱使罢了。君主的难于冒犯，就像深渊山谷一样难于跨越，所谓本性忠义、不喜欢赏赐，不畏惧获罪的人，是勇敢者，所以没有不进谏的；喜欢赏赐的，是勇敢怯懦各居一半的人，所以有赏赐然后才进谏；畏惧获罪的，是怯懦的人，所以有刑罚相迫然后才进谏。

【原文】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1]，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2]，不亦鲜哉！

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

是，欲闻谠言而不获③，吾不信也！

【注释】

①规：规劝，规谏。

②“如霍光”句：汉昭帝无子嗣，死后立昌邑王为帝。但昌邑王刚即位就行为淫乱，霍光禀明皇太后，废昌邑王而立宣帝，并追究昌邑王的臣僚“辅导之义，陷王于恶”，诛杀二百余人，见《汉书·霍光传》。

③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言论。

【译文】

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以经常得到，所以像悬千金赏格一样设进谏之赏，像猛虎威逼一样立不谏之刑，使为臣的人前进有赏，后退有刑，形势逼得不得不极力进言规劝君上的过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兴盛的原因。到了末世就不这样，把奖赏给不进谏的，把刑罪加予进谏的，臣下噤口卷舌不言而乱亡随着到来就是应该的了。间或有贤明的君主想听听过失，也不过是临时赏赐一下罢了。哎呀！后面没有猛虎追来，那怯懦者肯跳过渊谷吗？这没有其他原故，对不谏者施的墨刑废弃了。三代以后，像霍光诛杀不规谏昌邑王之臣的作法，也不是很少有的吗？

现今进谏受赏的，有时或者有过，不进谏受刑，却决然没有了。假若增加已经有的，没有的使它有，那阿谀的就变得直朴，巧佞的就变得忠诚起来，何况本就是忠直的人呢？要真的能这样，想听到正直言论而得不到，我是不相信的。

杨升南　译注

辨　奸　论

苏　洵

【作者】

这篇文章的作者目前仍有争论。清人李绂考证，应为南宋人邵伯温所作。他的论据主要有三条：一，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很不得意，说不上“召收好名之士”等；二，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才执政，此时的苏洵已死了三年。因此王安石上台执政后的言论行为，苏洵是不可能知道的；三，本文始见于邵伯温著的《邵氏闻见录》中，而明嘉靖本《嘉祐集》中没有这篇文章（见《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辨奸论后〉二则）。林语堂著《苏东坡传》中，却肯定此文为苏洵所作。他的证据是这篇文章附在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志铭上，苏东坡说他们兄弟俩（苏轼苏辙）都觉得父亲的指责太过，只有张方平热烈赞成。林氏认为“由苏东坡的证言看来，似乎是苏洵的作品。”（见该书第72、86页）。

【题解】

这是一篇攻击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文章，文中对王安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作者首先指出，世上的事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只有天下有修养，心情平静的人，才能察觉，而就是世上的贤者也往往因为好恶、利害的关系而被蒙蔽。接着举出历史上阴险狠毒、善于伪装欺骗人、以

致最终贻祸国家的王衍、卢杞二人来比喻王安石。最后指出一个人行为若太奇特古怪，不近情理，往往隐藏着大的奸谋野心。作者希望这人不被重用而使自己的预言不中，不然天下就将要受他的祸害，自己虽然获得善于预见的美名也是社会的可悲。

此文作者站在反对王安石改革的立场上，文意无可取。但在遣词用句上，却有可借鉴之处，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等，已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语，很带有认识论上的哲理性。

【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①，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②。月晕而风③，础润而雨④，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⑤，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⑥，而利害夺其外也⑦。

【注释】

①固然：本来的样子。

②微：细小。 著：显著。见微而知著，即今语从小可见大。

③晕：环绕日、月的彩色光圈。

④础：柱础石。

⑤推移：变化。

⑥中：心中，此指思想。

⑦外：与上"中"相对，指行为，行动。

【译文】

事物有必然所到的地方，道理有本来的样子，只有天下有修养的人，才能见到细微的苗头就预知它明显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就会刮风，柱础石湿润了就会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和

事物的演变，道理和形势的因袭，那些疏阔而难以知道的、变化而不可测度的，哪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然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搅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动摇了他们的行动呀。

【原文】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①："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②，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取③，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④，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暗⑤，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⑥，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⑦，而阴贼险很，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注释】

①山巨源（公元205～283年）：即山涛，字巨源。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人。好老庄之学，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右仆射等官。

王衍（公元256～311年）：西晋大臣，字夷甫，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喜谈老庄，但所议论，随时更改，人称"口中雌黄"。曾任中书令、尚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要职。当时皇族混战，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他专谋自保。后被石勒俘去，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被杀。《晋书·王衍传》载：王衍"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

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②郭汾阳：即郭子仪，因讨安禄山有功，被封为汾阳郡王。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人，建中初为宰相。陷害杨炎、颜真卿，排斥宰相张镒等。大肆增加赋税，搜刮民财，民怨载道，激起罢市及兵变，后因罪贬职。《新唐书·卢杞传》卢杞“体陋甚，鬼貌蓝色。”郭子仪病重，百官问病，姬侍不避，及卢杞至，则令避之，家人奇怪问故，郭子仪说“彼外陋内险，左右见必笑，使后得权，吾族无类矣！”

③忮（zhì 至）：忌恨。 取：索取，指贪财。

④惠帝（公元259～306年）：晋代皇帝司马衷，在位十七年（公元290～306年），以痴呆著称。百姓饿死，他却说，“何不食肉糜？”

⑤德宗：唐代皇帝李适（公元742～805年），在位七年（公元779～805年）。 鄙暗：鄙陋昏庸。

⑥夷、齐：伯夷，叔齐。相传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让国逃往周人处，投奔周文王，后反对武王伐纣，而不食周粟，终饿死首阳山。事见《史记·伯夷列传》。

⑦颜渊：孔子的学生，名回。被孔子称赞为好学德高的贤人。 孟轲：即孟子，字子舆，战国思想家。发挥孔子的儒学理论，被尊为“亚圣”

【译文】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时说：“将来祸乱天下百姓的，一定是此人！”郭汾阳见到卢杞，对家人说：“此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将被杀得一个不留了。”从现在来说，那情理固然是有可能预见到的。以我的看法，王衍这个人，相貌说话，固然有可以欺世盗名的资本；然而他不忌恨不贪财，随大流进退，假使晋朝没有痴呆的晋惠帝，只得到一个中等的皇帝，虽然成百上千个王衍，从哪里下手搅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完全可以使国家败坏；然而他不读书没有才气，相貌不能使人动心，说话不能够欺骗世人，要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也是能从哪一方面看上他而受到重用呢？从这些道理上来说，山巨源、郭汾阳对这两人的预料，也可能会有不一定是那样的结果。现在有人口中念诵着孔子、老子

的词句，身体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揽一批好名气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自取些名号，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然而他们的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旨趣相异，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那样的人，那祸患难道可以说得完吗？

【原文】

夫面垢不忘洗①，衣垢不忘浣②，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③，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④，竖刁、易牙、开方是也⑤。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⑥。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①垢（gòu 够）：污秽，肮脏。

②浣（huàn 患）：洗。

③彘（zhi 至）：猪。

④慝（tè 特）：邪恶。

⑤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都是春秋时齐桓公的近臣，很得宠幸。竖刁自己阉割做太监。易牙杀了自己的儿子做菜给齐桓公吃。开方是卫国人，背弃父母，抛弃贵族地位到齐国跟随桓公。管仲说他们是不近情理的人。后三人合伙在齐国作乱，致使齐桓公死后无人收尸。

⑥“孙子曰”三句：孙子，春秋时兵法家孙武。以下引文，不见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是作者以意概括其文。

【译文】

面孔脏了不忘记擦，衣服脏了不忘记洗，这是人的常情呀。现在这人却不然，穿着如同囚犯一样的衣服，吃着同猪狗一样的食物，像犯人一样的头发，守丧一样的面孔，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符合人的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情理的人，极少有不是个大奸贼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借着他誉满天下的好名声，来助长他还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把天下治好的君主，喜爱贤人的宰相，还是会因没有认识他的本质而加以举荐任用，那他将成为天下人的祸患，是必然无疑的了，这就不是王衍、卢杞二人可以相比的了！孙子说：善于用兵的，并没有赫赫的战功。假若此人不被任用，那我所说的就错了，则此人就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这样有谁知道祸害又会到达这种地步呢？假若不是这样，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却得到有预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叹了啊！

杨升南　译注

鲁隐公论

苏　轼

【作者】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以“三苏”著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75年)举进士,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初任凤翔府签书判官,不久即召入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熙宁中上书力呈王安石新法之弊,神宗不采纳,被迫调任杭州通判,转徙知密州、湖州、徐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御史李定从他的诗中摘集讽刺新法的诗句,被捕下狱。获释后贬为黄州副团练使,于本州安置。哲宗即位,仁宗皇后主政,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后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再出任知杭州、颍颍州、扬州,后以兵部尚书召还,效礼部,兼端阳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政,被视为“元祐党人”,贬为知定州、英州,旋贬为惠州安置,最后到琼州(今海南岛)。至徽宋即位(公元1100年),遇赦北归,次年(公元1101年)死于常州。所到州郡多有惠民措施。

苏轼的文上追韩愈、柳宗元,纵横豪迈,波澜叠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题材广泛,清新自然,变化无穷。他的词风豪放,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工书画,为一代名家。著述甚丰,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

【题解】

这是苏轼所写的史论性文章。文章通过对鲁隐公，晋国的里克，秦时的李斯，魏晋时的郑小同、王允之等五位历史人物，对待有判逆谋反野心的人的不同态度及他们的不同结果，说明对这类人，不能存有任何幻想，而应加以根除，不然自己就要遭杀身之祸。后来的人们，一定要以此为鉴戒。

【原文】

公子翬请杀桓公以求太宰①，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②，吾将老焉。"翬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苏子曰③：盗以兵拟人④，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途之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⑤，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⑥，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翬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注释】

①公子翬(hui 挥)：春秋时鲁国人，又称羽父。 桓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在位十八年(公元前711～694年)。鲁惠公之子，名允。 太宰：官名。春秋初年鲁国太宰，是执掌国政的相。杨伯峻说。

②营菟裘：建造菟裘城。

③苏子：苏轼自称语。

④拟：拟度，揣度。

⑤惠公：春秋早期鲁国国君。在位46年(公元前768～前723年)。 继室之子：惠公夫人孟子无子而卒，继娶声子，生隐公。声子未立为正夫人。

⑥"隐公"句：鲁隐公追成先君惠公的打算将君位授给桓公。鲁惠公后

娶宋国女仲子为夫人，生桓公。桓公降生不久，惠公就死去，因桓公小，由隐公代立。

【译文】

公子翬向鲁隐公请求让他去杀掉桓公以此要求任命他当太宰。隐公说："因为桓公年纪小的缘故我才代替作了国君，现在他成人了我将要把君位还授给他，我已派人去建造我的菟裘城，将退居到那里去。"公子翬害怕将来受到惩罚，于是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而将隐公杀死。

苏子说：强盗用兵器揣度人，那人一定要将他杀死的。难道只有被他揣度的人去杀他吗，道路上的人都会去将他捕杀掉的！道路上的人与强盗并非有仇，但他们认为不杀他，那强盗就会杀他们自己。鲁隐公的智谋，还不如路途上的人！悲哀啊！鲁隐公是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他虽不是嫡子，也是与鲁桓公地位相等的，而且还比鲁桓公年长。鲁隐公追念先君惠公的心意而将君位传授给桓公，不可称作不仁吧？可惜哟！他没有敏感的智慧。假若隐公诛杀掉公子翬后把国君位让给桓公，即使是伯夷、叔齐，哪还能有超过这样的举动呢！

【原文】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①；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②。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③，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④，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⑤。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⑥，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

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7]！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8]，其所螫草木[9]，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10]。

【注释】

①“骊姬”二句：晋献公夫人骊姬欲杀太子申生而立己所生子奚齐为太子，恐大臣里克反对，乃与优人名施的密谋，优施于是在宴席上以歌舞暗示里克依从骊姬。 难：担心受到阻拦。

②“二世”二句：秦二世打算诛杀他的长兄扶苏而担心李斯阻拦，在赵高的胁迫下，李斯与赵高合谋篡改秦始皇立扶苏为皇帝的遗诏，杀死扶苏。胡亥被立为皇帝，即秦二世。

③二人：指里克、李斯。

④“里克”句：里克当时对骊姬杀申生事未加阻拦，待晋献公死，里克想迎立流亡在外的重耳（即晋文公）为君，因此先后杀死骊姬所生的奚齐、卓子。后秦穆公拥送晋献公另一子惠公回国即位。惠公以里克杀二国君（奚齐、卓子先后被立为君）为不义，将他杀死以取得国人的信任。

⑤“李斯”句：秦二世、赵高终不容李斯，以谋反罪被腰斩于咸阳市，其三族被灭。

⑥“独畏蒙氏”句：蒙恬辅助秦始皇长子扶苏北备匈奴，与扶苏关系深厚，赵高若立扶苏，蒙恬必取代李斯的丞相地位，李斯乃与赵高合谋改遗诏，立胡亥（二世）。

⑦既：如此。指被罢相失位之事。

⑧蝮蛇：毒蛇的一种。

⑨螫（zhē 遮）：刺人。

⑩噬啮（shì niè 逝聂）：咬。

【译文】

春秋时晋献公夫人骊姬想杀掉太子申生，而担心里克反对，就有优施来诱导他；秦二世打算诛杀他的长兄扶苏，而担心李斯阻拦，就有赵高来胁迫他。这两个人的智慧就像出自一个人一样的水平，而他们遭受的灾祸也没有多少差别：里克没有免掉被晋惠公诛杀，李斯没有免除遭受秦二世的虐待。这种下场都没有什么可悲哀的，我特别揭示出来作为世人的鉴戒。君子实施仁义的行为，不是想到对自己有什么利害关系，然而君子的行为，义和利是常常应该兼顾的，而小人却不是这样的。李斯听从赵高的谋议，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恬夺去他丞相的位子，所以勉强听从了赵高。倘使李斯听到赵高废立的计谋，马上召集百官，召集全军而将赵高杀掉，对扶苏有这种恩德，哪里会被罢相呢！蒙恬哪里值得担忧的呢？放弃这种行为不做，而遭五刑斩于市上，这不是最愚蠢的人又是什么呢？啊呀！乱臣贼子，就像蝮蛇一样，它所螫过的草木，还完全可以毒杀死人，更何况被它直接咬上了呢？

【原文】

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①，尝诣司马师②，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③。王允之从王敦夜饮④，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⑤。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⑥！孔子曰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

览观焉。

【注解】

①郑小同：三国时魏人，郑玄的孙子。 高贵乡公：即曹髦，三国时魏国皇帝，在位七年（公元254～260年），曹丕孙，初封高贵乡公，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他为君。他不甘心做司马氏的傀儡，率宿卫数百人攻司马昭，被昭所杀。死后无谥号故称高贵乡公。 侍中：官名，在皇宫中侍奉皇帝。 郑小同被杀之事，见《后汉书·张曹郑列传》注引《魏氏春秋》。

②司马师（公元208～255年）：人名，字子元，司马懿之子。继父位为曹魏大将军，专国政。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废魏帝曹芳，立曹髦。次年病死。

③鸩：毒酒。此为动词。

④王允之：晋时人，字深猷，谥忠，讨苏峻有功，封番禺（今广州）县侯，官至江州刺史。 王敦：王允之的从伯父。

⑤王允之佯醉释疑之事，见《晋书·王舒传》。

⑥岌岌：危险的样子。

⑦孔子曰：下文引自《论语·泰伯》。

【译文】

郑小同担任魏帝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到司马师的家中去，司马师有一份秘密的文件，没有收藏起来就上厕所去了，回来时问郑小同："看到我的文件没有？"郑小同说："没有看见。"司马师说："宁可我对不起你，不要让你对不住我。"于是就把他毒死。王允之跟着从伯父王敦夜里饮酒，因酒醉了先去睡觉。王敦与钱凤两人谋划作乱，王允之已经醒了，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于是就大肆呕吐，衣服脸上都是污物。王敦果然提着灯来查看他，见王允之躺在床上正在呕吐中，就出去了。悲哀啊，郑小同！危险呀，差一点就完了的王允之呀！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去，混乱的国家不要居住。"是有道理的啊！

我读史书，看到鲁隐公、晋国的里克、秦国的李斯、魏晋时的

郑小同、王允之五个人的事，感慨于他们所遇到这样的祸福，所以特别写出他们的事实来，使后来的君子们，可以观看呀。

杨升南　译注

战国任侠论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本卷《鲁隐公论》。

【题解】

这是苏轼写的历史政论文章。苏轼认为战国时期诸侯卿相收养大批门客，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这些门客都是当时社会上具有“智勇辨力”的人才，他们作为门客，就是求取富贵的出路。战国时期官吏的选拔，就从这些门客当中出来。它与三代的学校，汉时的郡县官吏迁升，魏晋时的九品中正，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一样，是取仕的途径，使有才能的“秀杰”之民有所安身之处，这样社会才能有序，才会安定。战国时各国内部没有发生反叛的原由，就是当时的“士”被各国卿相养了起来。秦国之所以速亡，就是没有养士的结果。因此，到汉代，各豪杰之家养士风起，皇帝也不过问，就是有鉴于秦的速亡之祸。本文论证恣肆汪洋，旁征博引，把战国养士这种风气与前后时期的选官制度勾连起来，使文章说理精辟，令人信服。

【原文】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

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1]，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2]，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3]，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4]，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5]。齐稷下谈者亦千人[6]，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7]，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8]，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9]。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注释】

①谈天：指邹衍。战国时齐人，哲学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讲阴阳五行，大九州和小九州，其语"闳大不经"，当时称他为"谈天衍"。 雕龙：战国齐人，是对邹奭的称呼。他采纳邹衍的学说著为文章，像雕镂龙文，故称为"雕龙奭"。 坚白同异：这是战国名辩学派争论的两个问题。惠施学派提出"合同异"的命题，夸大事物间的相同性而抹杀其间的差别，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公孙龙子学派提出"离坚白"的命题，夸大事物间的差别而抹杀事物间的同一性，如说"白马非马"。

②靡：华丽。

③"越王勾践"句：越王勾践有六千君子。《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索隐》："君子，谓君所子养有恩惠者"。

④魏无忌（？～公元前243年）：战国时魏安厘王弟，号信陵君，好养士，有食客三千。 齐田文：战国时齐国贵族，袭其父田婴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号孟尝君，任齐湣王相。 赵胜（？～公元前251年）：战国时赵国贵族，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号为平原君，任赵相。 黄歇（？～公元前238年）：战国时楚国贵族，顷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即位为令尹，封淮北地十二县，后改封于吴（令江苏苏州），号春

申君。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贾，在赵都邯郸遇见秦质于赵的公子异人(后改为子楚)，以为“奇货可居”，于是说动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而立为太子。后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相，封文信侯。庄襄王死秦王政年幼，被尊为“仲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田)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并有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十城为封邑，有门下食客三千，僮仆万人，让宾客编著《吕氏春秋》。

⑤任侠：以抑强扶弱为己任的人。

⑥稷下：古地名，战国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地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田齐桓公、宣王、威王在这里设立学宫，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

⑦魏文侯(？～公元前396年)：名斯，战国时魏国的创建者，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　燕昭王(？～公元前299年)：名职，战国时燕国国君，燕王哙的庶子。他收养天下才士，为父报齐国之仇。　太子丹(？～公元前226年)：名丹，一般称“燕太子丹”。战国末年燕王喜的太子。被作人质在秦国，后逃归。因患秦军灭燕，收养武士抗秦，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派荆轲入刺秦王政不中。次年秦军攻破燕，逃亡辽东，被其父斩首献给秦。

⑧张耳(？～公元前202年)：汉初诸侯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战国末为魏国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令。秦末与陈馀同从武臣定赵地，奉武臣为赵王。后被项羽封为常山王。投奔刘邦被封为赵王。　陈馀(？～公元前204年)：秦末大梁人。陈胜起义后，他与张耳从武臣据赵地。武臣被杀后，与张耳共立旧贵族赵歇为王。后与张耳绝交而击走之，自称代王。在韩信破赵时被杀。

⑨田横(？～公元前202年)：战国末齐国贵族，秦末从兄田儋起兵，重建齐国。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旋被汉军攻破，投奔彭越。汉朝建立率其徒五百余人逃亡海岛，汉高祖命他到洛阳，被迫前往，因不愿对汉称臣，于途中自杀。留居海上的五百余人听到此消息后，也全部自杀。

【译文】

春秋的末年，至战国时期，诸侯及各国的卿相都争着收养

士。上从谋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类的学士，下至弄剑举鼎的武夫、学鸡叫狗吠的艺人，没有不受到宾客般的礼遇，美衣美食待如上等宾客的，哪里数得清！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国的无忌，齐国的田文，赵国的赵胜，楚国的黄歇，秦国的吕不韦，他们都有门客三千人，而齐国的田文招来侠客及作奸犯科的人六万于薛地。齐国稷下学宫的游说之士的也达千人，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都招来宾客不计其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称门下有很多士人，宾客及使用的人中都是天下的豪杰之士，而田横也有壮士五百人。见于书籍传记的大致就是这样，推测其余未见记载的，当会比官吏多一倍而是农民人数的一半了！这些都是奸民祸国的人，民众怎样负担得起而国家怎样忍受得了呢！

【原文】

苏子曰[1]：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2]，昆虫之有毒螫也[3]。区处条理[4]，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5]，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①苏子：苏轼自称语。以下是他对上述事情加的评论。

②猛鸷（zhi 至）：凶猛的鸟，如鹰、鹫之类。

③毒螫（zhè 遮）：毒刺。

④区处：分别处置。 条理：层次，系统，有条而不紊。

⑤六国：战国时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后皆被秦灭。

【译文】

我认为：这是先王也不能免除的。国内有奸人，就像鸟兽中有猛兽鸷鸟，昆虫中有带毒刺的一样。将他们分别处置而使之有条不紊，使他们各自安心于自己的位子上，那是有的。将他们铲除全部禁绝，则没有这个道理。我考察世道的变化，知道六国之所以存在很久而秦朝之所以很快亡国的原故，大概就出在这里，这是不可不注意考察的哟。

【原文】

夫智勇辨力①，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②。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③，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④，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⑤，隋、唐至今出于科举⑥。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⑦，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注释】

①智勇辨力：指有智谋、有勇气、有辩才、有武力的人。辨，通“辩”。

②靖：安定。

③“三代”句：夏、商、周时设有学校，从学校中选拔优秀者为官。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④“汉以后”句：汉以后官吏由郡县的吏中升迁。《汉书·百官公卿表》

载汉时爵制乃是承秦制为二十等，用以“赏功劳”。有爵则可以授以相应为官职。从郡县吏小官可直升到第二十等的“侯”。

⑤九品中正：魏晋南北朝时期保障世族特权的选官制度。中正是指没有邪僻的人才。曹丕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司空陈群认为天台选用人才不完整，建议各州郡中推选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并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府选用人才按等任用，称为“九品官人法”。后各大州又设“大中正”，由世家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世家”为重，从此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此制到隋初废除。

⑥科举：设科目考试取士。此制从隋开始直到清代，一直沿用。

⑦椎鲁：愚钝。

【译文】

那有智谋、有胆识、有口才、有武力的这四种人，都是天下的优秀杰出人才。这种人都不能穿着粗布衣吃着很差的饭去供养他人，都是役使别人用来养活自己。所以先王分拨出天下的富贵来，同这四种人共同享受。这四种人不失掉职业，那百姓就安定了。这四种人虽然各不相同，先王根据当时的习俗设法选拔他们则是同一条道路：三代以上从学校选拔，战国至秦朝由门客中选拔，汉以后从郡县的小吏中递升选拔，魏、晋以来由九品中正方式选拔，随、唐至现在从科举考试中选拔。虽然不全是由此选拔，这是取多数来说的。战国时六国的国君，用暴虐的方式使用他的百姓，其程度不比秦始皇、秦二世差。但是在那个时候，百姓中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的。就是由于凡是民众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大多被作为门客养起来了，没有失去职业。那些出力耕种用来供养上司的人，都是一些愚钝没有能耐、没有作为的，虽然怨恨上司而想叛乱，却没有领头人，这就是六国所以能够稍微安定而没有很快亡国的道理。

【原文】

始皇初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1]。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2]，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3]，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4]？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5]？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注释】

①"始皇初"句：秦王政十年（公元237年），韩国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帮助秦国修水利，引泾水灌关中土地。韩国目的是要用修水利耗费秦国力，使无力向东用兵。后秦发觉韩国用意，秦贵族就说凡外国来秦做事的都是间谍，要求全部驱逐。秦王政于是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上书劝谏。秦王政马上收回"逐客令"。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

②秀异：优秀特异。

③四公子：指前述魏无忌、齐田文、赵胜、楚黄歇四人，他们都是国君的子孙，故称四"公子"。

④槁项黄馘：颈项枯细面色发黄。《庄子·列御寇》："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释文》李云："羸瘦貌。司马云：'槁项，项枯立也。黄馘，面黄熟也。'"即今语面黄肌瘦。

⑤辍耕：停止耕种。　俟：等待。

【译文】

秦始皇初年打算驱逐别国到秦作事的宾客，因为听从李斯劝阻的话而停止。已经统一了天下后，就认为宾客是没有作用的

了，于是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才。说什么民众可以凭法令就能治理，说什么官吏不必要有才能，只是用他们能够守住我的法令就可以了。因此毁坏城郭，诛杀豪杰之士，民众中的优秀特出分子，就四散而回家种田。以前被四公子、吕不韦收养的那些人，他们将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够面黄肌瘦地穿着粗毛布衣而老死呢？还是将会放下耕具叹息以等待时机呢？秦国的祸乱虽然是形成于秦二世，然而假若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种人，使他们得到合理处置，不让他们失掉职业，秦朝的灭亡不至于这样的快。放出百万只虎狼于山林中而让它们遭受饥渴，不知道它们会咬人，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相信的。

【原文】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①。而代相陈豨②，从车千乘，萧、曹为政③，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④，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⑤，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⑥，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注释】

①宜无几：应该是没有多少了。几，微，少。

②陈豨（xi 希）（？～公元前195年）：秦末宛朐（今山东荷泽西南）人。秦末起兵反秦。汉高祖封为阳夏侯，任赵国相，招致宾客千余人。

③萧曹：萧何、曹参，汉初两丞相。萧何死，曹参代为相。

④文、景、武之世：汉初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

⑤吴濞：即刘濞（公元前215～前154年）。汉高祖侄，高祖以三郡五十三城封为吴王。私招天下亡命罪人，煮盐铸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起兵反汉。　淮南：即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少子刘长之子，汉文帝封为阜陵侯，后立为淮南王。好读书，喜养宾客，招致宾客方士数千，编撰《淮南子》一书。　梁王：即刘武（？～公元前144年）。汉文帝次子，为窦太后所生。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被封为梁王，领四十余城，居天下肥沃之地。吴楚七国反时，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有功，又为太后少子，赏赐甚丰。在封国内大治宫室，招收宾客。　魏其：即窦婴（？～公元前131年），西汉信都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字王孙。汉文帝窦皇后从兄子。文帝时为相，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封魏其侯，游士宾客争相归往。武安：即田蚡（？～公元前131年），西汉内史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汉景帝王皇后同母异父弟。汉武帝时封为武安侯，任太尉，好儒术，喜治宫室，田园极膏腴，后房姬妾百数，狗马珍玩不计其数，亦招收宾客。魏其侯失势时，宾客多归于武安侯家。

⑥縻（mí迷）：羁縻，笼络。

【译文】

楚、汉交争的战祸，民众死亡殆尽，豪杰之士应该是所剩下的已很少了。而代地的相国陈豨，跟随他的达千辆车子，萧何、曹参当丞相执掌政权，也无法禁止。到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代，国家的法令十分严密，然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人，都争着招来宾客，皇帝并不过问他们。难道是有鉴于秦朝的灭亡之祸以为是国家的官爵俸禄不能够完全笼络天下的豪杰之士，因此稍微放宽这种行为，使得这些人或者由此道 可以被拔举出来呢？

要是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的，应该这样说：君子学习了道义就热爱他人，小人学习了道义就容易听从驱使了。啊呀！这难道是秦汉时的作法所能达到的吗？

杨升南　译注

韩非论

苏轼

【作者】

苏轼，见本卷《鲁隐公论》。

【题解】

这是苏轼为捍卫儒家正统学说，排斥道家、法家的一篇论文。文章开头就提出圣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异端是“天下所乱之由”。最先产生的道家主张“虚无淡泊”，虽非圣人之道，但对天下还没有坏处。其后商鞅、韩非所提倡的法治，却使“天下被其毒”。而追究法家的产生，乃是由于道家学说的发展。道家“置天下于无有”，是轻视天下；法家就是从这种轻天下的思想中，产生出用非常手段来“齐万物”而控制天下的理论。所以道家、法家都不合圣人之道，应予排斥。法家出于道家之说本于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他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合为一传。苏轼把司马迁的理论重新提出，将道、法二家作为异端加以坚决排斥，目的是针对当时范仲淹、王安石等一批变法人物的。这也是古人的“古为今用”吧。

【原文】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1]，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

说[2]，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3]。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4]，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5]。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6]。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7]，而天下被其毒。

【注释】

①老聃（dān 单）：即老子，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庄周：又称庄子。道家学说的继承发展者。　列御寇：又称列子。战国时道家。亦作圉寇、圉寇。

②猖狂浮游之说：此指战国时其他学派，如墨家、名家、农家等。

③齐乎死生之分：把生和死等同起来。此指道家的思想。

④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国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两次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谋反，车裂而死。著有《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是著名的法家人物。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思想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事参见本书卷一《说难》作者介绍。

⑤刑名：亦作“形名”，本指原形（实际）和名称。法家则把“刑名”和“法术”相联，将“名”引申为法令、名分、言论等，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法。

⑥胜、广：即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

⑦不祀：失天下，亡国。古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主持对祖宗、天地神灵的祭祀，就是掌权的象征。

【译文】

圣人之所以厌恶那异端、竭尽全力将它排除的原故，并不是异端它能搅乱天下，而是天下的祸乱由它引出来的。以前周朝衰

落后，有老聃、庄周、列御寇这些人，不断地散布虚无淡泊的言论，用以对付那些猖狂浮游的学说，纷纷纭纭颠倒是非，最后归结到没有。按照他们的理论，摇摆不定捉不住实质的东西，这样就使人忘掉富贵的乐趣，而把死和生看作一样。这是那些在天底下不得志的，脱离现实追求荒远的人，能够放心而没有忧虑的理论。这虽然不是圣人的主张，而他们的用意，本来对天下没有什么害处。自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论治理天下，认为没有比像采用刑名方法更好的了。到秦国采用了它，终于引起陈胜、吴广的判乱。教化不足而用刑罚过分，秦国因此灭亡，而天下受它的毒害。

【原文】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①，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②。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③。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④，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⑤，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⑥，何施而不可？

【注释】

①申：指申不害（公元前358～前337年），战国时法家，郑国人。曾任韩昭侯相十五年，主持在韩变法。他主张法治，尤其提倡术，君主要用各种手段监督、考核臣下，然后给以奖惩，使人人尽忠于君主。

②忌：顾忌。

③萍：浮萍，一种藻类植物，无根飘浮在水面上。　适相值：恰好相遇在一起。指彼此之间没有亲缘联系。

④怀：怀柔，归向。

⑤齐万物：使万物整齐一致。齐，使动词，使……整齐。

⑥刀锯斧钺：用刑的刑具。

【译文】

后世的学者，只知道申不害、韩非学说的罪过，而不知道它是老聃、庄周的学说造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仁义的思想，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的中间，而礼教法令刑罚政治的根源，产生于君臣上下相互顾忌之间。相互爱，就有不忍心之处；相互顾忌，就有不敢妄为的行动。不敢作与不忍心相结合，然后圣人主张就能够保存在这中间。现在老聃、庄周们，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水上的浮萍浮游在江湖上面而正好相遇到一起了。这样就会造成父亲不值得爱，而对国君不必有所顾忌。不顾忌他的国君，不爱他的父亲，那仁就不能够怀柔他，义也不能够劝导他，礼乐不能够感化他。这仁义礼乐四种手段对他都不起作用，却打算使 天下处于什么也没有的境地。那什么也没有了，难道真的能完全治理好天下吗？商鞅、韩非从中寻找可以治天下的理论而得不到，却得到他们那种轻视天下而用来整齐万物的法术，由是敢于施行残忍的手段而不犹豫。现在人们以为那不忍心杀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就是仁，而仁也不能够用来治理百姓。那就是杀人不能够被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能够使天下乱起来。这样，那整个天下就只有任我所为，刺面砍足杀头，什么行为不可做呢？

【原文】

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①，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②，此其所以轻杀人与？太史迁曰③："申子卑卑④，施于名实⑤；韩子引绳墨⑥，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⑦，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⑧。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注释】

①夫子：指孔子。

②眇然：微小的样子。眇，与"秒"通。

③太史迁：即司马迁。以下引语出自《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司马迁的评论语。

④申子：申不害。 卑卑：裴骃《集解》："卑卑，自勉励之意也。"

⑤施于名实：《史记》原文作"施之于名实"。申不害提倡的"术"，主要内容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此即所谓"名实"。

⑥绳墨：木匠画直线用的工具。此比喻法规。

⑦惨核：惨急苛刻。核，核实，引申为苛刻。

⑧终：终点。此指源头、根源。

【译文】

从前，孔夫子未曾有一天改变过他的主张，即使天下的小事物，他也没有不有所敬畏的。现今申、韩之徒视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他们作什么，这就是他们把杀人看得很轻的缘故吧？太史公司马迁说："申不害自我勤勉，把他们的主张用在究明名与

实的相符与否上；韩非用法规，切合事实，辨明是非，他用法极其惨酷苛刻，缺少恩义，都是取原于老子《道德经》中的含意。”我曾读司马迁的这段话而细想它，觉得事物本来就有不相谋议却有相同感受的。庄子、老子之后，这个学说的祸患就表现在申不害、韩非的主张里。从三代的衰落到现在，凡是能够搅乱圣人道义的，它对社会的危害本来已是很多的了，却没有知道它的源头。怎么人们不去追究它的根源呢？

杨升南　译注